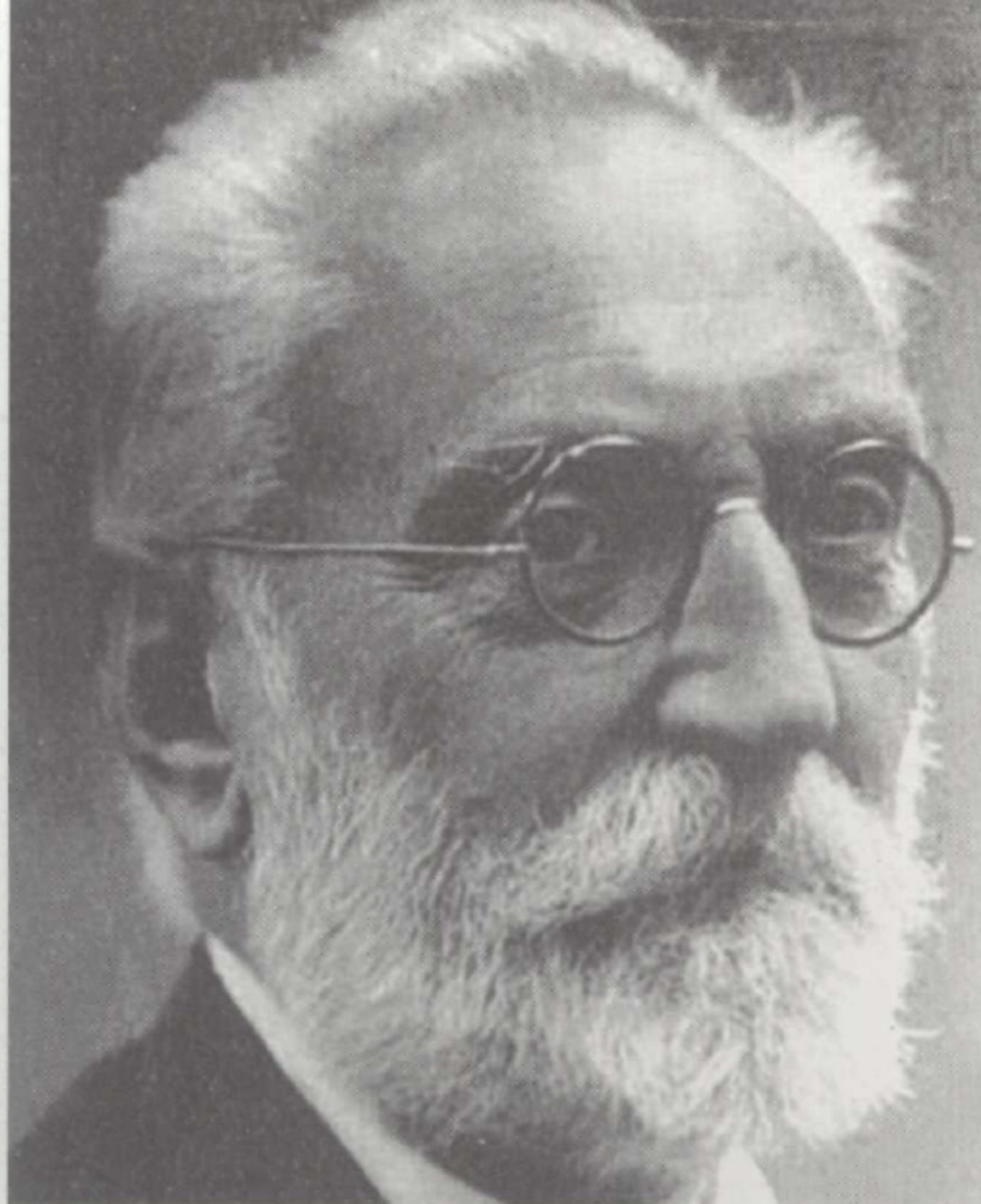


花城
译丛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生命的
悲剧意识**

(西班牙) 乌纳穆诺 著

段继承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生命的 悲剧意识

〔西班牙〕乌纳穆诺 著

段继承 译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悲剧意识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西) 乌纳穆诺 (Miguel de Unamuno) 著; 段继承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6

(花城译丛)

ISBN 978-7-5360-4967-3

I. 生... II. ①乌... ②段...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5490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3.75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特别鸣谢：

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局资助出版

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

(代序)



乌纳穆诺画像

我国翻译出版介绍西班牙作家涉及人生和西班牙民族灵魂的作品，出版涉及西班牙宗教和哲学的专著，为数不多。乌纳穆诺以其渊博的知识和讲究的修辞撰写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不朽之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 乌纳穆诺其人

有一则传说这样讲^①：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年在位）要给乌纳穆诺颁发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乌纳穆诺穿着一身平时穿的衣服来到王宫对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受之无愧。”国王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并对他说：“真

是匪夷所思，我给别的人授勋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他们说得很对。”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Jugo* 1864—1936）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西班牙著名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虽然他的作品今天已是家喻户晓，但他在世时不少人并不特别喜欢他。他得罪过不少人，从上述的传闻中即可看出，他把所有获得阿方索十二世十字勋章的人都以调侃的方式得罪了。他在评论一些伪哲学家时说，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在猪的鼻孔里插大葱，是把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换成了带尾巴的母猪形象。他们惯用的骗人手段不过是偷梁换柱而已，他们提出许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从不给出答案，让读者无所适从。乌纳穆诺因教育经费问题竟然敢于公开抨击国王阿方索十三世（1902—1931年在位）。1924年因反对西班牙里维拉实行军事独裁（1923—1930年），他的萨拉曼卡大学校长职务被撤销并被流放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他从那里逃到法国避难直到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重新担任该大学校长。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有佛朗哥出席的萨拉曼卡大学开学典礼之上，72岁高龄的乌纳穆诺校长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你们可以以力服人，但不能以理服人。”（*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

乌纳穆诺在世时，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评论和评价数不胜数，至今仍为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生命的悲剧意识》出版后，曾经引发一场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是，如今

在西班牙国内外提到乌纳穆诺时，一致认为，乌纳穆诺是一个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天才，对促进20世纪初西班牙现代思想、哲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班牙《号角报》刊登的《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颂扬文章长达四千字，在其结尾称颂道：“实在遗憾您的离去，您离开了您的祖国西班牙，她像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人遗弃。更遗憾的是，您不能再踏上这片土地。”乌纳穆诺以文学为工具，以教育为手段，唤醒民众，唤醒青年，启发人们从人生的悲剧意识中觉醒，企图振兴日暮途穷的西班牙帝国的文学和教育，唤回西班牙的民族灵魂，建立一个崭新的西班牙，阔步向前的西班牙。

作为教育家的他，30岁开始写作。1895年写的第一本书名为《关于纯正性》（*En torno al casticismo*），讲的是永恒的传统和卡斯提亚的精神。1903年第二本书名为《关于我的国家》（*De mi país*），讲的是卡斯提亚种族和当时西班牙的国势衰朽的问题。乌纳穆诺踏上文学之路，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著作等身，而且涉及的文学品类极广，可称得上是个全方位的作家。他是作家，又是诗人；是文学评论家，又是教育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作品类别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文艺评论、语言文学研究及政论、哲学、宗教杂文等。乌纳穆诺一生总共写了8部小说、12部散文随笔、7部诗歌集和5部戏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影响深远。他的著名小说《雾》是一部构思严谨、富有哲理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乌纳穆诺采

用了在他那个时代颇为大胆、新奇的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如内心独白、意识流、双向式对话和单向式对话，打破传统小说中作者、人物、读者三者之间被动的、固定的创作和阅读关系，要求读者参与小说的再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讲，乌纳穆诺的小说《雾》，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一起开辟了20世纪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先河，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元小说的先河。乌纳穆诺的作品风格朴实、音韵和谐、文字优美，因其独具一格的文风而成为西班牙现代散文的典范，与其他“98年代”的作家一起对西班牙20世纪的散文革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乌纳穆诺的写作风格被定格为“乌纳穆诺式或乌纳穆诺主义”(*unamunista o unamunismo*)，不会与其他人的作品混淆。

乌纳穆诺一生战斗不息，挣扎不止，与肤浅鄙俗、麻木不仁的环境斗争，与悲观失望的民族情绪抗争，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挣扎。乌纳穆诺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基督教的挣扎》。他对“挣扎”一词从词源角度（他的惯用手法）进行考证。考证的结果是，“挣扎”一词的含义是“斗争”，由此确认了他的斗争的人生哲学。

不管在西班牙君主政体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乌纳穆诺都持有不同的政见，以无党派的身份而自豪。他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超阶级、清高自负的特点。他自称独一无二，因为他的名字 *Unamuno* 一词按西班牙文结构形式是：*una + m + uno*，而 *una* 和 *uno* 在西语中是不定冠词，都是“一”

的意思，前后都是“一”，只不过一个是阴性一个是阳性，故自称独一无二是有道理的。他的名字起得确实很独特，*un-amuno* 中间的西班牙字母 *m* 可以解读为西班牙文的数学加号 *más* 的缩写，这样乌纳穆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 1+1 等于 2。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以他的战斗精神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解释。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好恶，从不畏惧强暴，也从未被功名利禄所诱惑。他对西班牙的脉搏把握得十分准确，并利用一切机会讴歌她。他对欧洲的资本主义残暴面目深恶痛绝，他否认自己是欧洲人。他认为西班牙欧洲化将意味着西班牙的毁灭。他以毕生的精力启发人们从醉生梦死中觉醒，梦寐以求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他在小说《迷雾》中宣称：“我，是的，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从出生到所受的教育，从个人精神境界到使用的语言，甚至我的职业统统都是西班牙式的。首先，我是一个西班牙人。”有关西班牙的这一爱国主题，在他的随笔《关于纯正性》（1895）、《唐吉珂德和桑乔的一生》（1905），游记《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土地》（1911）以及《西班牙：思想之旅》（1922）等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谈到乌纳穆诺的人品，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27 年代”诗人达马索·阿隆索（*Dámaso Alonso* 1898—1990）在列举“当代英雄”名字时，首先提到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就其对西班牙文化的贡献而言，乌纳穆诺作为 20 世纪西班牙文学和思想界最伟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位曾任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的拉蒙·梅嫩德斯·毕

达尔 (*Ramón Menéndez Pidal* 1869—1968) 谈及乌纳穆诺时讲到：“他虽然不是公众喜欢的人物，但他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他受某些人憎恶，应另当别论。他虽然受人批评但同时也深受敬佩。”

他确实给人以傲慢的感觉。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毕约·巴罗哈 (*Pío Baroja* 1872—1956) 说过：“与乌纳穆诺谈话，对话很快变成独白。”“从他的谈话兴趣说，乌纳穆诺并不愿意放弃任何谈话的机会，但是他根本不听你讲话。他似乎在和康德讲解康德的哲学，和数学家波音卡雷 (*Poincaré*) 讲数学，和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他经常傲慢地、不停地避开与他对宗教的忧虑无关的话题，他的这些忧虑像黑夜的闪电传播在他的作品中。他以男高音的声音评论他的时代。他以一个比路德走得更远的思维对待学术事业。”

乌纳穆诺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做人，都具有独特的风格。乌纳穆诺在现实生活中勇于追求真理。谈到做人的准则时，乌纳穆诺在《我的宗教》 (*Mi religión y otros ensayos* 1910) 一文中，在谈论真理与生活时这样写道：“我一贯相信，固执肯定地相信：一个人的最高尚的品德应该是真诚，最令人不齿的毛病是说谎，以及谎言的派生物：装腔作势、虚伪和夸夸其谈。我倾向把伪善的人称之为恬不知耻的人。……更严肃地说，不说谎还不够，而且要说真话，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比如一个杀人犯，光说不杀人这是不够的，应该增加和改善别人的生命。比如一个窃贼，光说保证不偷窃也是不够的，应该增加和

改善公共财产及其他人的财产。”“我深信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讲赤裸裸的真话，我们就能相互理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嘴对着良心说话，我们就能肝胆相照，化解猜疑，摈弃前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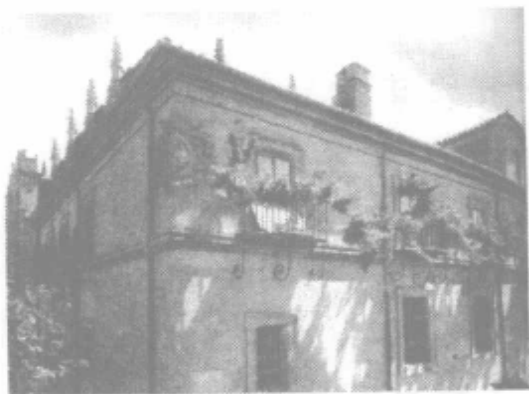


风度翩翩的乌纳穆诺

外貌突现出他是向时代挑战的人物。他一生忠心于妻子孔查·里萨拉加，育有六个子女。烟酒不沾，冷水洗澡。教学没有大纲，讲课情绪随课文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为了直接阅读原文，他对拉丁文、希腊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都有深入研究，颇有建树。乌纳穆诺还曾经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他熟悉几乎所有的欧洲的哲学名家。西班牙《号角报》(Clarín)在《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文章结尾部分还说，乌纳穆诺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杰出人才之一，他是

乌纳穆诺过于骄傲、好表现自我。从他的作品、他的行动、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外表都突出表现这个特点。说到乌纳穆诺的外形时，人们这样给他定位：天庭饱满，地阔方圆；人高马大，风度翩翩；目光敏锐，嗅觉灵敏；胡须短粗，声音洪亮。他不是穿着时髦的人，阳刚大气的

唯一的一个坚决迎着风雨逆流而上的人，他是个疯狂的智者。乌纳穆诺犹如一棵高山上的圣栎树，迎着呼啸的北风，上接苍天，植根大地，勤恳地播撒他的树种。



乌纳穆诺故居（萨拉曼卡）

乌纳穆诺出生在西班牙北方工业城市毕尔巴鄂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家庭，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西班牙中北部城市萨拉曼卡度过的。萨拉曼卡市中心有一座乌纳穆诺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展出他的大部分作品。其中《童年和青年的回忆》一书中记载着他童年的生活：“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出生的。出生是自己的过去，一如死亡是自己的未来，完全应该是我的生命的体验，但我必须依靠别人去相信它的存在。好在死亡如出生，将不能留下记忆。尽管我不知道何时何地降生，但从医院开出的出生证明使我明明白白地看到：我是1864年9月29日来到这个世界。”父亲早逝，加之社会动荡，乌纳穆诺自幼寄养在亲戚家里。因此，平静的生活和单纯的人际关系后来成了乌纳穆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据说，乌纳穆诺儿时虽然沉默寡言，但满脑子都是哲学命题。他用默默无闻构筑了一道围墙，又用思考填补了时间的空白，不到11岁就通读了康德和黑格尔，为他后来在22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乌纳穆诺深切关心西班牙的命运，尤其是1898年西班牙帝国衰败之后的命运，他孜孜不倦地钻研探讨民族历史，游历

四方，足迹踏遍全国各地，在1922年出版的《西班牙：思想之旅》一书中，他发自肺腑地呐喊：“西班牙让我心疼！”

乌纳穆诺晚年致力于政治，历任共和国议员、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成为西班牙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却陷入不适当的沉默之中。夫人孔查的去世，使精神的支柱离他而去，他一直认为她是被独裁政府埋葬的。再回想起1924年至1932年的痛苦流放、校长职务被替换等不愉快的生活经历，他心中郁闷寡欢，对待一些对他的所谓尊重、崇敬、崇拜已经心不在焉了。

乌纳穆诺去世的那一年正值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把内战称为“粗野、无教养的战争（*Guerra incivil*）”。乌纳穆诺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憧憬之中。当西班牙内战开始时，佛朗哥的国民军很快占领了萨拉曼卡。乌纳穆诺概括自己对“国家元首”的态度时，说了上面曾经引用过的那句名言：“你们可以以力服人，但不能以理服人。（*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1936年10月30日，乌纳穆诺再次被解除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的职务，被软禁在自己的家中。直至同年12月31日，乌纳穆诺悲愤离世。

在乌纳穆诺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的朋友巴托洛梅·阿拉贡来访，当时看到他的一只脚放在一个火盆旁边，火盆里的火苗清晰可见。在他们的对话中，乌纳穆诺显得有些痛苦和悲伤，阿拉贡对他说，上帝可能把背部朝向了西班牙。乌纳穆诺马上反驳：“没有！不会的，阿拉贡！上帝不会把后背朝向西

班牙。西班牙会自救的，她必须要自救。”乌纳穆诺最后的几句话把西班牙和上帝联系在一起。

虽然乌纳穆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永远活在西班牙人民的心中。在曾经被流放过的加纳利群岛的富埃特文图拉岛一座山坡下，矗立着乌纳穆诺的全身雕像，雕像前面是他的墓碑，墓碑正面刻着他的一首诗中的一段文字：

永垂不朽的圣父

请把我装入你的心胸

那里是神秘的归宿，

我将永远安息其中

我来到这里时已是粉身碎骨，

因为艰辛和忙碌

卷二(二) 乌纳穆诺谈灵魂不朽

《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乌纳穆诺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洋洋近 20 万字的涉及人生重大问题的哲理性散文中，分 12 章论及了人生、疾病、健康、怜悯、慈悲、爱情、人格、宗教、信仰、哲学、吉诃德主义等主题（读者可从译者为本书目录增加的章节小标题中获得部分内容的梗概）。《生命的悲剧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人死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乌纳穆诺在书中，反复探索生存、死亡、神性等人生的

问题及其真正的含义，其中尤其对人死之后灵魂不朽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论述。从灵魂不朽的问题继而引发出诸如上帝的存在、哲学的研究方向、宗教的实质及理性的溶解等哲学、宗教命题。在论述过程中，反映出他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极大矛盾心理。他在本书中所表示的宗教观与天主教教义明显相悖，但是乌纳穆诺又试图将势不两立的内心矛盾协调在一起，由此在心理上自己搭起了一个内战的平台。在本书的第十二章乌纳穆诺这样说他自己：“总而言之，这篇包括十二个章节的散文里面是充满着内心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的，一如生命，一如我自己。”

乌纳穆诺的哲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某些需要和忧虑。对人来说，人与生俱来就存在忧虑和需要，随着成长和发展又出现新的需要。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一再提出的人 (*hombre*) 是“有血有肉的人，就是由出生到受难，最后要死亡的人，尤其要强调的是，一个终究要‘死亡’的人。如果要把这个人说得更具体、更直白，就是：要吃饭，要喝水，要玩耍，要睡觉，要思想，有爱欲的人；是看得见的人，听得着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兄弟，真实存在的兄弟。”（第一章）他所一再提出的人生是具体的人生，实在存在着并生存着的人的人生，这个人是一个不断提出有关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目标或目的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这个实在存在着并生存着的人“为什么”和“为了什么”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十分明显，这些

疑问与人类的存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乌纳穆诺的思想的最高境界即他的意识，是他和国家的命运及他的个人忧虑都与这些疑问紧紧结合在一起。人就活在一个接连不断的担心之中，人为之担心的问题即围绕他存在意义的问题。对乌纳穆诺个人而言，他最担忧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死后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纵观全书，乌纳穆诺更关心的是西班牙在1898年古巴宣布独立之后的命运。古巴宣布独立敲响了庞大的西班牙帝国的丧钟，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根据有关和约规定，西班牙政府放弃古巴，并将波多黎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以及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西班牙海外属地只剩下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几内亚境内一条狭长地带和摩洛哥境内的三块飞地：休达、梅利亚和伊夫尼。在已经消失的帝国上空，太阳沉没了，西班牙瓦解了。它远远离开了欧洲，像是一只自行漂流的小筏，随波逐流。属于“98年”这一代人的乌纳穆诺们认为，必须恢复西班牙的生气和灵魂，回归欧洲，重振雄风。能言善辩的乌纳穆诺，出于对“98年代”思想家幻想破灭的反应，向全欧洲提出以西班牙为理想典范，以唐吉珂德为理想楷模。

乌纳穆诺所反复关注的灵魂不朽，不单单是指个体人的灵魂不朽，实际上他所关注的灵魂不朽更主要的是关注西班牙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不朽。他除了关注个体人的再生问题之外，乌纳穆诺更关注西班牙的再生。关于不朽的问题，是乌纳穆诺反反复复论及的问题。作为“98年代”的核心人物，乌纳穆诺一直在关注西班牙人民的命运，讴歌卡斯提亚以及整个西班牙

民族的灵魂及其永恒价值。注意引导读者抓住西班牙的本质，使人民对西班牙产生新的感受，使作家和读者共同挖掘祖国的宝库价值来寻找现存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从而焕发出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改变当时西班牙的民族意识。



乌纳穆诺深爱祖国西班牙

“我所称之为人的或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至少指的是我们的生命之悲剧意识，是西班牙人民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西班牙人民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这个结论是在我意识里的反映，是在西班牙形成的西班牙意识。这种生命之悲剧意识实际上就是天主教的生命意识。天主教义是悲剧性的，而人民的悲剧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展示一个西班牙人的心灵，进而展示西班牙民族的心灵。”（第十一章）这些表白道破了乌纳穆诺苦心撰写《生命的悲剧意识》的初衷。这里应该向读者交代的是，这本书的原文全名是：《*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en los hombre y en los pueblos*》，确切地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人和人民身上的生命悲剧意识》。但是，因为书名稍稍显得长了一些，西班牙出版界出版该书时都将“人和人民身上”这几个字省略，而简化成《生命的悲剧意识》。我国出版界依此也从来没有将书名完整地翻译出来。细心体味原书名的内涵，我们应该能够了解乌纳穆诺构思的苦心。乌纳穆诺不仅

是单单在讲一般的人生，在深层面的意义上是在讲所有人和所有人民的生命悲剧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乌纳穆诺是在向西班牙呼吁呐喊西班牙国家和西班牙人民的悲剧意识。

让我们首先读一读乌纳穆诺在书中第五章中的几段论述：

“有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再生。一提再生他们就恼羞成怒，一提到有人相信再生，他们就万分难过，恨不得希望没有再生的问题存在。我对这种态度不敢苟同。应该尊重那些坚持不懈信仰有再生的人，他们信仰再生是因为需要。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高贵的、人性的，有内涵的，但是有绝望的情绪。”

“换言之，意识还是有机体及其所有有机功能的实体形式。灵魂不只是思想，也有感觉和欲望的要求，它还能运动身体和产生生命的功能。在人类的灵魂中，集合了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功能。这只是一种学说。但是，离开肉体的灵魂已经不具备植物性和动物性的功能。”

“严格地讲，个体意识坚持的灵魂不朽是非理性的，理性之外的课题。理性地讲，连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都不存在。更严格地说，灵魂不朽和绝对死亡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要达到解释世界与存在的目的，这是理性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假设我们的灵魂到底是必死或者是不死。因此，单就这个假设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

“不仅仅应该理性地验证灵魂是不朽的，还应该验证人类意识在牢不可破的未来一系列时间里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应

该验证：在其界限之内，个体意识在它所依附的肉体组织死亡之后，它本身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这样诠释乌纳穆诺的思想意识：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没有人民的肉体组织，一个个人何以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自己的头脑中的纷乱不安的思想，犹如离开强壮树根的树枝，以持久不变的形式和角色又附着在根上，这时他们已经成为思想的僵尸。理性如何向生命的启示敞开大门？这是一场悲怆的战斗，这是在悲怆的深处进行着生命与理性的战斗。真理呢？是存在还是被包围？”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乌纳穆诺的矛盾心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呢？

乌纳穆诺在他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设想了一个他对理性与信仰的最富激情的辩证公式，实际上是在人的最大愿望（继续永远存在）和他的最深刻的体验（害怕死亡，害怕不存在）之间存在一对相互矛盾的主体。在《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作品中，乌纳穆诺把人定性为：人的存在是在时间上被一个整体延续的原则决定的。可以把这个原则解释为：人处在这个世界上，处在某种空间里并在其中运动。乌纳穆诺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同一个活在时间长河中的存在。这个整体原则也体现在身体和行动的一致性上。乌纳穆诺打个比方：你的两只脚绝不会朝相反的方向上行走，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或者说，像哲学家比喻的那样，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肯定不是一只眼向北，

一只眼朝南。至于行动，应该说，经常朝向一个目标，抱有一个目的，尽管有时目标和目的有所变化。乌纳穆诺说的“人”，都希望继续存在着。每个“人”，只有他自己才会在社会上完成一个角色。别的人谁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虽然在感觉或思想的方法上，肯定会有变化，但是，只有当这些变化在统一性和延续性上、在精神上趋向一致的时候，它们才会有同一的感觉。

对于乌纳穆诺来说，“如果我们希望（或梦想）成为不死的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用理性已经杀死的上帝复活。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正是围绕人死后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哲学就是为了我们死后意识的命运而不断提出问题的。有骨肉的人正是为‘重大问题’而忧虑的人。然而，这个人就是面对‘不确定性’问题的人。所谓的‘不确定性’的内容包含：死亡问题，对彼岸的忧虑问题，意识的命运问题和灵魂不朽的主题。”乌纳穆诺为我们描写的“人”，是依赖意识存在和依赖意识活着的人。这个人清醒地知道有一个世界的存在。一个世界，由谁来造成的世界？由上帝造成，造成这个世界为了谁？为了意识，为了每个人的意识。世界为人而存在。世界为了个人的意识而存在，是为了每个“我”。当“人”肯定他的“我”的时候，即是说肯定他个人的意识，与此同时也在肯定“人”自身，肯定具体的人，实在的人，肯定人的意识，实际体验的唯一意识。对于乌纳穆诺来说，生命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当然是西班牙的宗教和哲

学：吉诃德主义。道德准则在于：你的行动应该是值得的行动（目标是永恒和不朽），是别人不能替代你的永恒和不朽，即是说这个“人”根本不应该死，应该成为不朽。

我们在乌纳穆诺那里看到的并不是抽象的不朽，就像黑格尔的哲学里以清醒和燃烧的头脑讲的不朽，就像被丹麦克尔凯郭尔（*Seren Kierkegaard* 1813—1855）批驳过的不朽：“当一个抽象思想家自己认为，他不想把他的抽象思想和他存在之间的关系阐述明白和交待清楚，不管你多么出类拔萃和优秀超群，我们都会产生滑稽的印象。因为你在冒你将放弃做人的风险。我们看到是具体的不朽（长生不死），其具体在于灵魂和躯体都不朽。没有躯体的灵魂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是现在的我，就是在地球上存在的我，是永远活着的我，永远生存的我。”

这种认为灵魂不死的信念和信仰，它使我们相信上帝（或者说它把我们引向相信上帝的路）。乌纳穆诺说过：“强烈的信仰是建筑在不确定性之上。”这是非同一般的自相矛盾，然而，在其自相矛盾（人类特性）本身之中，存在他的感觉和意识。但是，乌纳穆诺接着说：“信仰是人的创造性的力量。如果希望的实质是信仰，在其本身是指信仰的形式。这就是说，信仰就在希望之中。我们相信我们所希望的事物。”（第三章）

其实，关于灵魂与灵魂不朽的问题应该是基督哲学 1500 年以来一个反复研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说，“回忆说”是“灵魂不朽说”的一个证据：“如果我

们的灵魂不是在投生为人以前已经在某处存在过，这种回忆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里说，人是灵魂与身体的完美结合，身体固然需要灵魂以获得生命，灵魂也不能离开身体执行功能。每个人作为单个实体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两者合则生，分则死。亚里士多德把生命看作肉体与灵魂相结合的自然过程，死亡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他虽然猜测人类灵魂以一个永恒的理智为共同来源，但并没有得出“个人灵魂不朽”的结论。耶稣的门徒保罗强调人的拯救是灵魂的拯救。他在与身体的死亡相对照的意义上谈论灵魂的永生。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是靠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章13节）保罗认为灵魂的拯救要以肉体的牺牲为代价。保罗主张“因信得救”，即依靠灵魂对神的信仰与热爱而被拯救。保罗回答了尸体如何能复活的问题：“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格林多书，15章35—38节）保罗关于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观点受东方神秘宗教的影响，他的看法与《旧约》的自然奇迹观结合在一起，与希腊哲学的灵魂观形成鲜明对照。

希腊哲学灵魂观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当然这种评价并不否定它的神秘主义因素。毕达哥拉斯首先提出、并为柏拉图主义承袭的“灵魂不朽”、“灵魂转世”、“灵魂净

化”之说在希腊占有重要位置。希腊哲学家对灵魂是否不朽存在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没有相信尸体复活的奇迹。死亡之后尸体的朽灭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为死后可能遭受的身体痛苦而担忧。智者普罗迪库斯（*Prodicus*）说，对死亡的害怕是不必要的，当我活着的时候，死亡尚未到来；当死亡到来之时，我已不在。原子论的唯物主义者卢克莱修说：“当那使我们成为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已到了分离时，说实话，那时候对于已经不存在的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够发生，能够挑战我们的感觉。”

天主教从其教义神学中引申出人生的价值观念：既然人的现实生活是短暂的，死后灵魂永存，所以人的肉体在现世的享乐或受苦是短暂的，最重要的是拯救灵魂。因此，天主教提出，人生在世只有两件大事：恭敬天主，拯救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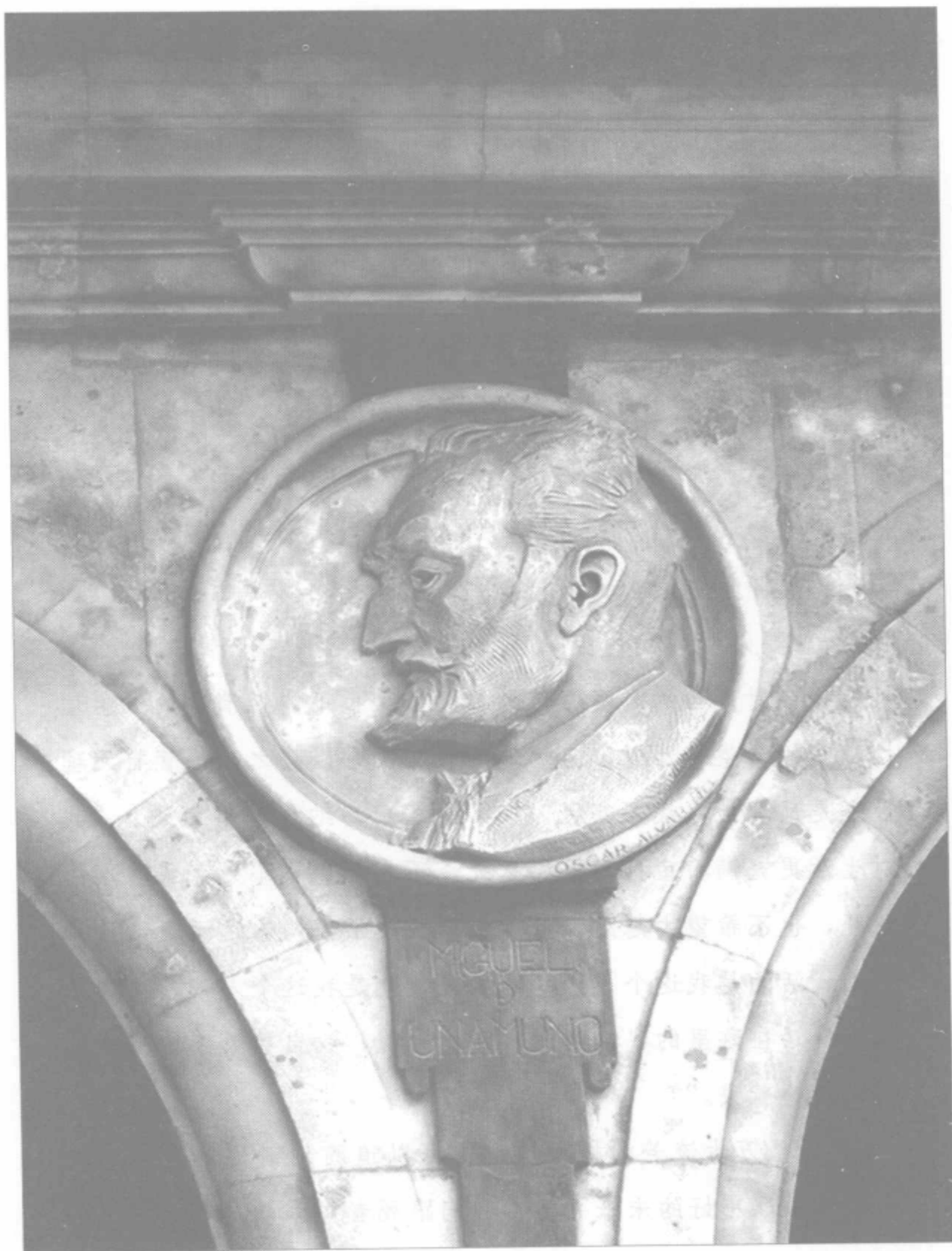
乌纳穆诺曾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拯救灵魂的问题如此重视是不奇怪的。但是，精通希腊文的乌纳穆诺对上述的论点应该说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们认为，乌纳穆诺所讲灵魂不朽，不单单是说“人”的灵魂不朽，而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国家的灵魂不朽。

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6—1274）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对人与灵魂进行了比较系统地论述。关于“人”，托马斯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是肉体 and 灵魂构成的有形；第二，人的灵魂是单一的精神实体。他在《论灵魂》中说：“灵魂被肉体的质

料个别化，在与肉体分离之后仍保持个别性，如同图章压在蜡块上的印迹一样。肉体不是灵魂存在的全部原因，但灵魂的存在都与肉体有关。同样，肉体不是灵魂存在的全部原因，但这一灵魂的本性能与这一肉体相结合。”“灵魂虽然在与肉体结合之前或分离之后保存其实体的独立性，但在它与肉体结合的全过程中，它只是由此产生的人这一实体的实质性形式，而不是实体之中的另一实体。灵魂实体只是人体的某一部分，而不会渗透在身体的每一部分。”

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最触动人心的东西，就是它的中心命题：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对于不朽的渴望。乌纳穆诺说，他不愿全然死亡。对于死亡的思想无时无刻地贯注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乌纳穆诺写作此书时刻，他的内心必然像读者一样怦怦跳动，个人和国家的死亡意识必然也像撕扯我们一样撕裂过他。那一时刻，也许春光媚好，但春色却被屏蔽在窗外，短命的飞絮飘向他敏感的心灵，令他失去了所有的情绪。那一时刻，也许月色深沉，老鼠从楼板上穿过的声音令他感到生命无常，轰然瓦解。那一时刻，也许灯光昏暗，墙上无意义的划痕煞然洞穿了他，令他绝望地跳起来：“我就是我的宇宙的中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每一项个体的性质就是整体的性质，每一个人都比所有的人类更有价值。”在他大胆而肯定的论断中，作为个体的“我”复活过来。人在“无我”状态中生活得过长过久，这



萨拉曼卡的乌纳穆诺纪念铜像

“无我”既指社会性的对“我”之摧毁，也指“自我”意识之微弱。“我”长期被弃置一旁，内心里那脆弱的虚无早已委顿在地。乌纳穆诺有时似乎处于肝胆俱裂，万念俱灰的状态。

但凡哲学家都是怕死的，哲学的目的就是对抗死亡。宗教则是消解死亡。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交给宗教。叔本华曾经提出了接受死亡、快乐就死的观点，从而被作为“叔本华是伪君子”的证据——他本人逃避兵役、躲避战争，是极其怕死的。应该理解叔本华：正因为极度恐惧死亡，才要为自己去寻找一种勇敢的人生哲学；与其说他是在劝说世人，毋宁说他都是为了说服自己。那么，乌纳穆诺也是个恐惧死亡的人，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连同这种恐惧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那么就要涉及到我的生命意识，我的求生欲望，我对死亡的反感，我对死亡的忍受。但是怀疑主义也不能抵消我的求生理性。我的渴望是活着，永远地活着。一言以蔽之，不管有无理性还是反理性，我不想死。”（第六章）乌纳穆诺继续说：“我对生活更充满希望。我不愿意死，不想死，我不死。我既不愿意死，也不希望去想死亡这件事。我要活着，永远活着，活到永远。活的是我这个人，可怜的我，也是我这个人，是现在的我，就活在这里的我。因此，我的灵魂，我自己灵魂的持续问题便折磨着我。”

“渴望万古流芳的拼命挣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如同祈望争取美好的未来一样。我们跟死者拼命，是他们在我们活人的头上笼罩着一片片阴影。我们对于过世的天才充满嫉妒

之心，因为他们的名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里程碑，时常将人们从遗忘中唤醒。”“宁可活在痛苦里，也不愿在宁静中死亡。”对于宇宙而言，我是微不足道；对我个人而言，却是一切。”（第三章）

乌纳穆诺苦苦地挣扎着，他疾呼，他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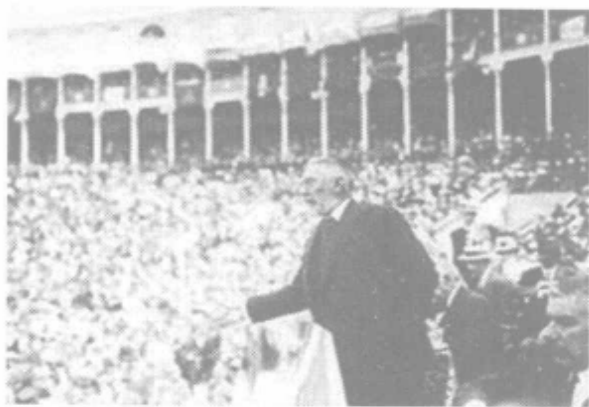
他对死亡与灵魂不朽找出三种答案：

“这里有三种答案：（一）我知道我会完全消逝的，所以是无可挽回的绝望；（二）我知道我将不可能彻底死亡，所以只有顺从和忍耐；（三）我无法知道我的结局如何，所以只能在绝望中顺从生命或在顺从生命中忍受绝望，或者是在忍受绝望中抗争。”（第三章）

乌纳穆诺接着写道：“哲学与宗教是仇敌，因为是仇敌，所以它们还彼此需要。没有一种宗教不包含有哲学的基础，也没有一种哲学不包含有宗教的基础。它们各自依靠对方而存在。严格说来，哲学史也就等于宗教史。当我们接触到信仰问题时，我们将会发现：在其本质上，信仰是属于意志的问题，而不是理智的问题。”

“但是，耗费如此大的力气去祈望它，简直超过了祈望的初衷，是对理智的践踏，对理智的忽视。真有点惩罚的味道。”（第三章）

其实，乌纳穆诺并不需要答案。死亡不可能有任何解答。他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可以说，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



乌纳穆诺在西班牙斗牛场演讲

生命的。这就是生命之悲剧意识的基础。”（第一章）

理性和信仰是两个死对头，但是缺乏一方，另外一方也随之不能存在。非理性的事物总是希望能够理性化，而理性的事物也只有非理性事物的领域里才能发生作用。

它们不得不寻求相互的援助与合作。然而，却是在争斗中合作，因为争斗就是一种相互合作的表现方式。

乌纳穆诺认为“信仰在本质上是一件意志，而不是理智，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能真有一个上帝，信仰灵魂的不朽，其实就是企望灵魂能够真的不朽。

《新约》马太福音第 27 章第 45 节讲耶稣在临终前的最后的话是：“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抛弃我。”我们看到，这时的耶稣身上，理性已经荡然无存了，更别说他为之执着的信仰，这里，生命回到初始的本原状态，即渴望永生。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没有一个存有不努力保存它自己，而这种努力便是它真正的本质，并且包孕在无限的时间里。其实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就是人对永生的追求。

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会把自己定位为哲学家，而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探险者、拓荒者，他们最终都能找到一片前人未曾到达的新世界。当然，这世界也未必是绿洲，多半是荒漠，所以他们有时也迷失在这新世界里。但乌纳穆诺并没有完全迷茫，

《生命的悲剧意识》第五章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灵魂不朽的结论性观点：

“还没有任何形式能够理性地验证所谓的灵魂不朽。然而倒是有多方法验证灵魂必朽。”

“总之，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断：随着死亡的到来，意识也随之而去。同样道理，出生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记忆存在。我们死后就不是我们自己。人死如灯灭。这是符合理性的思考和结论。”

其实，作为天主教徒的乌纳穆诺对唯物主义如何对待灵魂不朽的问题心里一清二楚。他说，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另外一种学说，它就是否定人死后的个人灵魂和个人意识的继续存在的那种学说。然而他又故意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他说，对我们而言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然而事实上，对我们最要命的问题，唯一确实是要命的问题而言，说一切都是唯物的，或者说一切都是唯心的，其实是一样的。换言之，没有任何必要非要令灵魂作为不朽的物质存在。

生命与理性、精神与实体的矛盾是生命悲剧的根源，这即是乌纳穆诺的生命悲剧意识。

在乌纳穆诺看来，西班牙问题的关键在于处于没落时期的西班牙，如何对待其整体意识的存在问题。我们把所说的意识纳入归属到1898年的失败。面对失败，展望未来，许多人在精神上坐立不安，疑窦丛生。乌纳穆诺把西班牙的再生作为他

的一项使命或任务。

（三）乌纳穆诺谈上帝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里专门安排第八章《从上帝到上帝》讲关于上帝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他所论述的灵魂不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乌纳穆诺认为，认为灵魂不死的信念和信仰，使我们相信上帝，把我们引向相信上帝的路。但是，让我们再提起乌纳穆诺说过的这句话：“强烈的信仰是建筑在不确定性之上。”乌纳穆诺提出一个问题并且给出了答案。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我们寄希望于上帝，希望与上帝一起在未来生活。然而，正是在这个上帝问题上，乌纳穆诺向我们展示出他的全部伟大之处，展示了他全部的富有诗意和宗教色彩的悲剧。乌纳穆诺反对亚里斯多德式的上帝，他反对自然神论者的理性上帝，那是“理想上帝”、“逻辑上帝”、神学哲学的上帝。乌纳穆诺像游侠那样，以冲锋陷阵的精神，全身心地去战斗。乌纳穆诺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上帝可以被理性地理解？如何解释托马斯氏经院哲学企图对上帝的存在所做过的一些逻辑实验？乌纳穆诺认为：从理性而不是从生命的角度得出来的上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关于上帝的概念或者说思维，是一个纯粹的幽灵，多多少少有点像死人。乌纳穆诺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即指我们相信和希望存在的上帝，是内心的上帝，是人性化有个性的上帝，是作为宇宙良知的上帝。因为人其实也是良知，但上帝是

意志。上帝是人的需要者，就是说人需要上帝，他为人而承受苦难。只有疼痛才有存在。没有人，上帝什么都不是。这个上帝是活的上帝。从宗教的角度说，是感觉到的和盼望的上帝，是以人的形象和相似形象造出来的，是与理性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因为



乌纳穆诺雕像

他不能和理性和睦相处，理性的大部分任务是在残害生命。“在理性和生命之间，在哲学和宗教之间，让它们在所有的立场上都一致和和谐地并存是不可能的。人类思想悲剧的历史就是在理性和生命之间斗争的历史。前者坚持将生命理性化，使它顺从所谓不可避免的发生，使其顺从死亡；而后者即生命，坚持将理性具有生机并强迫它对其生命的渴望予以支持。这就是与宗教历史不可分离的哲学历史”。（第五章）

乌纳穆诺对待上帝的存在问题，观点十分明晰，虽然内心充满矛盾。他说，“这位上帝，经过尊崇然后又否定或对其有限质量的推翻，最终成为一位难以置信的上帝，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除了他自身的理想美德之外，对于这位上帝，我们只能说他什么都不是。对此早有一种说法：神圣的黑暗是光达不到的地方，据说上帝就居住在那里。神人同一的、感觉上的上帝，在以有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人类属性净化自己的过程中，蒸发成为自然神论或是泛神论的上帝。人形的上帝，是孤

独的敌人，以此为起点，‘我’转化为‘我们’，展现出它热爱的、最与众不同的特性。”

“上帝变成一种纯粹概念之后，似乎已经成了没有生命的上帝。对其存在与否的问题，已经有过传统的、无数次有争议的验证，在其实质上都认为，验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确定其实体的一种徒劳的发明。因为有人早已明白地指出，存在取决于实体，说上帝存在，但没有说什么是上帝和上帝长得是什么样，这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为了建立宇宙起源的系统学说，对上帝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做是对的。‘上帝概念’对我们正确地理解宇宙的存在、本质和终局没有任何帮助。”（第八章）

对于上帝的寄托，乌纳穆诺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关于上帝

——无神论者的祈祷词

请你听我的祈求，上帝！

不存在的上帝，

你的虚无终止我的呻吟。

你对可怜的人从未留下欺骗的安慰，

你从不拒绝我们的祈求，

你看到我们的渴望。

当你离开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远，

我对你的劝告就记得越来越清晰，
我的爱在悲伤的黑夜里越来越甜蜜。
你是多么伟大！我的上帝！
你是如此伟大，你只是概念上的上帝！
现实虽然十分狭窄，但可以不断扩展，
直到能够将你包含，上帝！
以你为代价，我在受难。
不存在的上帝，
你要是真的存在，你就应该存在下去，
你永远存在下去，我也会真正的存在无疑。

（四）乌纳穆诺评价唐吉诃德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的第十二章即最后一章《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悲喜剧》中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对西班牙未来的寄托。在这一章中，乌纳穆诺对唐吉诃德推崇备至，把唐吉诃德和吉诃德主义看作西班牙的精神支柱，看作是西班牙的灵魂。乌纳穆诺告诉所有的人：唐吉诃德为西班牙留下了他自己，留下了一个人，一个有生命而永恒的人。一个有生命且永恒的人的价值抵得上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哲学。唐吉诃德应该是比所有哲学家名声更显赫的哲学家。因为存在一个哲学上的吉诃德主义，当然应该称之为吉诃德的哲学。

乌纳穆诺说，我们只需把目光投向这位悲怆形象的骑士，我们的吉诃德先生，真正再生的基督，他并没有为思想而战

斗，而是为精神而战斗，他善于以滑稽的形象，遭人笑话的形象来战胜别人。唐吉珂德不愧为生命悲剧意识的儿子，他坚持不懈地去战斗，他的死是悲剧性的，并非滑稽的。但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活着的唐吉珂德，永远的唐吉珂德。他忘掉了自己，但他是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永远活着的人，他等于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哲学。乌纳穆诺对唐吉珂德的死这样评价：把理智置于信仰之上的人，将会喜剧性地死去，而把信仰置于理智之上的人将会悲剧性地死去。因为以喜剧结束人生的人都是喜欢戏弄别人的人，当然上帝将会戏弄他们。而被戏弄的人是悲剧性的人，但他们是有尊严的人，是高尚的人。

乌纳穆诺认为西班牙人民心灵中的哲学如同一种内心悲剧的表述，这种内心悲剧类似唐吉珂德心灵的悲剧；这种内心悲剧也像对世界的实在与人类企望的世界实在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表述。世界的实在源于科学道理给予人们的展示，企望的世界实在源于宗教信仰的讲述。西班牙人民的内心深处的文化是不可征服的。唐吉珂德既没有在世界面前屈服，也没有在真理面前屈服，更没有在理性、逻辑、艺术、道德和伦理面前屈服。西班牙是“一块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土地，欧洲的捍卫者，骑士理想之家”。西班牙也要从唐吉珂德身上学会如何去面对嘲弄并战胜嘲弄。进攻需要明智和谨慎，应以理性作为武器。即使是狂人也是如此。狂人唐吉珂德是这方面的楷模。唐吉珂德也知道改装他的头盔，他在头盔里面装上铁条，以增加保险系数。改装的头盔样子虽然滑稽，但是脑袋保住了。唐吉珂德终

于成为不朽的唐吉诃德。

乌纳穆诺对西班牙的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唐吉诃德死了，而桑乔却仍然活着，西班牙得救了。因为，虽然唐吉诃德死了，而桑乔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位游侠骑士。但



乌纳穆诺深受西班牙人民爱戴

无论如何，他都在等待另外一位疯狂的骑士，以便能够再度跟着他。

乌纳穆诺对吉诃德主义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吉诃德主义称得上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认识论、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更重要的它是一套完整的宗教，换而言之，就是一套永恒与神圣的“经济学”，在理性的荒谬之中它就是全部的希望。

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一直被嘲弄被战胜。他虽被战胜，但他总是以胜利者自居。他征服了世界，同时他给予这个世界以嘲笑他的理由。因为唐吉诃德没有自暴自弃，因为他不是一位悲观论者，他始终在战斗。他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唯有虚无才会产生悲观主义。

塞万提斯笔下的吉诃德先生虽然疯狂，但也不愚蠢。他彻头彻尾是一个绝望的人。由于他是一位满怀英雄式绝望的人，一位属于内向而又认命的绝望的英雄。所以，对于那些为灵魂不朽而战斗的人来说，唐吉诃德是一座永恒的灯塔航标。桑乔

的主人吉诃德先生是典型的生命论者，是把信仰建立在不确定性上的，桑乔是理性主义者，是怀疑自己理性的理性主义者。

乌纳穆诺本来对唐吉诃德这个人物持有与一般人相反的看法。他曾经提出打倒唐吉诃德的口号。他的观点在1905年出版的《唐吉诃德和桑乔的生活》得到了清晰无误地表述。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或多或少都陷入到了那个荒唐可笑的文学里。后来，乌纳穆诺放弃打倒唐吉诃德的口号，对唐吉诃德推崇备至，他说他像崇拜国教那样崇拜吉诃德主义，把唐吉诃德看作是上帝利益的捍卫者，把唐吉诃德一心追求的正义说成是替上帝行道，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民族的灵魂。

乌纳穆诺坚持，这个世界必须按照唐吉诃德所向往的样子来塑造，旅店必须成为城堡，而他将与之相互抗争，并且他肯定被征服。但是凭借着使自己变得荒唐可笑，他终将得到最后的胜利。凭借着嘲笑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己嘲弄的对象，他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乌纳穆诺对西班牙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在1912年，这本《生命的悲剧意识》付梓之时，西班牙和他的人民仍然处于悲剧意识之中。

为了存在，无限地保存自己、自爱和渴望生命不朽的努力，永远是人类求知进取的首要和基本条件。西班牙民族及其灵魂要想永垂不朽，西班牙人民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念，这应该是乌纳穆诺的潜台词。

（五）乌纳穆诺的肺腑之言

乌纳穆诺推心置腹地讲过：“这样一篇带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内心自相矛盾的哲学论文就是本人奢望表达的思想。请读者诸君不要忽略我的自我解剖，这是一次自我解剖的外科手术，除了我的作品本身之外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品。自我解剖的痛苦使我体会到高贵的享受。”然而，乌纳穆诺是在探讨有关人类与民族生命悲剧意识问题。显而易见，他把自己的灵魂融入到西班牙人民的灵魂之中。

乌纳穆诺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一书中坦言，“作为诗人，作为作家，当我向后看，回忆过去的时候；我肯定，我相信；但是作为理性主义者，作为公民，我否定，我不相信；当我看现在的时候，当我看到未来的永恒（灵魂不朽）不能成为现实的时候，作为人，作为基督徒，我怀疑，我挣扎，我斗争。”这里，乌纳穆诺企图协调怀疑和信仰。但是，怀疑将把他引向失望的境界，乌纳穆诺认为：史无前例的失望痛苦，就是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生命的源泉。因为生活就是建立在痛苦之上，无痛苦即无生命并由此产生对生命的神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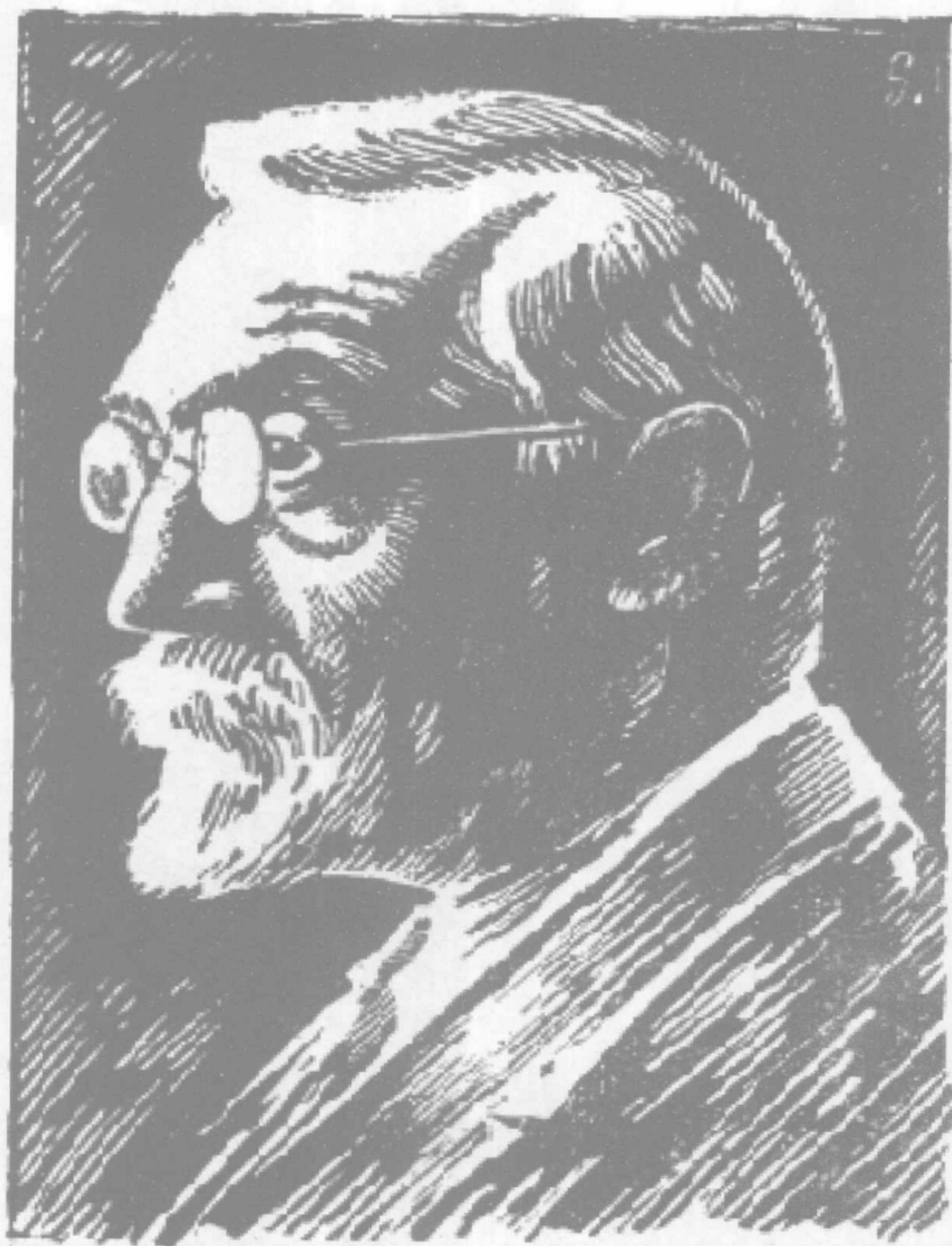
2003年2月15日西班牙出版了一套散文选集，其中就包括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这部作品。这一年正是《生命的悲剧意识》出版110周年的纪念日，出版社为《生命的悲剧意识》的再版写下如下的广告词：

“通过这本书，乌纳穆诺不由自主地喊出了他的‘我’，乌

纳穆诺像一只鸭嘴兽以如释重负的心情呼喊着他的‘我’。乌纳穆诺又像诺亚方舟里一只奇怪的袋类动物在呼喊他的‘我’。读者可以看到乌纳穆诺顾虑重重地阐述着他的观点。乌纳穆诺的‘我’与别的常识一样，它在哲学的口袋里的标价也时涨时落。读完着本书，谁也不敢说已经为乌纳穆诺的‘空无’找到一剂灵丹妙药。读者可以近距离地品尝这个‘我’。读者可以用瑜珈功的意念来思考乌氏的观点。这部作品不是强迫别人赞同它，但至少可以严肃地、头脑清醒地说不赞成。”

注释

①引自西班牙《号角报》1998年5—6月双月刊（总第15期）《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一文。



乌纳穆诺 (1864—1936)



乌纳穆诺雕像

Santuario
a la memoria de
D. M. DE UNAMUNO

目 录

1 / 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代序)

1 / 第一章 血肉之人

血肉之人——人是理性动物——康德哲学思想的飞跃——黑格尔的名言——斯宾诺莎——关于“我”——“我”——疾病的意义——悲剧性抗争——哲学家首先是人——统治者的行为——人生的悲剧意识

28 / 第二章 起点

疾病与健康——原罪——人类的起源——知识的起源——关于理性——知觉的世界——寄生虫与社会寄生虫——哲学的思考——形而上学——我

何处来到何处去—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不朽的渴望

53 / 第三章 不朽的渴望

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人生如梦—崇拜祖先—农夫的故事—无果的牺牲—个体与整体—物质不灭—唯物论—虚无主义—名声—生存的挣扎—忧伤走向欣慰

79 / 第四章 天主教的本质

天主基督教的来源—上帝之国—耶稣复活—耶和華何许人也—死亡的发现—渴望不朽—神人合一的上帝—圣餐与圣体—宗教与道德—上帝的宽恕—“逻各斯”—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宗教的实质

105 / 第五章 理性的溶解（毁灭）

灵魂必朽—无神论—死亡与意识—“二元论”—物质性与神性—生命的理由—理性与怀疑主义—逻辑的俘虏—理性主义—享乐主义—理性的溶解

133 / 第六章 深渊底层

理性与生命永存—怀疑主义与不确定性—
智慧的起源—抽象不朽—十字架的疯狂—
信仰与生命—意志与智慧—哲学与宗教—
神学—“命运注定论”—乐观主义与悲观
主义—绝望的深渊

163 / 第七章 爱、痛苦、悲悯与人格

爱—性欲—爱的本质—人的动物种性—柏
拉图的精神之爱—女性的爱—宽恕与怜悯
—所谓“人类思想的三个时代”—叔本华
的“意志论”—上帝人格化—宇宙的终极
意义

193 / 第八章 从上帝到上帝

宗教意识—上帝的神性—主观与反映—宗
教的起源—一神教—感觉上帝—逻辑上帝
—理性上帝—矛盾的上帝—上帝仍是未知
数X—上帝概念—上帝存在的验证—仁爱的
上帝—人性的上帝—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 上帝的定义
- 226 / 第九章 信仰、希望与仁慈
- 何谓信仰—信仰与信赖—信仰与创造上帝—何谓存在与真理—道德与真理—希望的实体—信仰的形式—何谓真善美—善行的苦涩与甜蜜—生命的实质—人格的根本—爱是慈悲与同情—罪恶的起源—社会与人
- 262 / 第十章 宗教、阴间的神秘学和灵魂归复
- 宗教的建立—信仰、希望和慈悲—女人宗教—骑士作风—极乐世界—耶稣和复活—上帝存在理由—灵魂与肉体—美德即幸福—科学的哲学—上帝是万物之上—地狱、炼狱、天堂
- 303 / 第十一章 实际问题
- 信仰的肯定与否定—实践检验理论—反理性的真理—基督的神圣—现代社会—工人行业协会—劳动的意义—战争与和平—宗教的伦理—永恒上帝—僧侣与无政府主

义—人生之悲剧意识—西班牙人的灵魂

344 / 第十二章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西班牙与欧洲—浮士德的呐喊—海伦的吻
—欧洲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
迦利略的地动说—民族精神—西班牙
与科学—纯净的西班牙哲学—何谓哲学—
唐吉诃德的遗产—吉诃德主义—唐吉诃德
的呐喊

390 / 作者年表

391 / 译后感言 226

第一章

骨肉之人

拉丁人喜剧作家特伦西奥^①曾经这样说过：“我是人，所以我不把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事物视为陌生。”我则宁愿这样说：“我是人，我不把任何人视为陌生人。”因为，不管是拉丁文形容词 *humanus*（人类的、人性的），还是它的抽象名词 *humanitas*（人文、人性），同样令我疑惑不解。我们西班牙语的 *humanidad* 的直意是“人类”或“人的自然属性”。但确切地说，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讲的，既不是“人性”（*lo humano*），也不是“人类”（*la humanidad*）；既不是简单形容词人性、人道的（*humano*），也不是名词化的形容词

“人文的”、“人性的” (humanista)，而是具体的名词，就是人 (hombre)。有血有肉的人，就是由出生到受难，最后要死亡的人，尤其要强调是，一个终究要“死亡”的人。如果要把这个人说得更具体、更直白，就是：要吃饭，要喝水，要玩耍，要睡觉，要思想，要爱欲的人；是看得见的人，听得着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兄弟，真实存在的兄弟。

因为有另外一种东西，人们也称之为“人”，它在不少的情况下，被作为含糊其辞的主体，所说的含糊其辞多多少少还有些科学性，它就是古代神话故事中所说的没长羽毛的二足动物 (bípedo)。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生物，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说的社会的立约人，曼彻斯特学派^②所说的经济人，林奈斯^③所说的智慧人，或者也称之为能够直立的哺乳类动物。这样的人既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也不是其他世界的人；既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其他时代的人，是一个无性别无祖国的人，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理念的人。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不是人的人。

我们所说的人，是另外的人，是有血有骨肉的人，不是别的人；是你，是我，是我的读者。其实，还应该包括那些已经生活在阴间的人。我们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小小地球上的分量要有多重啊！

这个具体的、有骨头有血肉的人，他是整个哲学的主体，同时也是整个哲学的最高级主体，且不管那些自封为哲学家的人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主体。

我所了解的林林总总的哲学史，为我们介绍了形形色色的体系，以及体系又如何源生于另外一些体系。然而其著作者，就是那些哲学家们，对此总能堂而皇之地找出各种言之有理的借口用以搪塞。

那些哲学家们以及那些靠推究哲理吃饭的人，其隐秘的传记是无人问津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隐秘传记却能给我们道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谈到哲学，首先我们有必须说明，哲学更贴近于诗歌，而与科学则同床异梦。所有的哲学体系，如同那些特殊学科最终结果一样，是作为最高级的优美语言炮制出来的。但不管在任何时期，它们都缺乏稳固性和生命力，他们还远比不上一些别的体系，那些体系或多或少还能体现出作者精神的整体渴望。

确实，科学于我们是那么重要，以至于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对于我们比哲学更陌生。

科学充分地完成了——一个最客观的目的，也就是说，也是离我们最远的目的。就其深层次的意义，科学是经济范畴的问题。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我们称之为理论发现，就像一种机械的发明，比如蒸汽机、电话、留声机、飞机等的发明，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比如电话，我们通过它可以远距离地和所爱慕的女人通话交流。但话说回来，这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乘电车去听歌剧，如果他自己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对我更有用，是电车有用，还是歌剧



图 1-1-1 人与宇宙

有用呢？”

我们对世界和生命有必要形成一个单一的和整体的概念，而哲学能够适应这一需求。由于这一概念的形成，又形成一种源于内在态度与外在行动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一感觉，除了它是概念的结果，它还是产生哲学的因缘。我们的哲学——我们对于世界和生命能否理解的模式——萌发于我们对生命本身的感知。生命，作为情感的全部，都能够从潜意识，或者无意识里找到根源。

一般而言，并不是我们的观念使我们成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当然也不排除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原因，而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成就了我们的观念。

据说，人是一种理性动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人定义为一种情感动物，或是感情动物。我认为，能够区分人和其他动物或许是感情，而不是理性。我多次看见有人想调理一只不会笑或者也不会哭的猫。也许从内心里，猫也会哭或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只螃蟹说不定能从内心里解析二元方程式。

如是，在一位哲学家身上，他本人让我们感到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一个人。

我们以康德这个人为例，伊曼纽尔·康德^④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从出生到死亡一直生活在柯尼斯堡。他是个坚毅而又有头脑的人。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⑤——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所说，在康德的哲学里，有着一个意义重



康德

大的飞跃^⑥：一个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的飞跃。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重建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推翻的观点。不管那些没有见过康德并被他们击败的人如何辩解，康德确实以其分析的方法，对那些以传统的验证上帝——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帝、抽象的上帝、固定的上帝——存在的方式进行了全面检验并使之体无完肤。重新建立了有意识的上帝，创造了道德秩序的上帝。简而言之，就是马丁·路德^⑦式的上帝。康德的这一飞跃早已蕴涵于路德的信仰观念里。

第一个上帝，理性的上帝，乃是凭借定义而显现在人类之外的无限空间里的投影，也就是说，是抽象的人，非人的上帝的上帝。另外一个上帝，是情感或是和意志的上帝，则是凭借生命彰显在人类内在的无限空间里的投影。

此处说的人类，是具体的人，是有肉有骨头的人。

康德以头脑推倒的事物，又以其心思予以重建。根据了解他的人的证言，以及从康德自己在书信中和私下的表述，我们知道，康德这个人，是一个或多或少有点利己主义的老光棍。他在百科全书学派^⑧与理性女神时代末期，在柯尼斯堡教授哲学，他是一个对疑难问题十分关注的人。我说的是那个唯一真正的根本问题，那个深深震撼我们肺腑的问题，关系我们个人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即属于灵魂不朽的问题。

康德这个人并没有完全屈从于死亡。正是因为没有完全屈从于死亡，他才能够完成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的不朽飞跃。

实际上，只要你细心地、不带偏见地阅读《实践理性批判》，就可以从中看出：上帝的存在是从“灵魂不朽”里推演出来的，而不是从上帝的存在里推演出“灵魂不朽”。这一项毫不含糊的推演，如同一道强制性的命令引导我们走向一个道德上的假设，这一假设在神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冥世观^⑨的信条上就是求得灵魂不朽。并且，为了维护这一项灵魂不朽，才有上帝显圣。至于其他的部分，都只是哲学专业上的戏法罢了。

伟大的康德感觉到，道德是冥世观的基础。可是这位哲学教授，却把一些专门用语搞得颠三倒四。

另外一位教授，博学的威廉·詹姆斯^⑩教授，我不记得他曾经在什么地方说过：对大多数人而言，上帝是不朽的制作

者。确实是对大多数的人，其中也包括康德和詹姆斯这两个大人物，以及撰写这篇文章的我。

一天，我和一个农民谈话。我说，假设真有这么一位管天管地的上帝，他是宇宙万物之灵。但是，从传统和具体的意义上说，他不因此就是每个不死之人的灵魂。这个农民回答我说：“那么，这个上帝是干什么的？”其实，在私下的论坛上，康德和詹姆斯这两个大人物也是这么一问一答的。他们只是以教授的身份出现时，一定要理性地证明其很少理性的行为。这位农民当然不肯贸然地说，这种假设是胡说八道。

黑格尔^⑩有一句名言：凡是理性的都是真实的，凡是真实的都是理性的。但是，我们之中仍有许多人不予苟同，我们仍然相信：凡是真实的——确是真实的真实——是非理性的；并且相信理性是建立在非理性之上。黑格尔——伟大的定义制造者，曾试图以定义重新构筑宇宙。就如同一位炮兵士官说的那样轻巧：制造大炮就是在地上先挖一个洞眼，然后往洞里填满铁水就大功告成了。

再说另外一个人，何塞·布特莱尔^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他生活在18世纪初期。纽曼^⑫大主教说他是英国圣公会最伟大的人物。布特莱尔在他的伟大著作《宗教门类》一书的第一章里，谈论未来生命的问题，在其结尾部分写下蕴涵深刻的话：“未来生命中的可信性——不厌其烦地谈论也不能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可信性——好像是要答复教会所有的论题，也像答复一个证明性的试验。其实，一个试验——即使证明未来

生命的试验——也不会是宗教的试验。因为即使人死后还要生活的话，那是和无神论正好吻合的一件事，我们对它如此重视，就像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这样。如此，只能是比从无神论推断出不可能有未来状态更为荒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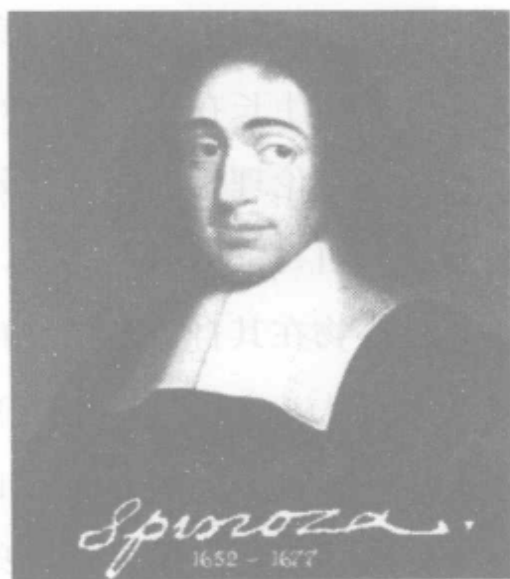
博学的布特莱尔——康德也可能了解他的作品——试图拯救灵魂不死的信念，并使灵魂不死的信念在上帝那里具有独立性。在他的《宗教门类》第一章里有关于未来生命的论述，第二章里，有关于上帝对奖励与惩罚的管理方面的论述。其实，在内心里和本质上，善良的布特莱尔圣公主教是想推断出灵魂不死的上帝的存在。由于善良的布特莱尔以此为出发点，他就无须搞一个飞跃。而在他生活世纪的末期，善良的路德宗的教授们必须不得不搞那个飞跃。一个是伟人布特莱尔主教，一个是伟人康德教授。

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某种实质的、单一的，并且是独立存在的事物。换言之，即是说成为某个事物。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贝尼托·斯宾诺莎^①，他的祖籍是葡萄牙犹太人，他本人生长在 7 世纪中叶的荷兰。他的著作涉及到方方面面。他的《伦理学》第三部分的第六命题说道：“每一件事物，只要在其自身范围所及之内，它必得为保持其存在而努力。所谓每件事物在其自身范围之内，说的是它的实质。”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实质是指存在于自身之中而又为其自身所包容的根本属性。在第三部分的第七命题中，斯氏补充说：“任何事物，它所用于努力保持其自身存在的努力，其实就是事物本身

的现实本性。这里是指所有人的本性，只要不是半途而废的努力，人借此乃得以继续成为人，并得以不死。”在其第八命题中，斯氏又说道：“每一个个体借以保持自身本性的努力，并不包含于有限的时间之内，而是包含在无限的时间之内。”这就是说，你、我，以及斯宾诺莎都希望永远不死。我们的这种祈望不死的想法就是我们的现实本质。话虽如此，但是这位流亡在荷兰雾地的、可怜的葡萄牙籍犹太人，却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他自身的不朽，他的全部哲学也仅仅是他对自己缺乏信仰所设法寻求的安慰而已。就像其他人患了手病、脚病、心病、脑病一样，斯宾诺莎患的是上帝病。可怜的斯宾诺莎！其他所有可怜的人们！

人，这个事物，难道他真

斯宾诺莎



是一件事物吗？这好像是一个最荒谬的问题。但是，总有人坚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久前，曾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⑮的学说大行其道，该学说既有不少好的成效，但也导致了许多的坏的结果。在它所造成的不幸之中，有一种便是分析方法^⑯（亦称分析哲学）的介入，其所到之处，事实被彻底粉碎，而支离成为一堆事实的粉末。实证主义列举最多的事实，无非是事实的片断而已。在心理学方面，它的行动具有致命的破坏力。甚至有钻到文学圈里的经院哲学方面的人——我可没说混到诗人里的哲学家——虽然诗歌和哲学不是一件事情——但诗人和哲学家是孪生兄弟，他们把实证主义的心理分析方法引入到小说和戏剧中来。而小说和戏剧里树立的是具体的人，是有肉有骨头的人。他们凭借意识的状态，使得意识本身因之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些事情，通常是在检查、实验某些复杂的、有机的、有生命的化学的混合物时发生的，也同样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当反应力摧毁了试图接受检查的物体本身时，我们所收获的只是分解后所剩下的化合物罢了，说它是大杂烩也不为过。

就以我们意识当中接踵而来的内部矛盾状态这个明显事实来做他们论述的起点吧，他们也没有办法成功地正视意识自身，即“我”的问题。问询一个人的“我”，就等于问他的身体一样。当我说到“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实在具体的与个体的“我”，不是指费希特^⑰的“我”，而是指费希特自己，费希特他这个人。

能界定一个人的，能造就“一个”人的东西，是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是那个是，而不是那个不是，是缘于统一性的原则和连续性的原则。借助肉体，统一性原则首先体现在空间里，然后依次体现在行动和目的之中。只要我们的身体是健全的，走路的时候，就不会一条腿向前而另外一条腿向后；看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是一只眼睛向北看而另一只眼睛向南看。在生命的每一时刻，我们总有某种目的，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引动我们机体行动的协调作用。纵然在下一个时刻，我们可能改变我们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也就更为单一。有的人终其一生，只追求一个单一的目的，也不管是什么目的。

一种连续性的原则体现在时间里。至于说现在的“我”是否是20年前的“我”，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没有任何意义。今天的“我”，凭借意识的一系列连续作用，而得益于20年前我身体里的那个“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如同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我们生活在回忆之中，同时也为回忆而生活。从深层的意义讲，我们的精神生活，基本上只是记忆坚持的努力，并使之转化为期望，也只是将过去转化为未来的一种努力而已。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喋喋不休的大实话。但是，满世界走一圈，你会碰到许多对自己好像没有感觉的人。我的一个好朋友，多年来我天天和他一起散步。每当我和他谈起自身人格的感觉时，他就对我说：“其实，我对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前面提到的朋友对我说：“我真想我是某某人。”我对他说：“一个人想成为一个随便什么人，对此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成为另外一个人，就意味着放弃现在的‘我’。一个人可以期望另外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如财富和知识，对此我能理解。但是，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不能理解。”

不止一次地有人说，所有深受苦难的人，虽然身受苦难，他们还是宁愿是他们自己，而不愿成为没有经受苦难的其他人。因为不幸的人，当他们在不幸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常状态。当他们努力坚持他们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不幸，也不愿意选择不存在。以我为例，当我还是小伙子时，我就没有被地狱般的凄苦色调的油画所感动。从那时起，呈现在我面前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比什么都不是本体的东西更可怕。这原是为生存而有的疯狂饥饿。是最美好的欲望，如同我们的禁欲主义者说的那样。

如果给一个人提出建议让他成为一个其他的人，就如同让其放弃成为他自己一样。每一个人都在守护着他自身的人格，只是在以下的情况下，他才愿意接受思想模式和感觉模式的改变：所谓的改变应该能够进入他精神的整体性而且应该包含在他生命的连续性之内，或者当这一改变能够与他固有的存在、思考与感觉模式取得协调一致并取得其整体性，同时能够与其记忆编织在一起。对一个个体也好，对一个民族也好——某种意义上，民族也是一个个体——你都不可能要求他发生与其统

一性和连续性决裂的变化。可以使一个人发生很多的巨大改变，甚至完全地改变，但这一改变必须发生在连续性之内。

至于某些个人身上发生性格变化，这也是真实的。但是，这是病理学上的例证，它本身是精神科医生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性格的变异里，记忆—意识的基础—完全被摧毁，并且，留给可怜患者的（其个体连续性已被缩减）只剩下机体组织而已。所说的连续性是个体的，而不是人格的。我们说，某种疾病可以和死亡画等号，那是对于患那种疾病的主体而言；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那种病并不等于死亡，例如对可能要成为他的继承人而言，只有死亡来临的时候，才有财产继承的问题，如果他还有财产可继承的话。我们只能说，这种病只不过是一场革命，货真价实的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种病就是一种机体的分离；是活着的身体的某一组织、某一部位的反叛，反叛的部位将破坏生命肌体协同作用，将要把与它协调一致的部位引向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目的。其目的可以被认为是内在的，用抽象的话来表达，是更高级的、更崇高的等等，不管什么目的，反正是另外的目的。在空气中飞行和呼吸，比在水里游泳和呼吸更舒服。但是，如果一条鱼，要想把鱼鳍变成翅膀，它将意味死亡。不用说，鸟类要把翅膀变成鱼鳍，如果在它们身上没有发生连续性的过程，其结局和鱼是一样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也许一条鱼能生出一只鸟，或是另外一条更接近鸟的鱼可以。但是，我们所说的一条普通鱼，在它自己的一生中，是不会变成一只鸟

的。

在我自身之内，所有企图阻断我生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事物，必然会毁灭我，同时它也会自行毁灭。一个民族中，如果任何个体想要毁灭其民族灵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他将毁灭那个民族以及作为民族一部分的个体自己。如果有其他民族比我们更优秀，那又该如何？当然有可能，虽然我们并不清晰地了解更好或更坏意味着什么。比我们更富有？姑且这样认为吧。比我们更有教养？也许。比我们生活得更幸福？还是算了吧！当我们被征服时，那些足以称之为征服者的民族？很好。好，一切都很好，但那是另外一码事。因为，对我而言，成为另外一个人，破坏我生命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放弃我现在的我，就是说，我已不再存在了。不，不能如此就范。

也许你会说，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扮演我的角色，而且比我扮演我自己还要好；他还能完成我的社会职能。是，有可能。但是，那不是我。

“我，我，老是离不开我！”有的读者会说，“你是谁呀？”我将以伟大的欧伯曼^⑮的话来回答：“对于宇宙而言，我微不足道，而对我自己而言，却是一切。”不仅如此，我要提醒我的读者注意康德的一项理论：我们必须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不只是我，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单称判断^⑯具有全称判断^⑰的价值，逻辑学家如是说。单称的，并不是特称^⑱的，它可以说是全称的。

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有的文明的目的都在于把它自

己呈献人类，呈献给每一个人，呈献给每一个“我”。那么，那位被崇拜的偶像是谁？我们暂且把它称呼为人类或人性，称呼是无所谓的。问题是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它做出牺牲，这叫什么偶像！我为我周围的人、为我的同胞，为我的儿女做出牺牲；而他们又为与他们相关的人做出牺牲，如此循环，代代连续重复。那么，谁将享受这种牺牲行为的果实呢？

那些和我们谈论绝妙的牺牲、没有对象的奉献的人，常常也会与我们谈论生存的权利。什么是生存的权利？他们对我说，我来此地是为了实现我并不知道的社会目的；但是，我感觉到我就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来到此地是为了实现我自己，为了活着。

是呀，是，我都看见了：宏伟壮丽的社会活动，无所不能的文明，眼花缭乱的科学、艺术、工业，令人向往的道德风尚。然而，当我们把这个世界填满工业的奇迹、巨大的工厂、马路、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时候，我们也将筋疲力尽地倒在它们的脚下。这一切会存在下去，但是，又为了谁呢？问题就在于：到底是人为了科学而存在呢，抑或是科学为了人而存在呢？

有的读者又会喊道：“哎！我们又回到了教义问答的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来了！问：上帝为了谁而创造世界？答：为了人类。”对呀，只要是人都应该这样回答。如果蚂蚁意识到这一点，它也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了蚂蚁！”回答正确。世界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意识，为了每一个意识。

一个人的灵魂抵得上整个宇宙。有一个人（不详其姓字名谁）如此堂而皇之地说过。请留意！他说的是人的灵魂，不是说的生命，生命抵不上整个宇宙。一个人越是较少地相信灵魂，较少地相信人格的、具体的意识的不朽，他就会更加夸张那可悲的匆匆而过的生命的价值。那些反对战争的带有女人气的伤感言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诚然，人总是不愿意死的，但是人必须否定并加以拒绝的死亡，应该是属于灵魂的死亡。福音书说：“任何人，若是保全了他的生命，也将会失去它。”但福音书并没有说任何人保全了他的灵魂。灵魂，不朽的灵魂，至少是我们相信的并期望其永存的灵魂。

所有客观主义论者都没有认真关注，或者说他们不想认真地关注，即：当一个人确实肯定其自我、其个人意识，也就是肯定了人，一个具体真实的人，同时也肯定了真正的人性。不是肯定人的作为物质的人性，而是作为人的人性。肯定人的意义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意识。因为，只有我们人所具有的唯一意识才是人的意识。

世界是为了意识而存在。或者说，这个“为了”是指目的概念，最好是用情感概念。那么这一属于目的论的情感概念，只能产生在有意识的地方。从深层面的意义讲，意识和目的是同一事物。

如果太阳有意识的话，它也会认为：它的存在是为了赐予大地以光明。但是，它同样会想：世界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它投射它的光明。并在投射过程中，感受自我愉悦，并因此而长

命万岁。它可以想得十分美妙。

人为了拯救自己，所进行的悲剧性的争斗，对于不朽的永生渴望，才导致了伟人康德进行了那个“飞跃”，前面我曾经提过。其实，这一切作为，只不过是一场为意识而进行的争斗。意识，如果真如某个无人性的思想家所说的，它只不过是一片在永恒的黑暗中闪现出的瞬息光亮，那么，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存在本身更应受到诅咒？

有人可能从我的论述中发现了矛盾的背景，一会儿表明对于生命不息的渴望，一会儿又说生命没有人们所给予的那样的价值。矛盾？当然有矛盾！当我的心思肯定时，我的头脑却加以否定。矛盾如此油然而生。谁不记得福音书上有这样的话：“主啊！我相信你，请你帮助我的无信？”矛盾，当然是矛盾。因为我们只有生活在矛盾里，并且依靠矛盾才得以生活下去；因为生命是悲剧，悲剧又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而争斗没有胜利，也没有胜利的希望。生命便是矛盾。

如是，现在所讨论的价值是情感的价值，否定了情感的价值，理智就等于没有任何效用。理智就是理智，也就是说，它甚至不是真理。有一大群博学的标签贩卖商，天生虚伪的学问卖弄者，他们总会使我想起那段小故事。有那么一个人想去安慰一位丧子的父亲，见面后却对那位父亲说：“忍耐点吧，朋友，大家迟早都会死的！”如果那位父亲因为如此唐突而愤怒的话，你们会因此而很反感吗？这实在是一件唐突不恭的事。有时候，在特定的情况下，即使是公理也会成为唐突而不合时

宜。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希望说下面的话（两句诗文）：

为了像你一样思考
什么都不需要
无非是拥有聪明智慧
必不可少

确实，有些人好像用智慧来思考，或是以其他可能有的专门器官来思考。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则用整个身体和整个灵魂，用血、用骨髓、用心脏，用肺部、用腹部和用生命来思考。仅以智慧思考的人，必然成为定义制造者，他们变成了思想专业户。你们知道什么是专业户？你们知道什么是劳动的微分产品吗？

我们以一位专业拳击手举例说明。他已经掌握如何以最经济的出拳方式：即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上，用以达到动作的直接、确定，及时达到其目的——击倒对手，以至于使人觉得他是在表演准确无误的肌肉。然而，假如那是由一位非专业拳击手击出的一拳，那么就不会有如此直接、准确地击中目标的效果。但是，因为这样反而更能激发他的蓬勃生力，使他发挥出全身所有的力量。显而易见，一个是专业拳击手的一拳，另一个是普通人的一拳。众所周知，马戏团里的大力士，集市上的举重人，他们通常都不是很健康的。虽然他们能够打倒他们的对手，举起巨大的重量，然而他们却常常死于肺

癆和消化不良。

如果一个哲学家不是一个人，那么他也不会是一个完全的哲学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卖弄学问的人；而卖弄学问的人，是人的仿制品。任何科学的研究，诸如化学、物理、几何、语言学等，它们包含在非常严格的领域和限制范围之内，都属于不同专业的微分工程。但是，哲学，就像诗歌一样，如果不是整体、和谐的工程，那它只能是假哲学，伪哲学。

所有的知识都有其终极的目的。为知识而增加知识的信念，不管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一种初级阶段的、带有阴郁凄凉味道的乞求罢了。我们之所以求知，一方面是为了直接而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足我们掌握的其他知识。甚至那些最富有理论性的学说——那些生活中非智力需要的、即刻实用的理论——也符合一种非智力的需要，符合思考机能的道理，符合意识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原则。但是，就如同一种科学知识在其他知识领域有它的目的性一样，一个人非要信奉的哲学也有它的外在目的——它关系到我们整个的命运，以及当我们面对生命和宇宙时所持的态度。哲学问题中，最具悲剧性的是，如何调和智力的需要与情感的和意志的需要。这就等于说，企图粉碎这一永恒的、悲剧性矛盾（我们生存的基础）的全部哲学，在这里会遭到失败。但是，是否所有的人都在正视这一矛盾呢？

举例来说，如果有这样一位统治者，他对所有的事物的起因与终结都漠不关心，尤其是对人的事物也漠不关心，不关心

他们开始的为什么，也不关心他们最后的为了什么，即使他有时也以某种模棱两可的方式予以关注，你对他就不能抱以太大的指望。

再者，这一至关重要的关心，不仅仅是纯粹理性的关心，它还应该是情感的关心。仅仅思考是不够的，更应该去体会我们的命运。一个谋求领导他的同类的人，如果他说并公开宣称不要指望他会认真对待按照天意才能解决的事物，那么他就不配做领导人。但这当然不等于说，要求他拿出某个现成的解决办法。现成的解决办法！也许会有？

对我而言，我不会轻易地把我的希望托付给随便一位领导人——如果他不是深入民心的领导人——托付他去领导人民，去领导人，领导有肉有骨头的人，生而受苦的人，不愿死而终归要死去的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人必须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人。总而言之，是寻求所谓幸福的人。举例说，如果为了下一代的人而牺牲这一代的人，却又不曾对做出的牺牲的人的命运报以任何怜悯之情，这是不人道的。因为，不只是回忆他们，也不只是记住他们的姓名，而是要尊重他们作为人的本身。

如果说，一个人能够从他的子女、从他的作品，或者从宇宙中获得生命的延续，这种话仅仅是模棱两可的煞费苦心而已，那些受情感愚钝折磨的人可从中得到自我满足。除饱受情感愚钝之苦以外，他们也可能是睿智的人。因为，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哪怕是个所谓的伟大天才。但是，他同

时也可能是情感上的蠢货，甚至是道德上的低能儿。此类例证不难找出。

这些机智聪明而情感愚昧的人，他们常常说：探求不可知的事物是无用功，是螳臂挡车。他们这样说，就如同对一个被截去一条腿的人说：不要去想它，这无济于事。当然，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缺点什么。只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能够感悟到这份缺憾，其他人却不具有这一项感悟。如果有人假装没有感悟到人生的不完美，那些人便是伪君子。

一位腐儒看见梭伦^②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而哭泣，就对他说：“如果哭泣无济于事，那么，你又何必如此哭呢？”这位圣者回答说：“正是因为无济于事，我才哭泣。”很显然，哭泣是有用的，即使它只是减轻痛苦的宽慰而已。梭伦对于腐儒的回答是有其深刻意义的。我确信，我们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走到大街上去，把我们的痛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会形成一种共同的痛苦和呼声。然后，我们齐声哭诉我们的痛苦，向上苍的呼喊，向上帝呼救。这样，即使上帝现在听不到我们的哭喊，但是终有一天上帝会听到我们的哭诉。圣殿之所以庄严神圣，就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诉的地方。一首为那些普遍受命运折磨的人所唱的乞怜之声《亚萨的诗》^③，它的实际意义并不亚于哲学。简单地治愈病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为它哭泣。是的，我们必须学会哭泣！也许，那就是最高级的智慧。为什么？只能去问梭伦。

有一件事物，由于缺乏一个合适的名称，让我们称之为人

生的悲剧意识，它包含着生命自身和宇宙的整体概念，包含着差不多已经格式化的、意识化的整体哲学。这一意识，不但个体的个人可以拥有，它也可为全体人民所拥有。这一意识并不完全从观念衍生而出，并且可以决定观念。即使如此的话，随后所显示的是，这些观念却又能以证实的方式回应意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悲剧意识可能源于一种偶发性的疾病，譬如消化不良。但是，通常是与自身体质有直接关系。再者说，评判一个人健康或另外一个人不健康，完全没有意义。先不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健康标准，实际上也没有人能够证明人的天性必然是乐天派。更进一步地说，人所以成为一个人的事实来做判断，是因为人拥有意识，如果与一条驴或一只螃蟹做一个相互比较，那么这个人就是有病痛的动物。意识即是一种疾病。

在那些有骨头有肉的人中间，许多人都拥有生命的悲剧意识，不乏一些典型的例子。我想到的有：玛卡尔·奥里欧斯^{②4}，圣奥古斯丁^{②5}，巴斯卡^{②6}，卢梭^{②7}，雷内（雷内·笛卡儿），欧伯曼，汤姆森^{②8}，里奥帕第^{②9}，维尼^{③0}，莱



圣奥古斯丁与魔鬼

璠^①，克里斯特^②，亚弥尔^③，奎达尔^④，克尔凯郭尔等人。与其说他们智慧过人不如说他们满腹经纶。

有人认为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之所以采取他的态度，似乎是无可奈何。好像某个人采取某种立场是要招摇过市或是要讨好权势人物或是讨好顶头上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有一句拉丁成语说，心中有鬼，满面羞愧。西班牙也有一句谚语说，越是身强力壮，说话越粗鲁。

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许多民族同样拥有一份人生的悲剧意识。

至此，我们必须暂时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健康和疾病作为论述的起点。

注释

①特伦西奥：(Terencio 公元前 190—前 159?) 拉丁喜剧诗人。创作多部喜剧：《安德丽雅》、《宦官》、《阿德夫兄弟》、《艾熙拉》等。

②曼彻斯特学派：(Escuela Manchester) 19 世纪前半叶由科登 (R. Cobden) 和布莱特 (J. Bright) 所领导的经济学派，提倡自由贸易。

③林奈斯：(Carlos Linnaeus 1707—1778) 瑞典植物学家，二名分类法的创始人。

④康德：(Emmanuel Kant 1724—1804)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主张“自在之物”(即本体)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它是“感觉”的源泉。认为时空是“感性”的先天形式，构成感性认识的必然条件。认为“理性”要求自在之物有所认识，就必然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主张人类的认识是有限度的。他把世界割裂为二：科学知识的领域和道德或意志的领域。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道德的

形而上学》等。

⑤ 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宣称“意志自身创造出真理”，“真理即主观性”。主张哲学的起点是个人，但终点却是上帝。人生的道路就是天路历程。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享乐的、伦理的、宗教的三个阶段。主张“自由就是自我”。理性低于信仰，科学低于宗教，天国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主要著作：《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哲学零简》等。

⑥ 飞跃：(salto) 即“质变”。亦称“突变”。指事物从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突变或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飞跃分为爆发式的和非爆发式两种形式。

⑦ 马丁·路德：(Martín Lutero 1483—1546) 德国哲学家。宗教改革先驱。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否定教皇权威；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必非要遵行教规，“灵魂称义不因如何行为，仅在于个人信仰，仅凭信仰即可与上帝直接沟通。”“唯信称义”是路德宗的教义核心。1529年，拥护路德宗教改革的诸侯和城市代表抗议皇帝重提反对异端的禁令，因而被称为“抗议派”(protestante)。著作：《九十五条论纲》等。

⑧ 百科全书学派：(Enciclopedia) 18世纪法国部分启蒙思想家所形成的派别。代表人物有：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霍尔巴赫、卢梭等。他们的哲学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在编纂《百科全书》过程中团结在一起，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其核心一致的观点是坚决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并在《百科全书》中加以传播。

⑨ 冥世观：(Escatología) 信仰灵魂不朽和人死后会进入天堂的观点。

⑩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美国哲学家。

⑪ 黑格尔：(J. G. F. Hegel 1770—1831) 德国哲学家。代表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权力哲学》等。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摈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加以革命的改造，创造了唯物辩证法。因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⑫ 何塞·布特莱尔：(José Butler 1692—1752) 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宗教门类》。

⑬ 纽曼：(Juan Enrique Newman 1801—1890) 英国大主教、神学家。

⑭ 贝尼托·斯宾诺莎：(Baruch Benedictus Spinoza 1632—1677) 葡萄牙籍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先世为犹太人，因反对犹太教义而被开除教籍。肯定“实体”即自然界，是一切事物的统一基础，否定超自然的上帝存在。反对唯

心主义的目的论和笛卡儿的自由意志说。强调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必然的。理性和意志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认为感性知识不可靠，只有用理性直觉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可靠的知识。主要著作：《神权政治学论》、《伦理学》、《知识改进论》等。

⑮实证主义：(positivismo) 亦称“实证论”。其创始人是法国人孔德(Augusto Comte 1798—1857)。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实证的”、“确实的”的“事实”为依据。实际上就是以主观的感觉为依据。认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其本质，从而否定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可知性。实证主义者把自己说成是既反对唯物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孔德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主张阶级调和，倡导所谓的利他主义的伦理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如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等都是实证主义的变种。

⑯分析方法：(Análisis) 现代哲学学派。主张哲学的唯一任务即在于“分析”。如英国新实证主义哲学家穆尔 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 提出“概念的分析”、“逻辑分析”及牛津学派的“通常语言分析”等。

⑰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德国哲学家。他虽为康德门徒，但他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自我”是认识的主体。客体(即“非我”)为主体即(“自我”)所“设定”或建立，也就是说客体为主体的创造物。政治上曾反对封建主义制度，主张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宣扬民族至上。主要著作：《知识学基础》、《人的天职》等。

⑱欧伯曼：(《Obermnn》) 法国作家辛涅科尔(Senanncour 1770—1846) 的自传体小说。欧伯曼为该书中一个孤独而忧郁的角色。

⑲单称判断：(juicio singular) 逻辑术语。反映某一单独对象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

⑳全称判断：(juicio universal) 逻辑术语。反映某一类中每个对象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

㉑特称判断：(juicio particular) 逻辑术语。反映某一类中某些对象有或没有某种属性的判断。

㉒梭伦：(Solón 公元前 640—前 558?) 雅典立法者。希腊七贤之一。

㉓《亚萨的诗》：(Miserere) 《圣经·诗篇》第 51 篇。第 1—3 节是：“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请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㉔马卡尔·奥里欧斯：(Marco Aurelio 公元前 180—前 121) 罗马皇帝及

哲学家。

②⑤ 圣奥古斯丁：(San Agustín 公元前 430—前 354) 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哲学家。著作：《忏悔录》。

②⑥ 巴斯卡：(Pascal 1623—1662)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散文家，早年研究数学，提出“巴斯卡定理”和“巴斯卡三角形”。晚年兴趣转向神学。著作：《思想录》、《致外省人书》。

②⑦ 卢梭：(Jacobco Rousseau 1712—1773) 法国作家。著作：《民约论》。

②⑧ 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 苏格兰诗人。

②⑨ 里奥帕第：(G. Leopardi 1798—1837) 意大利诗人。他的人生和作品都是悲剧性的。

③⑩ 维尼：(C. A. de Vigny 1797—1863) 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③⑪ 莱瑙：(N. Lenau 1802—1850) 奥地利忧郁派诗人。

③⑫ 克里斯特：(H. W. Kleist 1777—1811) 德国诗人、剧作家。

③⑬ 亚弥尔：(H. F. Amiel 1821—1811) 瑞士哲学家、批评家。

③⑭ 奎达尔：(A. de Quenta 1842—1891) 葡萄牙悲剧诗人。

第二章

起 点

我的上述思考，对于某些人而言，似乎是由于某种程度的病态发作。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病态？我倒要反问：疾病到底意味着什么？何谓健康？

疾病本身，难道不能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基本条件吗？进步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疾病？

有谁不知道天堂里那些神话般色彩的悲剧？我们的第一代父母亲就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健康是完美的，他们是清白无辜的。耶和华^①为他们提供了生命的果树，并为他们创造了一切。但是，耶和华禁止他们去采摘善恶树上的果实。然而，



《偷吃禁果与逐出伊甸园》 米开朗基罗 作

由于那条毒蛇的诱惑（基督慎行的前车之鉴）他们偷食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为采食禁果，从此他们受制于所有疾病，受制于等于死亡的光环和终结，受制于劳作和进步。因为，根据这一神话，进步乃源于原罪。由于夏娃是女人，她有女人的好奇：受渴求生命与保存生命的机体需要所驱使的好奇。由于这一好奇，产生了堕落，由堕落而产生救赎，救赎使人类走上寻求上帝之路，并到了“他”^②那里，并成了“他”身上的人。

你们想知道关于我们人类起源的解释吗？也许。根据这一解释，人类实际上就是几种类型的猩猩，或是类似的动物。脑袋很大像是患脑水肿病似的。有一个类人猿的一个孩子生病，从动物学的角度判断确实是生病。除了因病身体比原来消瘦以外，它因为与生存抗争，结果具有了生存的优势。最后它成了脊椎哺乳动物里唯一能够直立的动物，就是后来的人。由于直

立的姿势，两只手解放了出来。再后来大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分开，可以拿东西并制作最简单的工具。手首先成为伟大的智慧的制造者。直立的姿势使得肺部、气管、声带和口腔的功能结合起来发出了简单的话语，语言就是智慧和理解。直立姿势除了使头部垂直于躯干之上以外，还要负担整个全身的重量。与此同时，大脑得以发达完善，从此思想得以就位。但是，还需要坚固健壮的骨盆骨骼。因为在直立行走之前，头部和躯体是靠四肢支撑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女人虽然是堕落的创始人。但无论如何，她还要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的出生留出一条由坚固骨骼形成的通道。因为夏娃有罪，耶和华对她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③

各类猩猩和猿人应该把人当作一种可怜的有病的动物，因为人，竟然把已经死了的人也保存起来。它们不明白，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第一次的疾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疾病也许是人类进步的基本要素。我们举关节炎为例，它毒化血液并将机体内未完全使用的废料输入到血液里。如是，不纯净的血液也许使原来的血液更活跃；也许能引起大脑更激烈的活动，或者也许这正是大脑所求之不得的结果。根据化学原理，纯净的水是不能饮用的。那么，从生理学的原理分析，纯净的血液对于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的大脑也是不能接受的，大脑依靠思维而存在。

医学的历史向我们指出：从我们体内排除病源并不构成多大进步。换而言之，疾病本身得到我们机体的适应并化解在我

们的血液里之后，也许能使机体更富有活力。预防天花的接种及免疫血清的使用意味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免疫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健康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其实也不抽象，我们就可以说，一个百分之百健康的人应该说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非理性的动物。其非理性在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激发理性的疾病。然而，这才是真正的疾病，悲剧性的疾病，它给予我们求知的欲望和偷尝知善恶树果实的愉悦。

亚里士多德^④的《形而上学》这样开始：“所有的人在其本性上都有求知的欲望。”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的第一位母亲的原罪，就成千上万次地被认为是知识的渊源。

在此，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求知欲：首先，一种是对知识本身的热爱，对于品尝知善恶树果实的热切，由此而引发的求知欲；另一种是对生活本身的必然需要而产生的求知欲。后者给予我们以直接的、即刻的知识。就某种意义而言，如果不认为是荒诞的，这种知识可称之为无意识的知识，它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功能。前者，使我们与其他动物能够有所区别，是用心思索的知识，即由于求知欲望的驱使所要得到的知识。

长久以来，人们就一直辩论有关知识起源的问题，并且将继续辩论下去，本来世界就是辩论的剧场。然而对于知识的起源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谈，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还会有机会讨论。现在，还有一个确然可知的事实值得我们

讨论，那就是，在事物的显明的秩序中、在拥有某种不清晰的认知与知觉能力的生命（至少是看起来好像拥有如此能力的生命）当中，知识所呈现给我们的，好像与生存的需求、以及取得维持生命的毅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斯宾诺莎的理论：物体存在的自身本质在于它自己无限地维持本体存在的毅力。简而言之，实体是唯一不变的、无限的存在。“实体”之所以独立存在，是因其自身即自身的原因。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就功能而言，大脑是依赖肠胃而得以生存的。居于所有实体最低层次的生物，他们表现出的显示其固有自愿特征的行动，都与他们或多或少的鲜明意识有关联。不管这种意识是否十分清晰，事实上，就是它们谋求生存的行动。为此，意识一直在起着作用。

这便是知识在历史上的根源，且不管从另外的观点看来是否还有别的说法。显然赋有知觉能力的存在物，他们为了活下去，就要能够知觉。也仅有在要求活下去的范围之内，他们才具有知觉。但是，当这种有益于求生的储存知识失效的时候，必然会重新形成一种远远超乎单纯求生所必须的知识财富。

如是，我们首先有了为生存的求知的需要。由于需要，进而衍生出的另外一种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奢侈的知识或称之为多余的知识。或者，也可能由此而构筑出新的需要。好奇心，所谓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仅仅是在为生存而求知的必然得到满足之后，它才苏醒并发生作用。即使有时候在人类实际生存的条件下，它并不是如此发生的。好奇心有可能凌驾于需

要之上，而知识凌驾于人类之上。但是，最根本的事实必然是：好奇心萌芽于为求生而认知的必然需要，并且成为知识的母体所负载的重压和粗糙的物质材料。由于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本身而求真理，结果生命的需要使知识强行改变知识，扭曲知识，并使之成为生命需要提供服务。当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真理自身之故而追求真理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求真理之生命。知识的多样性取决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并且，不管愿意不愿意，故意或无意，有知识的人经常是在为那些有权势的人而劳作，或是为人民而劳作，人民要求有知识的人对其知识的渴求给予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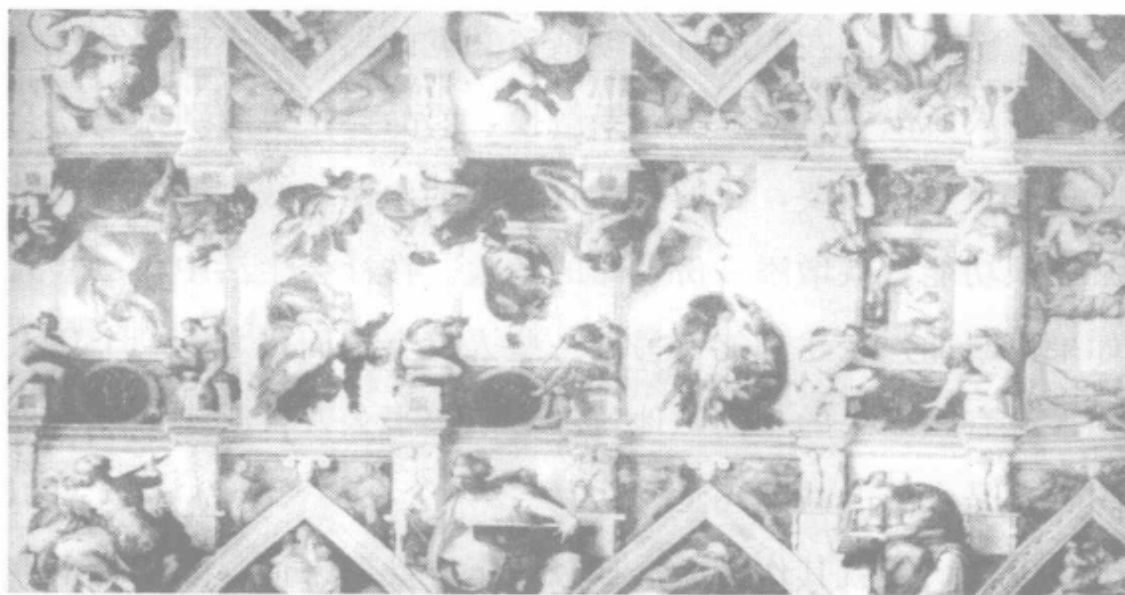
实事求是地说，对科学而言，这是一个死人一般沉重的包袱，同时也是粗糙的原材料。或者说这是补救办法的内在源泉，这样说应该更为贴切。事实上，企图与生命的自身条件相抵触是最大的愚蠢。

知识为生活服务，而首先是为个人生存的本能服务。这种需要和本能在人的身上创造了知觉的器官，不同器官各司其职。人所以要看，要听，要触摸，要品尝，要辨别味道完全是根据自身的需要，目的是保存自己的生命。减少或失去其中某一项功能，就增添一份生命的危险。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如果不断加强上述功能，另外一些人就会取而代之。一个盲人如果没有领路人的帮助，他就不会活得很久。社会是另外一种感觉，是真正的共同感觉。

因此，人就其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性质来说，除了为生存

及自我保存的需求，他可以不看、不听、不摸、不尝、不闻，这些对于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能辨认红色以下或者紫色以上的七色光谱，那么，理由可能是：出于保存自己，其他东西于他来说都不重要。所有的感觉意识都想使自己简单化，它们从客观的世界里排除那些不必要知道的事物，利用有益的事物，使自己能够专注地实现保存生命的目的。在全然的漆黑里，如果不对生命构成威胁，动物将因盲目而放弃它的双眼。寄生虫寄生在其他动物的胃肠里，它们随时可以取得这些动物所提供的营养汁液，所以，它们根本不需要看或听。事实上，它们也不需要看与听。它们像一只只接受赠品的囊袋，紧紧附着在它们所寄生的动物身上。对于这些寄生虫而言，有影像有声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它们所寄生的动物能够看能够听。这就足够了。

壁画《创世纪》



如是，知识主要是为自我保存的本能提供服务，而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或者如斯宾诺莎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是存在的本体。或许可以说，由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使我们感知到世界的真理的真谛，感知到那些深不可测、遥不可知的领域的真理的真谛。事实上，为我们而存在的事物，也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必须了解的事物。客观的存在，就我们所知，是跟我们自身的存在有着依存的关系。没有人能够否认说：根本不可能或者可能有未知的、遥不可测的世界存在。至少在今天，对我们而言不得而知。因为，那些遥不可知的东西，对于保有我们自己现在的存在而言，无关紧要。

但是，人并非单独存在，他不是一个人被隔绝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一分子。有一种说法，人作为个体，就像原子、粒子一样是一种抽象的事物，这是说不通的。是的，一粒脱离宇宙的原子可以说是一项抽象的事物，就像脱离原子的宇宙一样。如果个体由于自我保存的本能而保障了他的存在，那么，社会就是由于个体永存的本能而得到它自身的存在与生存。然后，从这一本能之中，或者正确地说，是从社会之中，萌发出理性。

我们所说的理性，就是连带性的和深思熟虑的知识，理性是人类的显著特征，它可以说是一项社会的产物。它的根源可能来自语言。由于清晰的语言，我们才得以清晰、深思熟虑地思考。要感谢逐字逐句的语言。而语言则来自于我们想要跟旁人交换思想的需要和要求。思考，就是自我交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自我交谈，是赖于我们相互之间能够彼此交谈。这种情

形在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当一个人找到了他一直追寻的观点，并使其成型。这就是说，他已经得到他的观点。由于他努力想要把自己的观念呈现给别人，所以他才能够从迷茫的知觉当中引发出他的观点。思想是内在的语言，而内在的语言萌发于外在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理性具有社会性，而且也是共通的。这是一项随处可见的蕴涵多种结果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件现实。如果的确有一个现实存在的事物，其感官服务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并且，这一功能已被认知。那么，难道不能再有同样一个现实事物存在吗？如果属于同类的一个现实，一个并不亚于上述的现实事物，其感官也同样为自我保存的本能服务。饥渴，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它是人类个体生命的根本；爱，也是自我保存本能，然而就其最原型的与生理的形式而言，它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如是，就像一个人为了保存自己而认识那些他必须认识的事物。所以，社会，或者说是人——自觉到自己是社会的人，为了他能够在社会里永存，他必须认识那些他必须认识的事物。

有一个世界，是可知觉的世界，它是饥渴的产物；同时有另外一个世界，理想的世界，它是爱的产物。如同有些感官是用以认识可感知的世界，也有一些感官，其功能是对理想的世界认知。但是，因为社会意识尚处在初级阶段，其中大部分处于昏睡和未开发的状态。既然我们承认由饥渴或自我保存本能所创设的世界，我们为什么又否认由爱与永存本能所创设的客观现实呢？如果说后者是我们想象的造物，它缺乏客观的价

值，那么这也不就等于说前者的世界是我们感官的造物吗？有谁敢断然宣称说不可能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与无形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唯有运用那些为永存本能提供服务的内在感官才能感觉到？

作为社会，人类社会拥有的感官，个人则不拥有；如同个人（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形态）拥有的感官，组成个人的细胞则不拥有，这是同一个道理。听觉的盲目细胞，在它们幽暗的意识里，必然不曾知觉有形象世界的存在。而如果对它们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它们必然会认为那是视觉的耳聋细胞随心所欲的创造。同样的道理，视觉的耳聋细胞也会认为由听觉的细胞所创造的有声世界纯粹是幻象。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寄生在高等动物肠内的寄生虫，它们吸食由这些动物所供给的养分，根本就不需要听或看，因此对它们而言，形象和声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如果它们能拥有些许意识，并且领悟到它们所寄生的动物相信有一个声音和形象世界存在的这一事实，它们必然会把这种观念判定为是想象力的谵妄。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一批社会寄生虫，就像巴尔福^⑤以他那可赞赏的观察力所描述的：“这批人接受了他们所寄生的社会所给予的道德行为的动因，而否认信仰上帝和来生是确立可忍受的善行及另外一种生活的必然基础，因为他们赖以生活的社会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精神上的营养剂。”单个的个体可以忍受生命而且活得很好很豪气，甚至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否认对于上帝或灵魂不朽的信仰，但是他所过的生活是一种精神

上的寄生生活。我们所谓的荣誉感，是基督教的产物，甚至在那些非基督教徒身上同样有荣誉感。更进一步说，即使在一个人身上相信上帝与纯洁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是有直接联系的，信仰上帝也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成为善人，但是善良，首先应该感谢上帝，可以使一个人相信上帝，这两种情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善良是远见卓识的最佳泉源。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人所创造的世界是感觉世界与爱所创造的世界是理想世界；听觉的盲目细胞和视觉的耳聋细胞问题，以及精神上的寄生等等。有人会说，你的表达方式仅仅是一种隐喻。我也承认。就让它们是隐喻吧。我也无意用其他方式来替代隐喻。如

哲学家们的园地 马泰·斯特罗马耶 作



是这一份社会的感官——爱的儿子、语言、理智和理想世界的父亲，在其深处还是我们所谓的幻想或幻象。由幻想产生理性。如果我们把想象力理解成是一项随意塑造意象的功能，你可能会问：那什么是随意？我也会反问：理性又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感官与理性总是不能避免错误的。

我们必须明白，是内在的社会功能——把所有事物人格化的想象力，同时为永存的本能服务的社会功能——它向我们也向上帝展示了灵魂的不朽，因此，上帝也是一项社会的产物。

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待到后面再讨论。

现在我们必须问：人们为什么要从事于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探究





事物的第一因素以及最后的终局？人们为什么要追寻这种没有兴味的真理？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有求知的自然倾向，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到底又为了什么呢？

哲学家们一直都在他们的人性化的工作中寻求一个用哲学推究道理的一个理论的或者说是理想的起点。但是常常忽视寻求一个实际的和现实的点，一个目的性明确的点。那么，什么是哲学推论的目的明确的点，并把它展示给他们的同类呢？一个哲学家又对这个点有何所求并如何利用它呢？是为真理而真理吗？

哲学是每个哲学家的人性化的产品，每个有骨肉的哲学家都要面对像他们一样有骨肉的人群说话。无论怎么想，每个哲学家都不只是单纯以理性来做哲学推理，还要以意志、感情、骨肉之情、以整个身心来做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人性化的哲学推理。

为求知而求知！为真理而求真理！两者都是非人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论哲学的目的在于实践，真理的目的在于善，科学的目的在于伦理，那么，我就要说，善，为了什么？善，其中包括某种目的吗？善，无非能够促进生存，促进永恒，促进意识丰盈。善，有利于人的修身养性，有利于保持人类社会的完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然而，善，又是为了什么？康德曾经说过：“规范你的德行，使之有益于人类。”为了什么？应该寻求一个为了什么？

在所有的哲学中，一个真正的、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起点



苏格拉底的审判

当中，都会有一个“为了什么”存在。哲学家不仅仅是为了哲学思考本身的缘故而从事哲学研究。古老的拉丁谚语如是说道，既然一个哲学家在他是一位哲学家之前，他是一个人，那么，在他从事哲学工作之前，他也必须生存。而且事实上，他是为了生存才从事哲学研究。通常，一个人之所以走入哲学思索的领域，或许是为了顺从生命，或许是为了替生命寻求某种归宿；或许为自己分心而忘却悲愁，或许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或娱乐，比如运动或玩耍。关于最后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最锐

利的雅典讽刺家苏格拉底^⑥身上找到最好的证明。关于苏格拉底，色诺芬^⑦在他的《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里叙述说，他发现一位叫特奥多姐的高级妓女，为了诱惑求爱者到她家，竟然向苏格拉底传授猎取嫖客所使用的诡计，她甚至于要求这位哲学家充当她的皮条客，换句话说，就是作她的老鸨。事实上，哲学常常把自己转换成一种精神上的诱骗艺术。而且，常常是一种把悲愁止息在睡眠状态的麻醉剂。

我随意翻开一本关于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是我经常拿在手中的一本书——《形而上学论文集》，作者是霍奇森。我打开它，看到的是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五节：“确切地说，形而上学是哲学而不是科学，也就是说，它是一项目的在其本身的学科，它的目的在于使得研究它的人的心智得到喜悦与精神教育，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目的。如同创立一种通向幸福生活的技艺。”让我们检讨一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确切地说，形而上学并不是一门科学，也就是它的目的在于它的自身。并且这种学科——确切来说不是一门科学——在它自身包含有目的：使研究它的心智得到喜悦与教育。但是，我们真不知道从何谈起。它的目的到底是在它自身当中呢，还是在于精神教育或心智愉悦的研究呢？这必须在其中选取一样！霍奇森后来补充说，形而上学的目的不在于外在的目的，如同创立一种通向幸福私生活技艺。然而，难道说研究哲学的精神愉悦，就不是他幸福宁静生活的一部分？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这位英国形而上学家的这段文字，然后再告诉我，这到底是不是一连串的矛盾理

论。

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当人们从人道的观点刻意地去研究这样一门学问，为求知而求知的，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学问，都会碰上这种麻烦。科学仅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当中，并依赖意识。天文学、数学，在那些研究学习它们的人的头脑中，只是作为一门知识，它们只是作为确实存在知识而已。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个体意识在地球上行将灭绝，人类的精神也都必须回到原来的虚无，也就是说，回归到绝对的无意识状态；如果有一天，再没有任何的精神能够利用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到那时候，这种知识还能有何目的可言？我们不能无视如下的事实：灵魂的不朽这个问题包含着整个人类种族的未来。

这一系列的矛盾，那位英国人所无法为其自身目的的科学理论给我们解释清楚的矛盾，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其实，对于那位英国人而言，在他能成就任何研究之前，他首先是一个人，其他无需赘言。有一位德国的哲学专家，他把哲学作为他的专业，他首先泯灭其人性，并且把人性埋藏在他的哲学里。也许，他才能比较好地去解释这种目的就在于本身、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理论。

我们再谈斯宾诺莎，那位被放逐到荷兰的犹太籍贯的葡萄牙人；请你们读读他的《伦理学》，心平气和的读下去，它完全像一首充满绝望的挽歌式诗篇。但是，请你们告诉我，在其简洁的、表面看来是宁静的、以传统的准确手法提出的命题底下，是否听到了如同预言式的圣经诗篇的悲楚回声。他的《伦



理学》绝对不会是认命顺从的哲学，而是充满绝望的哲学。当他写道：一个自由人所思索的问题并不包括死亡的问题，同时他的智慧所冥思苦想的也不是死亡，而是人类的生命问题（《伦理学》第4部命题第67节）。当他如此写的时候，其实他的感觉就像我们的感觉一样，作为忠实的奴仆，他也在思考死亡的问题。但是当他创作的时候，却徒然想使自己从这种思想里挣脱出来。同样的，在第5部分的命题42节里写道：“幸福并非对美德的奖励，而是在于美德本身。”我们也可以确信，他并不是真正认可他所写的这些话。为此，人类常常用哲学推理目的是力图自圆其说，但往往事与愿违。这一自圆其说是愿望，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天性施以暴力的愿望，然而却是不少哲学的本质起点。

我从何处来，还有那我置身其中而又赖以生存的世界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并且那围绕在我四周的事物又往何处去？所有这些又都意味着什么？一旦人们从为物质性生计所要求的粗俗的需要中挣脱出来，这些问题必然是他们所诘问的。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问题底下，含有急于知道“为了什么”，而不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不只是想知其然，而更想知其所以然。西塞罗^⑧对于哲学所下的定义是非常有名的：“同时是神性与人性事物的、以及包含这些事物的原因的知识”。但是实际上，对我们而言，这些原因就是目的。至高无上的原因，就是上帝，那什么是“至高无上的目的”？对于“为了什么”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之

所以希望了解我们从何处来，为的是能让我们更让确切明白我们将往何处去。

西塞罗的定义，实际上是禁欲主义的定义。类似的定义曾经出现在伟大的理智主义者、被天主教会谥为圣徒的克莱门特·德亚历山大的《基质》一书的第1部第5章中。但是，这位天主教哲学家（是不是真是天主教徒不得而知）在该书的第22章里说道：应该让诺斯替^⑨教徒（gnóstico 希腊文意为“真知者”）知足了，换言之，对知识分子而言，“真知”即为知识。然后克莱门特接着说：“我冒昧地说，如果不想救赎，你就选择知识，让神圣的学问本身引导你；求知，通过练习不断地求知，学无止境；但是由于知识本身不断地融合和筛选，最后也会形成知识精华，到那时候，学无止境只剩下一个活的实体而已。如果有人向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难题：在认知上帝和永恒的救赎之间会做何选择。如果二者必居其一，那么，知识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认知上帝。”还是要选择“他”，选择上帝，我们渴望享受和永远拥有的上帝，让我们从诺斯替教派或者说从克莱门特的理智主义中解放出来吧！

为什么我想知道我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以及我周围的事物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而所有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不愿整体死亡，并且我愿意知道到底我会不会彻底死亡。如果我没有死，那么，我的命运会怎么样？如果我会死亡，那么一切事物对我都没有任何意义了。这里有三种答案：（一）我知道我会完全消逝的，所以是无可挽回的绝望；（二）我知道我

将不可能彻底死亡，所以只有顺从和忍耐；（三）我无法知道我的结局如何，所以只能在绝望中顺从生命或在顺从生命中忍受绝望，或者是在忍受绝望中抗争。

有些人也许会建议说：“最好不要去考虑那些无法知道的事物。”但是这有可能吗？在他那华丽的诗篇《古代圣哲》当中，英国诗人丁尼生^⑩写道：

你不可能证明不可言喻的事物，
噢！我的孩子！
也无法证明你置身其中的世界；
你不能证明你仅是肉体存在，
也无法证明你仅是精神存在，
也不能证明你是合二为一；
你无法证明你是不朽的，
也不能证明你难免一死，
我的孩子！

丁尼生

你不能证明跟你们交谈的我，
也无法证明自我交谈的你自己；
因为不值得证明的东西，
可以得到证明，
但却无法反向证明；
对于这一切，我心里明白，
你要永远抓住疑虑的向阳面；



除了超越信仰的形式以外

你应执着地信仰！

也许就像圣人所说的，“因为不值得证明的东西，可以得到证明，但却无法反向证明”；我们是否能够遏制我们渴望求知的本能，尤其是渴望知道那些有益于生命、有益于无止境的生命？无止境的生命，而不是永无止境的求知。因为，生存是一回事，而求知又是另外一回事；并且在二者之间可能有对立的一面。我们可以说，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这就是生命之悲剧意识的基础。

笛卡儿^⑩讲话的糟糕之处不在于方法上的预先怀疑，也不是想以怀疑一切作为开始，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技巧，他是想开始放弃他自己，放弃作为真实人、有肉有骨头的、不想死亡的笛卡儿，目的是成为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纯粹是一种抽象。然而，真实的人迷途知返之后，又被卷入了哲学的圈子里。

笛卡儿继续讲他自己。他说，在诸多的事物当中，他最尊崇的是善于雄辩的口才，他最热爱的是诗歌，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因为数学有其准确性和不可忽视的理性。笛卡儿崇拜我们的神学并企图征服苍天老爷。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的这一企图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企图阻止了他从他的条理性怀疑中得出全部结论。像许多人一样，笛卡儿也想征服老天，“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这条



笛卡儿

路对于无知的人来说是行不通的，就目前所展示出来的真理来看，它们已经超出我们的智慧，我不敢以我的虚弱的理念投入到这些真理中去。我想，为了检验我的理念并能完成检验，需要对天体的活动具有某种超常的认知，然而这是超人的事情。”这是人的想法。但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人。感谢上帝，没有强迫他将科学作为职业，没有恬不知耻地褻渎上帝的荣耀。后来，根据笛卡儿讲，他不得不在德国止步，把自己锁在一个壁炉里推究他的方法论。在德国，锁在壁炉里！那么就是说，他的讲话是壁炉讲话。在德国的壁炉里锁着一个法国哲学家，一个要战胜老天的法国哲学家。

笛卡儿的条理怀疑的名句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am)”。对这一省略三段论^⑩的理论不敢过多评头品足。也不能随意把“我思故我在”诠释为“我思想，然后我是思想者”。从“我在”分导出“我思”，真是一门学问。存在是学问，不是生命。最原始的事物，不是“我思”，而是“我活着”（我存在），因为不思不想的人也能活着。尽管这样的活法不是真正的活着。我的天哪！当我们希望生命和理性联姻的时候，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啊！

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在故我思。”即使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想出来的。难道思想的科学不是首先需要存在的意识吗？也许一种纯粹的思想可能不需要自身的意识和个性？难道纯粹的思想不需要感觉，不需要感觉提供的物质吗？难道思想没有自我感觉吗？难道一个人不能自我感觉并同时自我认知和自爱吗？壁炉的人，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感觉故我在。”或者说：“我爱故我在。”自我感觉，难道自我感觉永远不会消逝吗？自爱不是永恒的吗？不想死不是永恒的吗？还是那位痛苦的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为了存在，无限地保存自己、自爱和渴望生命不朽的努力，永远是人类求知的首要和基本条件。这是不是全部哲学的真正出发点和真正的基础？尽管被理智主义弄得晕头转向的哲学家们对此不予承认。

现在，我们不妨把我们满怀激情的猜疑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对于不死的渴望，对于个人不朽的渴求；我们坚持自身能无限存在的努力等等；我们根据那位可悲的犹太人的说法是，

这是我们最深层的本质，这些都是一切求知的情感基础与由人类打造也为人类打造的全部哲学的内在起点。同时我们也看到：解决内在的情感问题的答案，只不过是对于尝试寻求答案而有的一种绝望的弃绝。其结果可能是，这一答案使得哲学所遗留的问题变得绚烂多姿。结果，构成所谓知识问题的下面，剩下的只不过是人性的情感；在寻求对于“为什么”（原因）的探讨下面，只剩下对于“为了什么”（目的）的不断追寻。除此而外，不是自欺就是欺人；而之所以欺骗别人，为的就是欺骗自己。

所有哲学与宗教的个人的与情感的研究起点就是在于人生之悲剧意识。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

注释

①耶和華：(Jahwé 或 Yahvé)《圣经》第2章第7节对神的称呼。耶和華被认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即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亦称圣父、天父、主神、造物主等。

②“他”：(El) 这里指上帝。在本书中，出现“上帝”的地方多达几百处。多数情况下，乌纳穆诺使用 Dios（即“上帝”），但在不少的情况下，使用西班牙阳性单数第三人称大写 El（即“他”），有故意不尊之嫌。——译者注。

③引自《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6节。

④亚里士多德：(Aristóteles 公元前384—前322) 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创始人。其学派被称为“逍遥派”。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他将科学分为：（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后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因说：质料因、形

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主张认识的对象是外在的事物，强调感觉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思维依赖于感觉。他在政治学、教育学、美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方面也有贡献。代表作：《物理学》、《工具论》、《诗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等。

⑤巴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 著名哲学家。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02—1906年任英国首相。巴尔福在其《信仰的基础——神学研究导论》一书的第四章里写道：“所以有一些人他们以自己为例而声称说，自然主义实际上是与伦理理想的主张是并立的，但自然主义与伦理理想的主张并没有任何自然的姻缘关系。这种人的精神生活是寄生的，他们隐藏在社会的信念底下寻求庇护，他们在其中吮吸养分，但是他们并不曾有任何贡献。一旦他们所信服的信念式微了，而社会的进展也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们所维持的异质生命也几乎无法保证能比他们更持久。”

⑥苏格拉底：(Sócrates 公元前 469—前 399) 希腊哲学家。人类文明的天才象征。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以“自知其无知”为标榜，宣称他不是“智者”，而是爱智者。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强调“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即“善”。提出目的论反对决定论。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在逻辑学方面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提出归纳与定义的方法。在伦理学方面，他是最早强调知识有行为有联系的人。

⑦色诺芬：(Xenofonte 公元前 427?—前 355?) 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苏格拉底门生。主要著作：《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

⑧西塞罗：(Marco Tulio Cicerón 公元前 106—前 43) 罗马帝国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当时被称为“国父”。

⑨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o) 意译为“灵智派”。一种神秘主义教派。公元一至三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认为物质和肉体都是罪恶的，只有领悟神秘的“诺斯”（希腊文 gnosis，意为“真知”）才能使灵魂得救。掌握这种“真知”的人叫做“诺斯替葛”（希腊文 gnóstico，意为“真知者”）。其中一部分基督教教徒倾向该教派，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为“异端”。

⑩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主要著作：《国王田园诗》、《美人梦》、《伊诺克·阿登》、《夏洛特小姐》等。

⑪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创造“条理怀疑”论。所谓“条理怀疑”认为“怀疑”是论断的一种手段、方法，通过它可以避免一切偏执的和习以为常的概念。确立可靠的真理。他在怀疑，他在思想。于是笛卡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唯心主义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在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时，笛卡儿是二元论者。著

作：《关于方法的讲话》、《灵魂激情》。

⑫省略三段论：(Entimena) 逻辑学名词。即省去一个前提或结论的三段论。“三段论”是有一个共同概念联系者的两个前提推出结论的演绎推理。有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部分组成。

第三章

不朽的渴望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灵魂不朽的永恒渴望吧！尽管那些诺斯替教派（亦称“灵智论”）信徒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会说我们如下的讨论不是哲学，而是浮夸虚饰的修辞论坛。但是，当柏拉图在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斐多篇》中讨论到灵魂不朽的问题时，他说，最好给灵魂不朽穿上一层传奇色彩的外衣。

首先，让我们再一次回忆斯宾诺莎说过的话：每一个存在都努力在其自身之上保存它自己，而这种努力便是它现实的本质，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而这一精神状态，无论在其思想意识清晰明白之时，或

在暧昧混沌之时，然而，总在它不确定的延续存在的时间内企图维持它自己，并且也意识到它自己的这一持久性。（《伦理学》第3部：命题6—9）。

事实上，如果没有做任何足以使意识觉察到对自体毁灭的绝对无意识的努力，我们不可能产生我们是不存在的感觉。当你极端清醒的时候，你试着去想象当你进入梦乡的时候，你的灵魂处于何种状况。或者，试着去使你的意识充满无意识的各种表象活动，你将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企图理解这一固执的努力，都将导致忧心的眩晕和无所适从的迷惑。我们不会产生我们本身不存在的感觉。

可见的宇宙，自我保存本能之子，对我而言，是显得非常的狭窄拥挤。如此狭窄，如同樊笼。当我灵魂的双翼欲展翅飞翔时，常常碰到栏栅的阻挡而无法伸展。并且，因为缺乏空气而使我感到窒息。请多一点，再多一点空间，我的灵魂总是要求更多的空间！我就想成为我自己，不想放弃我自己。不想终止我自己而成为其他的人。让我自己进入所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事物中去，让我自己能够扩展到有限的空间里，继而延伸到无限的时间里。即使不能永远成为一切，但至少是完整的我，永远的我。如果自我是完整的自我，我就是其他所有的人。要么完整，要么乌有。

要么完整，要么乌有！诗人莎士比亚所说的“是或者不是”，或者在《科里奥兰》（*Coroliano*）剧中玛修斯所说的“要想成为上帝，你只需要永恒”，这些话到底是否还含有其他的

意义？永恒，永恒！这就是终极的欲望！对于永恒的渴望，便是人与人之间所说的爱。任何一个人若是爱另外的人，他便希望能够在自己身上使自己得以永恒。不是永恒的事物，便不是真实的事物。

从各个时代的诗人身上，从他们的心灵深处，这一种人生的飘忽感迸发出凄绝的呼声：从希腊诗人品达罗^①的《阴影中的梦境》，到卡尔德隆^②的《人生如梦》，以及莎士比亚的警句“我们是由梦做成的”，如此格言比卡尔德隆的更具悲剧性，因为那位西班牙卡斯蒂亚人只不过认为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梦幻，但是他并不认为我们自己就是做这场梦的人，倒是这位英国人使得我们自身也成为一场梦，梦中之梦。

尘世的虚幻与爱情，是真正诗歌的两大基本的沁人心脾的注解。这两项注解，彼此必须相互产生共鸣，否则两者都将哑然无声。如匆匆过客的尘世虚幻意识激发了我们内心的爱，而惟有在爱之中人生的虚幻与短暂才能得到自制，惟有爱才能使生命再度充满生机并得以永恒。实际上，当爱与命运相抗争时，它使我们融入到了这个形象世界的虚幻之中，并使我们瞥见另一个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命运终被征服，自由成为法则。

一切终将成为过去！！对于那些痛饮生命之泉的人们，对那些喜欢品尝善恶智慧之树的果实的人们而言，这句话是一再出现的诗句。

存在，永远的存在，永无止境的存在！渴望存在，渴望更



永恒之神 威廉·布莱克作（1794年）

多的存在！渴望上帝！渴望永恒的爱！渴望存在的永恒！渴望成为上帝！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创世纪》第3章5节中蛇对第一对情侣所说的话。“我们若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的使徒如此写道（《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从历史的起源看，所有的宗教都是源于对死者的崇拜，也就是说，起源于对不朽的崇拜。

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可悲的葡籍犹太人，他曾写道：“除了想到死亡，自由人什么都不想。不幸的是，这位自由的人已乘鹤西归矣。他自由于生命的反弹力，却因为缺少爱，而成为他的自由的奴隶。”按照所谓自由人的思想，我必须死亡，死亡后及其境遇之谜不得而知，那只能是我的意识的自身搏动。每当我观赏宁静苍郁的田野或者细看那些明亮的眼睛时，我看见与我相似的灵魂在东张西望，意识使我自身膨胀。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舒展，我自己就像沐浴在生命的光辉里。为此，我相信我的未来。然而，随之而起的，确是神秘的声音在我的耳旁低语：“放弃生命吧！”死神的使者用他的翅膀牵扯着我，我的心灵在收缩，神圣的血液淹没到了我的心灵深处。

就像巴斯卡一样，我也没有办法理解那些宣称他们毫不在意这件事，不在意他们自己，不在意他们的永恒，不在乎一切。他们对于这些“触及到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的永恒性的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使我感到不只是震颤，而是愤怒，使我感到心惊肉跳”。对巴斯卡所说的话，我有同感：

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是一群怪兽。

许多书上曾一再说道，崇拜逝去的祖先是许多原始宗教的主要起源。然而，更严谨地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就在于他能够护卫死者而不把死者托付给漫不经心而盛产一切的大地母亲。人是一种能够护卫死者的动物。是什么理由使可怜的人如此护卫死者？是什么理由使得他如此徒劳无益的护卫死者呢？是沮丧悲观的意识，要避开自身的毁灭。如是，一个从世界上正在灭绝的动物精神，面对如此情况，它必然希望有另外一个生命，一个有别于同一个世界的生命。如果事物如此发展，在死去的人再死一次之前，大地将面临变成一片一望无际的坟墓的危险。

当为活人建造的只不过是经不住恶劣天气破坏的瓦舍茅屋时，死人的坟墓却在不断增高，而在这之前已经使用石头为死者建造坟墓而不是为生者建造住屋。多少个世纪以来，死者之墓不断坚固，而生者之家却没有改善。不断加固的建筑是死人的永存坟墓而不是活人的临时住所。

不是对于死亡，而是对于不朽的崇拜之中，创建并保存了宗教。在破坏的狂乱状态中，罗伯斯庇尔^③劝说法国国民议会，宣布上帝的存在，以及《灵魂不朽的安慰条例》，不朽者却因感悟到自身终有一天要腐朽而坠入悲哀之中。

疾病？或许是。但是，无论什么人若是忽视疾病，就是不注意健康。人在本质上以及实质上都是有疾病的动物。疾病？也许是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猎获物，也许唯一的健康就是死

亡。但是，疾病却是所有强健身体的源泉。从忧伤的深处出来，从我们必然消亡的深渊里出来，见到另外一个天空的光辉，犹如但丁^④从地狱的深处出来重新见到星辰一样。

即使对于个体生命必然死亡的沉思，立即会引发我们极度痛苦的意识，但最终它却能增强我们心理上的健康和勇气。亲爱的读者，现在请你凝神专注，想象自己正缓慢地消亡，想象着周围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寂静无声，你就会被淹没在寂静之中；每一件事物都从你紧握的手中消失，地面在你脚下塌陷，记忆离你而去，

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颁布《灵魂不朽的安慰条例》



你逐渐化为乌有；你处于眩晕状态。当意识全无时，给你留下的只是在阴影中一把幻影般的扶手。

我曾经听说过一则故事：有一位病危可怜的农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临死前，牧师要为他行涂油仪式。但这时他却拒绝打开他的右手，因为右手握着几枚油垢的铜板。他竟然没有想到，再过不久，他的手，乃至他自己即将消逝，更不用说那几个脏兮兮的铜板了。但从这个故事里应得到启示：我们应紧紧握住的不仅是我们的手，还有我们的心，并把世界放在我们的心里。

一位身体非常强壮的朋友诚心诚意地对我说，他预感到他会突然死亡，他想把他的生命浓缩在屈指可数几天之中，利用这段时间写一本书。异想天开！尘世浮华！

如果支撑我的肉体死亡时，我的意识回归到它所以产生的绝对的无意识状态，并且，如果同样的噩运也降临到所有的人类身上，那么，我们勤劳的人类种族亦只不过是一个疲惫的虚幻过程罢了，无非是从空无走向空无。而所谓的博爱与人道也只不过是最不具人性的事物而已。

但是，补救的办法也并不像四行诗所暗示的那样：

当我觉悟到
我必将死亡
我就把外套铺在地上
我会越睡越香

不！不应该这样。补救的办法在于我们能够毫不畏缩地面对肉身的命运，以凝聚的眼神注视狮身人面女怪斯芬克斯的住所。惟有如此，她那恶意的符咒才不至于迷惑我们，让其不攻自破。

如果我们都彻底归于死亡，一切事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这个“为了什么”就是斯芬克斯的“为了什么”；就是那腐蚀我们灵魂活力的为了什么，它就是给予我们希望之爱的痛苦根源。

在可怜的英国诗人科伯的许多挽歌当中，有一些诗句就是源于因暂时性精神狂乱产生压抑而写成的。他自认为自己就是神性复仇的靶子，他呐喊道：

地狱可以为我的悲惨提供庇护所
圣徒们能拯救我，但地狱能毁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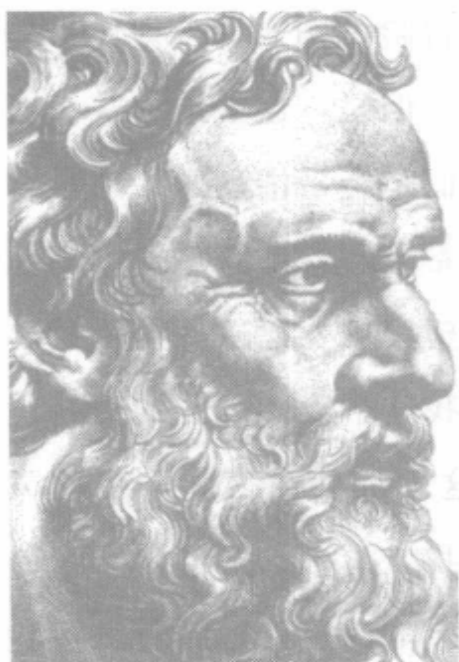
这是清教徒式的感伤，内心完全被罪恶和命中注定的观念所压服。然而，阅读到法国作家塞南科尔那更为恐怖的文字，会更使人绝望。他的那些文字所表现的是天主教而不是新教的绝望。

虽然这是很痛苦的事，我还要坦诚地讲：在我童年时代，在那信仰单纯的日子里，看过有关在地狱里痛苦折磨的描述。即使非常恐怖，但总没有使我颤抖。因为我一直认定惟有“空无”才是最可恐怖的。人痛苦地活着，而活着更痛苦，但仍然

有所爱，有所希望。宁可活在痛苦里，也不愿在宁静中死亡。唯一的真理是，我们永远无法相信地狱里的惩罚是永恒的暴虐。甚至于我也不曾见过比“空无”与假象更真实的地狱。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在“空无”中的灵魂能够得救，获得至福，或许我们会活得更好。

时下他们津津乐道“生活情趣”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对于上帝的渴望，对于不朽与生存的渴望，永远会遏制我们卑微的稍纵即逝的生活乐趣，而我们认为生命是长逝而不停留的。执着于生命的狂热，执着于生命是可以无限延伸，永远驱使着人走向对于死亡的渴望。“我惊愕，如果我真的会全归于寂灭”，我们对自己说道：“那么，一旦我归于寂灭，世界也将终止，终止则终止。然而，它为什么不会立刻终止？为什么它还让一些新成型的意识——注定要为短暂虚幻的存在而忍受苦痛的意识继续存在呢？假如，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单纯为生活而生活或为他人——他们也将死亡的存在而生活的幻象，也无法满足我们灵魂的渴望，那么为了什么我们要继续活着？对于我们最好的解脱方法便是死亡。”我们所以为无止境的安息大唱哀歌，因为死亡为我们带来的是解脱。

里奥帕蒂，悲愁的、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诗人，当他“失去最后的幻象，对于自我生命不朽的信仰随之破灭”之后，他转而向他的心灵倾诉悲苦，并且觉察到爱与死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情同手足，“当爱涌现在心灵深处的刹那，倦怠与疲惫在他胸中也同时存在，他感到一种要去死亡的愿望”。许多人当他们



柏拉图

感到自己快要见到死神时，与此同时爱也向他们伸出手臂；这是求生的最高愿望，渴望生命久而不逝。然而，一旦人们觉悟到这种渴望如同过眼云烟的虚幻，他们便踏向死亡。

这个问题是悲剧性的，而且也是永久性的。我们越是极力想避开它，它会让我们离它更近。2400多年以前，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讨论过灵魂不朽的问题。这位冷静的柏拉图，（他是否真的冷静令人怀疑）谈到我们灵魂不朽时，他让这个问题滑了过去^⑤。因为他谈到对我们梦想灵魂不朽的怀疑，并谈到虚幻的灵魂不朽的冒险性。他欣赏那句格言：“冒险是美丽的！”他认为这句寓意深刻的格言有其根据。其实美丽的是我们能够享受的运气，那就是我们的灵魂有可能永远不死。柏拉图的那些话，便是后来巴斯卡把这句格言作为赌注的著名论据。

面对这一项冒险，为了消除这一冒险，别人为我提供某些推论，证实信仰灵魂不朽的荒谬所在。但是，这些推论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大影响，不管怎么说，它们是合乎情理的，完全合情合理。自此之后，我对生活更充满希望。我不愿意死，不想死，我不死。我既不愿意死，也不希望去想死亡这件事。我要活着，永远活着，活到永远。活的是我这个人，可怜的我，也是我这个人，是现在的我，就活在这里的我。因此，我的灵魂，我自己灵魂的持续问题便折磨着我。

我就是我的宇宙中心，也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同时，在我极度的痛苦中，我与米歇尔^⑥同声呐喊：“我的我啊！，他们抢走了我的我！”“一个人若赢得全世界，却赔上他自己的灵魂，有甚么益处呢？人还能拿甚么换灵魂呢！”（《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利己主义，你会这样说吗？再没有什么能比个体更具普遍意义了。每个个体的本质就是整体的本质；每一个个体的价值超过人类整体的价值。而且，为全体牺牲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是整体能够为每个个体做出牺牲。那你们称之为利己主义^⑦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心理重力的原则，必要的基本原则。“你要爱他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道理，但是当对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它的前提还是：一个人要爱他自己。这就等于说：“爱你自己吧！”尽管如此，我们并不知道如何爱我们自己。

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对自我的坚持，而想一想别人常告诉我们的话。将你自己奉献给你的子女！你要牺牲，这是因为

他们是属于你的、你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的延伸；同样的，他们又把自己奉献给他们的子女，子子孙孙如此推衍下去，将永远没有尽头，而造成一种没有人得益的无结果牺牲。我来到这个世间，为的是创造我的我，而所有我的我，又将成为什么呢？为真、善、美而活！然而，我们看见到是这一伪善立场的极端的虚无和极端的虚伪。

“这才是你自己！”《乌琶尼恰哒》^⑧经书如是说。我的答案：“是的。我就是这样，如果那就是我，我则拥有了一切，拥有一切事物的整体。因为属我所有，所以我爱这个“整体”。同样的，我爱他人，因为他活在我之中并且是我意识的一部分，也因为他像我一样，而且是属于我的。”

唔！让这天赐之福的时刻延续下去吧！让我得以安息，得以永存吧！就在此地，就在此时，就在这种稀疏而又模糊的光线里，在这宁静寂寥之中，我的激动心情处于平静状态，世界的回声达不到我的耳际！贪得无厌的欲望，现在才能安息并且不在梦中骚动；习俗，神圣的习俗，是我永存的主宰。我的惨痛经历，随着我的记忆一起消亡，我的恐惧随着希望一起消亡。

那些人总是试图以一连串的谎话欺骗我们，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消失，每一件事情都会转换，都会静息，都会变化，物质的任何一小部分内容都不曾灭绝，生命的活力源泉也不会消失。总有一些人想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毫无意义的慰藉！并不是由于我的躯体或者我的生命力造成我的狂躁不安。

因为，如果我自己不属于我所有，即是说，我不是永恒的。那么，我的躯体或活力也都不会属于我的。不是这样，我并没有淹没在“整体”的广袤世界中，或者掩盖在永恒而又无限的“肉体”或“生命力”当中，甚至也不顺从于我渴望的上帝。我并不是被上帝所支配，而是我拥有了他，我要使我自己成为我的上帝。同时我不会放弃我现在的我，就是现在跟你们说话的我。一元论^⑨的戏法对我们一无所用。我们所渴求的不是不朽的幻影，而是确在的实体。

唯物论？你说唯物论？是的，没有疑问。我们的精神也是属于某种物质，如果不是，那就什么都不是。我惧怕强迫我摆脱我的肉体的思想观念，我更惧怕那种让我摆脱所有感觉到的东西、摆脱所有物质的东西、摆脱所有实体的思想观念。假如我用我的力量和我的感官抓住上帝，为的是让上帝把我抱在怀里，远离死神。当别人企图把我永远熄灭的时候，上帝在天堂里观照着我，如果是这样，难道这不值得称之为唯物主义吗？！你说我在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跟我谈欺骗，请让我活下去！

有人称之为傲慢。“令人作呕的傲慢！”里奥帕第的说法。有人问我们，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答：大地的寄生虫，企图长生不死。凭借什么？为了什么？凭借什么权利？依靠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活着？生存就是免费的，就是要求永远活下去。不要讲什么凭借什么权利，也不要讲我们的渴望为了什么。渴望内在的因由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否则，我们就要在荒唐的漩涡里失去理智。我不宣布什么权利或什么价值，简单地说，就

是一种需要，需要活下去。

“你是谁呀！”你问我。我借欧伯曼的话回答你：“对于宇宙而言，我是微不足道；对我个人而言，却是一切。”傲慢吧？是为希望成为不朽而傲慢吗？可怜的人们！悲怆的命运！毫无疑问，如果把不朽的信念建筑在摇摇欲坠的、不牢固的石头之上，那么命运确实是悲惨的。但是，谴责相信证明又没有得到证明的渴望，也是最大的荒唐和愚蠢。作什么梦呢？请让我把梦做下去。如果这个梦是我的生命，请别叫醒我。我相信对于不朽的渴望的不朽来源，就是我灵魂的实质。我真的会相信它吗？……“你渴望不朽是为了什么？”你或许又要问我，为了什么？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提问并不理解。因为，这如同问理智何谓理智，问目的何谓目的，问原则何谓原则是一样的。

然而，这些都是不能讨论的问题。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里讲保罗所到之处，总有一些嫉妒他的犹太人出来煽动迫害他。尽管他在那里创造奇迹，那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他。保罗虽然是犹太人出身，但他的同族兄弟们在马其顿、泰萨罗尼卡、贝莱阿等地还是出来与他作对并企图加害于他。但是到了雅典之后，就和以彼古罗、斯多亚两门派的学士进行辩论。那些人当中就有人说：“他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说这话是因为保罗宣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然后，那些人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些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

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经书里还讲，“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绝妙的行为。不管怎么说，这里为我们描画了那些研读过《奥德赛》的学士们来雅典的目的，也从中知道了各路神仙对人类所做的破坏是为来世的人茶余饭后增添了无穷的话题。

面对雅典的精英，面对那些有教养的、有耐性的学士们，保罗侃侃而谈，传道讲经；学士们对他的讲道惊叹羡慕；这里没有人扔石头，没有人打架，也没有人被关押；这里尊重意识自由，听见与否都无所谓。后来，保罗站在法院大厅里，给在座的人讲死人复活，讲论公义、节制和最后审判的道理时，听众失去了耐心。有的人对他喊道：“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我们已经听过啦！来回说！改天再讲吧！”一个叫非斯都的人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使徒行传》第24章第22—25节；第26章第24节）

无论保罗的讲话是否真实，但这个故事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使是雅典的大学士们，他们的耐心和忍耐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许多情况是这样：听你讲话的时候，会场一片肃静，听众面带微笑，不时发出喝彩声：“新鲜，有新意，没听过！”“当今的天才！”“讲得漂亮！”“过去没听过如此美妙的讲话，真遗憾！”但是，当你讲到复活呀，天堂呀的时候，听众们的耐心就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人会打断你的讲话：“算了吧，改天再说吧！”我可怜的雅典人！可怜的没有耐心的知识分子们！今

天的讲话到此为止。

如果说，关于灵魂不朽的信仰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为什么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信仰大家反而能够忍受呢？为什么对这一信仰如此仇视呢？害怕吗？还是为不能分享这一信仰而难过呢？

那些明智的人又回来了，我这里是说那些不愿意受人欺骗的人。他们一再对我们叮咛，顺从荒唐和无谓的反抗，都是无济于事。因为，不能成为可能之事，即为不可能。他们说，男子汉大丈夫的勇气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因为我们不是永存不朽的。再者，我们也不想成为不朽。我们应该顺从理智，认真对待不可挽救的事物，免得使生命变得阴郁悲惨。他们还补充说，如此执着就是一种疾病。疾病，疯狂，理智……永无止境地重复。然而，我不。我不顺从理智，我要抗拒它。我要以力量创造我自己的不朽的造物主，凭借我的意志强迫群星脱离它们的轨道。因为，我只要有像一粒芥菜种那样的信仰，我就敢对大山说，“请你挪挪地方！”^⑩会实现的，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里，你们遇上了“能量之贼”。就像尼采^⑪愚蠢地称呼基督那样。尼采试图将虚无主义与为生存而做的斗争联姻。同时，他也涉及到勇气问题。当他的理智要求他相信虚无时，他的意志却渴望永恒的“万有”。他还绝望而疯狂地为自己辩护，诅咒那些他深深爱着的事物。因为他不能成为基督，所以他就亵渎基督。因为他的自我近乎崩溃，他希望自己是无止境的，同时梦想着他那“永恒回归”的理论。他的梦想可以称之为可

悲的、不朽的虚幻替代品。他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的遗憾，他对所有的遗憾都深恶痛绝。有些人说他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不！并不是。我的健康与力量驱使我要使自己永存。这种信念是属于衰弱者希图成为坚强者的信念。表示强者的信念！他激励自己成为强者，但是却属于变态的强者。只有脆弱者才将自己委身于最后的死亡。并且以其欲望替代个人永存的渴望。在强者身上，永存的热切渴望胜过对于获得永存的怀疑，其充沛的生命力超越死神的阴间。

面对死神恐怖的神秘，面对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女怪，人们采取不同的态度，利用多种方式寻求对出生在这个世界的自我安慰。她把这件事竟然当成游戏，并以雷南^⑫的话自言自语：这个宇宙就是上帝为他自己观看的娱乐演出。因此，我们应该为伟大剧场经纪人的意图尽我们的义务，尽可能让这场节目异彩纷呈绚丽多彩。为此，他们创造了艺术宗教，制造一剂治疗“形而上学”病的灵丹妙药，造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絮语空话。

这于他们还不够。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你们说，他写作、绘画、雕刻、歌唱是为了自娱自乐，无可非议。如果他说，其所作所为全是要展示给大众的，那么他是在撒谎。如果他在写作、绘画、雕刻或歌唱的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还说为大众的话，更说明他在说谎。至少，他是希望在他的精神背后留下一道影子，留下某些他还活着的印象。如果《基督圣像》是一部无名仿制作品，那是因为他的作者只追求灵魂的永恒，他



《痛苦的挣扎》 席勒 作

并不为其名字的不朽而自寻烦恼。假如一位文学家对你说，他轻视名声，那他就是一个说谎的无赖。薄伽丘^③在谈到但丁的时候说过：“但丁喜欢荣誉与超出他身份和德行的排场与隆重的仪式。连被他判罚进入地狱的人都希望人们在地上纪念他们，希望谈论他们，以使阴暗的地狱里增添光芒。薄伽丘自己谈论君主制度的概念时，也不只说有利于其他人，其实他也能

够得到巴掌大的荣耀。”神学家们说，连上帝也认为世界就是他显现荣耀的地方。

当怀疑侵袭我们，因而使我们对于不朽的信念被乌云笼罩的时候，为使名声不朽的渴望却得到充沛的精力和一股疼痛的驱动力量，使我们去争取得到起码是一片不朽的影子。为使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所做的挣扎，为以某种方式求得生活在别人的、未来人的记忆中所做的挣扎，比起为求生存所做的挣扎要残酷千百倍。这种争斗也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情调、色彩和特点。其实，那种关于灵魂不朽的中世纪信念早已荡然无存了。每个人都希望自我肯定，哪怕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一旦饥饿得到满足（饥饿很快就能得到满足的）这时候，使自己得以永存在别人心中的虚幻行为出现了，而且虚幻成了一种需要。人习惯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财富和金钱，同时又把金钱和财富奉献给虚幻。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值得炫耀，人就开始夸张他的弱点与不幸。同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为了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力，而装模作样地炫示他那包着绷带的手指。虚幻，无非是渴望使自己永存而已。

我们对于好虚荣的人和吝啬人的急功近利的事例屡见不鲜，然而我们要达到我们目标的急切心情，与他们的做法又何其相似乃尔！

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出类拔萃的人之后，我们自己也确实感觉高人一等，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我们的高人一等的信念，起码是名声在外。渴望万古流芳的拼命挣扎，可以追溯到

遥远的过去，如同祈望争取美好的未来一样。我们跟死者拼命，是他们在我们活人的头上笼罩着一片片阴影。我们对于过世的天才充满嫉妒之心，因为他们的名字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里程碑，时常将人们从遗忘中唤醒。声誉的殿堂并不十分宽敞，进去的人越多，其空间就越显得狭窄。历史上伟人的名字，剥夺了我们应该置身其中的位置。他们在人们记忆中所占的位置，正是我们所渴求的位置。为此，我们必须培养我们的抗争精神，也因此有许多人怀着这种酸楚的心绪在知识创造的世界里追求先人曾经取得的名声并对他们的名声评头论足，其目的也就是为了自己享受好名声。历史的进程峰回路转，后来者居上，谁知道哪一天会重新筛选过滤一次。到那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自己会成为筛子底下的渣滓。在反叛前辈大师的行动中，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只知道为他们的目标而自我保护。在反对偶像崇拜者或形象毁坏者的同时，他们将会把自己看成新的偶像或圣像。“人比人，气死人。”一句流行的俗语这样说。但谁不想鹤立鸡群哪！多少人都想成为有史以来位居世界第一、独一无二的人物。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距离表面的不朽（名声的永垂不朽）已经近在咫尺。此升彼降，乃是自然规律。

当我们确信自己作品中的一个句子、某一段思想或我们的某一个形象被别人所剽窃时，我们所感受的愤怒又意味着什么呢？剽窃？当我们把作品公之于世之后，它真的属于我们所拥有吗？只因为它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特别喜爱它，这是符合逻辑

辑的。我们宁可喜欢印有自己形象的假硬币，也不会喜欢涂掉我们肖像或题铭的纯金硬币。常有这样的事：当一个作家不再署名，而在广大的人民中仍然产生很大影响，那是因为他的精神已经散播而且融入那些读者的精神当中。反之，如果他常常被人提起，而他的思想或言语却与常人的接受意愿大相径庭，那倒需要署名给予保证。对不需要署名的作家而言，他的作品已经属于大家，他活在大家心目之中。而有的作家他自己整天生活得悲悲切切，垂头丧气，自暴自弃。他听不到掌声，也听不到继续阅读他的作品的人的内心所发出的寂静震撼，则另当别论。不妨问一问任何诚实的艺术家看他到底喜欢哪一种情形：他的作品烟消云散而他仍然得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或者他的作品能够流传而自己却从世人的记忆里消逝。从他的回答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诚实。当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创作，随心所欲，他的创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为了作品本身而创作，那不是在创作，那只是游戏。至于何谓游戏，且听下回分解。

为了一个名字，人随时准备奉献他的生命以及他的幸福。“让我去死，名声万岁！”我们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熙德^④在被摩尔人奥尔多内兹·拉腊刺中要害，临死前如此喊道。足见一个人对名声的重视。“勇敢一点，吉罗拉莫，你将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死亡虽然痛苦，但是名声却是永恒的！”吉罗拉莫·欧几亚第对自己喊道。他是科拉·蒙丹诺的门徒，曾经与拉普南尼、维斯康狄合谋行刺米兰暴君索弗尔萨。甚至也有些人，

他们为了求得名声而甘愿走上绞刑台。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其实，渴望不朽，如果不是属于实质的、具体的不朽，至少也应属于虚幻名声的不朽。除此之外，名誉狂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渴望不朽的人也各有不同。轻视今日群众的掌声的人，是因为他在寻求能够在新一代的少数分子身上寻找到生存的空间。“后代是一个少数精粹分子的主导群体。”法国作曲家吉诺（Gounod 1818—1893）如是说。有的人宁可使自己在时间而不是在空间取得永恒。群众很快就会打倒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偶像，而任凭雕像倒在脚架下面，没有人会再看他们一眼。至于那些赢取少数精粹分子倾心的人，他们将会置身在某个圣殿里，哪怕是窄小且远离尘世的空间。但是却能使他们免于遗忘浪潮的冲击，而且还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成为狂热崇拜的对象。艺术创作者宁愿牺牲其名声的广度而换取名声持续性。有的人他宁愿自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小角落，也不情愿在整个宇宙中像流星那样一闪即逝。有的人宁愿是一粒原子，既能永恒而又能有自己的意识，也不愿意是整个宇宙的瞬间意识，他宁愿牺牲无限而获得永恒。

我们的耳边又听到那句讨厌的词，骄傲！令人厌恶的骄傲！骄傲能够使一个人的名字永不磨灭吗？骄傲？当我们谈到对享乐的渴望的同时，内心里却对财富充满渴望。其实谈起对享乐渴望的时候，我们更害怕贫穷。贫穷使我们想到那些穷人

讨钱的情景。当我们想到天堂里的荣耀时，我们更害怕地狱的恐怖。想到地狱的恐怖，又使我们联想起中世纪修道院里的酸楚。这也算不上是什么骄傲，这是对乌有的恐怖。我们企望成为万物之上，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不至于变成乌有的唯一补救办法。我们希望拯救我们的记忆，无非就是记忆而已。这需要多长时间啊！最多也不会超过人类存在的时间。我们能够在上帝那里拯救我们的记忆吗？

我知道，我的所有这些倾诉都是悲惨不堪的。但是，从悲惨的深处可以出现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将精神色彩的沉积物给予净化，我们才能够品尝生命杯底的甜蜜。身心上的极度忧伤悲哀将引导我们走向欣慰。

对于生命不朽的饥渴，许多人已经得到满足。尤其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已经在宗教信仰那里找到了水源。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喝到那里的圣水。以保护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为首要目的机构就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希望把信仰理性化，结果把宗教变成了神学；同时又想把哲学作为基本信仰的基础，这就是公元 13 世纪的哲学。让我们去探究这门学问并了解其产生的结果。

注释

①品达罗：(Pindaro 公元前 518? — 前 438?) 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

一。也被称为合唱诗人。他最著名的诗歌作品是他为体育竞赛中的优胜者写的颂歌，诗歌凝练庄重。代表作：《胜利颂》。

②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1600—1681) 出生在马德里。西班牙著名剧作家和诗人。1635年发表哲理喜剧《人生如梦》。卡尔德隆一生著作颇丰，约创作喜剧120部，宗教短剧76部。主要成就是喜剧。他的作品结构巧妙，富于哲理，诗句优美，富于音乐性和抒情格调。

③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革命者，雅各宾党领袖，将法皇路易十六处以死刑，而行恐怖政策，随后亦被处死。

④但丁：(Dante Alighier 1265—1321) 意大利诗人。以诗作《神曲》闻名于世界。

⑤柏拉图在《斐多篇》和《理想国》都谈到他的关于灵魂的学说。实际上柏拉图也谈到了“灵魂不朽”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灵魂不是在投生为人以前已经在某处存在过，这种回忆是不可能的。”他并不掩饰“灵魂转世”的神话色彩，但其中确有惩恶扬善的伦理目的。——译者注。

⑥米歇尔：(Jules Michelet 1798—1874) 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兰西历史》、《山》、《鸟》等。

⑦利己主义：(Egoísmo) 在思想史上，专指一种伦理学说。认为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把个人幸福看作一切行为的规范。

⑧《乌琶尼恰哒》：(Upanichadas) 音译。吠陀经书之一。中译《奥义书》。亦称“吠檀多”。讲解人与宇宙的关系，古印度泛神论观点。现存一百多部。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佛教兴起之前。提出宇宙本原、宇宙精神和个人精神、灵魂的问题。

⑨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种本原的哲学学说。肯定这种本原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这种本原是精神的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⑩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第2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啦！”

⑪尼采：(Federico Nietzsche 1844—1900)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⑫雷南：(Ernesto Renán 1823—1892) 法国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科学的前景》、《基督教起源历史》、《耶稣生平》等。

⑬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人文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代表作：《十日谈》。

⑭熙德：(Rodrigo Díaz de Vivar el Cid Campeador 1043—1099) 西班牙民族英雄。亦称“勇士熙德”。西班牙被摩尔人占领之后，人民长期进行反抗外

族侵略的斗争，到公元 11、12 世纪进入高潮。熙德就是在这场反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英雄。熙德死后，出现许多歌颂他的传说和诗歌。长篇史诗《熙德之歌》就是颂扬熙德的作品。全诗共 3730 行，已被翻译成中文。

熙德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出生于 10 世纪末，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熙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练就了过人的武艺。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熙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练就了过人的武艺。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熙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练就了过人的武艺。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熙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练就了过人的武艺。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熙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小就在战场上长大，练就了过人的武艺。在 11 世纪初，他领导西班牙人民反抗摩尔人的侵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熙德死后，他的事迹被传颂，成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的象征。《熙德之歌》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歌颂了熙德的英勇事迹，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第四章

天主教的本质

现在让我们谈关于基督教^①、天主教^②的问题，可以采取逐字逐句的方式来解释，因为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根本问题，即渴望不朽的问题。

基督教的产生是由于受到两大精神主流汇合而成，一是犹太教^③，二是古希腊文化^④。而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在这之前也是相互影响。罗马帝国给了基督教以实际的承认和社会的存在。

原始基督教的确立，应该说有仓促的成分，就像外科手术使用麻醉药的作用一样。因为在基督教义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人死后生命仍有来生的信仰，而只提到

世界末日终将来临并建立上帝之国的想法，当时称之为“千禧王国”。其实“上帝之国”和“千禧王国”^⑤实质上是一回事。在理想的“千禧王国”里，只提到既没有婚姻，也没有死亡，上帝使人长命百岁等。提出灵魂不朽的信仰，当时的条件尚为时过早，但也可以说是存在某种不言而喻、心领神会的意识，或者说在许多信徒中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潜在的渴望意识，《福音书》对此讲述得很详尽。今天我们从《福音书》里可以读到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虽然《福音书》里那些宣经讲道的使徒与一般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但他们也没有见到究竟何谓灵魂不朽。无疑，后来的一切故事皆因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而展开。耶稣的第二次的出现，拥有巨大的能量，他被尊严和彩云包围着，掌握着死者与活人的命运。他为一些人开启了天国的大门，同时也把另外一些人投入地狱，在那里可以听到哭声和咬牙切齿的声音，大概那里就是“千禧之国”。有人对基督说，一些人在见到“上帝之国”之前，他们不愿意去死。《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9章第1节里讲道：“耶稣说，我实话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在第9章第10节里讲道，“耶稣带着雅各、彼得和约翰一起登上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后来耶稣又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们。”《马可福音》继续说：“门徒将耶稣的话记在心里。并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到底意味着什么。”然而，不管怎么说，《马可福音》所宣讲的内容

已成定型，成为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和理念。尤其是说，当基督复活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熟睡圣徒的身体动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走出，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⑥

所说的复活不是自然界的死而复活，不是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产生于耶稣没有死的信仰，而是上帝将其复活，复活已成事实。但它不是以哲学的方式猜测出的单纯的灵魂不朽。对于教会的第一批教父来说，灵魂不朽是有些不自然的，只是一种展示而已。如同拉克丹西奥^⑦所说，《圣经》也是如此教导的，是上帝无偿的恩惠。对这一议题，后面再进一步讨论。

刚才我们已经讲道，基督教产生是由两大精神进程的汇合，犹太宗教和古希腊文化的汇流而成。即使还没有达到准确的结论，犹太宗教和希腊文化都已经发展到对于另外一种生命的必然渴望。在犹太人中间，对于来生的信仰即不普遍也不明朗，而且形成许多教派，主要有四个派别：撒都该派（当权派）、法利赛派（文士派）、艾赛尼派（敬虔派）和吉洛特派（狂热派）。但信仰单一的上帝使他们走到一起，由此而谱写了它的全部精神世界的历史。

耶和華是犹太人的上帝。开始时耶和華是多个民族信仰的一个神，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民的上帝，耶和華的显现是在西奈山的暴风骤雨的呼啸之中。但是因为耶和華嫉妒心如此之强，以至于要求只崇拜他作为单一的神。由于单一崇拜，使以色列



死去的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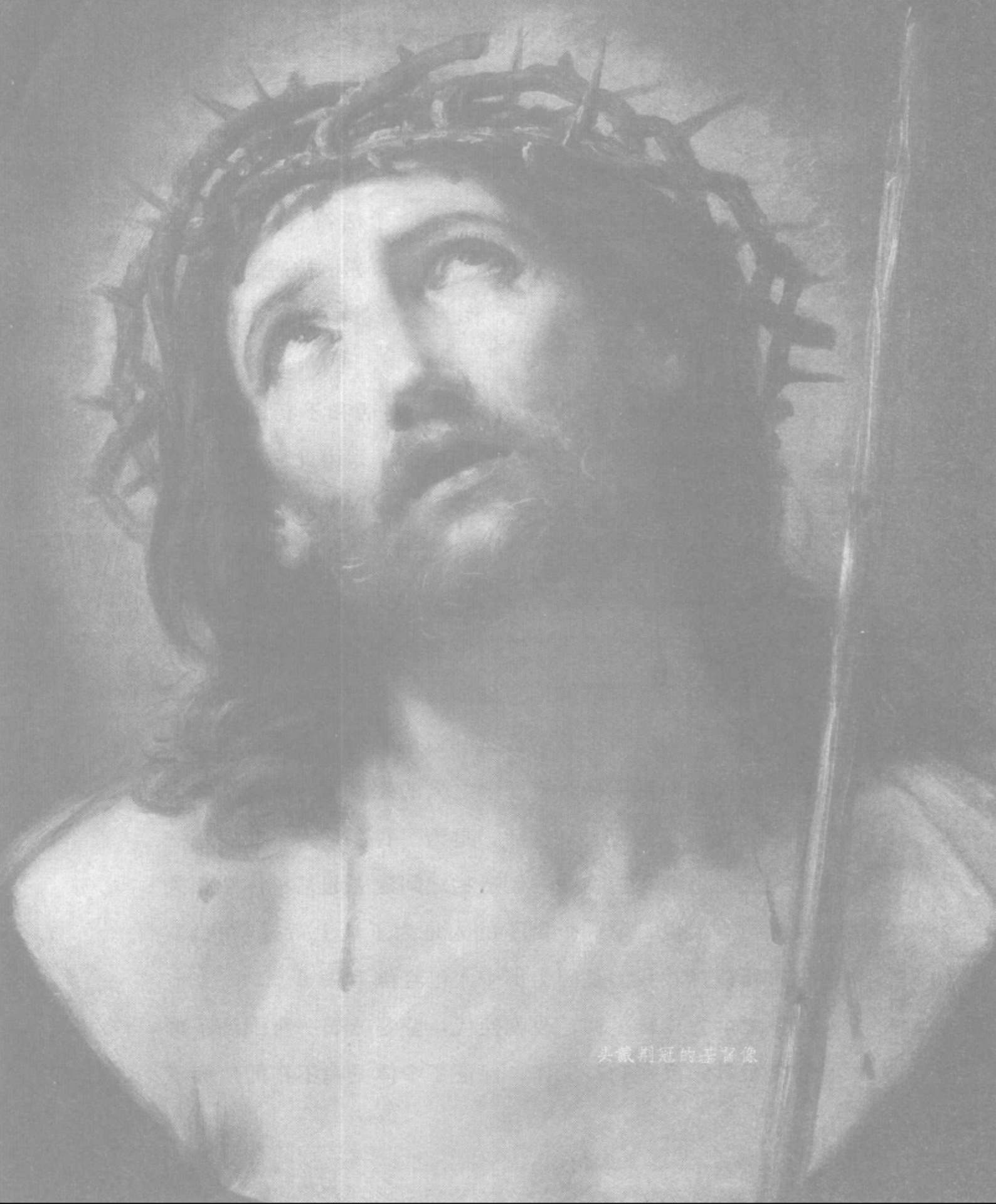
人只有信仰一神教。耶和华是被作为生命的力量来敬仰的，不具有形而上学的价值，而是作为战斗之神。但是这位源于社会和战争的上帝（他的形成起因容后再谈），他在预言家当中变得最有亲和力和最有人格。由于具有亲和力和最具人格，所以也就最有个性和普遍性。耶和华虽然产生于以色列，但他并不因此热爱以色列，而是把以色列作为自己的子民，因为以色列人热爱耶和华。信仰具有人格的上帝，即信仰人中之人，如此即把信仰个体人的永存携带于自身。所以说，在基督之前的法利赛人^⑧就信仰个体人的永存。

而古希腊文化最终发现了死亡，而发现死亡就等于发现了对于不朽的渴望。在荷马^⑨史诗中，不是在开始而是到最后才出现对不朽的渴望。不是在文明的起点而是在其终点才提出对于人生不朽的渴望。他们停留在崇拜自然的古老宗教阶段：宙斯^⑩的宗教，阿波罗最高尚的宗教，耶稣舍身救世的宗教。实质上，还在一贯坚持古老雅典人的神秘的、人民内心的宗教，崇拜灵魂和祖先。“当谈到阿波罗^⑪神殿式的神学时，除了重视它的重要因素以外，还应该重视对灵魂生命继续的信仰，重视人死之后民间的纪念形式及对逝者灵魂的崇拜。”德国哲学家埃尔文·罗德在他的《关于希腊人民的灵魂不朽》一书中这

样写道。根据俄尔甫斯神秘主义学说，存在过巨人节和酒神节，这两个节日的含义是人应该从人体的套索中解放出来，人体中的灵魂犹如监狱中的俘虏。尼采^⑫的关于永存的轮回是一种俄尔甫斯神秘主义思想。但是灵魂不朽并非哲学的要素。以医生为职业的意大利哲学家埃穆贝多克雷斯（Empédocles）企图把万物有生论的学说与唯灵论协调起来。他曾验证了一种哲学的自然科学，但它本身并不能验证个人灵魂永存的“公理”，只能作为对神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已。希腊的先哲们是在矛盾中肯定灵魂不朽的，研究方法是从自然哲学进入神学，奠定了狄俄尼索斯酒神和俄尔甫斯神秘论而非阿波罗神理论的基础。罗德说：“人类灵魂的不朽，鉴于它的自然属性和条件，例如尸体的神圣力量的不朽，它永远不会是古希腊人民信仰的客体。”

请大家回忆柏拉图^⑬的《对话集》和新柏拉图派的苦心著作。在那些著作里，可以看到关于人体不朽的渴望。出于理性，渴望不能得到全部满足，产生了希腊式的悲观主义。德国哲学家普非雷德尔说得好：“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比得上希腊人民，当她来到地球上存在的青春时代，是那樣的恬静和孤独。也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上希腊人民那样完全改变对生命价值的观念。希腊风格在新毕达哥拉斯派^⑭和新柏拉图派的宗教研究中结束了它的生命。希腊风格认为这个世界就像试验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能一蹴而就。”佛教的涅槃^⑮就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观念。

如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人类精神的青春期，即生命悲剧意识的青春期，殊途同归于真正发现死亡。这个发现传导到民间即传导到普通的人，也正是人类产生活灵活现的上帝的时候。死亡的发现是向我们启示上帝的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的死亡，即基督的死亡是死亡的最高启示，是不应该死亡的死亡，而他却死了。对于生命不朽的发现的准备过程是由犹太人和古希腊人通过一系列宗教进程来完成的，确切地说也是基督教对于生命不朽的发现过程。基督教的发现过程主要是由保罗^⑥来完成的。一般说来，使徒神学就是基督教第一部神学，这是使徒的需要。从某种意义讲，完全是因为缺乏对耶稣人格的认知。和耶稣未曾谋面，但是却领悟到在他身上再生，有人这样说：“我不是活在我身上，而是活在基督身上。”宣讲十字架，对犹太人是灾难，对希腊人是需要。对于耶稣使徒宣讲内容而言，中心的教义就是耶稣复活的教义；对于耶稣使徒来说最重要的是：基督曾经是人，曾经死过，后来复活了。耶稣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不重视耶稣从事有关教育和道德的行动，而重视耶稣关于永恒和宗教的活动。有人写下下面不朽的名言：“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因为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那些酣睡在基督身上的人，就会走投无路，也就灭亡了。如果今生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基督身上，那我们就是人类中最不



头戴荆冠的基督像

幸的人。”（参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19节。）

以此为出发点，可以肯定，谁不终止相信基督肉体的复活，谁就会成为热爱基督的人，但确切地说他不是地道的基督徒。确实有一个查士丁^①的殉道者说：“生活符合理性的人，他们就是基督徒，哪怕他们拥护无神论，像苏格拉底、赫拉克里多等人就是。”像这位殉道者，作为基督教的见证人，还算殉道者吗？不。

围绕教义的问题，保罗派有关基督复活和不朽的亲切经验，可作为每位信徒相信复活和不朽的保证，由此形成了整个基督学。人性的上帝，肉体的圣子，就是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自己把自己当成上帝，这个上帝也是不朽的。基督上帝，即基督的圣父，就必然是一位神人一体的上帝，他创造了世界，为人类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些内容，是学校的基督教义的必修课，要求每个学生能够倒背如流的内容。耶稣舍身救世的目的，表面是因为宗教本身的教义的道德偏离，主要目的是拯救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拯救有罪孽之人的死亡或者说拯救之中也包含着死亡。基督死去又复活，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在上帝和造物主的造物之间建立起某种休戚相关的一致性。有人说，第一个倒下的人是为了让上帝拯救我们，换言之，所以拯救我们是因为那个人已经倒下去了。

保罗之后，斗转星移，改朝换代，基督徒们一直围绕基督中心教义及其结果在勤奋工作，保证了个体灵魂不朽的信仰不

断传承。后来，在小亚细亚洲出现一个文明古国尼西亚（阿那陀里亚）^⑮，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伟大的阿塔那西奥^⑯，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标志和象征，此时民间的信仰已成气候，形成实体。阿塔那西奥并没有很丰富的文化知识，但他是个十分虔诚的信徒，他重视民众的信仰，内心充满对灵魂不朽的渴望。他反对属于唯一神新教教派的阿里乌斯教派，虽然对这个新教派知之不多也不喜欢它，但他知道这个新教派对他的信仰基础已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对阿里乌斯教派而言，基督只是讲经师，道德导师，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有信用的人，他保证我们其他人可以达到十全十美的高度。阿塔那西奥认为，如果基督不能首先成为上帝，就不能使我们也成为上帝。如果他的神性被别人分享，将使我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享受。他说：“人首先应该是人，然后成为上帝，而不是先成为上帝再去做人。这样，才便于上帝使我们更好地神化。”逻各斯，不是哲学家所说的逻各斯，而应该是宇宙论^⑰的逻各斯^⑱，即阿塔那西奥所熟悉并敬仰的与神同在的逻各斯。结果，使得自然和天的启示分道扬镳。阿塔那西奥的基督或是尼西亚的基督，应该是天主教的基督，而并非是宇宙论的基督，更不是论理学的基督。确切地说，阿塔那西奥的基督是永恒的、神性的和宗教的。德国新教教派理性主义者哈那克说，这个基督，就是尼西亚基督学或天主教基督学里的基督，实质上是基督教幻影说的基督。其实，这仍然是一种表面的说法，因为人在基督身上神化的过程是属于冥世学的范畴。如此说来，到底哪一位算是

现实的基督？难道以理性诠释的历史上的所谓基督在我们中间稀释成了神话人物或是变成了社会的一颗分子吗？

还是那位哈那克——新教教派的理性主义者——对我们说，阿里乌斯教派或称唯一神教派很可能就是致基督教于死地的教派，他们把基督教局限为宇宙论派或是道德学派，使基督教只是作为应该掌握的一门学问或者无非是从理性到信仰的桥梁而已。作为教义信条博学的人物，哈那克感到事态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基督教绝对不能作为历史学问来对待。是伟大的阿塔那西奥把与上帝共存的、宗教大家庭里基督教解救了出来。当时的情况是，似乎已经把耶稣从拿撒勒^②除掉，从历史上除掉，除掉保罗、阿塔那西奥和哈那克都没有亲自见过的耶稣。在新教派的信徒心中，这位历史上的耶稣正在批评的解剖刀下遭受苦难。而与此同时天主教的基督还活在人们心中，他是真正应该载入史册的基督，世世代代活着的、保证人的灵魂不朽和救赎人类的基督。

阿塔那西奥拥有信仰的最高价值，拥有肯定事物内部相互矛盾的价值。事物内部存在的完美矛盾之背后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矛盾，而矛盾越多思想越是向前进步。事物的发展规律确实如此。教条主义永远告别了敏锐的思想，永远告别了坚持不懈的观念，它习惯于反理性的事物。教条主义依附于生活，而反理性的生活与敏锐明晰的思想南辕北辙。对于价值的确定，不仅从来不是合情合理的，而从来都是反理性的。

在尼西亚会议上^③（小亚细亚古称，指土耳其北部地区）

以及后来在梵蒂冈，白痴们（此处用原始和词源直意）、自由人、笨拙的主教们、志愿者们、人类真正精神的代表、民众的代表、不愿死亡的人的代表和说理人的代表取得了胜利。所说说理的人是指那些寻求物质保证，寻求最实在的事物的随心所欲的人。

什么是永存不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死后升天和来生的信条，已经不复存在。在我的故乡毕尔巴鄂有一座马约那公墓，今天已作为永久的产业。在墓碑上刻着一首四行诗歌：

尽管我们已化为灰烬

主啊！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我们将复活

用你给我们的肌肉和皮肤掩盖身体

如教义问答书所说：“用你们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身体和灵魂。”正统的天主教学说甚至说，幸运人的幸福直到他们复得他们的身体才算是整体的完美。他们在天上的时候怨声载道：“他们所以抱怨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是在天上，只是灵魂在那里。他们不可能有伤心难过的事，是因为看见了上帝，从上帝身上他们体会到无法形容的享受。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感到不是特别高兴。只有当他们复得自己身体的时候，他们才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我们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修士彼得·马龙说过这样的话。

面对基督复活的中心教义也有一套相应的重要圣礼和圣事。作为天主教的民间虔诚的支柱，就是圣餐的仪式。在仪式上，施行基督圣体的洗礼，这就是不朽的精神食粮。

圣礼是名符其实的讲究实际的仪式。如果用一个德语词汇形容就是 dinglich，翻译过来是“物权”的意思。故把“讲究事实”翻译成物质性的，并不过分。在新教教派信徒中间更用耶稣的理想替代一些仪式。加尔文宗^④，仅仅保留洗礼和圣餐两项主要活动。主张参与。加尔文认为领受圣餐的酒与饼，既非真实的耶稣的肉与血，也非具有纪念的性质，而在圣餐中，人们凭借信仰领受具有神灵启示的基督，实质上是“参与”了基督的血与肉。圣餐的仪式起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⑤中最后的晚餐，即耶稣在被捕前的最后一次晚餐上，“耶稣拿起饼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留出来的，使罪得赦。”但是，仍有不少信徒对于圣礼的神圣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是圣体？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又是神圣？什么是不朽、而又能使别人不朽的圣体？什么是身体的本质？今天，我们对物质性和实体性已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对于教会的神甫们来说，上帝本身的非物质性的问题，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不是多么确定和明晰。圣餐的礼仪是为了生命的尊贵和精神的支柱，是表达民众普遍的虔诚之心的仪式。应该说，这是宗教特有的仪式。

因为天主教宗教特有教义是生命不朽，而不是新教的上帝

对人的释罪。这也应该是伦理范畴的事物。属于新教派的康德曾总结说，宗教依赖道德，而不是道德依赖宗教，天主教就是这样。

在天主教徒中间，对于罪孽问题的关注并从来都不是特别令他们烦恼，或者说表面上没有那么令他们自我折磨。忏悔的圣事也舒缓了教徒们的不安。也可能因为是犹太人和异教徒对于罪孽的认识多少有些唯物论的观念，对他们的感染和传承起着一定的作用，也许是因为洗礼仪式消除了罪孽，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亚当把罪孽彻底地传承给子孙后代，其举动是物质性的，他把他的罪孽如同一种物质的疾病一样传承下来。受过系统天主教教育的雷南^{②6}反过来又反对他的老师阿密尔^{②7}说他的老师使他没有对罪孽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新教教派出于伦理观念对于宽恕问题又过于专注，尽管是宗教的表面现象，但最终采取了中立主义立场，几乎抹掉了冥世论，抛弃《尼西亚信经》的象征意义，堕入宗教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堕入宗教的纯粹个人主义，堕入到如同空中楼阁的美学、论理学或是文化性质的宗教。我们把它称之为对宗教的片面性的理解，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消失。尽管康德曾经企图挽救这一片面性，没有结果。尘世间的天命及对上帝的被动信任，给路德宗以信仰的鄙俗，险些在启蒙时代蒙受灾难。后来新教的虔诚派为它注入了天主教的某种活力，得以暂时复苏。在奥里维拉·马丁内斯^{②8}在他的《伊比利亚文明史》一书中说道：“天主教创造英雄，新教教派创造明智的、幸福的、富裕的和

自由的社会，其中涉及到各类制度和外部经济问题。但是它没有伟大的作为，因为宗教开始阶段就把人们心目中接受它时的果敢和高贵的牺牲精神粉碎了。”新教最后溶解所产生的任何一种教义，最后只剩下冥神论^②一点可怜的东西。对于罪孽需要宽恕的问题只能派生出与那种神圣行为结果有直接关系的永生概念。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一概念，那只能到阴间去生活，才能亲身体味。永生概念的内容与阳间的生活经验完全是南辕北辙，也无法形成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知识。所以，永生的企望的前景不是很清晰，主观强烈渴望的实现也不是很有把握。期望与渴望的一体化完美结合不具有任何的保证。理想象征的清晰和完美的结合只是宽厚的条件而已。这就需要对事物内部的必要联系有所了解以及明确它所具有的必要基础条件。如是，福音书上对于基本信仰有关宽恕的忏悔，本身就包含对永生的确信。如果那种世界末日论没有可能在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行不通的。这样解释是理性的解释，但是……

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赫尔南在他的《辩解与沉思》一书中谈到神秘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问题，那是一部路德宗^③最完美的著作。书中还谈到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交往问题。其中讲道：“对上帝的真正认知和对基督在信念上的真正认知是全然不同的。在基督教的学说中，你到处都能找到帮助人承认罪孽的地方，得到上帝恩惠并为上帝效劳的地方。直到马丁·路德的时代，在作为神圣学说代表的教会里，绝对不可能给一个

人一颗自由的心和平静的意识。”对于我来说，我不接受一颗心的自由和一种意识的平静。因为在我死后，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保证他的永久性。灵魂得救的渴望最终会把人类带到认识和理解有效的救赎理论。赫尔南教授反复对我们讲，应该相信上帝，心态应该保持平静，救赎是有保证的。实际上，不单单是对永久生命的确信，而更重要的是罪孽得到的宽恕。老实说，我真正读到新教教派所产生的最高境界是从音乐艺术上，巴赫把他的最有震撼力的艺术表现给了我们。在巴赫的那里，新教教义和天国的艺术融合到了一起。然而，我们可以说，天主教的最高艺术表现（至少在西班牙），是在唯物的、可感知的和永久的艺术里。遐迩闻名的雕刻和绘画，就在贝拉斯克^①的基督里。在这位经常要死的基督身上艺术家，我相信这种死永远不会到来，他将永远给我们以艺术的生命。



巴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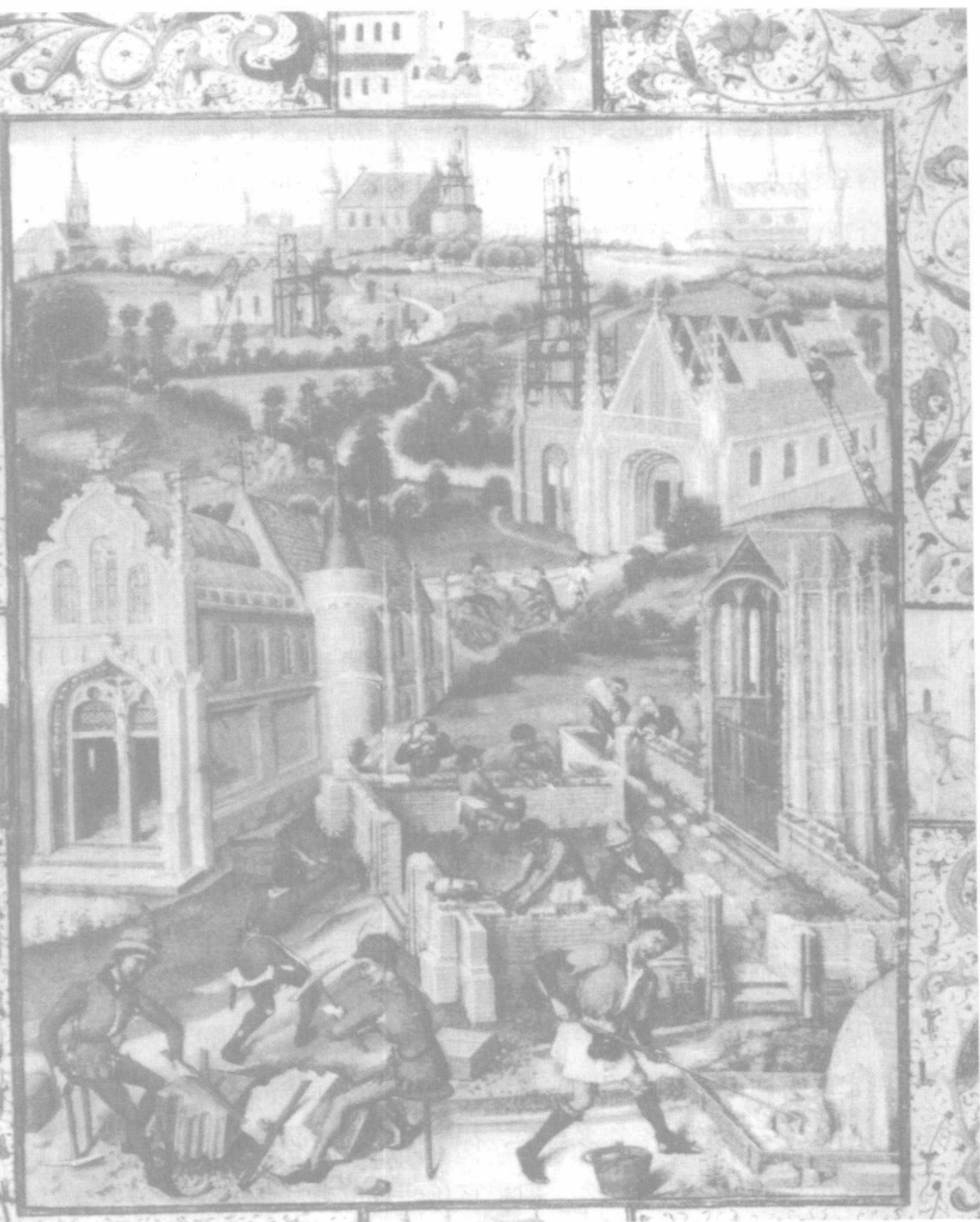
天主教并没有摈弃伦理，肯定没有！还没有一种现代宗教能够使它偏离正路。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宗教在实质上及其大部分教义是处在冥世论和道德论之间的窘境状态，尽管它的神学家对此予以反对。地狱里的永久惩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那样的丑恶都可以得到圣保罗启示录的同情，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得到同情和怜悯。马丁·路德曾经读过的《德国神学》里，有这样一段对上帝讲的话：“如果我必须补偿我的罪恶，我必须以做善事来补偿，我别无选择，仅此而已。”基督说：

“天父啊！请宽恕他们无罪，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是错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在做错事。必须皈依宗教，必须做有益于社会秩序的事。东方或希腊基督教教义居主导地位的是冥世论，新教教派居主导地位的是道德论，天主教是位居两者之间的妥协物，尽管居主导地位的教义也是冥世论。最纯洁的天主教道德观——修道院的禁欲主义——它是冥世观的道德，其目的是为了个体的灵魂与道德的不朽，维护社会的存在则放在次要地位。至于对圣母贞洁的崇拜，难道没有某种阴暗思想的存在：在别人身上的永生则会妨碍我自己的永生。禁欲主义的伦理是负面的伦理，其实质是认为灵魂不朽是最最重要的，不论你在道德上是否有过什么罪过。没有必要字斟句酌，应该像我们的那句热情奔放的著名十四行诗歌：

为了爱你，我的上帝，
请你不要离开我，
你已答应我进天国

真正的罪孽，应该是违反天主教教规和信条，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思想，当然也可以是不可宽恕的反对圣灵的罪过。你应该听说过，在我们自由的西班牙，异端分子、甚至于杀人犯、盗贼或通奸者等等，司空见惯。最严重的罪过莫过于不服从教会，他的一贯正确为我们维护着真理和正义。

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人的一贯正确，为什么不能容忍教皇



修建教堂

的一贯正确？一本《圣经》书怎么会是一贯正确？人的社会为什么就是教会，或者说只是一个人的社会？这是不是说，要从实质上改变理性是个困难的课题？因为，一本书的一贯正确是最不合理的，或者说社会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是一贯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而对于天主教来说必须建立这种最高级的令人不能容忍的事物。被肯定的事物就是有生命的事物，为了肯定就要创造，以此作为理性的基础，它的敌人是教条主义学说的创立。教会保护教条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新教，反对现代主义。教会阻止伽利略的行为，并获得成功。因为他的发现奠定一条原则（地动说），进而适应人类认知的机能，几乎粉碎了对人类中心说，即宇宙的创造是为了人类。教会反对达尔文，也获得了成功。因为达尔文主义将粉碎我们关于人类是特殊动物的信仰：人类的被创造是为了永生。最后，皮奥九世^②被宣布为第一任一贯正确的教皇，他表示与现代文明势不两立。法国天主教长老罗西说：“我十分明确地说，教会和神学都不利于科学运动，它们阻碍科学的发展，只是有时候在决定性的时刻科学运动要依靠教会和神学。我特别要指出：天主教的教育是不与科学运动联系在一起，更不会去适应它。神学过去和现在都似乎认为它本身就拥有大自然的科学和普遍哲学共同构成历史的科学，它们都是科学知识。神学和科学的范畴从原则上是不同的，在梵蒂冈的教会决议中也这样认为，实践中也不应该是一样的。不管多与少，神学似乎没有必要向现代、自然和历史的科学学习什么。似乎它在准备也有权利由它

自己对自己做的关于人类的全部工作实施直接的和绝对的检查。”

罗西博士必定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带头人。

正在发生的反对信仰主义和康德的现代主义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生命的斗争。难道真是为了生命？生命在找寻存在的保证。作为牧师的罗西肯定，救世主的复活并非历史秩序的产物，复活是可验证的，而且已经验证过的，但是历史不能是唯一的见证人。法国哲学家雷罗伊的《教义及批判》是一本优秀的著作，它讲的中心教义就是关于耶稣的复活。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如今几乎找不到支撑我们关于祈望生命不死的坚实而可靠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基督不朽的生命被压缩成基督教的集体意识，没有看到我们个人复活的保障，也没有看到灵魂之后的身体复活的保障。这种新的心理辩护只能让道德奇迹来证实，而我们作为犹太人，我们想看到希望的标志，我们想用所有的心灵潜力和肉体的感知能够抓住一点什么。只要有可能，我们可以用双手，双脚或用嘴去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然而，哎！我们一无所获。理性总是处在进攻状态。而信仰没有理性总是感到心神不定，不得不与理性达成默契。因此产生了悲剧色彩的矛盾和意识的破碎。为了树立起理性的谦恭，我们需要信心、准确和标志，进而产生可信性的理由。尽管信仰将走向理性，但人们还是希望信仰走向智慧。有一种妄自尊大的说法：“死的人复活了；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是不可能的。”它的绝妙在于：信仰是滑稽可笑的！这属于理性主

义的风波。我们西班牙的哲学家、外交官多诺索·科尔特斯^③有一句名言：“人类的理性热爱滑稽可笑之事。”

如同寻找建筑的第一块基石，人们找到了传统的权威和福音书的显现，达到了共同的认知。准确性是生命和智慧的要素，是社会的产物。我认为，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大家一致认同是有价值的意见是不可能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从忠厚或者最高的价值可以推断出一种原则。什么是最高价值，至高无上的价值？难道不是灵魂永远不朽吗？“即使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或许应该相信所有的人或许一个人都不相信。”这是拉克丹西奥^④说过的话。信仰对其他人的赞同、对传统、对权威并不感到确信无疑。它要向它的对手——理性——寻求支持。

如是，创建了经院神学，又由经院神学演绎出它的仆从，即“辅助神学”，爱顶嘴的仆从。经院神学也是属于蛮横无理的神学。犹如雄伟壮丽的大教堂以及所有的建筑力学的问题，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解决。但是成了砖坯教堂，经院神学也逐步变成了自然神学，变成了失去昔日辉煌的基督教。然后，尽最大努力去寻求对其教义的支持，使其教义至少表现出虽不是超理性主义但也不是反理性主义的。并为其教义赋予哲理性的柱石——公元8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禁欲主义的柱石。它不只是让人接受教义，而且要人们接受它对中世纪和托马斯主义^⑤的哲学诠释。它不仅相信吃圣饼就是吃主耶稣的身体和血，还应该超过所有化为圣体的一切以及被灾祸分开的物质，打碎所有物质性的现代主义的理性观念。

但是，为此存在着默许的信仰，煤矿工人的信仰，那些不愿意利用神学获得利益的人的信仰。“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不要问我，我一无所知，圣母教会里的讲经师会回答这些问题。”在天主教义的课堂上，教我们这样去解除疑惑。为此，创立了培养神甫、牧师和祭司等神职人员的机构，使教会成为储存神职教育人员的仓库，它是教会的秘密机关。这项神职人员的培养工作对于天主教教民的信仰是一项成功之举。“逻各斯”的学说对于非神学人员十分难懂。尼西亚—卡巴多西亚（亚洲古国）的教规和教会的基本忏悔仪式把天主教寺院里的执事僧搞得无所措手足，如果再根据经院哲学的理论学习基督教的深层知识更是难上加难。后来基督教教义成为难以理解的代名词。这是真实的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信仰是和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现在信仰自身感到危机。连英国的顿斯·埃斯科多^⑤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主义和神学实证主义。他极力自我理性化。他把他的论据着眼于理性而不是过去的反对理性，他企图把他的论点放在理性方面。埃斯科多的唯名论或实证论或唯意志论的立场，即法规和真理依附实质、自由和无法探知的上帝意志的立场——突出教会非理性的立场，他的立场在具有理性成熟的信徒中间已经处于危险的地步。在此情况下，托马斯^⑥的神学理性主义获得了胜利。长老派主张改造英国国教，清除罗马天主教的残余，扩大资产阶级的权力。他们不满足于相信上帝的存在，而更重视人与神的契约关系，强调人在救赎中的主动性，

强调理性和经验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天主教是在神秘主义、宗教的科学和科学的宗教之间徘徊。另外，以后肯定它和诺斯替教派和理性主义也达成某种默契和妥协。这样天主教教义就形成一种矛盾的系统，不管好与坏，反正它们之间总存在相互协调和冲突。三位一体是单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共同契约，是人类与基督神性之间的契约，是大自然与天主恩惠之间的契约。由此可以看出，一种宗教思想的发展也是在冲突与协调之中实现的。同时，也说明天主教深刻、具有活力的辩证法。但也付出了代价。

要谈付出的代价，首先是压制理性成熟信徒的精神需要。因为按照要求，信徒必须全盘接受天主教教义，如果拒绝其中某一点，都将失去所有的功德。要求信徒要么全信，要么什么都不能信。在西班牙和法国都有人群放弃天主教而转向无神论。这样使许多人产生多种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这还不算最可怕。更可怕的是人们宁可相信理性而不相信生命。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唯一关于生命的天主教问题的解决，关于个体灵魂不朽和救赎的问题的解决，满足了意志，同时也满足了生命。但是以教条主义的神学企图理性化地解决问题，还不能满足理性。理性有它专横急迫的要求，就像生命的要求一样。把明显是反理性的东西，强迫人们承认它是超理性的东西，于事无补。一贯正确这一源于古希腊的观念，实质上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

在下一章里，我们继续谈解决理性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谈我们生命的问题的理性主义的或科学的解体问题。

注释

①基督教：(Cristianismo)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统称世界三大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其他较小派别。信仰上帝(天主)创造并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以《新旧约全书》为圣经。公元7世纪(唐初)和11世纪曾传入中国称景教。

②天主教：(catolisismo) 亦称“罗马公教”基督教派别之一。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基督教产生后不久，就逐渐分化为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区的西派。公元1045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同自称“正教”的东部教会相对峙。天主教除崇拜天主(上帝)和耶稣基督之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约16世纪传入中国。

③犹太教：(Judaísmo) 犹太人的宗教。信奉耶和華為“独一真神”。教规经典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即为《圣经·旧约全书》的部分内容。犹太教主要分为四大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艾赛尼派和吉洛特派。

④古希腊文化：(Helenismo) 指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希腊语地区的语言和文明。古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犹太教、基督教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基督教哲学继承的古希腊文化主要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

⑤千禧王国：(Quiliasmo) 亦称“千年王国”或“千禧年”。基督教所说将由基督做王1000年的世界。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世界末日”到来时现存世界将毁灭，但在上帝施行“末日审判”前，基督再次降临人世，作王统治1000年，所有罪恶势力将受到严厉管束，一切有罪恶的人都将投入火湖。《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1节里讲道：“……看见了新天新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号哭和疼痛，一切都更新了。有生命的河，明亮的水，不再有黑夜，不用灯光日光。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主，直到永永远远。”

⑥原文注解：《马太福音》第27章第52节。

⑦拉克丹西奥：(Firmiano Lactancio 260? —325?) 基督教辩护士、演说

家。著作：《神学教程七书》。

⑧法利赛人：古犹太教一派别成员。恪守宗教礼仪，但无宗教观念。

⑨荷马：(Homero 根据推测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希腊诗人。传说是《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作者。

⑩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宰天空之神，神中最强健者。

⑪阿波罗：(Apolo)宙斯和莱托之子，又称银弓之神。

⑫尼采：(Federico Nietzsche 188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鼓吹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艺术是权力和意志的表现形式。代表作《悲剧的诞生》、《善恶的彼岸》等。

⑬柏拉图：(Platón 公元前427—公元前32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斯多德的老师。

⑭毕达哥拉斯：(Pitagoras 580—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⑮涅槃：(Nirvana)佛教名词。意译：“人灭”、“圆寂”，佛教所指的最高境界。

⑯保罗：(San Pablo)诞生于公元67年，基督教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保罗是希腊化的犹太人，出身帐幕工匠。保罗出生后，即为罗马公民。他早年反对基督教，约在公元37年皈依基督教，是第二代使徒。据《圣经·新约》记载，保罗在小亚细亚、希腊、罗马传教20年。《圣经·新约全书》除《启示录》基本属于彼得观点外，其他26篇的相当部分均反映了保罗派的观点。

⑰查士丁：(San Justino)教会神父，公元165年殉道，著作：《基督教护教论》。

⑱尼西亚：(Niceno o Anatolia)小亚细亚古国。又称阿那陀里亚。公元325年和公元787年在这里举行过两次世界性的宗教会议，分别谴责阿里乌斯(Arrio)教派和不崇拜偶像教派(iconoclastas)。

⑲阿塔那西奥：(Atanasio 公元295?—373)亚历山大总主教，以反对阿里乌斯教派(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三位一体”)著称。

⑳宇宙论：(Cosmología)在旧哲学中，指研究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和结构等问题的部分。宇宙论一词首先为18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佛所采用。

㉑逻各斯：(Logos)希腊文Logos的音译，本义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哲学术语意谓世界的普遍规律性。此后“逻各斯”被用以指“宇宙理性”或“命运”、“神的理性”。《圣经新约·约翰福音》把“逻各斯”说成为与神同在、与神同一的“道”，并把圣子耶稣说成为“道成肉身”。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逻各斯”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

㉒拿撒勒：(Nazaret)即古代的巴勒斯坦，传说为耶稣降生之地的伯利恒

就属于那撒勒的一个村庄。

②③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在小亚细亚召开尼西亚会议，目的是统一教义，停止内部纷争，健全教会组织和领导体制。出席代表约300人。对基督教而言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议要点：（一）宣布阿里乌斯教派为非法；（二）通过《尼西亚信经》内容：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圣父圣子同体同质；三位一体；基督救赎；耶稣复活升天；末日审判等。（三）制定教会法规20条。《尼西亚信经》至今仍为基督教主要信条。

②④加尔文宗：(Calvinista)是以加尔文宗教思想为根据的各教派的统称。该宗是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的产物，由法国人加尔文(Juan Calvino 1509—1564)1541年创立于日内瓦城。有称长老宗、改革宗、归正宗。“预定论”是加尔文学说的中心和主要特征。所谓“预定论”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事物。上帝是绝对的、上帝使人充满基督的灵，成为基督的战士并使之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②⑤《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26节9节。

②⑥雷南：(Ernesto Rená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史学家。著作：《耶稣传记》和《基督教起源历史》等。

②⑦阿密尔：(Enrique Federico Amiel 1821—1881)瑞士作家。

②⑧奥里维拉·马丁内斯：(Oliveira Martines 1840—1894)葡萄牙政治家、历史学家。

②⑨冥神论：(Escatología)研究人死后进入的世界里面的生活。

③⑩路德宗：(Luterismo)是以马丁·路德(Martín Lutero 1483—1546)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的统称。因其强调“唯信称义”的教义，故又称信义宗。它是1517年开始的德意志宗教改革的产物。1529年拥护路德宗教思想的德意志诸侯和宗教改革家们形成抗议派，次年发表《奥格斯堡信条》，公开宣布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系统教义21条款，标志了路德宗的产生。该宗对西欧的历史、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新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该宗除信仰“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灵魂不朽”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外，突出强调：“唯信称义”、《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原则和基督徒一律平等。

③⑪贝拉斯克：(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ásquez 1599—1660)西班牙画家。

③⑫皮奥九世：(Pío IX)1846—1878年期间的罗马教皇。1854年宣布12月8日为圣母受孕日。1870年宣布教皇一贯正确。

③⑬多诺索·科尔特斯：(Juan Donoso Cortés 1809—1853)著作：《关于圣



经的讲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③拉克丹西奥：(Firmiano Lactancio 260—325?) 天主教的演说家和辩护士。著作：《神圣教育七书》。

④托马斯主义：(Tomosmo) 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所创立的基督教神学学说。该学说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加以全面的、系统的发挥，并将其纳入基督教的神学系统。托马斯·阿奎那(Tomás Aquinas 1226—1274)。

⑤顿斯·埃斯科多：(Juan Duns Escoto 1266—1308) 神学家、哲学家。

⑥托马斯·坎特瑞特(Thomas Cantwright 1535—1603) 英国清教徒长老派。著作：《教规》。

第五章

理性的溶解（毁灭）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①是一位理性主义现象论的大师，在他的著作《论灵魂不朽》一书中写出这样的断语：“好像单纯以理性之光来检验灵魂不朽是困难的。”有利于这一提法的论据一般来说得出的都是形而上学的、道德观的和物理学的一套结论。实际上只是《福音书》给生命带来的光明和不朽。这就等于否认我们对于每个人的灵魂不朽的信仰理性。

康德试图建立这一渴望的理性认识和关于渴望本身的信仰。康德的批判就从休谟实用理性开始。但是，无论如何，休谟的怀疑主义论断仍然存在。还没有任何形

式能够理性地验证所谓的灵魂不朽。然而倒是有诸多方法验证灵魂必朽。

无须多说，我们只提出诸如下列一些问题：人类个体意识对人体组织的依赖程度；意识产生的过程；如何接受外界的印象；意识如何在梦里或昏厥状态时暂时中断。总之，我们可以理性地推断：随着死亡的到来，意识也随之而去。同样道理，出生之前，我们没有任何个人的记忆存在。我们死后就不是我们自己。人死如灯灭。这是符合理性的思考和结论。

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无非是为了确定个人意识在其整体和存在中一种界定。意识是明显变化的事物，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也是可以分裂的整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肉体的物质组成形式，是肉体的完美，而不是物质。现代很多人称其为表象，滑稽的界定，其实称现象足够。

有必要说得更明白一些，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另外一种学说，即否定人死后的个人灵魂和个人意识的继续存在的那种学说。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物质的认知并不比对精神的认知多，因为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不只是一种概念，对我们而言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事实上，对我们的最要命的问题，即唯一确实是要命的问题而言，说一切都是唯物的，或者说一切都是唯心的，其实是一样的；说一切都是强制的，或者说一切都是自愿的，也没有区别。所有一元论的系统对我们而言都是唯物主义的。只有二元论的系统是拯救灵魂不

朽的。二元论系统指出，人类意识在物质方面是与其他现象论存在着不同和区别。理性当然属于一元论。因为了解和解释宇宙是理性的行为，或者说理性的行为是为了了解和解释宇宙，故此可以说，灵魂作为不朽的物质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没有任何必要非要教灵魂作为不朽的物质存在。为了使我们自己明白，为了了解心灵的生命，为了心理学，灵魂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有一段时间，称心理学为理性主义心理学，那是为了反对所谓的经验主义。那样的心理学不是心理学，是形而上学，是浑浊的心理学，不是理性的，是深刻非理性的，换句话说说是反理性的。

关于灵魂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学说（企图不择手段地说成是理性的学说）只不过是出于：人们感觉需要对他的灵魂不朽的不可抗拒的渴望以及对随之而来的信仰给予理性的支持。所有企图验证灵魂存在与否都只是简单的、不受腐蚀的实体的奇谈怪论，其根源均在于此。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实体概念本身（如经院学派所创立并予以确认的概念，对批评不予回击的概念）也是一种有利于支持灵魂不朽信仰的神学概念。

美国思想家威廉·詹姆斯 1907 年 9 月在波士顿的一次报告会上讲道：“经院哲学^②（亦称烦琐哲学和排他主义）采取一般意义的物质概念，使之成为技术性质和条文性质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好像凡是物质的东西都会有实用效果，虽然我们对物质的东西缺乏全面的接触。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经院哲学检验了实体理念的重要性，它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对待的。我

指的是与圣餐的神秘性有关的某些争论。实体在这里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在祭献的仪式中，圣饼并没有演变，祭献仪式并没有变化，但是圣饼变成了基督的肉体。要说变化无非是实体的变化。面包（圣饼）的实体不得不必须退下去，被神性的实体奇迹般地代替了。其实，直接感觉的属性并没有改变。虽然属性没有变化，但是产生了极大的区别。不只是那些作临终圣事的人，现在就连我们普通人也从神性的实体本身汲取营养。如果你认为实体和非本质的成分可以分开并能改变它的话，那么实体的概念就能以可怕的影响侵入到生命中来。这就是对实体理念唯一的实用主义解释。只有那些通过确凿根据相信现实存在的人才能严肃地解决这一课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把美妙的神学（我没有说美妙的理性）暂时搁置一旁，因为所有这一切离实质问题尚有距离，可能会混淆上帝的肉身实体（我说的是肉身，不是灵魂），具有神性的实体，换言之，即是上帝本身。威廉·詹姆士是一位炽热渴望灵魂不朽的人，他的哲学观点倾向于理性地建立他的信仰，所以他不^{可能立刻就看到实体概念的实用主义运用到圣餐化为圣体的理论只不过是}他前面运用到灵魂不朽理论的结果。

综上所述，圣餐的仪式只不过是^{对人生不朽的信仰的一种反映。对于信徒而言，灵魂不朽得到了神秘的验证，他们就可以终生拥有上帝。首先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实体的概念就产生于灵魂的实体性。如此，支持灵魂脱离肉体后继续存在的信仰}

就得到了肯定。这就是美国思想家詹姆斯的第一次实用主义的解释。然后，我们就将这个概念用于其他事物方面的解释。

究竟是什么意想不到的理念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的灵魂是实体的。理由是，我们本体的意识通过我们身体的变化可以继续存在。我们以一条船的实体灵魂来举例说明。这是一条离开港湾的船，今天掉了一块船板，然后用同样大小的船板修补上去了。而后又接连坏掉了几乎所有的零件，但都得到修理。还是原来的那些船员驾驶着一条面目全非的船回到原来的港湾，但是大家都认为船还是那条船。这时候，是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理念可以使心灵如此的单纯，我们又如何去判断和统一大家的思想？其实，绝不是一种想法，想法是形形色色的，也不是心灵非要适应理念，只不过是意识的交替变化在其内部得到了协调而已。

在有些唯灵论的书籍中，当谈到与肉体可以分离的灵魂作为单纯实体存在时，经常使用如下的模式：“我有一条思维的原则，希望和感觉……”这里也包含对原则的要求。因为不是直接的真理，只是在我心目中有这样的原则。直接的真理是我思想的、希望的和感觉的真理。是我的思想，我的希望和我的感觉，是我的眼前存在的肉体及其意识的状态。是我的存在的肉体在思想，在希望，在感觉。如此而已。

现在，转到关于灵魂的实体性问题，把意识状态实体化。因为这个实体必须是单纯的，与之相反的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广延性的思想。

我们西班牙的神甫兼哲学家哈伊梅·巴尔梅斯^③在其著作《比较新教和天主教与欧洲文明之关系》中的提法比较直白和准确，我愿意引用他的一些关于灵魂单纯性论述：“人类的灵魂是单纯的，单纯得无须分条分目，灵魂没有条目分类。我们假设把它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那么，我就会发问：思想归属在哪里？如果归属在甲，乙和丙则是多余的；当然，简单主语甲就是灵魂。如果归属于甲乙丙，思想就该分门别类，如此是滑稽可笑的。一个概念，一种比较，一种判断，一种推论，如果把它们都分成三个主体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一开始就赋予它无可置疑的一个全体，作为全体，就不能判断它。意识的单一性反对灵魂的分割。当我们思想时，就有一个主体知其所思，再把它分配成几个部分，是不可能的。甲之思想，乙与丙无从知道，反之亦然。如是，则不存在整体思想的意识。因为每个部分都有其特殊意识。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会思想的人，则有多少个部分。”问题属于预期理由^④的范畴。可以假设，这是对的，无须任何验证，一个主体作为它的整体没有必要以统一的形式去感觉它。巴尔梅斯还提出，如果甲乙丙三个部分都是单一的或都是组合成的该如何解释。他认为：思想的主体应该是一个部分，它不应是整体，应该是单一的一个部分。他的论据在于判断和反对概念^⑤的统一。后来有人提出甲乙丙三部分内部互相沟通的假设，也同样受到巴尔梅斯的反驳。

后来，巴尔梅斯和其他唯灵论^⑥者试图将灵魂不朽的信仰理性化，放弃理性的唯一解释：即反对概念和判断是唯一的组

合。提出多种概念或思想自身组合与协调的解释。他们还设想不把存活的肉体做作为意识状态的支撑点，而是从外部或自身特性寻找支撑点。虽然不是我，而却在我身上。

另外有人说，灵魂是单一的，因为整个灵魂能够苏醒。不对，意识甲的状态处于我在思想我以前的一种意识乙的状态，那不是同一个状态。或者说，如果我在思想我的灵魂，我是在思想一个行为不同的思想，而我又不是在思想它。思想自己所想，不是思想。

有人说，灵魂是生命的理由。不错，同时也想到了作为运动要素的力量或精力。但是，这都是概念，不是现象，不是外在的现实。运动的要素，能动吗？能动的事物才有外在的现实。而生命的要素活着吗？我只是观察渴望着，行动着或者感觉到一点什么。我在自身的理念就是我。并以所有的努力使我的意识实体化，使它独立地延伸。所谓延伸也不过是以虚假的诡辩建立灵魂不朽的信仰理念而已。希望赋予主观现实所不具备的价值，所谓主观现实也只是在思想里存在。我们所渴望的不朽是一种现象的不朽，是一种今生生命的延续。

意识的一致性不是为了科学的心理学——唯一理性的心理学，而是为了一个现象的一致性。谁也不会说是实体一致性，而且谁也不会说这是一个实体。实体的概念是一个范畴不是现象。实际上，这是未知数。也就是说，要根据运算而定。但是根据先验的运算，实际上也是未知的现实，因为它非理性的。



讲道者和他的听众

问题越说越复杂，因为意识变成了灵魂的占有物。但意识的作用不只如此，换言之，意识还是有机体及其所有有机功能的实体形式。灵魂不只是思想，还有感觉和欲望的要求，它还能运动身体和产生生命的功能。在人类的灵魂中，集合了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功能。这只是一种学说。但是，离开肉体的灵魂已经不具备植物性和动物性的功能。

但是，理性说到底是一个真正的难分难解的集合体。

从文艺复兴到纯理性思维的恢复和从所有神学思想里解放出来，灵魂不朽的学说又重起炉灶，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阿夫罗底西安塞、彼得·庞伯那西和其他人等。

但是，不乏有经验主义的人士力图支持灵魂不朽的信仰。

其中就有弗雷德里格·米尔斯，他有两部巨著：《人类个性及肉体死亡的求生》和《心理研究的社会》。两部著作集心血来潮之大全，所谈内容面面俱到：死亡、梦的现象、心灵感应、催眠术、死灰复燃、无意识行为、感官享乐、销魂等等，是一座唯灵论的百科宝库。

如果灵魂不朽的信仰不能发现理性的经验主义验证，也就不能满足泛神论^⑦。说上帝万能和人死后又能见到上帝，继续跟随上帝，那么对我们的渴望就会一钱不值。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出生之前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怀抱里，如果我们死亡之后又回到产生的地方，那么人类的灵魂，个体意识，就是非永恒的。我们知道得十分清楚，人格的上帝和基督一神论的观念上帝，就是造物主，特别是我们永垂不朽的担保者。自此有一种说法，说得十分恰当，即泛神论无非就是改头换面的无神论。我个人认为并没有改头换面。我们有理由称斯宾诺莎是最理性的人，他的泛神论最具逻辑性。他非但没有拯救死而不朽的渴望，而是将其溶化并沉没，也没有拯救不可知论，即未知学说。当他希望宗教意识圆满时，他经常以狡猾的伪善姿态出现。如果未知的事物和单纯陌生的事物相比具有更多的内涵，无非它是纯粹的否定概念，有限度的概念。尤其是它没有形成任何意识。

宗教的科学，作为社会和个体心理现象的宗教科学，当它还没有进入对先验的、主观的、有效性的宗教断言时，宗教仍是一门科学。但当解释灵魂离开肉体仍然可以继续存活的信仰

时，它就破坏了这一信仰的理性。宗教信徒重复最多的一句话：“科学不能教会你任何东西，科学应该向你学习。”其实，他心目中存在着另外一种科学。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察这件事物，结果都有理性站在个体不朽的渴望对面，说着不顺耳的话。这实际是说，理性是生命的敌人。

智慧是一件可怕的事物。它渐渐走向死亡，如同记忆渐渐走向永久。存活的事物绝对是不稳定的，绝对个体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

逻辑希望把所有的一切都缩减为单位和类型，每一种概念代表同一类表达方式和代表同一类内容，而且不管地点，时间以及与我们的关系。一种事物在它存在的两个连续的时间段里，已经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思想中的上帝，在我领悟到他的每一时刻都是不同的。本体——就是死亡——是智力的希望。智力寻求死亡的事物，因为活体对智力总是避而远之；它希望把转瞬即逝的水流凝固并加上盖子固定住。为了分析一件物体，要么将其微缩要么将其破坏。为了弄清一件事物，要么将其杀掉，要么将其僵化在脑子里。科学是死亡思想的坟墓，尽管其中还有个别是有生命力的。蛆虫也吃尸体。我自己的头脑中的纷乱和不安的思想，犹如离开强壮树根的树枝，以持久不变的形式和角色又附着在根上，这时他们已经成为思想的僵尸。理性如何向生命的启示敞开心扉？这是一场悲怆的战斗，这是悲怆的深处，进行着生命与理性的战斗。真理呢？是存在

还是被包围？

应该去读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这是一本让人难以忍受的书。书中竟然得出以下悲惨的结论：“一个人存在又不存在，他和所有一切存在又不存在，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显现又不显现，但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些人则相互显现。”所有具有生命的事物是非理性的，所有理性的事物是反理性的，原因是理性在实质上是怀疑主义的。

实际上，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关联性的事物；理性局限于与之相关联的非理性事物。当数学在进行加减乘除数字运算时，数学是唯一的完美科学。但它们是而非真实的、非体积的事物。数学是科学中最正规的科学。谁能够把这棵白蜡树的立方根拔起？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这种具有可怕威力的逻辑性，因为我们要传递思想和感觉，而且也为了思想和感觉。因为我们用语言思考，用形式感觉。思想是一个人和自己说话，但说话是社会性的，思想和逻辑也是社会性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内容、一种个体的物质是不能传递与不可表达的吗？是不是不存在这样的力量？

人就是这种力量，但人是逻辑的俘虏，没有逻辑，人则不能思维。人总希望逻辑为他的渴望效劳，尤其是为他的基本渴望效劳。人曾经希望永远拥有逻辑，最厉害的年代是在中世纪。那个时代的神学和法理学特别需要逻辑的帮助，两者都由统治当局制定。直到很晚逻辑学都不对认知问题提出要求，认

知问题也是逻辑本身的价值问题，同时也是对逻辑学以外的基本知识的考验。

西方神学^⑨在其形式上基本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是建筑在哲学基础之上的。拉丁神学是罗马守护神的传承，东方神学是希腊诡辩家的传承。

那些所谓的理性的或逻辑性的废寝忘食的研究成果，那些为支撑我们永存不朽的渴望的研究，都只不过是辩护师和诡辩师的把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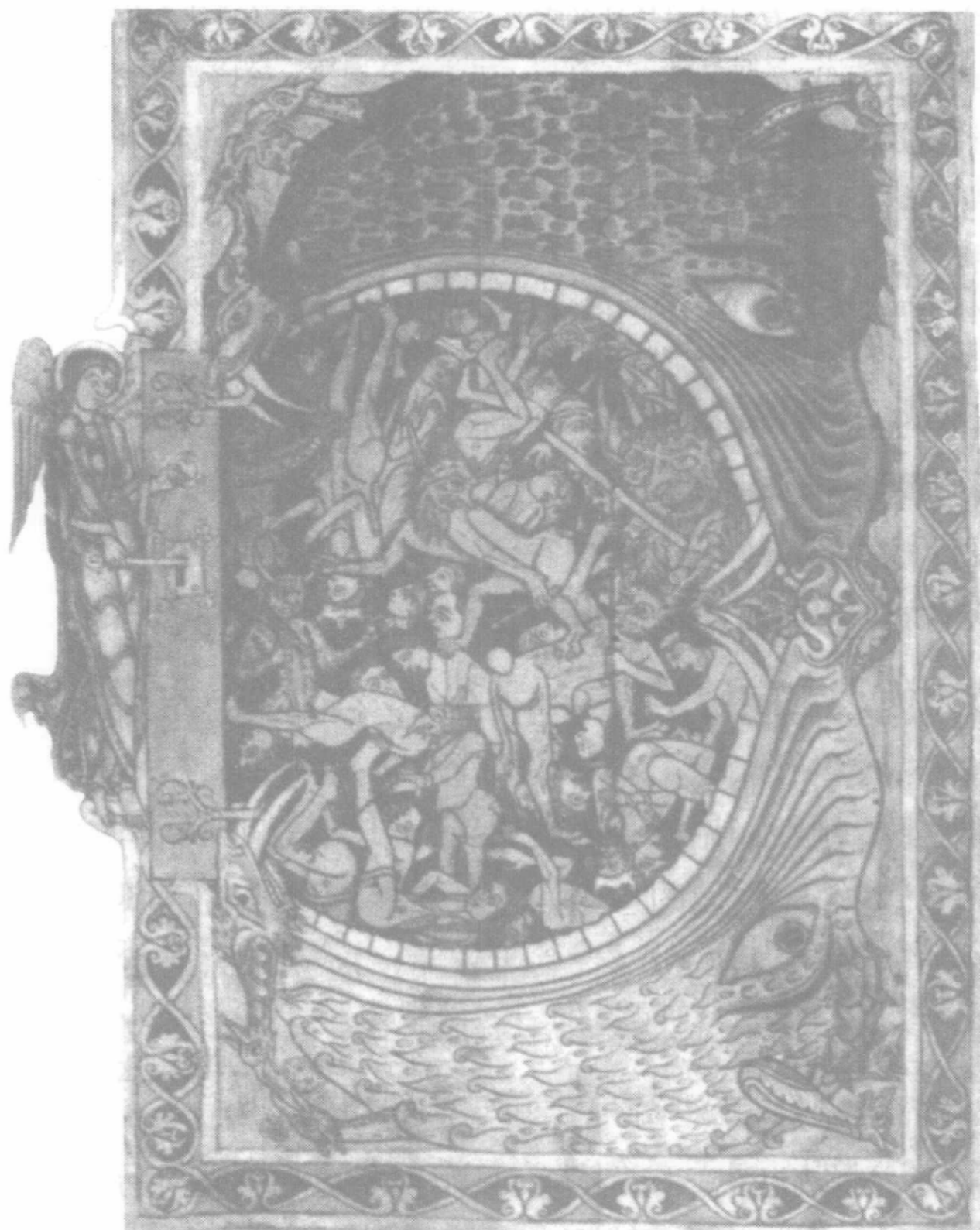
辩护的特殊属性实际上是以逻辑服务于某种需要保护的理论。其方法严格来说是科学的，加上现实为我们提供的部分事实和资料，得出或得不出一定的结论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把问题分析清楚，步步深入，在大多数的案例里都能找到突破之处。辩护工作一般都要设想预期理由，其论据是无法验证的。神学的所谓理性无非就是一种辩护。

神学的部分信条，其原始和最直接的意义代表着律令，多少有些专制的意思。或者说类似立法机构的法律。神学包含着法律的概念。对待神学家，如同对辩护士、对信条、对法律是一样的，对其执行的行为不存在讨论的问题，执行就是最直接的概念。故此可以说，神学或辩护士精神在其原则上是教条主义的概念。与此同时，严格的科学精神，纯粹理性的精神，是值得怀疑的，值得研究的。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怀疑主义的范畴内，流行某种怀疑的、嫉妒的、不确定性的体系，该体系产生于神学或理性的辩护职业，产生于滥用教条主义。根据不同的

实用性需要，有时是对抗性的需要，去执行权威性的法律和信条，执行的过程是萌发有前提的怀疑主义的因缘。辩护学，说神学也是一样，它教会人们不相信理性，可是不去教正宗的科学尤其是研究性科学。它不去寻找已经预见的解决方法，也不着手去做，而是在演练种种假设。正宗的科学首先教导人们去怀疑去探索；辩护学一不怀疑，二不相信，它只需要答案。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一种答案或者说结局，同时也伴随着不祥的结果。我们随便拿起一本关于神学的书，诸位读者会在其卷首读到司空见惯的一句话：这就是这一学说的不幸结局。一种学说的不祥结局也只不过证明学说是个不祥的学说，不是虚假的学说，但不能证明其真实性。验明真假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已。人类坚持不懈的工作是出于两大需要，一是为维持人类的本性，二是为了幸福。这里的幸福不是一般意义的幸福，经常体验的幸福，而是最急迫的幸福。所谓需要也不单单是感官的需要，而是智力的需要。也不单单是灵魂的需要，也是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幸运的需要，因为幸运是真理的组成部分。最后一个命题是深层次的辩护学，是不科学的，也不是纯正的理性。最好的表述方法是：真理是幸运的组成部分，这也不过是饭后茶余的谈论而已。其实是说，我相信，因为这是使我安慰的事物。

对于理性而言，真理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是与非，存在与否以及能否给我们以安慰。可怕的拉丁诗人鲁克雷西奥^⑩，他以享乐主义的冷漠与平静，尽量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说道：



中世纪《温彻斯特诗集》对地狱的描绘。顶端的铭文为：“这里是地狱，天使关上了大门。”

慈悲存在于以平静的心态观照所有的事物。他在一首诗里写到：宗教可能诱惑我们走向若干罪恶的道路上去。关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如使徒书所说，基督教对犹太人而言就是一场灾难，对文人学士而言则是一种疯狂。塔西多^⑩称基督教是灵魂不朽教，是恶性的迷信。它掩盖着人类的仇恨。

这些人的时代，应该说是最纯正的理性时代，福楼拜^⑪写信给罗格夫人的信中说的含义丰富的话：你说的对，应该尊重鲁克雷西奥，但他不能和庇隆^⑫相比，庇隆的悲伤没有他那么严重和坦率。古代人的忧郁症比起现代人要严重得多。很多人多少都知道“黑洞”里的灵魂不朽。但是，对于古人而言，“黑洞”就是“无限”的代名词。他们的梦想五花八门，稀奇古怪。那时候各路神仙都不存在，也没有基督，那是唯一有人的世界。我从来没有遇见这样伟大的时刻。但是使鲁克雷西奥不能忍受的是在他看来不错的身体。实际上，他是个虚弱的人，看来他还是怀疑的不够，他是想理解“赶快结束吧”的含义。

是的，鲁克雷西奥是想赶快结束的问题，并想有个结论。但糟糕的是他想要在理性中发现安慰。因为他有一腔反神学的辩护学和反对神学的仇恨。

很多很多有良知的人，他们自称为理性主义者，其实这是一种病态。

理性主义者依照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局限在否定理

性能够满足我们死后不朽的生命渴望。但是很快他们又因为不相信所谓的不朽而暴怒，跌倒在因反神学的仇恨而恼怒的泥坑里。他对犹太教的法力赛派信徒说：“这些不懂法律的刁民都是该死的人。”有一个叫索洛维耶夫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预感到这样的日子越来越近：基督教信徒将在地下墓穴里重新会聚，原因是他们总被信仰缠绕着。他们虽不粗鲁但过于精明，但对于谎言、嘲弄和虚伪又缺乏警觉。”

反神学的仇恨，唯科学主义的狂热，两者都明显地反对死后再生的信仰。我们先不说那些最严肃的科研人员，因为他们善于怀疑。我们看理性主义的狂热派，他们在谈论信仰时是何等的粗俗野蛮。有的说，耶稣的使徒好像在他们的脑子里刻上了猴脑的结构。还有更难听粗鲁的说法，这里不再一一罗列。有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再生。一提再生他们就恼羞成怒，提到有人相信再生，他们就万分难过，恨不得希望有再生的存在。我对这种态度不敢苟同。应该尊重那些坚持不懈信仰有再生的人，他们信仰再生是因为需要。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高贵的、人性的，有内涵的，但是有绝望的情绪。对这个题目，下面还会谈到。

尚未沉迷反神学狂热的理性主义者坚持说服人们生活是有意义的，来到今世会得到安慰的，尽管需要等待。即使十年，一百年或一万年之后在人类的意识中仍然会存在绝望。这里说的是活着的意义，有人称之为人道主义，是理性主义者真诚的激动的洞穴奇迹，以其令人称赞的假设，坚持以真诚换取真



斯宾诺莎之墓

心，并没有公开说理性是忧伤和有溶解力的强大力量。

理性主义^⑭的发明是多种多样的，也大多是理性的，从享乐主义^⑮到禁欲主义^⑯的时代，理性一直力求在理性中寻找安慰和规劝人们对生活的魅力充满信心，尽管人类已经意识到终究会有消逝的那一天。

享乐主义的态度，其外表粗俗的一面就是：“尽情吃喝，明天去死。活一天算一天。”与之相反的是禁欲主义，它的信条是：“按照道德观对你说的去做，不管以后如何。”他们的态度也有其共同之处，为快乐而快乐，为责任而责任。

无神论是最具逻辑性和一贯性，它否定个体意识在未来时间的无限持续性，同时它比其他学说具有更多慈悲之心。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的第5章和最后一章说明了通向自由的道路并确定了幸福的概念。是概念而不是意识。斯宾诺莎是一位可怕的文人，幸福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对上帝的

爱，一种文人的爱。在同一本书的第5章第21节谈到：“如果不是因为肉体的存在，头脑既不能想象任何事物，也不可能记忆过去发生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他否定灵魂不朽。灵魂脱离它曾经依存的肉体之后，它已经不能记忆过去的事，已经不能继续存活，也已经失去灵魂的原意。在第5章第23节讲到：“人的头脑绝对不会与肉体同归于尽，总还会剩下一些，剩下的这一些就是永存的。”这份头脑的永存就是思想的某种方式。请诸位不要上当。没有这样的个体智力的永存。这完全是一个骗局。这样的幸福是可悲的，忧伤的，是反生活的。这种斯宾诺莎式的幸福只能存在于文人对上帝热爱的表达方式里。这只不过是上帝的自爱，上帝自己爱自己（第36节）。我们的幸福，即我们的自由存在于上帝对人类的经常的、永恒的爱里。以上部分是第36节的注释。在其《伦理学》的结尾部分，作者阐明：幸福不是对品德的奖励，幸福就是品德自身。人人如此！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来自上帝，我们又回到上帝那里。如果翻译成鲜活的、悲剧的、具体的语言就是：我的个体意识萌发于虚空，萌发与我的无意识，然后我仍然回到虚空。

斯宾诺莎的痛苦忧伤的呼声即代表理性的呼声。他和我们讲的自由是可怕的自由。反对斯宾诺莎本人和他的关于幸福的学说也不乏无可争辩的根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招数问道：“你为了减轻他自己内心的不幸福，才出来讲内心的幸福，请问，斯宾诺莎先生，你幸福吗？自由吗？”

在《伦理学》这部伟大著作最后一章也是最悲惨的一章的

第 41 节注释里，这个在阿姆斯特丹绝望的葡萄牙籍贯的犹太人对我们讲，对于生命不朽的问题，他和普通百姓坚信不疑。他讲道：“似乎相信慈悲和宗教以及其他涉及情感的堡垒都是死后要弃之不顾的负担，然后希望为被奴役付出代价，而不是要为慈悲和宗教付出代价。其实，还不止是为希望付出代价，还要为惧怕死后受到恐怖的刑罚付出代价。希望和惧怕驱使他们依照神圣的法律规定去生活。神圣的法律将带给他们软弱的身体和萎缩的精神。如果不是因为希望和惧怕，他们也许反过来相信灵魂和肉体会同时离开人间。不管在今世活多长时间，无非是苦难和不幸。但他们会按本来面目生活，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生活，把人生交给命运而不是交给自己。如此心态之荒谬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他能以很好的营养品维持他的身体，就宁可滥用致人死地的毒品来满足自己；或者因为看到灵魂不是永存和不死，就宁愿没有灵魂地存在着（阿门！），不要理性地活着。这一切是如此荒谬，实在应该受到批驳。”

当我们说某种提法不值一驳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十分把握的。或者面对一种莫大的无知，根本不屑一顾；或者面对一种可怕的提法，让其自生自灭。还说那位流放在荷兰的葡萄牙籍贯的犹太人，毫无疑问，他自己战胜了自己，未留任何疑点，没有任何救助的可能性，他的灵魂不是不朽的，他宁愿没有灵魂地活着，阿门！或因失去理性，或因愚昧，他宁愿自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这位葡籍犹太人，他没有，绝对没有

任何可笑荒谬之处。这个可怜的文人，他以文人的思维界定不朽的问题，界定幸福的问题。他幸福吗？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其实，即使他知道如何界定内疚，也感到内疚，又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不会界定幸福但他已经幸福了，再纠缠到界定幸福的讨论里面来对他又有什么用？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①讲过一个阉人的故事，说为了给古代苏丹君王的家眷选拔女奴，主人想从一个马赛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学的知识。马赛人第一课讲“哲学”，非常粗俗的肉体哲学。阉人听了之后，惊慌失措地喊道：“看来，我从来就不懂得美学！”如是，阉人不懂选美的实用美学，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不懂论理学，也不会界定什么是幸福。幸福体验与感觉的事物，而非论证和定义的事物。

还有另外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已经不是顺从和悲哀的理性主义者，不是斯宾诺莎式的理性主义者，他是一个叛逆者。他伪装得好像高兴的样子，其实他的绝望比别人一点都不少。我说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他用数学（!!!）的方法发明一件灵魂不朽的仿制品，被称之为轮回永生，是一出悲喜剧或叫喜悲剧。作为原子数字或是作为最早的、有限的、不能再缩小的元素，在永恒的宇宙中还必须进行某种重新组合，现在仍然在组合。所以，一个永恒的数字不知道还要重复无数次，现在仍然在重复着。当然，就如同现在我要继续生活我正在生活着的生命，我已经生活过无数次，因为对于过去而言已经有一个永恒（过去部分），在未来还将有一个永恒（追求部分）。但是，有

一种可悲的情况：我没有记住我过去的存在，虽然有可能记住它们的存在，这两种情况绝对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完全是一件事物。因为存在与记忆无关。我们不去设想我们生活在有限的宇宙里，数字是最早的不可缩小的有限的数字；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的宇宙里，空间无限大的宇宙里；这种具体的无限，除了具体的永恒之外，在时间里是无法感受到的。那么，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的银河系，在无限的空间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而我正在看着无数次生命，而所有的生命是精确无误地相同。这是一个玩笑，但它的滑稽，它的悲剧程度并不亚于尼采，关于狮子会笑的故事。狮子为什么要笑？我想是因为疯狂。因为它对还是原来的自己，而且还继续是一只狮子，并不感到满足。

但是，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尼采，他们俩都是理性主义者，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他们都是精神上的阉人。他们都有心意，有感情，尤其是有渴望，疯狂地渴望永恒，渴望不朽。肉体的阉人在肉体上感觉不到亲缘繁衍的需要。精神的阉人也感觉不到永存的渴望。

确实有人肯定只要有理性就足够了，而且劝告我们放弃进入不能进入的事物。除此以外，他们还说为了找到生活的魅力和行为的动力，在永恒的个体生命中不需要任何信仰。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何在。一个与生俱来的盲人同样可以向我们肯定，没有感到享受可见世界的强烈渴望，也没有因为没有享受它而感到多么的忧伤。应该相信他，对于完全不认识、没有看

见的事物，何谈渴望。有一句拉丁谚语说，“男女首次相逢，何谈发生爱情。”

但是，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或在青年时代哪怕短暂地信仰过灵魂不朽，他也不会劝说我相，即使没有这一信仰同样会心平气和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总是存在出生的盲目性，总不能说是奇怪的行为不端。所谓行为不端，不会指其他事物，而是专门特指有理性的人。

最诚心诚意的意见莫过于下面的说法：“莫谈此事，浪费时间，有害意志。不管以后如何，今天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真诚里面隐含着不真诚。还不如说：“这件事就不应该谈论。”如果不去想，何谈有害意志。难道我们没有能力决定人类自己的行为吗？那不如对患有道德病的人说，判你短命。那患病的人知道，他不想短命。

意大利诗人卡尔杜西^⑧著有《野蛮的赞歌》诗集，请允许我摘录两段：

最好的行动是忘记

不要研究宇宙的无限神秘

把荣耀和痛苦带给太阳

亡灵的母亲是大地

在他的另外一首《站在马里奥山上》诗里这样对我们唱道：



图 5-1 死亡舞蹈

一天这一切都会在某个人的意识里反映出来，这又可能吗？

亚当夏娃之子该隐问造反天使首领：“你们幸福吗？”答：“我们是强大的。”再问：“你们幸福吗？”答：“不幸福，你幸福吗？”再后来魔鬼鲁兹贝尔对阿达赫（该隐的妻子）说：“你必须在爱情和理智之间挑选，仅此而已，别无选择。”该隐说，“善恶树是一棵骗人的树。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它所许诺的智慧需要用死亡的代价作为交换。”鲁兹贝尔又说：“死亡也可能会通向更高级的智慧。”就是说，通向虚空。

在书写这篇冗长文章的时候，不断出现科学（ciencia），知识（conocimiento），智慧（sabiduría），现实（realidad），理



性（razón），真理（verdad），宗教（religión），哲学（filosofía）等等名词，它们之间的关系纷乱复杂。同样一个词，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说法各不相同，如何使用，大伤脑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它们，分析它们，并力图将一些提出的问题得出某些结论。确实难度较大，但是，我们必须去面对。我经常还要引用一些著名学者的有价值的论断，也是必须做的，请读者朋友谅解。

科学到来，但是智慧却滞后。科学满怀大志，饱经风霜，但它终归会平静地走下去，并得到它应有的位置。

有人这样发问：“这是什么智慧，难道为了在诗人身上去寻找智慧而放弃科学吗？”诗歌是现实，哲学是幻想，理性永远是理性，现实永远是现实。我们身后的事能否验证是存在的，对我们来说是安慰或许是绝望，不得而知。

如今，科学已被宗教所代替，理性被信仰所代替，科学和理性经常是失败者。然而，仍然有人自己做出不道德的事，并且驱使别人也去做不道德的事，令我十分费解。我相信科学一定能够满足，实际上已经不断在满足我们不断增长的逻辑和智力的需要，我们追求真理的需要。但是，科学不能满足情感和意志的需要，不能满足我们要求灵魂不朽的需要，远远不能满足。理性的真理和生命处在相对立的状态。难道除了理性真理还有另外一个真理吗？

应该将人类理性稳稳地放在它应该存在的范围之内。不仅仅应该理性地验证灵魂是不朽的，还应该验证人类意识在牢不

可破的未来一系列时间里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应该验证：在其界限之内，个体意识在它所依附的肉体组织死亡之后，它本身是不能继续存在的。这里所说的界限是理性的界限，是经过验证我们所认识的界限。在这样的界限之外，是非理性的，或称之为超理性的，非理性的或反理性的。在其界限之外，就是异端邪说的滑稽。这种滑稽只能在最绝对的不确定性中才能站住脚。

理性的溶解最终要溶解理性自己。最绝对的怀疑主义^⑱、现象主义^⑲、或是绝对偶然主义^⑳，这三者在实证主义^㉑当中，绝对偶然主义是最始终如一和最具有逻辑性的。理性的最大胜利在于：其分析功能具有破坏性和溶解性；在于怀疑它自身的价值。当在胃里发现溃疡的时候，胃自身将溃疡消化掉。理性最终会将真理概念和必然主义^㉒概念的直接和绝对的效能破坏掉。这两种概念是相对的。既没有真理，也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我们将一个概念视为真理，是因为它与我们所有的概念相一致；我们将一种领悟视为真理，是因为它不与我们的领悟系统相悖。真理具有相参性。关于整体的系统问题，因为包容广泛，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不能说是真理或不是真理。宇宙本来是有想象空间的，在我们以外，还有非常另外的形式，正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尽管这是一种假设，尚缺乏理性思维，但通过我们尚不能解释的许多现象如诸多的自然现象，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再说必然性，有绝对的必然性吗？不是必然，而是本来就是必然，要说是必然，是从广延的意义上说

的。什么是绝对的必然，逻辑的必然，独立于宇宙存在事实之外的必然，在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的宇宙里，还有绝对必然吗？

绝对的相对主义^④，是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用最现代的意义来命名，就是推理的理性的最大胜利。

既不是意识成功地把安慰变成真理，也不是理性成功地把真理变成安慰。但是理性来自于真理本身，来自于现实本来意义，它成功地把自身陷入一种深深的怀疑主义之中。在这个深渊里，理性怀疑主义与意识的绝望相遇在一起，这一相遇产生一个基础。一个可怕的基础，安慰的基础。如何解释，且听下回分解。

注释

①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经验主义、不可知论的代表。在哲学上，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由两类知觉(印象和观念)所组成。休谟认为，客观实在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不可知的。代表著作：《人性论》、《人类理解力研究》。

②经院哲学：(Escolastisismo) 亦称烦琐哲学。西欧中世纪主要哲学思想的总称。因产生于天主教的学院，故称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所研究的大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其论证方法甚为烦琐。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托马斯·阿奎那。

③哈伊梅·巴尔梅斯：(Jaime Balmes 1810—1848) 西班牙神甫、哲学家。

④预期理由：哲学名词。证明中的一种逻辑错误，即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论据。亦称“窃取论点”或“丐词”。

⑤反对概念：哲学名词。具有“反对关系”的概念。在同一个属概念下两个种概念之间的一种不相容关系，其内涵互相否定，其外延互相排斥。

⑥唯灵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学说。宣称一切物体都是有灵魂的。主张世界的本原和本质是心灵或精神的，物质作为心灵的附属物，只是表象或假象。

⑦泛神论：(Panteísmo) 一种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的哲学观点。宣称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曾流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西欧，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斯宾诺莎等。

⑧巴门尼德：(Parménides 504—450?) 希腊哲学家。诗歌作品：《关于自然》。

⑨神学：(Teología) 基督教论证上帝的存在、本质和研究教义教规的学问。广义也泛指各宗教的宗教学说。神学分类：教理神学、自然神学、显灵神学、烦琐神学、伦理神学、苦行神学等。

⑩鲁克雷西奥：(Lucrecio 公元前98?—前55) 哲理诗人。著作：《事物的自然》；提倡享乐主义。

⑪塔西多：(Cornelio Tácito 55?—120?) 拉丁历史学家。著作：《编年史》。

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法国作家。主要著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⑬庇隆：(Byron 1788—1824) 英国诗人。代表作：《唐璜》。

⑭理性主义 (Racionalismo) 亦称“唯理论”。旧哲学认识论的一派。同“经验主义相对。只承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经验。有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

⑮享乐主义：(Epicureísmo) 源于伊壁鸠鲁学说。伊壁鸠鲁 (Epicuros 公元前341—前270)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观上，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痛苦、使身心安宁，怡然自得，是人生最高的幸福。

⑯禁欲主义：(Estoicismo) 亦称禁欲论。主张鄙视物质生活，克制欲望，发展理性。代表为古希腊罗马的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以及19世纪德国的康德等。

⑰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 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坚决反对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之说以及不可知论、二元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其哲学思想具有丰富的辩证论因素。在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独特见解。主要著作：《对自然的解释》、《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等。

⑱卡尔杜西：(Giosuè Carducci 1835—1907) 意大利诗人，获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撒旦颂》、《野蛮的赞歌》等。

⑲怀疑主义论：(Escepticismo) 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

识表示怀疑的一种学说。在古希腊，皮浪首先提出怀疑论的学说，故怀疑论也称皮浪主义。

⑳现象主义：(Fenomenalismo)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否认现象之外的本体存在，或认为人类认识的范围只限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自身或事物的本体非人所能认知。代表人物：德国的康德和英国的休谟、斯宾塞等。

㉑偶然主义：亦称偶然论。是同必然论相反的一种哲学学说。认为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有偶然的因素存在。绝对偶然主义断言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偶然性支配一切。代表人物：美国的皮尔斯和詹姆斯等。

㉒实证主义：哲学流派。亦称实证论。创始人是孔德(Augusto Comte 1798—1857)。主张哲学不应以抽象推理而应以“实证的”、“确实的”的“事实”为根据，否定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可知性。

㉓必然主义：亦称必然论。是同偶然论相反的一种哲学学说。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必然的、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否认偶然性的存在。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德谟克里特、荷兰的斯宾诺莎和法国的霍尔巴赫等。

㉔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否认相对中的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主张“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相对主义，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就是陷入主观主义。

第六章

深渊底层

既不是人类不朽的生命渴望发现理性的证实，也不是理性给予我们生命的魅力、安慰和关于生命的真正归宿。况且，生命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归宿。然而，在这深渊的底部，情感和意志的绝望和理性的怀疑论，面对面碰在一起并像兄弟般地相拥在一起。这次拥抱是一场悲剧的拥抱，最亲密无间的拥抱，从这一拥抱里萌发出生命的源泉，严肃而又恐怖的生命源泉。怀疑主义、不确定性是理性用以对自身及自身价值的分析而达到的最后观点，是生命意识的绝望所必须寄希望于其上的根基。

从迷梦中醒悟之后，我们必须放弃那些试图给慰藉以理性和逻辑真理的立场，他们蓄意想验证慰藉的合理性，或者是非理性。同样，我们也必须放弃那些尝试赋予慰藉以理性真理和激发生命动力的立场。这两种理论实在都不能使我们满意。其中一个与我们的理性相冲突，而另外一个则是跟我们的情感相冲突。这两种力量都不能导致和平，我们必须凭借它们之间的战争而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变为我们精神生命得以存在的条件。

同时，这一场高度的抗争，它也不允许运用那些议会政治人物所发明惯用的协议公式——卑劣的、粗俗的权宜之计，结果双方难分胜负。在这场抗争中，骑墙作风也没有立锥之地。也许由于色彩渐淡与胆怯懦弱的理性会导致某些协议公式的出现，因为事实上，理性就是存在于公式之中。但是，生命无法加以公式化，因为它要永远存在下去，所以它不会屈服于公式化。生命的唯一法则在于：全部或者虚无。情感并不采取中庸的概念调和他自身的繁复多态。

通常来说，智慧起源于某种恐惧。

我在下面要和诸位讨论怀疑论。是否可以说是怀疑？没错，是怀疑。但是它比怀疑要更怀疑。怀疑，一般说来是很冷酷的，它缺少活泼生机的力量。并且，当笛卡儿把它降等成为方法学上的机能之后，它更是非常的矫揉造作。理性与生命间的冲突不只是一种怀疑。因为怀疑很容易变形，有时则闻出喜剧味道的成分。

笛卡儿的方法论上的怀疑是一种喜剧性的怀疑，一种纯粹属于理论的而且暂时性的怀疑。也就是说，属于那种装作怀疑实际上却一无所疑的怀疑。鉴于一种温室的怀疑，这个人就断定凡是想到的就是存在的，而没有去验证“那些骚动不安的情绪，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因为在处理公共事物时运气不佳，而放弃把任何一种想法变成新的改革”，他还会因为疑虑自己的作品里是否会有这一类的成分而感到痛苦。不，笛卡儿没有提出哪怕是“改正他自己的思想，构造在完全属于在他思想的基础上的理论”。他下定决心不接受那些他无法清晰辨认的任何事物，同时想凭借清理一些偏见以及既成的概念，而使自己重新架构他智力的住所。然而，“当一个人开始重建他的住所之前，他只是把原先的住所推倒，然后准备材料，请建筑师或是他自己动手建造。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当他的建造工作进行的时候，他也需要准备其他的住所能够让自己暂时安居。”所以，笛卡儿为他自己设计出一套暂时性的伦理学。其中的第一条律则就是遵从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并且注意保留从小就接受的上帝恩赐给他的宗教教育，以使自己能够根据最适中的规矩来管理自己。是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套暂时性的宗教，甚至还有一位暂时的上帝！他选择最中庸的规矩：“因为它们对于实际而言，都是最舒适的。”但是，最好到此为止。

笛卡儿学说的怀疑，是方法或理论性的怀疑，温室里设计出来的哲学怀疑。这不是此地我所指称的怀疑、怀疑论和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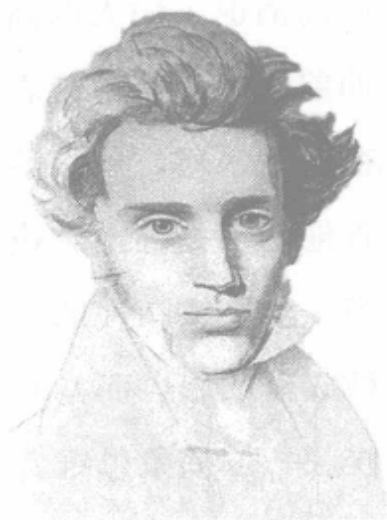
定性。不是。我所谓的怀疑是属于情绪上的怀疑，它是理性与情感、科学与生命、逻辑的与生命的之间的永恒冲突。因为科学破坏着人格的概念，贬为只是一种在时间中暂时流动的组合，藉此而摧毁了人格的概念，也就是说，科学摧毁了精神与情感生命的基础，而精神与情感是不会屈服的，科学转而对抗理性。

这种怀疑不能借助于任何暂时性的伦理观念，它必须在冲突中建立自己的论战性伦理观念，而且它自己必须在自身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信念。为此它所建立的住所必得随时接受破坏，并且随时予以重建。意志要继续，我的意思是说，是永远不能死亡的意志，永不屈服于死亡的意志，要建造生命之屋。同时，理性要继续，理性正在驱散暴风骤雨。

更甚于此，在我们所关心具体的生命问题当中，理性没有采取任何立场。事实上，除了否认灵魂的不朽之外，这可能是一种结局，理性还犯了更大的错误：拒绝承认我们的生命欲望所提出的问题。在所有称之为问题的理性的与逻辑的意识当中，根本容不下这一类的问题，灵魂不朽的问题、个体意识持续的问题，都不是属于理性的问题，它位于理性的领域之外。如果把它当成是一项难题，且不管它的答案到底为何，它都将是非理性的问题。从理性和逻辑的范畴讲，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缺乏意义的。严格地讲，个体意识坚持的灵魂不朽是非理性的，理性之外的课题。理性地讲，连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都不存在。更严格地说，灵魂不朽和绝对死亡都是不可思议的。为

了要达到解释世界与存在的目的，这是理性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假设我们的灵魂到底是必死或者是不死。因此，单就这个假设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

现在，让我们听听我们的兄弟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到底说了些什么：“抽象思维的危险性，只有在关于存在的问题上才能精确地被展示出来，抽象思维解决困难的办法是逃避困难，然后再吹嘘说它已经彻底解释清楚了。它泛泛地解释不朽，它异乎寻常地做了解释。然而，它显然把不朽与永恒看成是同一件事情。总是把永恒作为出发点，本质地讲，是思想的平庸。然而，每个非凡存在的人即使不朽，其实正好又是一道难题。对此，抽象思维本身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然而，存在的困难恰恰是存在者感兴趣的问题。抽象思维无助于我的不朽的问题，而且当个体非凡地存在时，抽象思维还要把我灭杀，之后让我不朽。其方法差不多就像戏剧中那位著名的外科医生霍伯尔一样：当他



克尔凯郭尔

用药消退了病人的高烧之时，也把病人的生命消退了。当一位抽象的思想家拒绝表明或承认他的抽象思维与存在个体之间存在的关系时，他带给了我们一幅绝妙的但是滑稽的印象：且不管他是多么的出类拔萃，他是在为他是否想继续做人而冒险。当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由无限与有限组成的人，因为具有这两种成分的组合而具有其实存性，并且关注他存在的无限性的时候，一位抽象思维者，虽然也有同样的附和，但是他却是一位双面人，是一位来无影去无踪的怪人，他活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状态里，有时候以一位可怜的教授面貌出现，他将其抽象本质扔在一边，就像丢一根他走路时所用的手杖一样。如果阅读像这一类思想家的生命，尽管他的著作可能非常的优秀，我们将会因为怀疑他还是不是一个人而颤抖。当我们在他的著作中，阅读到他的思想与存在是相同的一体，我们会不由自主想到他不是一个人，但当我们想到他的生命时，我们又会认为他是个真实的人。”

在这一段带有苦涩味道的抨击理性主义的典型人物黑格尔^①的文字里，其情也真，其意也切！既让我们退了烧，也要了我们的命。承诺给我们的并不是具体的不朽，而是抽象的不朽，好像是抽象的，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具体的不朽。如此渴望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

应该可以这样说：一旦所有的狗都死了，那么狂犬病也将一并消失；一旦我死了，那么期盼不死的狂热也将不再折磨我。并且对于死亡，也就是说对于虚无的恐惧，根本就是没有

道理的恐惧：所有这些话，看来都是很有道理的。是的，但是……但是一切都在运动中前进，因为它就是所有行动的源泉！

然而我怀疑我们的克尔凯郭尔兄弟是不是完全正确无误。因为同是一位抽象思维者，或称为抽象事物思想家，他的思维是为了他能够存在、不放弃存在。或者可以说，他之所想，为的是他能够忘记他最终也有不存在的一天。这就是所以需要抽象思维的热情。也可以说，黑格尔也像克尔凯郭尔一样，他同样热切关注于他的具体、独特的个体存在。尽管由于他身为一位官方哲学家，他时常隐瞒他的思想。这是由于职业的要求。

信仰不朽，这是非理性的。但是，信仰、生命以及理性，这三者彼此间仍有着相互的需要。对生命的渴望确切说来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它不能够援引逻辑的分析，也不容许理性讨论的命题流于形式。但是，它摆在了我们目前，如同饥饿也摆在我们目前一样。比如说，有一只公狼正在扑向它的猎物并要将其吞吃，或者是因为本能冲动扑向母狼，你能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公狼都是经过理性策划过吗？不能。不能把公狼的行为作为逻辑问题来对待。理性和信仰是两个死对头，但是缺乏一方，另外一方也随之不能存在。非理性的事物总是希望能够理性化，而理性的事物也只有非理性事物的领域里才能发生作用。它们不得不寻求相互的援助与合作。然而，却是在争斗中合作，因为争斗就是一种相互合作的表现方式。

在一个生物的世界里，求生的争斗建立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合作。不只是那些为了对抗一个共同敌人而联合在一起的战友

才会如此，即使是相互敌对双方也都在寻求一种联合。是不是有可能以一种较为亲密的结合方式，把那些吞噬与被吞噬的动物协调起来？如果这种情形能够在个体间的争斗中能看得清楚，那么，民族间的争斗会是更显而易见。比起战争来，贸易总是进步的一个最有完美的因素。通过战争，胜者与败者才学会相互了解，学会彼此互爱。

为了基督教，为了十字架的疯狂，为了非理性的信念，基督复活了，基督的复活是为了我们也能复活。古希腊理性文化拯救了基督。同样，基督教拯救了古希腊文化。没有基督，没有基督教，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完成的。没有《福音书》，没有圣保罗，中世纪的人们是无法了解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纯粹理性主义的传统，同纯粹的宗教传统一样，是不可能存在的。是宗教的改革产生于文艺复兴，还是反对文艺复兴，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应该说产生和反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儿子出生总是在抗议父亲。也有人这么说，是死而复活的古希腊人重新回归人类，就像埃拉斯莫回向圣保罗，回向原始基督教——最不理性的基督教。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是由于圣保罗以及坚持天主教神学的基督教非理性把这一切又归还给古希腊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具有后来的性貌”，曾经有人如此说，“是因为它通过跟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联姻才得以完成的。但如果说哥普特人（古埃及人后裔）和埃塞俄比亚人联姻那就是滑稽可笑的。伊斯兰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波斯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从中世纪脱离出来，从既是狂热的又是绝望的中世纪信仰中脱离出来。然而却没有脱离中世纪那内在的、深沉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理性主义的年代，我们也同样没有办法摆脱理性主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理性的信仰，就像其他所有信仰一样，都同样暴露出理性的难以维持的局面。我们可以看看英国诗人劳伯·布朗宁的诗：

我们藉着不信宗教而获取的
是一种为了信仰而有的绚烂多姿的
怀疑生命
而不是为了怀疑而有绚烂多姿的信仰

（布劳格拉姆主教的解释）

如果说信仰、生命惟有仰赖理性才得以维持，理性使得信仰与生命以从我到我的方式得以传承；也就是说，是反应方式和有意识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理性惟有仰赖信仰、仰赖生命才得以支撑下去。仰赖理性的信仰，不只是为求知，更是为了求生。但是，信仰不是可以传承的或理性的，而理性也不是根本性的。

意志与智慧彼此互相需要。那一句古老的格言说得好：“男女尚未相逢，何来说爱谈情”。用倒装句表述，也不显得那么滑稽：“不为谈情说爱，相识缘由何来。”维内特在他研究法

国哲学家巴斯卡著作《沉思录》一书时说道：“精神的成长本身需要心意。如果没有想观看的欲望，就不可能有所见。这是生命与思想的高度具体化，没有任何有关精神事物可言。”现在，我们看到：比如对于相信而言，首先要有相信的欲望。

意志和智慧寻求的事物是相反的。意志的目的是要把世界融入到我们身上并把世界据为己有。智慧的目的是，把我们融入这个世界中去。两项目的是相反的吧？合二为一不是更好吗？不，不能，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可能的。智慧是一元论的或者是泛神论的，而意志是一神论的或者是唯我主义^②的。智慧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事物自己就能有所作为；它把基础建立在本身观念之上，而意志却必须仰赖物质。要认识某些事物就是我认为我了解它；但是如果要利用它、要支配它，那么它必须跟我有不同。

哲学与宗教是仇敌，因为是仇敌，所以它们还要彼此需要。没有一种宗教不包含有哲学的基础，也没有一种哲学不包含有宗教的基础。它们各自依靠对方而存在。严格说来，哲学史也就等于宗教史。任何以科学的或哲学的观点而对宗教施以直接的非难，其实就只是以另外的、逆向于宗教的观点来非难而已，其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存在于自然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自然宗教的本能，所谓的本能就是科学的自然观察和基督教宇宙观价值的融合，这种本能在精神上确保基督教在整个世界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德国哲学家里彻尔如是说。但是，这种本能就是理性本身的本能。康

德的批判唯心论是有着宗教的根源，并且是为了拯救宗教。康德在他把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融入怀疑论之后，越过了理性的限制。反命题系统、矛盾及二律背反^③的系统，在这三者之上黑格尔架构了他的绝对唯心论，黑格尔的唯心论在康德理论里能找到它的根源，而此根源是非理性的根源。



黑格尔

当我们接触到信仰问题时，我们将会发现：在其本质上，信仰是属于意志的问题，而不是理智的问题。所谓信仰，就是愿意相信，首先是信仰上帝，尤其希望能有上帝。同样，相信灵魂的不朽，其实就是祈望灵魂能够真的不朽。但是，耗费如此大的力气去祈望它，简直超过了祈望的初衷，是对理智的践踏，对理智的忽视。真有点惩罚的味道。

求知的本能与求生的本能，应该说求生的本能，进入了斗争的状态。在他的著作《感觉的分析和肉体、心理间的关系》的注释里，马赫^④博士告诉我们说：即使是研究员或是学者也无法使自己免于为存在而做的斗争，即使是科学之路也无法免除口腹之欲的束缚。而且在我们现阶段的社会真实条件下，所谓纯粹的求知本能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并且，永远会是这样。但愿会有万一。

理智与生命、哲学与宗教间的所有的协议与现存的和谐，都将成为不可能。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性与生命之间的斗争的历史：理性固执地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

生命屈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执意要把理性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性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支持。这就是哲学的历史，他也永远无法跟宗教的历史分开来。

世界的意识，即客观现实，必然会是主观的、人性的、神人同形同性的。意志也将永远傲视理性。由是，在哲学历史的进程中，与生命必须面对的时代交替当中，产生了唯灵论的形态，产生了唯物主义的形态，以及其他各种将其改头换面的名称。理性与生命两者任何一方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战败者。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理性主义的生命终结将是自杀。对此，克尔凯郭尔说得很清楚：“纯粹思维方式的存在的结果就是自杀。我们不赞扬自杀而只赞扬激情。思想家是一种好奇的动物。在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刻，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他跟平常人又毫无相似之处。”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思想家并不意味他要放弃成为一个人，他只是为了生命的缘故而运用理性，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生命欺罔理性，而理性也欺罔生命。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为了生命的缘故而构架一套形而上学的进化论——神学的系统。它在表面上是理性的，可以为支撑我们对生命的渴望而服务。这种哲学，其实是基督教正统的超自然主义的基础。不管它是属于天主教的或是新教，在本质上，此类哲学是为生存而设计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强迫理性作为它的支柱。虽然理性对哲学给予极大的支持，结果理性反过来又把哲

学粉身碎骨。

关于这些论点，不乏有些人会反对说，生命应该把自己归附于理性。对于这批人，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人可以强迫做他所不可能做的事。生命也不能把自己交付给理性。“应该，所以它能够的。”某些康德学派的人会如此驳斥。但是我们可以抗辩说：“不能够，所以不应该。”生命不能屈服于理性，因为生命的目的是要活下去而不是被理解。

也不乏有些人会谈到关于宗教对于道德的忍让责任的问题。然而，这已经使这种愚蠢言行和不真诚达到了顶点。对于这种真诚还会有人出来反对它的诚实性。姑且如此承认吧，这两者仍然能够很好地调和一致的。诚实，我相信那些我认为是理性的方面。逻辑上，我们称之为真实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使我认定：即个体灵魂不朽言辞上是逻辑曲解，不仅仅是非理性的，而还是违逆理性的。然而真诚却引导我认定我不能顺从的另外一个认定，认定我对其有效性所持有的抗议态度。我所感觉到的事物才能算是真实的事物，至少是如同我所看的、所触摸的、所听到和向我展示的真实。我相信这是最真实不过了。同时，真挚使我不去隐瞒我所感觉到的事物。

善于自我保护的生命，不断寻找理性的弱点，并在怀疑论里找到了这个弱点。然后，立即紧紧抓牢它，并且借着这一扶手试图使自己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生命需要其对手的弱点。

没有什么事物是牢靠的，都是飘忽不定难以琢磨的。在激

情突发的状态下，拉曼那斯说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我们失去所有的希望之后，难道我们应当闭上眼睛，然后把自己掷进普遍怀疑论那死寂的深渊里吗？难道我们还要怀疑我们所想到的，怀疑我们所感觉到的，甚至怀疑我们自己是什么吗？大自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它强迫我们相信那些即使我们的理性也不同意相信的事物。绝对的确信与绝对的怀疑都同样是被禁止的。在两个极端中间，存在与虚无之间，我们漂浮徘徊于一种暧昧渺茫的中间地带，因为彻底的怀疑论将导致智慧的毁灭以及生命的彻底死亡。人并没有被赋予毁灭自己的权利，在他生命之中隐含着某些不可战胜的力量，用以抵抗对它的毁灭。我知道那不是信仰的力量，甚至它的意志也不能驾驭它。不管他喜欢与否，人都必须相信，因为他必须有行动有实践，他必须保有自己。他的理性，如果他只听从于理性，教他怀疑每一件事情，即使是理性本身都包含在怀疑之列，这样他将被局限在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之中。在他得以向自己证明他的存在之前，他早已荡然无存了。”

实际上，理性并不能真正把我们引入绝对怀疑论。不！理性并不能引导我，它没有引导也不能引导我走向怀疑自己的存在。理性所能引导我的方向是对生命的怀疑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于生命的否定，还不只是怀疑，而是否认我的意识能够在我死亡之后继续存活下去。生命怀疑论是由于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摩擦而产生出来的。并且，从这一摩擦里，从绝望与怀疑论之间的拥抱里，也产生了那神圣的、甘美的、救命的

不确定性，它是我们生命的最高慰藉。

绝对而又全面的准确，认为死亡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的、确定的、不能挽回的消亡的这种说法，就像我们说一个三角形的内角度数总和等于是两个直角度数的总和一样的准确。或者，从另一方面说，认定我们个体意识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能够延长到死亡之后，甚至进入到那奖赏和终生惩罚的追加物里，那种追加是奇异和偶然性的。对于我们而言，以上两种准确性的提法，都将使生命成为不可能。一个人若是自己相信并承认，用死亡可以永远结束他个人的意识和他的记忆，而他可能对所有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像这种人，在他精神的最幽微隐秘的住所，总会潜藏着一道阴影，一道幽微的阴影。那是不确定性阴影的阴影。并且，当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啦，就让我们好好度过这如同匆匆过客的一生吧！因为没有再生啦！”这时候，他精神上那幽微的处所里会有一片寂静之声喃喃地说：“天晓得！……”他也许不会在意听到这句话，虽然他的确听到了。同样，那些坚信有来生的人，从他们灵魂的某些隐蔽深处，也会传来阵阵不清晰的声音，那些不确定性的声音。在他精神的双耳旁也会喃喃的地说：“天晓得！……”这些声音，就像森林里西南风，夹杂着蚊子的嗡嗡声一样。虽然当这些微弱的嗡嗡声淹没在暴风雨的鼎沸声里，我们很难加以区别。但是，它的确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否则，如果没有这些不确定的声音，我们又将如何活下去呢？

“有吗？”“是没有吗？”这些便是我们生命本质之根基所

在。可能会有一些理性论者，在他们的脑海里从来不会对灵魂必亡怀有犹豫不决的态度。也同样会有一些生机论^⑤者他们从来就不会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抱有狐疑的态度。然而至多这也只能证明说：就像会有天生的怪物，所以会有属于心灵和感觉的蠢人，且不管他们的心智多么优越；也会有一批智力痴呆人，也不管他们的德行有多高尚。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不相信会有人向我保证说：他们不曾在某些短暂的时刻里，哪怕一闪念，在某些孤寂与哀伤的时光里，在他们的意识里，显露出这些不确定的喃喃细语声。我不理解那些人所说的话，死亡之后的期望并不曾折磨他们，对自身的消亡也不曾令他们感到不安。至于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愿意在我的心灵与心智之间、信仰与理性之间，能和平相处。我宁可愿意他们之间保持争斗的状态。

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



尖叫

9章第18—24节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一个人把他受到哑巴精灵所蛊惑的孩子带到耶稣那边去，因为每当精灵附体时，就会激怒他的孩子。孩子口吐白沫，咬牙切齿而且身体日渐消瘦。所以这个人希望耶稣有可能把他的孩子治愈。基督早已厌倦一般人只是为求奇迹和神异而跟随他，就对那位父亲喊道：“哼，没有信仰的一代，我还跟你们相处多久？受苦多久？唉，把这个孩子带来吧！”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当耶稣看见孩子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就问孩子的父亲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患病的。这位父亲回答说从孩子小的时候，哑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耶稣告诉他：“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位恶魔附身孩子的父亲就说出意义深远而不朽的话：“主啊！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仰不足，求主帮助我吧！”

“主啊！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仰不足，求主帮助我吧！”表面看来，折射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如果他相信，他信任，那么，他为什么又恳求上帝帮助他重新寻找失去了的信仰呢？尽管如此，就是这一矛盾给予了父亲心灵的呼求有了深刻的人性价值。他的信仰就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信仰。因为他相信，他说他愿意相信，他希望相信他孩子的病能够治好。所以他才恳求耶稣能够帮助他得到所缺乏的信仰，消除他对于治疗应验与否的怀疑。这是人类的信仰。就是桑乔·班萨对他的主子拉曼查的唐吉诃德先生所抱有的英雄式的信仰。桑乔·班萨的确是一个人，一位完全而又真诚的人，并且他也不愚蠢。

因为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他主子的荒唐行为，并且不带有
任何怀疑的阴影。同时，他主子自身也是带有怀疑的阴影才相
信一切的奇迹。因为，吉诃德先生虽然疯狂，但也不愚蠢。他
彻头彻尾是一个绝望的人。由于他是一位满怀英雄式绝望的
人，一位属于内在而又认命的绝望的英雄，所以，对于那些处
在灵魂与不朽的渴望间的战场的人而言，他是一座永恒的灯塔
航标。我们的主子吉诃德先生是典型的生命论者，是把信仰建
立在不确定性上的，桑乔是理性主义者，是怀疑自己理性的理
性主义者。

为痛苦的怀疑备受折磨的弗兰克，到最后不得已向上帝祈
求慈悲，他本来已经不相信的上帝，或者说他所确信自己不
信的上帝。其实，他是存在着的。他恳求上帝能够怜悯他，真
是一位可怜的乞求者。同样的心态，使我产生灵感，写出了题
名是《无神论者的祈祷》十四行诗（收录在我的诗集《抒情十
四行诗集》），诗的末尾三句为：

我因你而受苦，
如果你是存在的，
我也真的存在。

是的，假如作为我们个人不朽的保护神的上帝确实存在
着，那么我们也确实存在着。如果他不曾存在，那么我们也不
存在。

那可怕的秘密，上帝的隐秘旨意，如果把它翻译成神学的语言，就是众所周知的“命运预定论”。而那授令给路德宗的观念，那赋予基督教加尔文宗悲剧意识的观念，那对于我们自身得救升天的怀疑，在本质上就是不确定性。并且，因为这一不确定性与绝望相互结合，就形成了信仰的根基。有些人说，信仰就在于不去想它，在于把自己放心地交给上帝的怀抱，因为天启的秘密是无法探知的。是的，不信基督也同样在于不去想它。这种荒谬的信仰，这种毫无不确定性阴影的信仰，这种愚蠢的烧炭夫的信仰，与一种荒谬的怀疑心联合了起来。而这种怀疑心也毫无不确定性，这种怀疑心也是属于那些由于情感愚昧倍受折磨的知识分子所有，所以如此，也为的是不去想它。

那么，除了不确定性，除了怀疑——理智的声音而外，这道令法国哲学家巴斯卡颤抖的恐怖深渊，还能是什么呢？同时，也是由于它使得巴斯卡憋出那骇人听闻的句子：“大家都应该痴呆！”

为绝望而肯定，为绝望而否定，然后某个人又因为它，对肯定与否定却默不作声。请观察那些大多数无神论者，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是因暴怒而成为无神论者。因暴怒，他们不能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他们是上帝的个体敌对者。他们使得“虚无”弥漫着实体与人格化的色彩。而且，他们的“非上帝”其实就是“反上帝”。

至于对那卑鄙的与不高尚的说法，“就是没有上帝，那也

应该造一个上帝”，我们对此无话可说。这种措辞来自那些保守主义的污秽的怀疑论调。他们只是把宗教当成是统治的一项工具而已。他们的兴趣也只在于：在来生地狱里专门装那些反对他们庸俗兴趣的人。这类令人憎恶的、撒都该教派^⑥的言论，应该把它记在那些善于向权势人物献媚的、不信神者的头上，最为恰如其分。

不，最深刻的生命意识和所有这些论调完全无关。这里说的可不是一个老牌治安员，他不是维持秩序——“秩序，见鬼去吧！”他活着的时候总是以处罚威胁人，死后就对终身奖励垂涎三尺。所有这些都是很低贱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权术，或是伦理学而已。生命的意识只有与生活才发生关系。

不确定性的有力的坚实基础，是使我们对生命的渴望最为犹豫不决的东西，也是给予理性消融工程最有功效的东西，这一根据就是让我们认为：人死之后，可能存在的就是灵魂的生命。凭借着信仰的巨大努力，我们还在克服理性的谬误，因为理性教导我们承认灵魂只是生理机能的一项作用罢了。然后，让我们想象生命可以不死、灵魂可以永恒。在这一想象之中，矛盾和荒谬与日俱增。也许因此我们能与克尔凯郭尔同样获致如下结论：如果灵魂死亡是令人觉得恐怖，那么灵魂不朽的恐怖也毫不逊色。

一旦我们克服了这第一道唯一真正的难关，即一旦克服了理性的阻碍，随即获得了信仰，且不管其中包含着多么大的痛苦与可能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已经获得了我们个体意识仍将在

死后继续存在下去的信仰。那么，在我们的想象自我永存能够和我们的渴望取得协调的道路上，还会阻隔着什么样的难题和障碍呢？是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永恒的再生，如同自我的永恒生长，甚至是走向上帝、走向宇宙意识的一次旅程。即使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或那样……然而，理性作用的锁链一旦被打碎，又有谁能够再给想象套上新的锁链呢？

我知道所有这些解释叫人不耐烦、冗长、甚至是令人厌倦的，然而它却是绝对必要的。我必须再重复一次，我们并不需要一套超然的治安系统，也不需要把上帝变成一位伟大的法官或治安员。这就是说，我们根本不把天堂或地狱看成支撑我们卑微的尘世道德的辅弼。这里也不涉及任何属于自我中心论的个人的事物。并不只有我自己而已，这是牵涉到整个人类的种族。同时，它也是我们所有文明的终极目的。我只不过是单个人，但是所有的人就是“我”的复数。

你记得不记得意大利诗人里奥帕第写的一篇散文诗《野鸡之歌》的结尾吗？绝望的里奥帕第，他是理性的祭祀品，他永远也没有达到信仰。他写道：“时候未到，一旦来到的时候，宇宙跟大自然本身都将灭绝消失。并且，就像泱泱大国与人类的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灿烂的作为，虽然在那美丽无比的年代是那样显赫，然而今日却不曾留下任何遗迹与名声。同样，所有创造物的整个世界，以及它那无尽的兴衰浮沉与灾难变迁，都将遗留不下任何遗迹。如果有的话，恐怕就是广袤无

限空间里所存贮的、赤裸的静默与深沉的寂寥。且不管先前它如何被传述或理解，宇宙存在的令人羡慕的与令人颤栗的奥秘都将淹没消散。”这一种情境，如果现在用一个科学的而且非常理性的名词来加以描述，那就是“熵^⑦”。非常漂亮，妙极了，不是吗？斯宾塞^⑧创造了原始同质的学理。由此，我们再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异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现在一目了然，这一个“熵”就是终极的同质，十全十美的均衡状态。对于渴求生命的灵魂而言，似乎这是心智所能理解的一种最大的虚无。

读者们在以最大的耐心和痛苦的思想读着我的观点。而我自己也在尽量努力对理性和情感两个方面问题挖空心思地给以阐述。我不想在别人沉默的时候也保持沉默。我尝试赤裸裸地剥开我自己的灵魂以及人类的灵魂。暂且不管它是否如此，也不管它是否要走向消失。反正我们已经达到了深渊的底部，已经达到了理性与生命情愫之间永远不能妥协的冲突交点。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冲突，凭借冲突去生活。现在，我唯一还做的就是依据我自己感觉的方式，甚至我的思考方式，向你们解释：这份绝望到底如何能成为生机勃勃的生命基础，有效活动的基础，成为伦理学、美学、宗教，甚至是逻辑学的基础。随之而来也同样包括有许多的幻想和推理。或者还有更多的内容。

我不欺骗任何人，更不想把哲学说成是似乎是诗歌或是千百万化的幻影，当然它更不愿意把它变成一种神话。神圣的柏

拉图，当他在《斐多篇》这一篇对话录里讨论到灵魂不朽（理想化的不朽），其实就在骗人的不朽之后，抛出了一则有关另一种来生的神话。并且说，应该把来生神话化。好吧，大家都去神话化。

如果有人追寻理性，严格地讲我们应将其称之为诸如或某些问题，追寻诸如科学的根据，或诸如技术的逻辑思考，那他就可以宣布不要跟在我后面了。在对悲剧意识做了多方阐述之后，还剩有一些观点要讲的。我将继续钓大家的胃口。但鱼钩上不放诱饵，愿者上钩。但是，我决意不欺骗任何人。只是到最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会收拾起来。坚持我的观点，如同我和大家讲的，宗教的绝望就是生命意识本身或者说是人生之悲剧意识，就是今天文明的个体与民族的意识实质与核心。这就是说，这些个体或民族在知性上不是愚蠢的，在情感意识上也不是愚昧的。既不是缺心，也不是少肺。

并且，这一悲剧意识就是伟大英雄们丰功伟绩的源泉。

如果在下面的文章里，你们读到那些随心所欲的格言警句、粗俗不堪的流言蜚语、接连二三的结论推断和颠三倒四的意识观念，请不要把它们称之为欺骗。如果大家愿意，请在意识和理智之间矛盾丛生的领域里陪伴我，或许其中某一方面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下面要谈的问题虽然没有离开理性问题，但主要是谈生命的问题。当然，我要和诸位表达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需要理性化。其关键之处还不能以理论和逻辑系统予以归纳。所谓

学派和理论有时候是个沉重的负担。

我们要谈的问题也决不是凭空幻想或空穴来风。还是会涉及到一些人，倒不见得都是思想家。但他们先于我来到这个流淌着眼泪的山谷里，他们已经把生命置之度外并对生命表示了他们的愿望。我说的是生命，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曾经有生命力的思想，是他们非理性的思想。

是不是说，他们表达非理性的努力就完全缺乏理性和客观价值呢？绝对不是。绝对的、不可废除的非理性和不可表达的事物是不能传播的。但是，反理性的事物并非如此。也许没有办法把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但可以把反理性的事物理性化，那就是把它公布于众。因为只有理性的，才是理念的，真正理念的；因为滑稽可笑，才被谴责；因为毫无意义，所以不能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当非理性的或是滑稽可笑的事物被一个人表达出来并被理解的时候，经常可以得到理性的解决，即使是否定中的肯定。

幻想中的最疯狂的梦幻也有其理性的背景。谁能知道某一个人的想象不会在另外的世界里已经发生过、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可能的巧合也许是无限的。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想象都会成为可能。

凭良心说，我所要介绍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复，过去已经有过上百次地介绍，但又被上百次地被驳倒。但是，当一种思想重新被重复时，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原来被驳倒过的思想。我从不奢望找到幻想中的真理。也许先于我的那些声音已经销声

匿迹，但在风中仍然飘荡着同样的哀怨。那些回荡着的哀怨是出自另外一些人的口，只是想说痛苦仍然存在。

应该再次地重复那些永存的遗憾，那些雅各（《圣经》主要人物）和《圣经旧约》时代的遗憾，尽管是老生常谈，目的是让那些进步党的人士看到有些事物是永垂不朽的。

《圣经旧约》不断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虚无中的虚无，雅各的哀怨，我都以提醒的方式逐字逐句地重复引用。应该不断地重复：请记住，直到死。

你们一定会说，究竟为了什么？也许只是为了激起一些人的愤怒，让他们看到，有些东西没有死，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不会死亡。为了使一些人确信在 20 世纪的今天，已经过去的年代和那些年代的人仍然活着。即使有些错误的东西会卷土重来，但是其中必有真理的东西存在。如同当一个人死而复活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他没有全部死亡。

肯定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感觉到我现在正在感觉和表述的东西。也会有另外很多人，今天才感觉，尽管他们保持沉默。我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呢？因为，感觉越深刻的人是最沉默的人。但他们的沉默只是内心声音的静静沉默。我所以不保持沉默，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不应该说。我认为应该反复地说别人认为不应该说的。又有何用？尽管只会激怒进步党的人士，激怒那些认为真理就是安慰的人。我要激怒他们说出：“这人真是不可救药！他要是把他的聪明用到……该多好啊！”我要对他们说也许我有理，即使很少。但是，我就要说我感觉到的，我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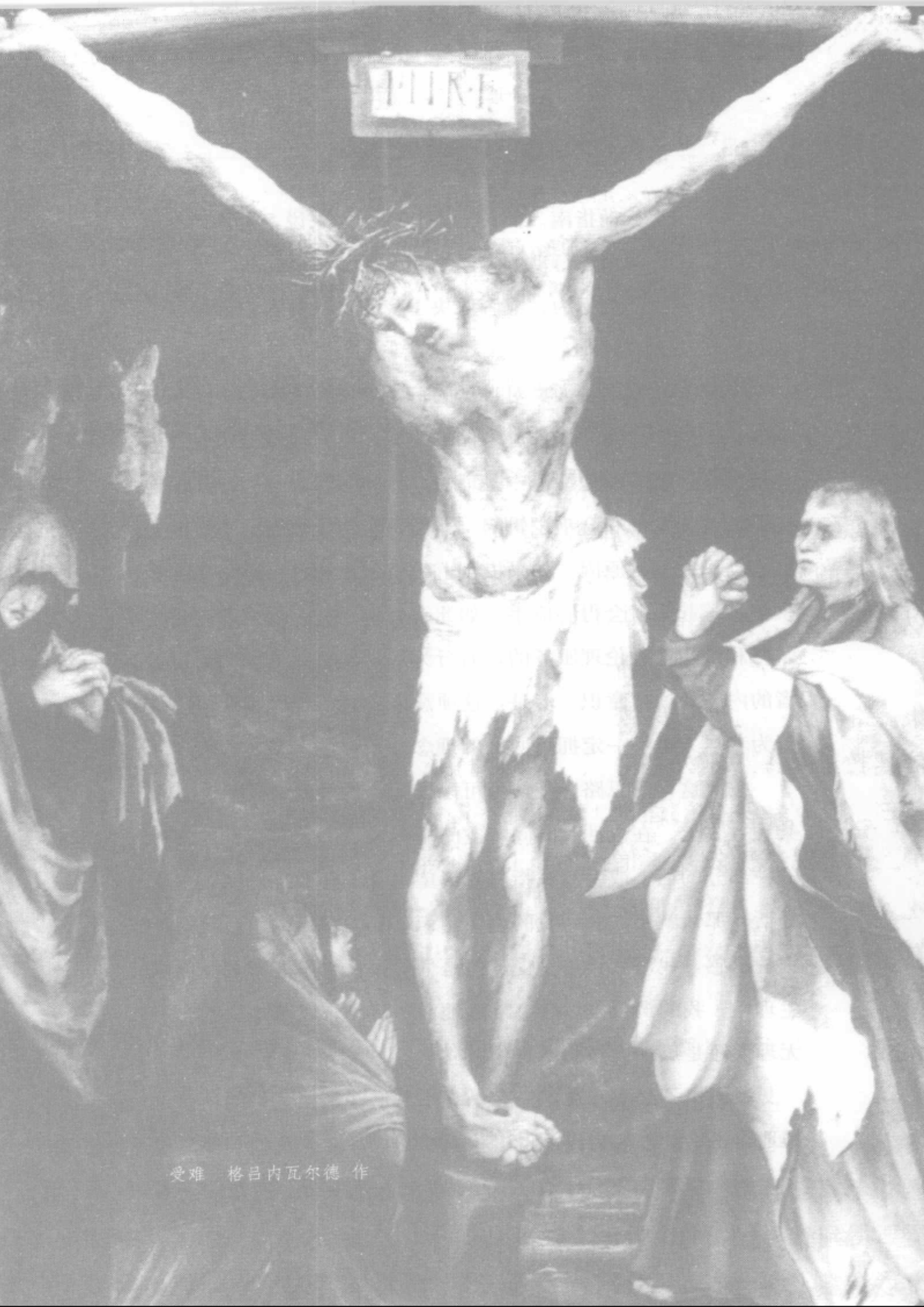


我的感觉，足矣！缺少一点理性比富裕很多理性要好。

只要你接着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如何从这个绝望的深渊里出现希望，深渊如何成为人类行动和行为的源泉。你就会发现如何从团结到进步，这是关键性的立场。只要继续读下去，诸位读者就会发现一个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道理。还可以看到如何有效地符合伦理道德地去行事。不管是信仰还是理性，不管那一个是正确那一个错误，都不能回避灵魂不朽的问题，也不能以理想主义的概念去歪曲这个问题。就是说不要虚伪。诸位读者还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痛苦，摆脱这个问题的无果挣扎，将成为或已经成为行动的基础和道德的基石。

在明确不确定性的意识成为行动的基础和道德的基石以及在理性、信仰和渴望生命永存之间的内在争斗之后，以实用主义者的眼光看，不确定性的意识就得到了证明。换言之，为了证明我没有在它身上寻求实际的结果，而是因为经验碰到了它。我不想也不应该对内在的争斗、不确定性以及渴望的状态寻求所谓的证明。木已成舟，足矣。如果有人正在深渊底层，他在那里没有碰到行动和生命的动机和诱惑，因而在肉体和精神上自杀，或者一边自杀一边又拒绝别人的救助，对此给予谴责的人不是我。

抛开一种学说的糟糕结果不说，我重复地说，是因为这种学说对我们的希望是糟糕的，但它不是虚假的。结果如何确实依赖学说本身，但更重要的是学说的运用者。同样一条原则，



受难 格吕内瓦尔德 作

一个人可用来行动指南。而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因此放弃行动。因为两个人行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再者，我们的学说常常滞后于我们的行为，或者取决于我们自己对学说的解释方式。

实际上，如果说人类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一无所知，那是不能接受的。如同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之后，让他做这样或那样的动作。然后给他编造一些理由，让他亲眼看见如何证明他的动作是合理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动作的真正原因。如果棋盘上的棋子是有意识的话，那么棋手运筹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如此看来，所有的哲学理论是为解释和说明某种伦理服务的，而行为的学说实际上则源于行为者的内在的道德意识。但是，这项意识的真正理性或原因，连行为者本人也不一定拥有明确的理念。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认为可以设想：如果我的理性——在某种方式上、在人性、时间和空间里构成我的兄弟姐妹的理性的一部分的话，或者给我指出对渴望生命不朽的绝对怀疑主义的话，那么就要涉及到我的生命意识，我的求生欲望，我对死亡的反感，我对死亡的忍受。但是怀疑主义也不能抵消我的求生理性。我的渴望是活着，永远地活着。一言以蔽之，不管有无理性还是反理性，我不想死。

我们也不必对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过早地得出结论，因为经常得出相反的结果。当涉及到某种学说时，谈到悲观主义者时，也不是谴责它一无是处，所谓的乐观

主义者在行动上也不是万事亨通。相反，我认为，我们很多伟大的英雄，绝大部分都是绝望而去，在绝望之中完成了他们的功绩。尽管是模棱两可，称之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两项命名还是被接受了。某种影响深远的悲观主义还能产生某种暂时的、世俗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会展开来谈。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进步党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立场，因为他们是欧洲现代思想的中心潮流。我不能猜想这些家伙面对重大问题会自觉地闭着眼睛生活在谎言之中并企图扼杀人生的悲剧意识。

通过前六章展开的评论以及所表述的诸多看法，算是对一些问题有个实际的总结，使所持的实际立场得到确立。所发表的评论，目的是把人引向既不要拒绝生命也不要放弃理性的境地。人要活着并在两扇反方向的磨盘之间行事，忍受着磨练灵魂的痛苦。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把读者引向一个不乏理性的幻想世界。没有理性，一切都等于不存在。所说的幻想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幻想。至于其真实性，真正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因为它独立于我们之外，独立于我们的逻辑思维之外，独立于我们的灵府之外。对此，何人知晓？

注释

①黑格尔：(G. W. Federico Hegel 1770—1831)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的精华，主要包含在他的逻辑学中。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把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当作思维的规律而加以阐明。著作：《法哲学原理》、《历史、宗教哲学讲演录》、《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

②唯我主义：(Egotismo) 亦称唯我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达到极端的荒谬结论。认为只有“我”是存在的，其他一切都是我的表象和为我所创造。

③二律背反：(Antinomias) 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互相排斥但同样是可论证的矛盾。康德认为当理性企图对本体有所认识时，就必然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二律背反的提出说明了康德接触到辩证思维方法的特点。康德举出四组二律背反，如：世界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等。

④马赫：(Dr. Ernesto Mach 1838—1916) 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主张认识限于感觉。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在力学、光学和声学上也有一定成就。

⑤生机论：亦称“活力论”。有关生命现象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认为有生命的物体的一切活动是由其内部所具有的非物质的因素，即“活力”所支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隐得来希”潜能和现实说是活力论的理论基础。

⑥撒都该教派：(Saduucess) 早期四大犹太教派别之一，为犹太教之当权派。其他三个派别为：法利赛派 (Farisees)、艾赛尼派 (Essenes)、和狂热派 (Zealots)。四派均崇信上帝耶和華為宇宙唯一真神。

⑦熵：(Entropia) 原意是热力学中表示物质系统热学状态的物理量。熵是物质状态的参数。熵的大小是状态自发实现可能性的量度，熵越大的状态，实现的可能性越大。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叫做孤立系统熵增原理。

⑧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宣称知识是相对的，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主张社会是个有机体，道德是进化的产物。著作：《综合哲学》、《群学肄言》等。

第七章

爱、痛苦、悲悯与人格

该隐：不管欢愉与否，让我学习参与
我的不朽。
卢西法：你可以做到的，在我遇到你
的时刻。
该隐：我该何去何从？
卢西法：经受苦难。
——拜伦：《该隐》^①第2幕第1景

亲爱的读者，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色彩的事物是爱。爱是欺骗之子，爱是醒悟之父。爱是悲伤的慰藉。爱是对抗死神的灵丹妙药，因为爱犹如死神的姐妹。

里奥帕第在其一首诗歌中唱道：

爱经由被爱者，
狂热地追寻某种
超越爱的幻想，
当它发现不能找到时，
它便感到失望。

爱情发疯似地通过在被爱者身上追求其所求，一旦失败，立即垂头丧气。

不管什么时候，一提到爱，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性爱的概念。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其最终之目的在于种族人群在地球上的绵延繁衍。缘此，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爱贬低为仅仅是纯粹属于智性或纯粹属于意志的事物，因为那就等于把属于爱情的情感的或者是感官的部分弃之不顾。因为，爱的本质，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意志。爱或可以是欲望，是感觉。爱本身就是深入到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感觉：凡是精神的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欲成分。

性爱，它是其他所有形式爱的创生典范。在爱中，而且透过爱，我们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道。但是，只有以死亡为代价，我们才得以能够永存于地球之上。而且，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交给另外的人。微小动物和低等生物，它们是靠分离或分裂自己而增殖繁育，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终止它先前所形成的

统一体。

但是，一旦借自我分裂而增殖的生命存在活力枯竭时，种群必须经常通过两个衰落颓废的个体加以结合，以便不断更新生命的泉源。这便是在原生动物群里所谓的细胞生殖里接合作用。它们之所以接合，为的是能够有更多的活力再度分裂。世代的每一行动都在于生物能终止它曾有的生命形式，不管是全部或部分，在于分裂，在于局部的死亡。生存便是付出自己，不断寻求永存。而寻求永存以及付出自己都意味着死亡。“生成”的最高欢愉便是预先尝识死亡，即我们生命力本质的毁绝的滋味。我们与他人结合，那就是分裂自己。最亲密的拥抱就是最亲密的撕裂。在其本质上，性欲之爱的激情和欢娱，创造生命的痉挛，就是一种复活升天的感觉，一种在他人身上更新自身生命的感觉。因为，只有在他人身上，我们才得以复活自身生命，进而得以永存。

毫无疑问，爱的本质具有某种悲剧性的破坏力。当爱展现出原始动物的状态时，不可抗拒的本能以结合的狂热驱动着两性（公与母，雌与雄）亲密交媾。同样的冲动，迫使它们的肉体结合，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剥离了它们的灵魂。当它们拥抱时，夹杂着同等程度的爱与恨。最主要的，它们彼此揪斗，为的是一个尚未具有生命力的生命。爱是一种持续的争斗，并且具有动物的种性。在某些动物种群里，雄性虐待雌性强迫与其交媾。当雌性受孕之后，它却反而贪婪地吞噬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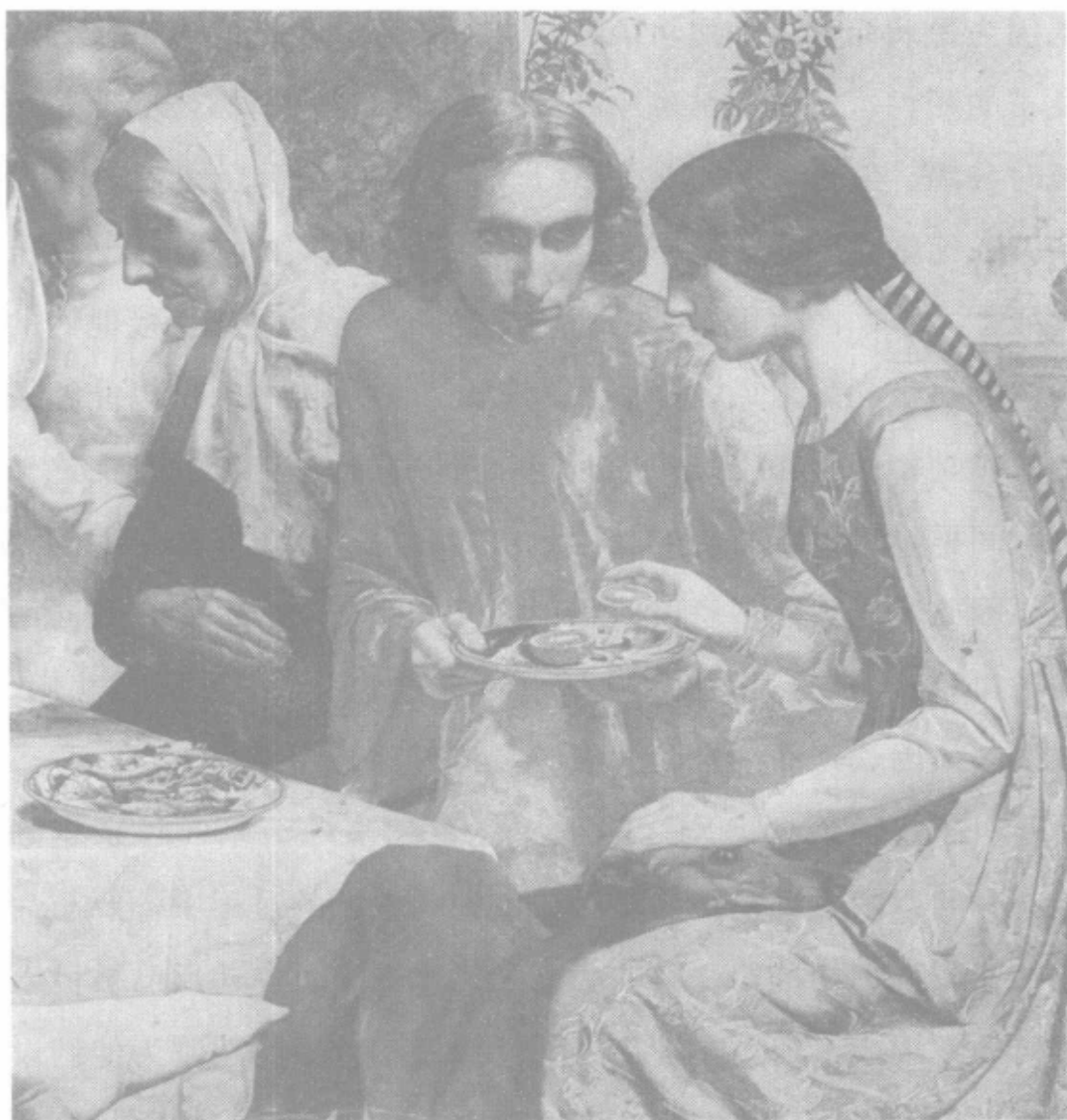
曾有人说，爱是互动的自私主义。情人彼此尝试着去占有

对方。并且，当他通过对方的身体而寻求生命的永存时，他也同时寻求自身的欢愉。虽然有时不曾如此想，或求。情侣彼此都是对方愉悦的直接媒体，对方生命永存的间接媒体。这就是目的，这就是贪婪。有谁为了永存而保持贞操，为了肉体永生而保持某些人性？就这个意义说，他们既是暴君又是奴隶，每一个人同时是对方的暴君和奴隶。

最深邃的宗教意识是谴责肉欲而提倡贞洁。在这个事实里是否具有任何特异的性质？《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上说，贪欲是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把金钱势力（这只是一种手段），看成是最后目的。因此，把手段视为目的，或者不曾认清、或根本轻视目的，其中便暗含藏有罪恶的本质。既然把欲望而不把永存看成是目的，那么，何为真正的目的？除了食欲之外，何谓肉欲爱？

如是，地球上的情人所永久拥有的是肉体的疼痛，是疼痛，是死亡。爱是死神的兄弟和儿子，同时也是死神的父亲。死神是爱的姊妹和女儿，同时也是爱的母亲。爱的深处包含着一个永恒绝望的深洞，从那里萌发出希望和慰藉。如是，从这种肉欲的、原始的爱，从这种夹杂各种感觉的整个肉体的爱，即是人类社会的动物性根源，从这一爱的喜欲之中产生精神与悲苦之爱。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爱，就是精神爱，它产生于痛苦，产生于肉欲爱的死亡。它也产生于爱护的怜悯情感，就像父母双亲面对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孩子而有的同情感觉。情侣们永远不



《洛伦索在伊丽莎白家》(局部) 米莱斯 作

能得到放弃自我的爱，达到一种不仅是肉体结合而是心灵交融的爱。只有当悲苦的重锤捣碎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在同一个苦难的研钵里受尽折磨的时候，他们才能达到相互爱恋。官能之爱结合了他们的肉体，但是分离了他们的灵魂。官能之爱使得彼此的灵魂视同陌路。但是也因为这种肉体之爱而产生他们肉体的结晶，他们的孩子。因为不幸，孩子生出后夭折，也许只

是因为患病而死。随之可能出现如下结果：他们因肉欲结合的儿子死亡，使其精神隔绝疏远，相互冷淡，其肉体因悲苦而暂时分离。但是，其心灵却因悲痛而结合。原为情侣的父母亲，在绝望氛围的笼罩下相互拥抱，并从他们肉体结合的孩子死亡之中，产生了真正的精神之爱。或者说，当连接他们的肉体的纽带断裂之后，他们才舒适地长叹一声。人所以能够彼此以精神相爱，必得是他们一起领受同样的悲苦，而且在悠长的时间里，肩负着共同的愁苦之束缚而携手越过布满荆棘的大地。因此，他们才得意彼此相识，互相感情沟通，而在共同的痛苦里相互信任，相互怜惜而达到相爱。因为，爱即是怜悯。如果肉体因欢娱而结合，那么心灵将因痛苦而结合。

对于这种饱含悲剧之爱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有的悲剧之爱在它们萌芽、生根和生长的过程中，要与命运的残酷法则相抗争。有的悲剧之爱生不逢时，违反已被世人接受的常规或习俗。在情侣之间，命运和世界的法则为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高墙沟壑，天罗地网，不一而足。然而，这些障碍也使他们产生驱使其走向彼此的激情和冲动。但相爱的幸福对他们而言是苦涩的，彼此恋慕的喜悦常常转为悲痛。痛苦不断增加，继而渴望正大光明的爱，渴望自由自在的爱。此时，他们更从心灵深处相互怜悯。他们共通的悲愁与喜悦，产生了共通的怜悯并且从怜悯中获取他们相爱的燃料与火焰。他们为追求享受而受苦，转而又享受他们共同的苦难。他们超越了尘世的局限而建立他们的爱。受命运束缚折磨的爱力量，

促使他们以直觉了解另外的世界，那里除了爱的自由以外，决无其他法则。在那个世界里，不再有障碍的隔绝，因为其中并无肉体，只有灵魂。如果在这个属于肉体与浮华的尘世里，我们的爱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享受，那么另外一个世界的幻象将以更多的信心和希望来激励我们。

母性之爱，除了同情弱者，同情无依无靠的人，同情襁褓中要奶吃的婴儿，还有什么称得上是母性之爱？在女人身上所有的爱都是母性之爱。

以精神相爱即是怜悯，而怜悯愈深，爱亦愈深。人对于他人所燃起的慈善火花，乃是因为触及到其自身的悲苦、自身的表象、与自身的卑贱轻微的最深处。因此，睁开的眼睛把视线转向他们的同类，并从他们身上看到同样的悲苦、表象、卑贱颓废，因而怜悯他们，爱他们。

男人渴望被爱，被怜悯。男人希望别人能够感觉并且分担他的困难和苦楚。街旁的乞丐，所以会把他们的悲愁和脓疮故意展示给行人，这不仅是他想从行人身上赚取救济物品的策略，他还企望更多的东西。真正的救济品是怜悯，而不是那仅能减轻挣命中物资困难的事物或金钱而已。那些带着躲避神色的匆忙行人，他们所施舍的救济物，乞丐是不会很感激的。比对只给予帮助而不予怜悯的人，乞丐宁可感激那些虽然没有给予，但的确有怜悯之心的人。当然，有时候从另外观点而言（如在饥肠辘辘的时刻），乞丐只能选择前者。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他们向那些受其感动的人诉说愁苦时，他脸上所表现出的满

足神情。他想要得到的是怜悯及渴求能够被爱。女性的爱，首先说，它通常在本质上是激情的，母性的激情。女性把自己奉献给她所爱的男人，因为她感觉到男人因欲望而痛苦。伊丽莎白对洛伦索，朱丽叶对罗密欧，弗兰塞斯卡对保罗，都是范例。女性似乎是在说：“来吧！我的宝贝儿，你不该遭受如此痛苦的！是我的罪过！”因此，她的爱更可爱，而且比男性更为纯洁，更勇敢，更长久。

因此，怜悯是人类精神之爱的本质，是爱自觉其所以为之爱的本质，非纯属动物之爱的本质。总之，是一个有理性人的爱的本质。有爱才有怜悯。爱之愈深，怜悯亦愈深。

我曾把“男女首次相逢，何来说爱谈情”颠倒过来，“男女说爱谈情，何拘萍水相逢”。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你过去曾经爱过，你就不会一无所知；换言之，如果你没有任何爱心，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你就一无所知。

随着爱的成长，心神不定的渴望穿透心灵最深处，继续延伸到它所能见到的一切，并怜悯所见到的一切。当你深入到你自己，深入到你自己最深处，你将会发现更多属于你自己的虚无，发现你并非完全不是你，只不过不是你所理想的你。总而言之，你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你。当触摸到你自己的一文不值，当你没有感觉到你常在的本质，没有达到你的无限，更达不到你的永恒，你将对自己全心全意的怜悯，为你自己点燃悲苦的爱意，它将耗损你的自爱，然而这只不过仅仅是感官上的自我欢愉与自我享乐，犹如心灵肉体的自我享受而已。

精神的自我之爱，即一个人对自己所感到的怜悯之情，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我主义。但是，这里的所说的自我主义绝不是庸俗的个人主义。由于这种爱，即对自己的怜悯的愿望，也是强烈的绝望，产生了一种意识：人出生之前的自己不是你自己，死后也同样不是你自己。这种意识将引导你去怜悯外表上是你的同类和兄弟，他们也都是从虚无飘向虚无的一群可怜的影子，他们是在无限和永恒的黑暗里，迸发出的火花，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对其他入、对你的同类所产生的激情之感，首先来自于那些与你最具血缘关系的人和那些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这种激情还将扩展成为对于所有存在物（包括无生命的存在物）的普遍怜悯。闪亮在遥远的夜空里的某一颗星辰，终有一天会熄灭而沦为尘土，不再闪亮，不再存在。同样，即使布满星辰的苍穹，也有消逝的一天。苍穹同样需要怜悯！

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存在，那是痛苦的事。然而，更痛苦的是，一个人自己永远继续存在，不与另外一个人同时存在，更不是与所有的人同时存在，因为也不可能与所有的人同时存在。

如果你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宇宙，尽量观察其最深处，其实就是观察你自己。你会感觉到，在你自己的意识里，你不仅只是观照所有的事物，与此同时还能观照到所有事物的痛苦踪影都已消失殆尽。这时，你将跌入厌倦的深渊，不仅是对生命的厌倦，还有对别的事物的厌倦，对存在的厌倦，对最空虚的无底深渊的厌倦。直到这时，你才恍然大悟，你的精神境界已达



亚当与夏娃

到了宇宙范围的爱。

为了爱一切的事物，为了怜悯一切的事物，人性的、非人性的，活着的、没有活着的，你必须在你自身之内感觉一切的事物，你必须将一切的事物加以人格化。你为了要爱的一切事物，要怜悯的一切事物，爱必须把它们人格化。我们只怜悯、只爱那些跟我们相像的事物，而且越是爱它们，反过来就与我们越相像。我们对于事物的怜悯，以及随之而来的爱，是随着我们从事物里所寻找到的相似点的比例而增加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爱本身的意欲增长，它将为我们揭露更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去怜悯，去爱那颗终有一天会从天空表面消失的可怜星星，那是因为爱和怜悯使我们感到：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朦胧意识感觉到，有一天那颗星星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星星也会痛苦的。因此，所有的意识都因死亡和痛苦而存在。

意识是共有的知觉，是同享，是共同感觉，是休戚相关的感觉。

爱将其所爱的一切人格化。惟有理念人格化，才有可能相互钟情。当爱对其所爱是那样伟大而充满活力，坚强而又丰盈的时候，爱则将其所爱之物人格化，进而发现“万有宇宙”原来是一个大写的人，它也具有意识。而且同样会受难、会怜悯、会爱，即是说它是意识。我们把这一项宇宙的意识，即因为爱所至，并将其发现，之后将其人格化，就是我们所称谓的上帝。因此，灵魂怜悯上帝，并感到它自己为上帝所怜悯。爱上帝并感到自己也被“他”它所爱，在永恒无限的苦难胸中拥

抱着自己的苦难，同时使自己得以永恒而成为无限，这便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因此，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人格化。它属于宇宙的永恒，无限的意识。意识为物质的获取物，并挣扎着将自己从其中解放出来。我们之所以将“万有”人格化，为的是把我们自己从空无里解放出来；而唯一真正神秘的神秘就是苦难的神秘。

苦难是意识的必经之路，顺延此路，作为有生命的人拥有了自我的意识。因为拥有自我意识，拥有个性，也就认识并且感觉到自己与其它生物间的差异。而且，唯有通过冲突的行动，通过或多或少的巨大的苦难，通过对自我限制的认知，我们才能得到这一种感觉。如是，自我的意识只不过是自身有限的意识。只有当我自己感觉到我不是其他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自己。在认识并且感觉到是我的地方，便是知道我刚才是我的地方，而且就在那个地方我也不再是我。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或少或多地经受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遭受苦难，我们又如何能从昏迷中复原从而获取到反映意识呢？当享乐的时候，我们忘乎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候，我们变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存在体，丧失理智，自我转让。惟有冥想，再度成为自己，在苦难中回到他自己。

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不得不对弗郎塞斯卡说：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
在不幸之中回忆幸福的时光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
在辉煌时刻回忆不幸的时光

“人类最凄惘的痛苦，莫过于好高骛远，最后一事无成”。据希罗多德^②讲，这是一位波斯人对底比斯人在一次宴会上说的一句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凭借心智和欲望，我们可以获取所有的事物，或者是全部或是几乎全部。如果仅凭借意志，则将一无所获，或者几乎一无所获。默祷并不是幸福。不是！如果默祷包含着无能，便不会是幸福。从我们的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冲突，怜悯油然而生。

我们怜悯那些像我们的同类，并且我们越是清晰意识到彼此间的类似，我们的怜悯也越多。如果我们可以说，是这种类似引发我们的怜悯，那么我们也可以承认：由于我们无休止的怜悯，即是热切地想在每一件事物上拓展我们自己，使得我们发现更多同类跟我们类似，而且也在受难之中，共同的纽带将把我们和我们的同类相互连结在一起。

为了获取、保存、并拓展我们的意识所做出的斗争，使得我们在所有事物的努力、行动和演变中，发现我们的同类同样在斗争着想获取、保存或拓展他们的意识。在那些我的最亲近的同类中和其他别的人的行动中，我感觉到，宁可说是相信，一种跟我的行动中相似的意识形态。听到我的同胞发出痛苦的

呐喊声，我自己的苦痛也随之苏醒，并且在我的意识深处引发同样的呼喊。同样的，我也感觉到动物的苦痛，以及树木的枝杈被折断时的苦痛。尤其是当我的幻想活动越是活跃时，我越能深刻感觉到这种凄楚悲情。这是直感的功能，即内在幻象的功能。

源自于我们自身，源自于我们的人性意识（唯一内在的感觉，使我们感觉到感觉与存在的一致性），我们联想到所有的生物，即使是石头，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意识，哪怕是模糊的，它们也同样是存在物体。有机生物的演变，就是通过遭受苦难而实现意识之完整性的一种挣扎，一种不必自己终止存在就能成为其他事物的持续渴望，力图冲破局限自己的界限。

这种外在的、现象的或客观的每一件事物而有的主观化或人格化历程，就是使哲学充满生机勃勃的历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呈现出生命对抗理智或对抗生命的争论。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提过很多。现在，让我们做更进一步说明。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③以其从古代心灵所感悟到的深刻的美学洞察力，得以看出：由于动物性本能的引导，人类顺其自然产生的哲学，竟然把自己变成了宇宙的准则。思想产生于必然具有神人同性同形论性质的、创造神话功能的语言。“诗歌的智慧，属于异教精神的原始智慧。”维柯在他《新科学》一书中说道：“它的起始应该是源于含有理性成分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像当今的训诫言论，实际上是感觉和想象的智慧，其实

就是最早人类的智慧。这就是人类的诗，是一种天赋的内在才能。因为大自然以充沛的感情和丰富想象滋润他们，并且使他们天生拥有对于事物起因一无所知的能力，因而产生对于惊奇的普遍认知。因为一无所知，所以他们能对于一切事物都感到万分的惊异羡慕。这种诗歌拥有超凡的根源，当他们依照自己的想象去编造事物的起源时，他们同样以惊异的感情将这些起因视同为众神。在这种情况下，优秀民族的第一批先人，就像是新生的人类种群的孩子，依照他们的理念去创造事物……这种人类事物的天性终于成为永恒的属性。我们引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多高雅的、毫不盲目的语言表述：惊恐的人们并没有放弃理性。”

然后，历史经过幻想的时代，维柯继续向我们表述理性的时代，而非幻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思维过于脱离我们的感觉，近乎平庸。“如此多的抽象概念，填满了我们的语言。”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自然而然地拒绝接受一个被称为‘和蔼可亲的大自然女神’宽阔的形象。虽然说‘自然女神’的字眼可能还挂在我们的嘴边，但是我们的思维中，并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应的事物。因为我们的思维一直处于虚幻的状态，空空如也。”维柯继续说：“如今，当然不可能让我们再进入那些原始人广阔的想象世界。”然而，这样说是否准确？难道说我们不能在幻想的创造中活下去吗？难道我们永远要用那些接合在幻想中的语言继续我们的思维吗？或者最好说，让那些语言来思维我们吧！



法国数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托·孔德（Augusto Comte 1798—1857）宣称人类的思想已经从神学时代的束缚里脱身出来，而现在又从形而上学时代脱出进入实证主义年代。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思想的三个时代^④是交互存在的，虽然彼此都是站在敌对的位置，它们仍是共生的。光彩夺目的实证主义，不管是在它为了肯定某些事物并且不再否定的时候，也不管它成为真正的实证主义的时候，它都永远属于形而上学，不会是别的。形而上学，在其本质上，也永远是神学，而神学来源于幻想，而幻想服务于生命，渴望永存不朽的生命。

关于世界的观念，建立在理解它的基础上这一观念，必然具有神人同形同性论和神话创造的性质。因为有塔莱斯·德米莱多^⑤，理性主义崭露头角，但这位哲学家却投入大海和海神特底斯的怀抱，企望把水作为一切事物的原则，但这时的水已然是乔装打扮的神圣之水。在大自然和世界的下面，孕育着神话和神人同性同形论的造化条件。语言本身具有深化创造神话、神人同性同形论基础的一种隐喻系统。苏格拉底深信他的一生当中为某种精灵所保护和支配；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伊勃克拉特斯^⑥崇尚把疾病神化；甚至柏拉图也认为，太阳和星辰都是有灵魂的，是动物化的神，他曾提出：在进行天文研究时，不能亵渎神灵。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一书中说，宙斯下雨不是为了小麦生长，而是因为宙斯神的需要。他们都试图把上帝机械化或理性化，但上帝并不是那么听话。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关于上帝的概念，永远是与起死回生或者说复活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概念在人类身上萌发出上帝的永存概念。生命对理性的永久抗议只是人格化永不言败的本能，这如何解释？不是物质本身的概念而是最客观的客观性属于意志或是意识，

这又如何解释？因为，还在意识被认知为理性之前，能够被感觉，被触摸，其实就是作为意志，不朽的意志而存在的。我们是在思想历史的范畴之内谈论这些问题。实证主义给我们带来理性主义的时代，即唯物主义时代。不幸的是，与此同时活力论^⑦，泛心论^⑧又卷土重来。然而，实用主义为修复宇宙的关于人类归宿的信仰所做的努力又属于什么性质？柏格森^⑨为修复人格的上帝和不朽的良知所做的努力和挣扎又意味着什么？答案是：生命永不屈服。

试图取消神话和神人合一的进程从而把我们的思维理性化是无济于事的，似乎思维仅仅是为了思维和求知，而不是为了生存。我们用以思维的语言则会阻止我们。语言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语言是思维的营养，语言是以神话和神人合一论为基础的隐喻系统。如果试图构建一套纯粹理性的哲学，那么，惟有凭借代数几何公式或创设一种新的语言、非人性的语言。也就是说，即对生命无能为力的语言。这种情形，就像苏黎世的哲学教授理查德·阿芬那留斯^⑩，他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所尝试做的。然而阿芬那留斯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主要人物的大胆尝试，最后严格说来他却不得不以怀疑主义而告终。他在该书序言的末尾说道：“我们凭借早已消逝的童稚之心才发现了真理。我们在前进的同时，我们才觉察到发现真理过程中的诸多困难，是与我们能力的局限性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是最后的终局？但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透我们的内在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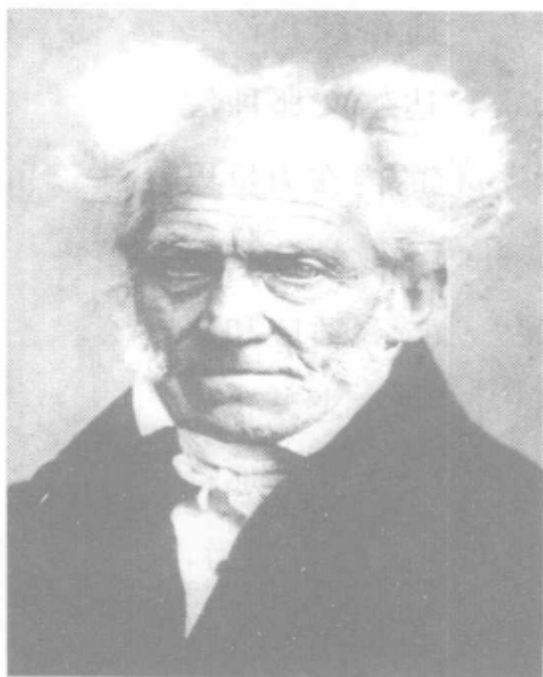
请清晰地看！清晰地看！……只有一个纯粹的思想家才能够清晰地看到，而他要使用代数来代替语言，必须能够脱离自己的人性。也就是说，仅以一种非实体的、单纯的客观存在来观察事物，或者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是人的身份。即使理性反对，我们也要强制自己以生命去思维；即使违背生命意愿，我们也要强制自己把思维理性化。

生机勃勃、人格化，交互渗入我们的知识里。“谁是那个造雨的人？谁又是那个打雷的人？”在阿里斯托芬^①的喜剧《乌云》中，年老的埃斯特莱西亚德如此问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回答说：“不是宙斯，而是乌云。”“但是，”埃斯特莱西亚德问道：“除了宙斯之外，谁又能使乌云发作？”对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说：“根本就不是他。那是天空中的旋风作用。”埃斯特莱西亚德沉思着，“我从来没有想到竟然不是宙斯在左右一切，而是旋风。”就是这样，这位老人一直把旋风人格化并且赋之以生机，好像旋转的乌云现在是一位国王，而且又意识到他自己的王权。以旋转的乌云代替宙斯，也就是说以物质代替上帝。我们都做相同的事情。理由是：哲学不是来自于我们感官所接收的客观实在，而是凭借观念、意象、概念、知觉等等，它们体现在语言当中，然后通过语言作为媒介，从我们的祖先手中传达给我们。我们称之为世界、客观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项社会的传统。而它是以差不多已定型的形式传递给我们。

人既不单独在宇宙中屈从于存在或意识，也不是仅仅是一种客观现象而已。人希望拯救他那充满活力或激情的主体，以使整个宇宙存活并具有个性和激情。因为和为了要实现这个愿望，人发现了上帝和实体。而上帝和实体在人的思想里又以不同的伪装遮掩而经常交替出现。因为我们有意识，所以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亦即能感觉自己，这与知道自己的存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希望能够感觉其他所有事物的存在，我们同时也希望所有其他的个别事物的存在，都能够成为一个“我”。

柏克莱^①的理想主义，虽然也显出南辕北辙和犹豫不定，却是最能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的“唯灵论”或者“动力论”^②。它假定每一种感觉的原因均来自于另外的精神，即来自于另外的意识。柏克莱本身否定物质实体的存在，这些事物是不动的、有形的与被动的，它们只是作为我们感觉的因缘以及外在现象的背景。他的理论与叔本华^③或哈特曼^④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叔本华的意志论以及哈特曼的无意识学说，两者差不多已经蕴涵在柏克莱式的理论之内：存在即被感知。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添上如下的文字：需要另外一个去感知已存在的一个。“行动跟随着存在”这句古老的格言必须修饰成为：存在就是行动，而且惟有那些能够行动的才能够存在，惟有行动，才有主动。

当我们研究叔本华的时候，并不需要特别指明：他认为意志是事物的本质，意志来自于意识；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



叔本华

《世界》里这样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一切表象都有共同的本质，这就是意志；意志是自在之物，它的客体化就是表象，凡现象世界的万事万物，世界是我的意志。”我们只要读读他的一本书中的“大自然的意志”这一部分，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到底如何把精神，甚至是人格和意志，归因到矿物和植物身上。他的这种理论自然地把他带入悲观主义，因为意志的最明显特征与内在机能就是遭受苦难。意志是一种感觉的力量，即是遭受苦难的力量。而有些人可能会说也是享受的力量，也无可非议。但是，没有遭受苦难的能力就没有资格享乐。享乐的机能与受难的机能是完全一样的。那些不曾遭受苦难的人不会懂得享乐，就像那些不曾感觉到冷的人便不能感觉热一样。

既然叔本华从意志论的学说或万物人格化的理论中演绎出悲观主义，那么他之所以认为道德的基础在于怜悯，这也很合逻辑的。但是，因为他缺乏社会的和历史的意识，他没有感觉到人类就像一个人，虽然是一个集体的人。简言之，因为他的自我主义，使他不能感觉到上帝，使他无法去个性化、人格化那整体的、集体的意志，即宇宙的意志。

从另外一方面说，也应该明白叔本华对于纯粹经验论的进化论或生物演化论的反感。就拿他对拉马克以及达尔文^⑤的著

作所表述的论调来说，叔本华把它们定性为“庸俗经验论”。事实上，对于叔本华这样一位意志论者而言，达尔文那种健康、谨慎的经验论和理性的主义，却忽略了演化的内在力量以及主要的动因。驱使有机生物去保护自己、并为继续生存与繁衍而奋斗的隐蔽力量与最终的媒体是什么呢？筛选、适应和遗传只不过是外部条件而已。内在的和主要的力量是意志。我们可以假设，即使在其他生物当中，也能感觉我们所感觉的那种意志，也存在一种成为一切的驱动力。像我们拥有的驱动力，想成为其他别的事物，而又不放弃现在的状态。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是我们体内的超凡力量，是上帝自己在我们体内的行动，因为他在我们体内受难。

同情引导我们在所有的生物中去发现这样的力量，这种走向意识的渴望力量，同情促使我们去发现一切。同情引动并鼓动最微小的生物，也许是引动和鼓动我们体内的有机组合的最小细胞。它是生物体内的一致联合体，它们鼓动我们血液中的最微小血滴。我们的生命是由各种小生命组合而成，是追求与希望的组合。我们热切的生命渴望就存在于潜意识的纯净世界。就像许多宣称有效理论的诸多梦想一样荒谬，我们竟然相信我们的细胞和我们的血球也存在有意识。既然我们给予幻想以无限的领域，我们当然可以相信细胞之间也可以相互沟通，相互表达它们的信仰。由于具有集体的个体意识，它们也可以形成一个高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在人类感觉的历史进程中，

这种幻想也不只一次地表现在某些哲学家和诗人的推测之中：我们是高级生物血液中的一粒小血球，它也拥有个体的集体意识，即宇宙的意识。

当怜悯、爱，向我们展示出天地万物都在努力想获取、保存并扩大它的意识，并不断地使自己完全意识化，并且深深感受到由于内在的不和谐而产生的痛苦。这时，怜悯向我们展示出天地万物与我们自身的相像之处，它会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具有人性，并使我们从其中发现我们的“父亲”，是他的肉体使我们也得以肉体成型。这时候，爱，使我们把一切人格化，而我们是一切的组成部分。

理想的事物萌发于爱情，并由于爱产生了上帝。然后我们又把理想的事物荟萃在上帝身上，将其视为宇宙的意识。社会意识是爱之子，是永存本能之子，它引导我们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社会化，并发现整个社会中存在的事物。最后，社会意识向我们展示何谓真正的无限社会：整个自然实际上就是一个无限的社会。就我个人体会，我已经感觉到大自然就是一个社会。每当我在森林里散步时就会在内心里充满这种感觉，并拥有一种与圣栎树合为一体的亲切感觉。同时也能够感觉到它们也对我的存在拥有一种朦胧的知觉。

想象，它是一项社会的意识，它赋予无生命的事物以生机，赋予一切事物以人性，使一切事物人性化、神化，甚至使一切事物都与人类相互认同而成为一体，使之更人性化。人的行为就在于把大自然超自然化，并凭借赋予它的人性而使之超

凡而具有神性和人性。简而言之，就是帮助它意识到自己。而在另一方面，理性的行为则在于把一切事物机械化或物质化。

如同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完成的有成效的融合，而既然个体在某种特定意义下也是一个社会，社会也是一个个体，所以当两个存在物不能彼此分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何处是其中一个的起点，而何处是另外一个的终点，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本质的两个面，合二为一成为精神（社会的基本要素），这是我们得以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结合并且因而使我们得以具有意识的基本社会要素。这也是社会要素和物质即个体或个体化的结合。在同样的情况下，理智和智慧与幻想的相互亲密结合，合三为一；宇宙与上帝也相互亲密结合成为一体。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理吗？什么是真理？我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别让我洗手不干，你也别等待我的回答。

真理就在理性之中，或者理性之上，或者在理性之下，或理性之外，其实都无所谓。难道只有理性的事物是真理吗？就其本性而言，有没有不能达到理性的现实？或者也许，就其本性而言，现实就具有理性。如果只有通过理性认识现实，还能认识现实吗？

我们生存的愿望和我们生命的需要都祈望真正能够永存，首先尤其是真正能够永生，真正保持人性，保持社会。如同希望有真正的水，能真正解渴的液体，有真正解饿的面包。

感觉是为保存的本能服务的，当我们的自我保存得到满足

时，也有可能没有经过感觉，而是采取在我们身上就存在一种实际的心领神会的方式，精神满足的方式。吸收营养的过程与认识营养品的过程相比，前者比后者更现实。有人会说，吃面包和看面包、摸面包、喜欢面包当然不是一回事；即使以某种形式进入我们的身体，也没有进入我们的意识里去。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用我的血和肉做成的面包也不能进入我的意识吗？我说不是看也不是摸的那种面包。如果把面包变成血和肉，从客观的现实来讲，我会拒绝的，这样的面包我连碰都不敢碰。

有人竟然不知道是靠空气活着。然而，我们是靠上帝活着，也许是活在上帝身体里，整个宇宙和社会的精神和意识都活在上帝的身體里。

耶稣说^⑩据经书上记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宇宙万物的人格化，导致我们产生爱和同情。同情使一个人在其自身能够包含和包容其他别的人，因为其他别的人是构成他自己的人。

这是赋予宇宙以终结和意识的唯一方法。因为没有意识的地方就没有终结，也可能没有目的。我们现在看到，信仰上帝不在于非要给存在以目的不可，虽然那是一种与目的相一致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要使宇宙拥有意识。对此，我们不但要知其然（即为什么），而且还要感觉和维护最后的“所以然”（即为了什么）。

如果有人说，“宇宙的这一项意识是由组成宇宙的所有生物的意识所组成和一体化的产物，”请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也许我们就是存在、活动和生活在上帝身上，只能这样理解。那位伟大的瑞典幻想家曼努埃尔·斯威德伯格写过一本叫《从天堂到地狱》的书，他看见了或似乎隐约看见了这一点。他在书中对我们说：“一个天使般的永恒社会经常以一个天使的形式出现，天主让我看见了。当天主自己出现在天使中间时，不像是被人群包围着，只有一个似乎是天使形象的人陪伴着上帝。那里，有一位天使就称呼圣子为主耶稣。就是后来所谓的整个社会：米格尔、加夫列和拉法埃尔。如是就组成了分工不同的所谓的天使社会。”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就在这位伟大的、包含万物的人物身上，我们生活、我们爱、我们经受苦难，我们怜悯；所有遭受苦难的人，所有为了永生、为了得到痛苦的、有限的意识而挣扎的生物都包含在上帝的身上。难道真是这样吗？当我们想存在的时候，伟大的良知就给我们存在，我们的存在就是上帝能够感受和感觉到的存在。对此，难道没有疑问吗？那位伟大的幻想家用他的想象又对我们说，每一位天使，每个天使社会和共享用的天堂，其呈现的形貌都与人间没有区别。天主对太阳和人同样起着支配作用。

“上帝没有思想，但是他是造物主，上帝不存在，但他是永恒的。”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如是说。意大利城的神秘学家马兹尼说：“上帝是伟大的，他以行动作为思想。”

上帝之所想即是创造，谁只要想存在，上帝就让他存在，上帝之所想即是可能，上帝想到了一切。《圣经》书上说过，上帝的话就是创造，上帝的话就是思想，他创造了一切存在的事物。上帝想过的，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帝意味着永恒，所有的存在不都是要永远存在下去吗？



上帝创世第四日

我们对于拯救意识及永生的渴望、想赋予宇宙予个性与人性的终局的渴望，即使做出一种最大的、痛苦至极的、令人心碎的牺牲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有一道声音对我们说，我们的意识是为了丰富“意识”的无限和永恒而逐渐消失的；我们的灵魂是在为“宇宙灵魂”提供营养。是的，我在使上帝更富有，因为在我存在之前，它不曾把我看成是存在的事物。因为我是在一步一步地才成为一个人的，尽管我曾经在无限之中确切地活着、受难并爱过，并且一直在他的怀抱里。就是这一份赋予“宇宙”终极意义、赋予宇宙有意识、有人格的激情渴望，引导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创造上帝。创造上帝，是的！这一句话，即使是那些最虔诚的无神论者也不应该对它恼怒。因为信仰上帝在某种形式上就是创造上帝。且不管他是第一个创造我们的人。“他”就是在我

们心中不断塑造“他”自己的人。

我们为了把宇宙从“空无”中解救出来，因此创造了上帝。尽管说不是意识，不是永恒的意识；尽管说是永恒的认知，还是认知的永恒，其实都只不过是表象而已。唯一真正实际的就是感觉到的东西，受过的苦、怜悯过的人和物、爱过的人和物和渴望过的人和物，还有意识。除了意识而外，再没有什么事物是实体的。我们需要上帝，为的是要拯救意识；不是为了要思索存在，而是要真正去生活我们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知其然，而是为了要感觉它的“所以然”。如果没有上帝，“爱”就是一个相反的结论，爱就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我们要关照这位上帝，逻辑的上帝或最高理性的上帝，生物的或亲切的上帝，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爱。

注释

①《该隐》：《Cain》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诗剧。利用《圣经》中该隐（亚当、夏娃之子）杀弟的故事，表示对上帝的指责和嘲笑。剧中的该隐是一个叛逆者，卢西法是造反天使的首领。

② 希罗多德：（Herodoro 前484—前420?）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著作：《历史学》，内容包罗万象：历史、地理、人种、诗歌等。

③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3—1744）意大利哲学家。强调知识与行动有密切联系。认为人创造历史，也能认识历史及其规律，使之成为一门“新科学”。但维柯又认为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三个阶段循环不止。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

④ 三个时代：这里所说的三个时代即指孔德把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也曾提出三个时代的主张：“神的时代”（神的统治）、“英雄时代”（贵族统治）、“凡人时代”（人民统治）。维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美学。认为“英雄时代”，人按其本性都是诗人，如荷马史诗就是当时人民的集体创作，荷马不是唯一的作者。诗的活动就是形象思维的活动。但是，到了“凡人时代”，诗歌让位于哲学，形象思维让位于抽象思维。

⑤ 塔莱斯·德米莱多：(Tales de Mileto 640—547?) 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肯定世界万物都来源于水。著作：《几何学原理》等。

⑥ 伊勃克拉特斯：(Hipócrates 公元前 460? —前 377?) 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⑦ 活力论：(Vitalismo) 亦称“生机论”。认为有生命的物体的一切活动是由其内部所具有的非物质的因素，即“活力”所支配。

⑧ 泛心论：(Espiritualismo) 亦称“万有精神论”，是万物有灵论的一种形式。认为宇宙万物都具有精神或心理活动，如感情和情绪等。德国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泛心论的一个典型。

⑨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认为“绵延”是自由的创造意志，而物质则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他的理论又称“直觉主义”。主要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创造进化论》等。

⑩ 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ardo Avenarius 1843—1896)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断言只有感觉才是唯一的存在。提出思维经济原则。认为客观世界离开意识的主体就不可能存在。著作：《纯粹经验批判》、《人类的世界观念》等。

⑪ 柏克莱：(Jorge Berkeley 1685—1753) 爱尔兰主教、哲学家。崇尚理想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提出“存在即被感知”，宣称“外界事物只是感觉的组合”。为了摆脱唯我论，又认为万物存在于上帝的心中。著作：《视觉新论》、《人类知识原理》、《哲学对话三篇》等。

⑫ 动力论：(Dinamismo)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哲学上的“四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动力论”即“动力因”。“质料”是事物的原料，“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动力”是事物的制造者，“目的”是事物呀达到的目标。

⑬ 叔本华：(Arturo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国哲学家。认为现象即概念。主张“自在之物”即意志。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认为必须断绝“我执”，否定“生活意志”，求得解脱，达到

“涅槃”。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观念》。

⑭ 哈特曼：(Eduardo Hartmann 1842—1906) 德国哲学家。宣称人生是虚幻的，文明前途是黑暗的，宗教的来世之说是不可靠的，主张乐观主义人生观。主要著作：《无意识的哲学》。

⑮ 达尔文：(Carlos Roberto Darwin 1809—1882)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曾做历时5年的环球旅行，形成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的学说。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和进化论)之一。

⑯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

第八章

从上帝到上帝

我从来不相信说宗教意识是神性的意识就是对真理的歪曲，我也不相信只有以歪曲的人类语言潮流才能谈论无神论宗教。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可能成为上帝的概念。概念自身则取决于神性的概念。

实际上，我们最好在大写这一特性概念之前，从“神性”的意识开始，把它清晰地读出来，把它变成大写的“神性”，即大写的“神”——上帝。因为与其说人类走向上帝是由于神性，毋宁说是人类推断出上帝的神性。

在对生命意识反复思考的同时，我也



想做出一些修正或缩小范围。各个民族以人格上帝的意识和概念信仰基督教，是对历史进程不断思考的结果。我所以说各个民族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是因为存在社会集体的意识和概念，即对上帝的意识和概念，尽管随后个体又对本身个体化。哲学可以源于个体，事实上也是如此，而神学必须是集体性质的。

在舍雷埃尔马克尔^①的学说里，关于宗教的起源，宗教意识的实质（直接简单的依赖意识），应该是最深刻最准确的解释。群居生活的原始人类，感觉必须依赖包围着他们的强大的神秘力量，尽管是看不见的；感到应该有公共的交往，不但人与人之间需要交往，而且应该与大自然、所有动物和非动物交往，其深层的意义是把一切人格化。不仅是人类具有世界的意识，而且想象着这个世界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意识。如同一个孩子和他的小猫小狗和玩具娃娃讲话一样，小孩认为娃娃和小猫小狗能听懂他的话。人类以为一切未开化的野性事物也能听到他的崇拜，暴风雨也能记住他，还会跟踪着他走。因为自然原始人的心灵还没有让大自然不高兴，也没有在做梦和不眠之间即在现实和想象之间放上一盏灯，不认为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存在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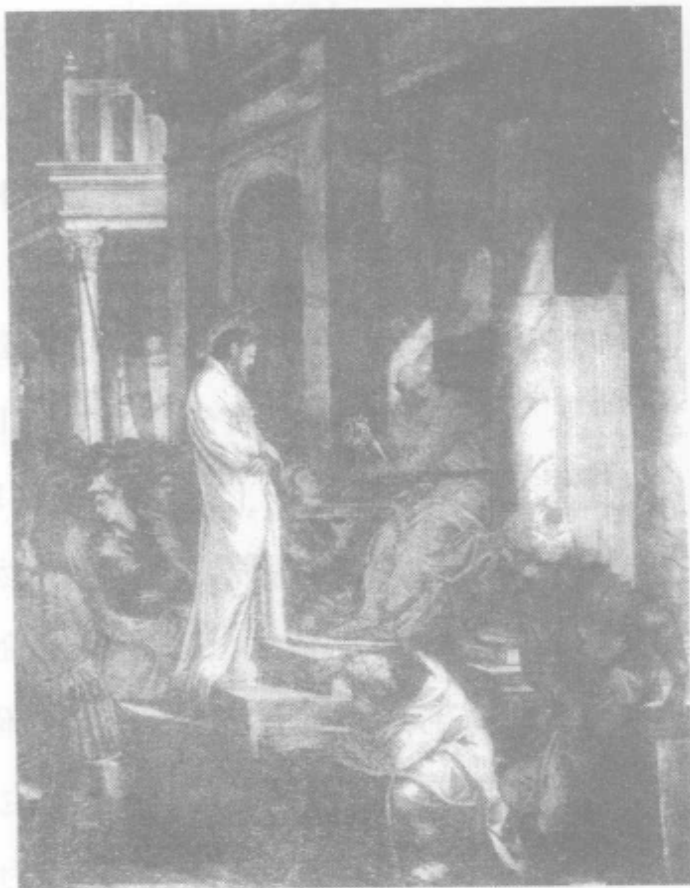
并不是神性具有某种客观性，而是意识的主观对外界的反映^②，是对世界的人格化。神性的概念^③无非是模糊不清和刚刚形成的人格意识^④具有外部的色彩而已。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客观和主观，并不等于说这样的不同没有被感觉到，而且就是从这样的不同中产生了神性的感觉和概念。而且在客观和

主观之间的这种不同意识越明朗，在我们身上的神性意识就越模糊。

有人说过，似乎还是完全从理性的角度说的：古希腊的异教^⑤邪说更确切地说就是多神教，是泛神论者。以对上帝的概念，信仰众多的神，与今天我们的概念是一样的。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装的是什麼。根据泛神论的学说理解，虽说不是万物皆为神灵（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但一切都具有神性。如果我说的话不算出格离谱的歪曲，应该说异教就是泛神论。不仅各路神仙和人之间互相往来，神与神之间也相互来往。各类神仙层出不穷。在死去的女人里，诞生出男性神仙，在死去的男人里，诞生出半神半人的女性神仙。如果有半神，就有半人，因为神性和人性的外貌都是同样存在的事物。所以神性化即人性化。我们说太阳是一位神，就等于说它是一个人，不过是把人的意识加以扩大和赞扬的结果。其实，从拜物教^⑥到古希腊的异端教派也适用这一提法。

如果非要特别把神和人加以区别，也无非是说神是不死的。如何把一个不死的人变成

总督彼拉多面前的基督



一位神，首先要把一个人加以神化，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位上帝，实际上，就是认为已经死的人并没有死。有一些英雄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但大家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死人的天国里。这一点对界定神性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在神的国度里，总是有一位地位最高的神，也可以说是一位君主。神的君主就是导致选民由单一崇拜过渡到一神教。君主制和一神教是一对孪生姊妹。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都是一步一步地变为唯一神。作为唯一神，耶和尉（Jahvé）即后来的耶和华（Jahva）变成了以色列人民的第一位唯一神，后来成为人类的唯一神，最后成为整个宇宙的唯一神。从此耶和尉成了众多神仙中的一位神。

作为君主，一神教有其战争的起源。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在《以色列的先知》一书中说：“在行军途中，在战争状态下，一个游牧民族感到急迫需要一个中心权威。在民族组织的开始阶段，他们集聚在方舟庇护所，以色列成了耶和华的信徒。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尚武的意思，意为战神。‘耶和华’首先出现在《旧约全书》中，‘以色列军队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明显感到耶和华的现身。但是在原始民族中，战时的首领在平时是当然的法官。”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威严，对上帝的公正俯首听命。正如《圣经·诗篇》第92篇5—6节所云：“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

上帝，唯一的上帝，作为君主、社会的战神产生、出现在

人的神性意识里，首先显现在人民之中，而非在每个个体之中。他是人民的上帝并以热切的心情要求人民只崇拜他。如是，从单一崇拜发展到一神教。大部分哲理性的行为，不排除神学性质的行为，是先知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先知们的个人行为使神性个体化。尤其是使神性符合伦理道德。

以神性意识为起点，这位上帝就出现在人的观念里。到后来，理性占据绝对优势，形成哲学。理性进而对上帝给予确定，使之变为观念。确定某件事物总想将其理想化，为此必须略去它的不公道或非理性的成分，触及根本性质的成分。作为我们之外的人和唯一的意识，被感知的上帝，被感知的神性，尽管仍然生活在我们之中并支撑着我们，但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人们思想中的上帝。

逻辑的上帝，理性的上帝，神学性哲学的上帝，需要通过三种途径才能达到的上帝：否定、尊崇和偶然性，但这还只是上帝的概念。上帝变成一种概念之后，似乎已经成了没有生命的上帝。对其存在与否的问题，已经有过传统的、无数次有争议的验证，在其实质上都认为，验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确定其实体的一种徒劳的发明。因为有人早已明白地指出，存在取决于实体，说上帝存在，但没有说什么是上帝和上帝是什么样，这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这位上帝，经过尊崇然后又否定或对其有限质量的推翻，最终成为一位难以置信的上帝，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除了他自身的理想美德之外，对于这位上帝，我们只能说他什么都不

是。对此早有一种说法：“神圣的黑暗是光达不到的地方，据说上帝就居住在那里。”神人同一的、感觉上的上帝，在以有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人类属性净化自己的过程中，蒸发成为自然神论或是泛神论的上帝。

那些所谓的古典主义的验证，涉及“概念上帝”和逻辑上帝存在的验证，对将被推翻的上帝存在的验证，其实什么都没有验证。换句话说，他们无非是验证了关于“上帝概念”的存在而已。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对诸如这类永恒的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有一本书我不想回忆作者何许人也，书中写到：“人类知识的最后障碍就是上帝问题。‘上帝’仍是一个很大的 X 即未知数。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障碍将被拆除。”我在这一页的空白处写过如下的感言：“这里的障碍，所有的解释都说：没有‘他’；那里的障碍，所有的解释都说：既没有和‘他’在一起，也不是没有‘他’；天哪！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吗！‘关于’概念上帝，关于验证，我仍然坚持我的见解。为了建立宇宙起源的系统学说，对上帝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样做是对的。‘上帝概念’对我们正确地理解宇宙的存在、本质和终局没有任何帮助。”

存在一个无限大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最高人物”（上帝）是最不可理解的。对其本质我们并不了解，但据说是“他”创造了宇宙，“他”是宇宙本身的物质基础，“他”的物质是永恒的、无限的和绝对的。如果说是上帝创造了世界，我们则无法

正确地理解世界的存在。为了掩盖我们的无知，应该有一个原则的要求或者哪怕是一项纯粹的口头结论也好。其实，我们推断出造物主的存在，是基于“被造物”已经存在，并没有理性地判断造物主的存在。从一件既成事实当中找不出任何必然，就等于一切都是必然。

现在，我们从宇宙的存在形式问题转到所谓的秩序问题。如果有所谓的宇宙秩序存在的话，就可能需要一位管理人员。秩序就是存在的秩序，我们没有感受到另外的一种秩序。对于宇宙秩序的验证包含一个从理想秩序到现实秩序的过程，包含一个对外界反映的思维，包含一种假设，假设对一种事物的理性解释产生事物本身。受教于大自然的人类艺术，具有一种自觉的行为并依此学会行为的方式。然后将这一艺术的、自觉的行为转移到一个艺术家的意识中去。然而，艺术家凭何种天性掌握了他的艺术就不得而知了。

古时候，曾经有人拿钟表和钟表匠与一位绝对的、无限大的、永恒的“人物”做比较，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然而，这就是什么都解释不清的方式。说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说是别的样子，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的。然而，当我们说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这样创造的时候，等于什么都没说一样。当我们知道上帝这样创造的理由时，“他”就是多余的。因为，知道理由已经足够。假如一切都是数学的，假如没有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没有必要去求助关于最高管理者的解释。这无非是

为找出非理性的理由，作为掩盖我们无知的盖子。我真不想提及那件荒唐可笑的例子。塞万提斯把《唐吉珂德》的手稿交给印刷作坊之后，有的排版工认不出手稿的字，就凭随手取出字符排版，致使《唐吉珂德》最早版本出现许多与原稿不符的错误。后来以误传误，作坊间相互参照，害人不浅，也给后人研究《唐吉珂德》造成误解和诸多的浪费。

其实，古代传下来的验证简单地说就是根据某种现象解释神人合一或实质化。有一种提法说：力学造出运动，生物学造出生命，语言学造出语言，化学造出身体。把科学两个字大写并将其变为所有现象的巨大力量，非但不是多余的，而是有其特殊意义。我们从现象^⑦里提炼科学，科学反过来又提炼我们的思维能力。而面对已经得到的上帝，无非是神人合一化的理性和对无限的反映而已。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将其作为有生命的事物给予感觉，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思想想象它，其结局也只能是和我们一同进入坟墓。

如果一种想象的事物，实际上它并不存在，该如何解释？不难解释，它不存在是因为上帝不想让它存在，或者因为它不存在是源于上帝不喜欢它。如何对待不可能的事物？如果它不可能存在，是因为上帝不想让它存在；或者说，上帝不想让它存在，是因它本身有其不合理性，就不应该存在。上帝应该遵从矛盾的逻辑法则，根据神学家的观点，上帝不能做 $2+2$ 大于或小于 4 的事情。必然的法则高于“他”或与“他”平身。在道德秩序中，欺骗、凶杀和通奸均为丑恶之事，那是因为道

德法则的规定。换句话说，所以那样规定是因为它们的丑恶。如果上帝，或是一位随心所欲、滑稽可笑的上帝很可能制定出一则南辕北辙的律令；或者上帝能够遵从一种独立于“他”之外的事物的自然和本质，实际上那也是上帝的意志。如果上帝遵从事物存在的理性，我们也熟悉这一理性，我们则没有任何需要上帝的地方。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一理性，上帝也不向我们作出明白的启示，这一理性则高于上帝。但这不等于说理性就是上帝本身，应该是事物的最高理性。必然的理性不包含个体的成分。意志产生个性。这就是必然需要的理性，它是属于上帝的，属于上帝和他的意志之间的问题，而意志必然是自由的意志。这也就是逻辑的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上帝经常要造出一位矛盾的上帝的理由。

经院学派的神学家们永远也不会摆脱他们沉陷其中的困难。当处理人类的自由和神性的出现以及对上帝拥有偶然的、自由的未来的认知之间的协调时，他们束手无策。这是因为，实质上理性的上帝相对偶因性是完全行不通的，偶因论的观念在其实质上是非理性的。理性的上帝对其存在而言是强迫性的必然；在其行为上，理性的上帝又不能在所有的情况下做到最好。毫无疑问，不可能多种事物都一样最好，因为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之中只能有一种可能性最适合它的目的，如同在无数线条中间画线的话，在两个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道理是一样的。理性的上帝，有理的上帝，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走，通向其目的那条直线。必然的目的，必然只有通过唯一的一条直线才

能达到目的。如是，上帝的神性被必然性所替代。上帝的自由意志（自觉的个性）则消亡在必然性之中。我们祈盼的上帝，拯救我们生命灵魂的上帝，使人不死的上帝，必然是一位随心所欲的上帝。

上帝所以不能成其为上帝，除了因为有行为，还因为有思想有创造。他不是一位袖手旁观的上帝，而是积极行动的上帝。一位“理性上帝”，一位理论上的上帝或是袖手旁观的上帝，那是一位神学理性主义的上帝，是一位溶解在自己观望中的上帝。赐福显灵被称之为永恒幸福的最高表现形式，最符合这样身份的上帝。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位清静教徒式的上帝；而所以是一位清静教徒，是因其自身的理性本质所决定的。

现在剩下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验证，即众多民族认同同一位上帝的验证问题。虽然基本取得一致认同，但是这项认同实际上还不是理性的，更不利于理性上帝对宇宙的解释，只是有利于真诚、亲切的上帝，让我们能够活命的上帝。我们所以称之为理性的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理性基本得到众多民族的认同，亦即普遍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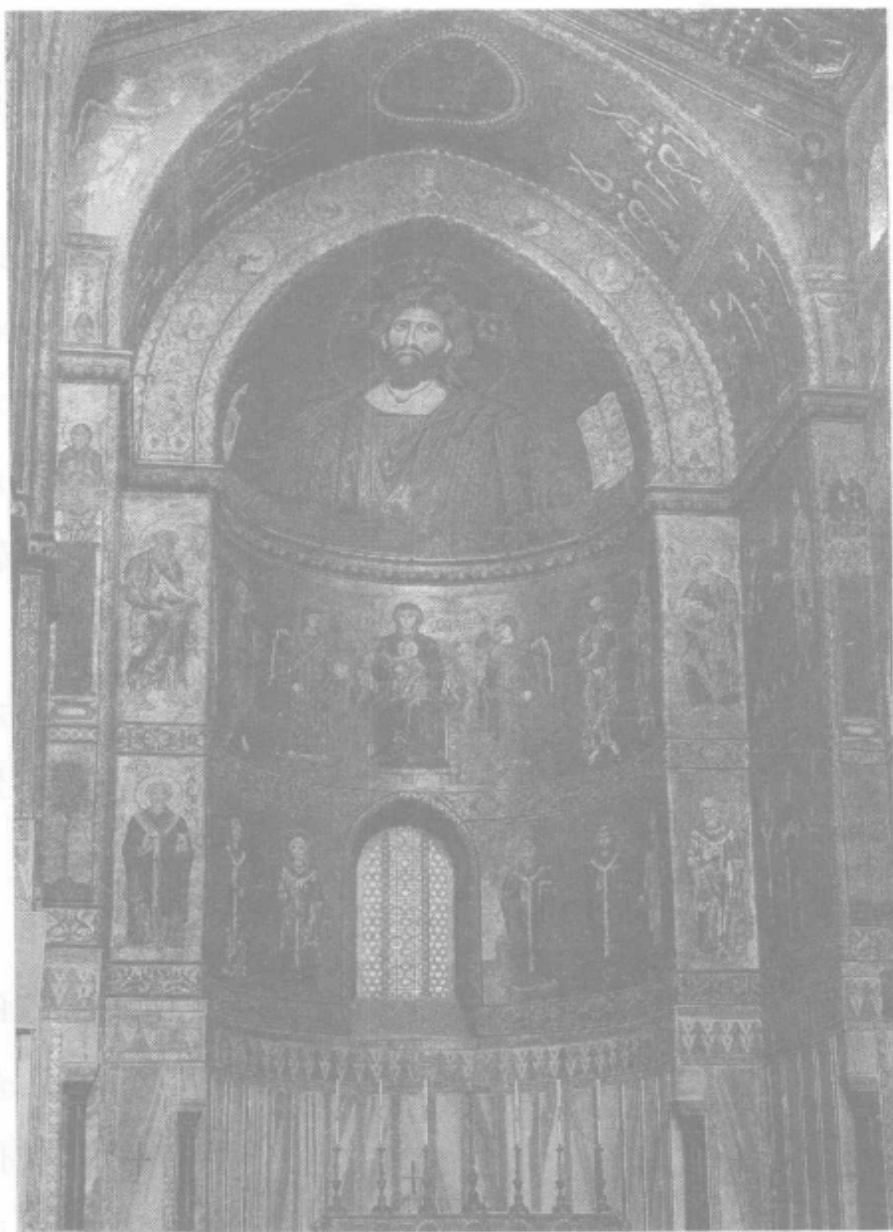
悲伤热情的法国哲学家拉蒙那（F. Robert Lamennais 1782—1854）相信上述说法。他说，生命和真理无非就是一件东西。他宣布：完整的理性是普遍的、永久的和神圣的理性。他还对我们前辈们的学说进行评注，如拉克丹西奥的“要么都信，要么都不信”；赫拉克里多的“个体的意见可能是失败的”；普拉尼奥的“即不是一个人欺骗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

的人欺骗一个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最有分量的验证莫过于所有人的赞同”；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应该相信我们的前辈，即使他们没有给我们带来理性”等等。

不错。我们可以设想，古人的意见说，神性可以渗透到整个大自然当中去，这一项看法就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但愿这是一种慈父般的教导。这种看法只能验证民众和个人只相信一位上帝的缘由或能动性。不是也有植根于人类本性中的幻想和诓骗吗？所有的民众不是开始相信太阳是围绕他们旋转的吗？大家愿意信仰能够满足我们渴望的事物不是自然的吗？

无疑这是虔诚的愿望。但是，从严格的意义讲着不是理性的。如同我们对应该判决的人没有执行痛苦的判决表示赞同一样，这也不是理性的。“你说在寻找我，是因为你碰到了我。”其实他以为是上帝叫我们寻找他。

民众的一致认同，但愿如此！这也是人类所有灵魂的普遍渴望。这一渴望无非是灵魂的内在本质而已，目的是企图永生。因有这一渴望才不至于让意识的连续性崩溃并将我们引至到人性的、神人合一的上帝那里。这一渴望是我们的意识对宇宙意识的反映，是对给予宇宙以人类目的和概念上帝的反映。这不是第一动力，也不是宇宙的造物主，也不是“概念上帝”。这是一位有生命的、客观的上帝，是不受主观干扰的客观，是普遍化的人性，它已超出单纯的思想，是在理性之前的意志。上帝就是爱，即是意志。理性即是圣子，圣子源于上帝，上帝即是圣父，圣父的概念首先是意志。



宇宙的主宰：基督，圣母、圣婴和圣徒

毫无疑问，在古代神学中，由于局限于知性和意愿，上帝精神的个性是很不完美的。宗教的概念只能把精神意识的属性也归于上帝。但是，古代神学总是局限于效果：认为意识和情感是有限的和人为的个性表象，把上帝赐福的宗教概念改头换面成为对自身的永久知性，把仇恨的概念改头换面成为惩罚罪

恶的经常性目标。结果，那位逻辑的上帝实际上成了既不会爱也不会恨的上帝，因为他既没有享受也没有经受折磨；那位上帝成了既没有刑罚也没有荣耀的无人性上帝；他的正义就是理性或是数学的正义；这无异于说是一种非正义。

有生命的上帝属性（基督之父）应该是从《福音书》的历史性显现推断出来的，从每个基督信徒的意识里推断出来的，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推理中推断出来的。推理只能导致出“虚无上帝”——理性上帝或是泛神论上帝——无神论上帝，最后神性完全失去了个性。

成为生命的上帝也好，成为仁慈的上帝也好，都不是通过理性的道路，而是通过仁爱 and 受难的道路。更确切地说，是理性把我们和上帝隔绝开来。不可能了解“他”，更谈不到爱“他”。应该从爱“他”开始，然后渴望“他”，如饥似渴地得到“他”，但必须从了解“他”开始，这才符合逻辑。对上帝的了解的缘由来自于爱上帝，了解的很少或不了解，都与理性有直接关系。因为对上帝是无法下定义的。如果企图定义上帝就是把他限制在我们的头脑里，这等于是把他杀死。如果我们企图定义上帝，出现在我们头脑中的只有空无。

所谓理性神正论^⑧（自然神学、理论神学）的上帝观念无非是一种假设，如同太空一样的概念。

实际上，所说的太空，同样是一种假设的存在，其价值也只有当讲到这一类问题时权当自圆其说的解释罢了。什么光、电、万有引力，当涉及到这一类事实时，无非是另外一种解释

方法。关于上帝的概念也是一种假设，其价值也在于当我们讲解这类问题时，用以自圆其说而已。当我们没有别的招数时，就搬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名词。其实，对待上帝概念，无论解释得好与坏，都是预期理由（逻辑学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问题的论据，称之为预期理由），离题万里，不着边际。

但是，如果说太空是一种假设，是为了讲解光学和空气等问题，它们都是直接感觉到的。其实更应该讲讲声学，也是我们直接感觉的重要问题，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上帝也不单单是概念，也能够成为直接感觉到的现实，尽管我们也说不清他的概念、存在及其生活的实质。其实，我们经常直接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尤其在我们精神窒息的时候。请注意这一意识，所有的悲剧意识，人生之悲剧意识完全依托在上帝的身上。这是一种渴望上帝的意识，不可或缺的上帝。信仰上帝，首先是渴望有上帝存在，没有上帝就不能活人。

我漫游在理性的天地里，一直在寻求上帝，但是没有找到。因为上帝的概念没有欺骗我，我也不能将上帝作为一种概念。此时此刻，当我漫游在理性主义的荒漠之中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除了向真理寻求安慰之外，别无选择。于是我向理性呐喊，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一方面陷入理性的怀疑主义，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又陷入意识绝望的时候，渴望上帝的火花又点燃了我，精神的窒息使我感到无助，

感到上帝的现实存在。我希望上帝存在，上帝是存在的。如果上帝不存在，那是在存在之上。虽然我们存在着，那是因为上帝支撑着我们的存在。

上帝是仁爱，仁爱的圣父，我们心中的仁爱之子。有一些人轻浮外露，他们是向我们表露理性的奴隶，他们对他们说过的话坚信不疑。其实，远比不上上帝按照他的模式创造人类所做 的事。而人类按照他的模式创造众多上帝或一位上帝的时候，不做任何修饰，但做得十分粗糙。而后，相互模仿，越做越不像。实际上，上帝和人类互相创造。上帝想变成人类（在人类身上显圣），人类也想变成上帝。上帝也在创造他自己。可以说，上帝正在变成人类，同时也是为了人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爱和渴望神性的驱使下按照上帝的尺寸想象上帝，上帝也按照他的尺寸创造自己，那么就会出现一位集体的、社会的、人性的上帝，出现所有人类的想象都能够想象的上帝。本来，上帝所以成其为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在集体身上显圣。如是，上帝是最丰盈的、最具个性的人类上帝。

神学讲经师对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美，像你们的天父的完美一样。”（《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按照感觉和思维的条理，我们的完美在于我们的诚恳和热忱，因为即使我们的想象能够发挥出人类的全部想象力，在上帝身上也是九牛一毛。

众所周知，逻辑学中存在外延和内涵的概念的相互对立问题。当一方增长时，另外一方则缩小。外延扩大时，内涵的范

围就减少。事物包容所有存在的概念，只是存在的表象而已；最容易理解的是概念的限定，外延的缩小同内涵的增加是联系着的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当然，事物之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相容与排斥的关系。事物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本质和表象的区别。而逻辑或是理性的上帝，反向得到的上帝是最高实体的存在，分享圣体是现实的事物，但是在虚无中分享的。纯粹的存在等于纯粹的虚无，这是黑格尔的教导，这一理论已经得到验证。仁慈的或是感觉的上帝，活人的上帝，是人性化的万有，是天地万物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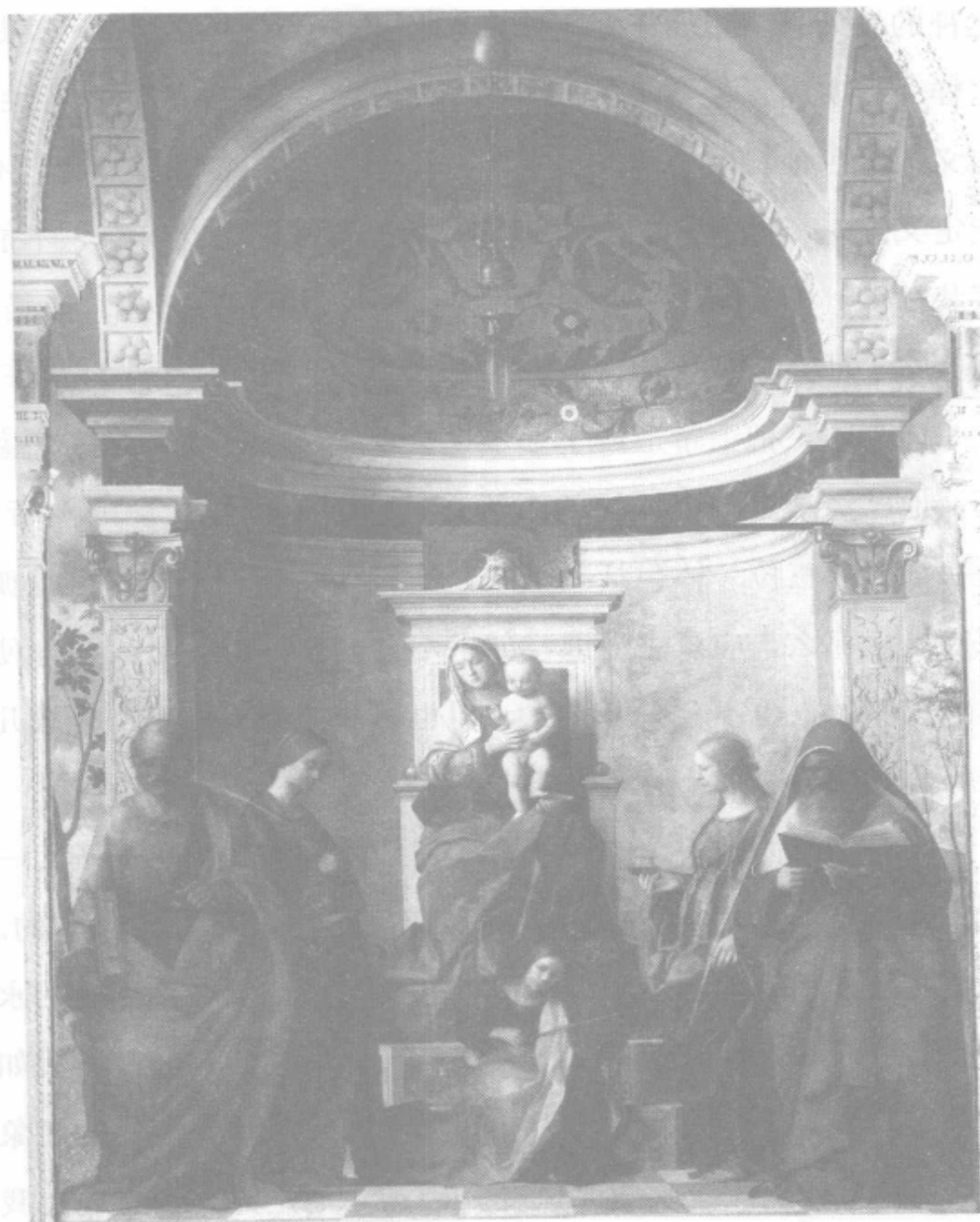
一位宇宙的、人格的上帝，与另外一位形而上学的、僵硬的一神教的个性上帝是截然不同的上帝。

我应该再次提醒，我反对以个性对抗人格，尽管两者相互需要。如果可以这样表达，我认为个性是包含者，而人格是个性包涵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讲，也可以用下面方法表述：我的人格是我的内涵，在我所包容之内，我所包容的都收存在我身上；这是一种普遍的表述方法。我的个性也是我的外延。一个（人格）是我的有限，另外一个（个性）是我的无限。一百个用结实陶土做成的大瓮都独具特色，但是可能都是一样的或是空的，最多也不过装满同类的液体；与此同时两个薄膜膀胱通过积极渗透和外渗透的检验，可以有效地把它们区别开来并说明它们都可以盛装非常复杂的液体。一个人可以明显地比别人突出，但是也可能是外强中干。一个人个性越强，其内涵越丰富；内心喜欢交际的，就不会脱离社会。同样的道理，属于自

然神的僵硬上帝，属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单一神的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实体，他身上的个性（即单纯性）窒息了他的特性。定义扼杀了他，因为定义就意味着盖棺论定，意味着限定，不能定义绝对不能定义的事物。这样的上帝缺乏内在富有，不能盛装社会，即装不下一个社会。他的内心里不是社会。如是，则排除了他在三位一体的信仰中的有生命力的显圣。因为在三位一体当中，把上帝造成了一个社会，甚至在其内部是一个家庭，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信仰的上帝是人性的上帝，是一个人。三位一体包括三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再是孤家寡人。那么，应该去爱谁？如果不会爱，那就不是人。即使单纯憨厚的人也不会只爱自己，但也不能因为爱把自己分成几个等分。

在三位一体当中，信仰带来的是领悟上帝如同领悟圣父一样。因为一个圣父不能成为单身上帝，因为那是十分孤单的。父亲总是家庭的父亲。领悟上帝如同圣父是一项应该感受的永久性启示，因为这时已不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性质，对待圣父如同对待一个人，有人性的男人。实际上，按照基督信徒的想象一直把圣父作为一个男人来领受。因为，他是男人，显现在我们目前的就是一个男人，当然也不排除是女人。如果再加上一个孩子的概念，那就是中性的。至此，以想象来完美精神需要的完美上帝，还需要一个家庭。从此开始，崇拜圣母——圣母玛利亚，崇拜圣婴耶稣。

实际上，对圣母玛利亚的神性崇拜是逐步提高其尊严性，



圣母和圣徒

直到将其神化。其实也是回应精神的需要，既然上帝已经是完美的男人，也应该在上帝身上加上女性的色彩。开始被称为上帝的母亲，是天主教慈悲的表示，进而赞扬她为圣洁玛利亚，直至宣称她为救命恩人，在强调她未受原罪的玷污的同时宣称

她在教义中的概念：其位格处在人类和神性中间，但更接近神性。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圣母玛利亚神圣的人格会不断增加，有人对此提出怀疑。

或许不会因此“三位一体”变成“四位一体”。如果“圣灵”真的由原来的中性变为阴性，谁知道是不是圣母玛利亚真的变成了圣灵的化身？根据《路加福音》第1章第35段落，讲到天使加百列报喜的事，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头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总之，对圣母的崇拜，即对永恒女性的、女性神性的、圣母性的崇拜，是求助于完美上帝的人性化的形式完成的：为上帝成立家庭。

我在我的《唐吉珂德与桑乔的传记》一书的第二部曾经写到：“在我们的头脑中，上帝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男性。他对人的判决和惩罚方式是男子式的，是天父式的。为了报偿他，需要圣母。圣母永远是宽容和宽恕的。当儿子为了躲避父亲举起的怒气冲冲的拳头的时候，母亲总是张开手臂把孩子搂在怀里。在母亲的裙兜里，虽然装着昏暗痛苦的回忆，但她总能从中找到安慰；在母亲的裙兜里，虽然也装着愠怒，但也装着我们出生时曙光和甜蜜的奶水香，浸透着我们天真无邪的梦想。母亲只知道宽恕就是判罚，仁爱就是法律。我们对上帝的可怜的、不完美的概念就是长着长胡须，声音像打雷，发号施令，完全是一个罗马式的、家庭妇男式的上帝。应该报偿他，应该

完美他。因为在内心里，我们不能领受人性的和有生命的上帝，倒不是因为他的高于人性和高于男性的特征，更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中性的、阴阳同体的上帝，我们只希望他是个女性的上帝，希望他是具有‘母亲上帝’性格的‘圣父上帝’。母亲上帝永远是宽恕的。母亲的爱是盲目的，她只看错误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里，唯一的判决就是宽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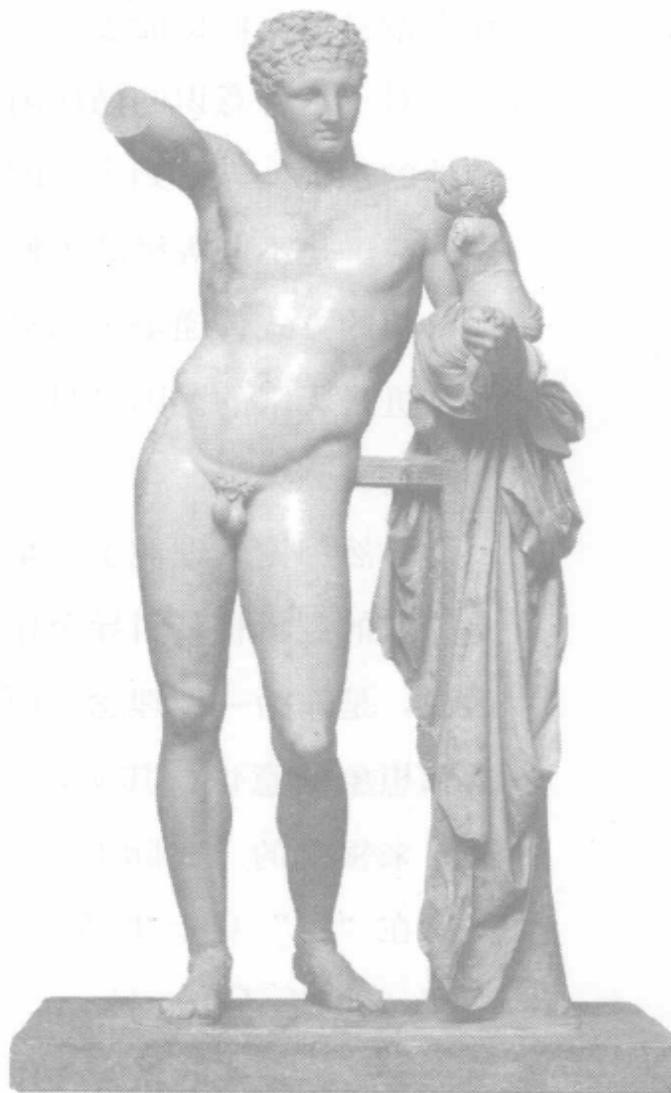
现在我应该补充说明，我们不仅不能领受只作为一个男人的、有生命的和永恒的上帝，我们也不能领受只作为个体的上帝。作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作为孤家寡人的一个“我”（实际上有一个抽象的我）的反映也是不能领受的。我的有生命的“我”，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我们的“我”。有生命的、个体的“我”还是生活在外人之中的“我”，为了外人的“我”们。“我”来自于一大群祖父，在“我”身上浓缩着他们，与此同时在“我”身上还携带着一群强大的子孙。而上帝是：我的“我”的无限反映，更确切地说，无限的上帝在“我”（也是群体）身上的反映。“我”挽救上帝的人性，即挽救有生命的上帝，需要动情的和想象的信仰，需要一种某种程度的内在多重性来领受和感觉他。

有生命神性的异教徒意识以多神论排除了这种对上帝的认知。他们的神是一个团体，是神的共和国，以此来替代神（上帝）。古代希腊无神论的真正上帝与其说是主神朱庇特倒不如说是众神（和半神人）家族。后来才有了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盛大祈神仪式，祈求所有的男神和女神的神灵保护。当

雄辩家们代替术语“上帝”（dios）名词化（因为它是专用形容词）的时候，在它前面加上冠词（el dios）。名词化之后的上帝（el dios）就等同于神性（Lo divino）了。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只不过是所谓的神性，一项概念而已，不是指一个有生命的可以感觉到的人。为了爱，可和“这个人”相互沟通。这位上帝只不过是名词化的主体，比如可以是一位统治人的宪法君王，但没有统治权。这是宪章的学问。

在典型的希腊——拉丁异教中，信仰有生命的单一教的倾向可以在领受和感觉主神宙斯（罗马神话）方面看得比较明显。荷马把宙斯称之为朱庇特。在希腊神话中，朱庇特是众神大家族之父，以他替代神灵。

异教的多神论和犹太教的单一神论的接合过程中，试图挽救上帝的位格，但结果出现了天主教的上帝意识的结合体（三位一体的）的意识。因为属于结合体，上帝最终成了以色列的上帝。这就是三位一体^⑨，对其深层的含义，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基本上没有弄明白。自然神



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和狄俄尼索斯

论^⑩的含义虽然或多或少地浸润着天主教义，但它的贯常含义是唯一神论或是意大利的叟赛纳^⑪教论。

如是，我们感知上帝是基于一种超凡的意识，基于全人类自身意识，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意识，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基于一种所有的和无限的意识，包括和支撑全部的、非人类的、人类的和超人类的意识。神性无处不在：从最低等的生物意识到最高等的超人类意识都存在神性，在上帝身上我们也能感到人性化的神性。

对于这种意识的循序渐进，从我们人类的意识跃进到完全神性的意识，进而到宇宙的意识，应该需要用信仰神的天使来做回应。是不同等级的天使在我们人类意识和上帝的意识之间以口信的方式传递圣灵的喜报和神诏。应该相信上述意识的循序渐进是无限的。因为只有经过不同等级的无限数字，才能从有限过渡到无限。

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是把上帝作为宇宙的灵智领受的。但是，它的逻辑将其引导至作为非人格的灵智来领受上帝。换句话说，是作为一种理念。而自然神论的活力论将上帝作为能感觉和想象的意识。其实，是作为人或是多人的结合体（即社会）来领受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就是多人的结合体：在“我”身上生活着许多个“我”，“我”和我的那些“我”共同生活在一起。

上帝，理性的上帝，作为宇宙灵智的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自行毁灭着。它在我们身上的再生只能是在心中，我们

感知他，是把他作为有生命的人，作为意识，已经不再将其作为宇宙的、非人性的、客观的灵智。为了给我们讲解一台机器的制作，光了解制造的机械原理是不够的。但是为了知道机器的存在，除了明白是人造的不是大自然造的以外，我们还应该想到有一个具有人的意识的制造人。即使说力学原理和机械制造原理完全是一个东西，道理的第二部分对上帝也是不适用的。从理性的角度讲，这种等同性无异于一种预期理由。当涉及到人的时候，理性就将宇宙的灵智（大写的理性）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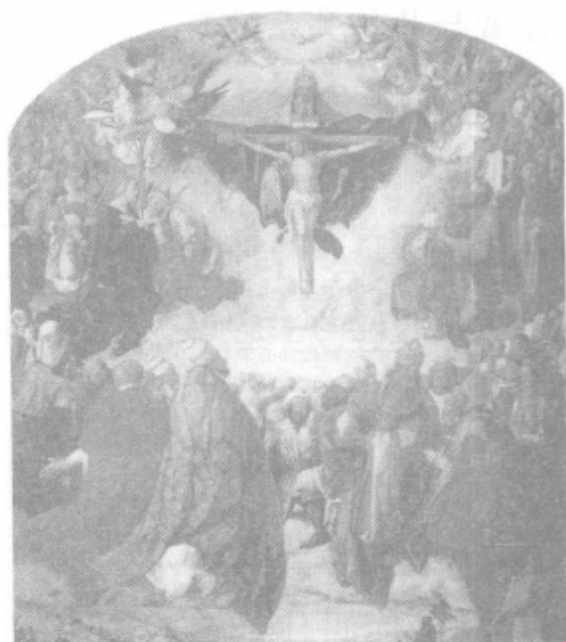
实际上，这不是人类的理性。如此，自己也不能支撑自己的理性，除非把自己置于非理性、所有生命意识、意志和观念之上。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它不能为我们验证最高理性的存在，因为它自己还要把自己支撑在最高非理性和宇宙理性之上。这一最高意识的情感和想象的启示，是由于爱、信仰和人性化的行动，这一启示引导我们去信仰有生命的上帝。

有生命的上帝，是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在我身上，在你身上，上帝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活着，我们活动着，都在上帝身上。上帝或在我们中间，是为了满足我们在他身上的祈盼，为了渴望，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上帝是卑贱者的上帝，他以愚者羞愧智者，以弱者羞愧强者。上帝根据对他的爱的程度对待每个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祈祷，第一个没有以真诚之心祈祷真正的上帝，第二个全心全意地祈祷一个偶像。那么实际上，第一个人是在向偶像祈祷，第二个人才是真正向上帝祈祷。换言之，真正出于内心祈祷和期盼才能面对真正的上帝。

甚至于迷信本身同样可以最虔诚的意愿表达得淋漓尽致，使神学相形见绌。披头散发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手握地球出现在云端形象也比自然神学的超现实主义更活泼更真实。

理性是一种解析的力量。当理性不再以直观（哪怕是个体保存本能的直观）的形式看待事物，而是从直观物质的本体内部实质看待事物时，理性则是一种具有溶解力的力量，其作用与溶剂相似。理性能够理顺感觉到的概念，这些概念能够给予我们物质的世界。但是，当它的解析力对这些概念实施分析和溶解的时候，它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不坚固的影像世界。因为，形式之外的理性是虚无主义的，是软弱无力的。而当我们用理性查究给予我们精神世界的直观想象时，理性所履行的功能是立竿见影的。当理性出击的时候，想象即全军覆没。理性可以自行了断，而想象能够给它生命。如果想象自身真能给我们以无限的生命，那么它将会使我们糊涂不堪，也能将我们毁灭殆尽。理性（大脑）对我们说：“一无所有！”想象（心脏）对我们说：“应有尽有！”我们可以把一无所有和应有尽有结合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上帝心中是应有尽有，因为上帝也生活在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我们一无所有。理性重复地说：“虚幻！虚幻中的虚幻！尘世浮华！”想象答辩：“完美！完美中的完美！天上人间！”如是，我们只能生活在完美的虚幻之中或者说在虚幻的完美之中。

人类从心底里不情愿非要生活在这样一个非逻辑的、非理性、主观的或是神性的世界里，有多少人不信仰上帝或是自认



三位一体的膜拜

为不信仰上帝，而信仰某位神仙，或者哪怕信仰一个鬼精灵，或者相信某种预兆，或者随便在路上碰到的一块马掌也可以作为信仰物，把它们深藏心中，以求得为他们带来好运，为他们保护这一自尊的理性，凭着这份理性想象着自己是忠实的仆人和虔诚的人。

我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的上帝就是我们礼拜日为之祷告的上帝；是我们祈求的上帝，首先是，尤其是，祈求他恩赐我们，恩赐我们以信仰，信仰上帝的信仰，祈求让我们信仰他，祈求他活在我们心中，祈求神化它的名字，祈求他在地上和在天上一样完成自己的意志（是他的意志而非他的理性）。使我们感觉到他的意志就是我们意志的精华，即渴望永久的存在。

这就是仁爱的上帝，问我们上帝是什么模样是多余的，因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并告诫自己应该摒弃要求上帝为大家绘制宇宙远景的幻想。上帝在用亿万双眼睛看着你，黑夜里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就是他的眼睛。亲爱的读者，你所信仰的就是你的上帝，和你一起活着的上帝，和你一起出生的上帝，当你是你的孩童时，他也是孩童；你长大成人，他也长大成人；你从人间蒸发，在你身上的他也同时蒸发。你的蒸发也是你精神生命的开始，即肉体生命的延续。因为这也是所有的人和每一个

人的同一性的开始，所有的人和宇宙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的开始。如果你是人，必然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如果你相信上帝，上帝也相信你。上帝相信你，就会对你不断地创造。因为你不是在内心里而只是在理念上有上帝的存在。但是，一种鲜活的理念，那是有生命上帝的自觉理念，如同我们说的“意识上帝”，离开社会的你等于零。

要给上帝下定义吗？是的。这也是我们的热望。这也是雅各（希伯来长老、圣经人物）的热望，当他战斗一整夜直到破晓时，他对神圣的力量说：“我恳求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得到的回答是：“何必问我的名字。”（《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2章29节）雅各的问题提得很对。耶和华的人格表现于他的意志、情欲与欲望，他的人格足以使他人交流。他不需要人的形象，也没有露出任何具体形象。他始终在隐蔽处与人交谈。如《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4节所云：当摩西问及耶和华的名称，耶和华以一句极其简练而有富有哲理的话作答：“我是我所是。”摩西恳求他显出真相，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据说，自摩西之后，再没有人能与耶和华直接对话。

我们称上帝为大写的“他”。“谁是大写的‘他’？”或“他到底是谁？”我们的这些渴望的声音就应该永远在虚无的空旷中回响吗？或许应该称为天父、圣灵还是爱？这个有生命的存在是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还是在外部？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爱的神秘实在可怕！也许我们终生都会为之奋斗，以求得

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想为“你叫什么名字”做一注解。其实想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句话：“请你拯救我的灵魂。”我们祈求他的名字就是为了请他拯救我们的灵魂，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为了拯救宇宙人类的最终结局。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叫“他”或叫“至高无上的人”或叫随便一个玄妙的名字都一样，我们不能认同。因为所有玄妙或形而上学的名字都如同未知数 X，我们会继续祈求他的名字。然而，只有一个名字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这个名字叫救世主，主耶稣，而上帝是仁爱，仁爱可以拯救人和事物。

英国诗人罗伯特^⑫在他的《圣诞夜和复活节》里写出如下诗句：

我冒昧地说

蚯蚓热爱土地

生活在它的世界里

没有仁爱的上帝

不能和蚯蚓的神性相比

神性即是爱，人性化的、永恒的意志，即是能对永恒和无限感到渴望的意志。

对我们而言，在上帝身上寻求的就是永恒，即能将我们神化的永恒。罗伯特在另外一首诗《撒乌尔》里写道：

我哀求的力量如此低微
只求在上帝身上寻求我的肉体

但是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这位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他既包含着宇宙的良知，同时支撑我们意识的良知；这位创造一切、决定人类终局的上帝，存在吗？关于他的存在我们有过验证吗？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关于存在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说事物不存在的时候，是基于什么理由？“存在”一词，从词源学的角度讲，它的含义是：“在我们之外，在我们的意识之外。”难道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还有某些能包括所有已经被认知的事物？无疑是有的。认知的物质就来自于我们之外。这是怎么样的物质？不可能知道。因为认识是报告物质的形体，所以只是作为资料的认识报告。如同报道骚乱已得到平息的道理是一样的。

关于上帝的存在问题，理性地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实质上，不是对不存在（*ex-tencia*）的观念问题也不是对观念的坚持（*in-sistencia*）问题，问题在于灵魂实质的存在的问题本身，在于人类灵魂永存的问题本身，在于宇宙人类的最终结局的问题本身。相信一位有生命的、有人格的上帝，相信一种宇宙的、永恒的良知——了解我们并爱我们的良知，就是相信宇宙为人类而存在。对人类而言，不管是在人类的本性

(即使是已经升华的本性)方面,还是在某种了解我们的良知方面,在其内部都会存活着我们永久的记忆。如果我们知道,当我们死后,会有一位“大人物”,一位“至高无上的良知”会不断丰盈;如果我们知道“宇宙的灵魂”会以我们的灵魂滋养自己(它确实需要我们的灵魂),难道我们会在忍受一种最伟大的、最失望的奋斗当中做到牺牲我们的人格吗?我们也许会死于失望的忍耐或忍耐的失望,与此同时把我们的灵魂交给人类的灵魂,把带着人的印记的工作传下去,但愿这种人类也能把他们的灵魂传给另外一种灵魂。到最后,这个地球上的良知会因为渴望的痛苦而荡然无存。如果不会发生这种事呢?

如果人类的灵魂是永存的,如果人类集体的良知是永存的,如果真有一种宇宙良知也是永存的,为什么我们个人的良知,你的和我的良知,就不一定是永存的呢?

在整个广袤的宇宙中,会存在这么一个被认知的,被喜爱的和被感觉的良知吗?宇宙之大,无奇不有。有一种纯粹是出于好奇心的求知,想知道在其他星球上是否存在有生命的机体。这完全是一种梦中的联想和深层次的心灵渴望,梦想天上人间。神性的意识使我们希望和相信一切都是生命的,甚至相信,意识也可以延伸到一切的领域中去。我们不仅渴望自救,甚至希望把世界从虚无中挽救出来。其实,一切为了这一位所谓的上帝。这可能就是感悟到的目的。

没有任何意识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没有意志和也没有感悟客观性的理性又会是什么样?对我们而言是无所谓

的。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不计其数。如果假设都能成为现实，我们的生活则失去价值和意义。

不过，这不是理性的必然，而是生活的烦恼。因此，它将引导我们去相信上帝。相信上帝，首先是，尤其是，我要一再重复这两个词，要在感觉上渴望上帝，渴望神性，要感觉到上帝是不可或缺的，要感觉到没有上帝的空虚，希望上帝是存在的。这就是希望拯救宇宙的人类末日（finalidad）或终结。因为如果能在上帝的良知里融化我们的良知，一个人甚至情愿被上帝所溶化，如果良知是宇宙的末日的話。

“恶人在心里说：没有上帝。”话是这么说。因为一个公道的人在头脑里会说：“上帝是不存在的！”不过，恶人说的那句话也只能在心里说。一个人希望没有上帝，或者说他认为上帝没有与他同在，这是一回事；但是，忍受“上帝没有与他同在”就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我不想说这是不人道或是可怕的事。然而，一个人根本不希望他与上帝同在，那就是大逆不道的事。虽然事实上，那些背叛上帝的人是因为没有遇到上帝而绝望的。

现在，我们重提那个棘手的理性问题。实际上，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女怪就提出过理性的问题：上帝存在吗？这个永恒的人和具有永恒力量的人，我不说她是具有人道的，对于这个宇宙而言，她是唯一的。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在我们的渴望之外，她是不是具有某些物质的成分？看来是个不解之谜，不

如原封不动地搁置起来。对于理性而言，不能验证存在的不可可能性^⑬，足矣！

相信上帝是渴望其存在，继而引导人们领悟到上帝似乎是存在的。依靠这一渴望活着，使其成为我们行动的内在力量。从这种渴望（对神性的渴望）萌发出我们的希望；继而产生信仰、希望和慈悲；从这种渴望引发美的意识，终结的意识和善良的意识。

在下面的一章我们谈论信仰、希望和慈悲的问题。

注释

① 舍雷埃尔马克尔：（Federico Scheleiermacher 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著作：《关于宗教的讲话》。

② 反映：（Reflejo）指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模写，即认识。人的感官表象、观念、概念等都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在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中，存在着反映的低级形式或萌芽形式。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③ 概念：（Concepto）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一种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

④ 意识：（Conciencia o sentimiento）高度完善、高度有组织的特殊物质——人脑的技能。是人所特有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本质来说，意识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conciencia（意识）一词在本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达几百次。但其确切意义在不同情况下又不尽相同。因为这一词汇包含几种解释：意识、概念；觉悟、自觉；良心、道德心；坦白、真诚等。

⑤ 异教：（Paganismo）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贬称。有时亦称“异端”。异端：指基督教各派对教内异己派别、个人的思想、主张的贬称。在中世纪更设有称为“异端裁判所”的专门镇压机关。

⑥ 拜物教：把个别的物奉为神并赋予它们神秘的、超自然的、非人所能

理解的力量。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奉物为神的特性。

⑦现象：(Fenómeno) 现象是自在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形成经验材料，再加上人的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而产生的，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在哲学体系中，有黑格尔的现象学（对意识发展过程的研究）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纯粹意识”的研究）。

⑧神正论：(Teodicea) 拉丁文 theodicea 的意译。意谓表彰上帝的公正之学。所谓《神正论》，企图证明现存世界的一切罪恶和不公正现象都必然的，无损于造物主的“全能”和“完善”。

⑨三位一体：(Trinidad) 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之一。认为世界有宇宙存在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即上帝。上帝至高无上，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但上帝有三个位格 (persona)，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部分。三个位格并非独立的三个神，而是同一本体，三位构成上帝的统一整体。简称“三位一体”。

⑩自然神论：(Teodicea) 亦称“理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和自然规律后就不再干涉世界上的事，而任自然规律支配一切。提倡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

⑪叟赛纳：(Lello Socino 1525—1562) 意大利新教人物。反对“三位一体”的宗教信条创立叟赛纳那学说 (socinianismo)。

⑫罗伯特：(Roberto Browning 1812—1889) 英国格言派诗人。

⑬关于验证上帝的存在，历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验证方法和理论；简介如下：

1. 奥里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他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宣扬“原罪”说，声称人生来都是有罪的，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救。关于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提出“光照论”。所谓“光照论”的概念来自于柏拉图所用的比喻。奥古斯丁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人的心灵好比是眼睛，理性好比是视觉。正如只有在光照之下眼睛才能有所见，心灵只有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有所认识。

2. 约翰·斯各托·爱留根那 (John Scotus Eriugena 810—877) 苏格兰哲学家。爱留根那提出“自我显示说”：上帝超越了存在和本质。在词意义上上帝是“非存在”或“无”，但“无”不是“虚空”，是不可言说的善，是无法把握、不能接近的光明。上帝创世的过程使他内在于世界，同时也向人显示自己。他明确地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存在，那些被认识到的真实存在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只是上帝而已。”他认为每一事物都闪烁着上帝之光，象征着上帝不可见的形象与特征。

3.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 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与属性所作的证明利用类比推理与因果推理相结合的方式如下：造物主：被造物=原因：结果，高一级的被造物：较低级的被造物=原因：结果。托马斯认为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是演绎证明，而且只能是后天论证。根据后天证明的思路托马斯提出五个证明：(甲) 根据事物的运动的因果系列，得出“第一推动力就是上帝；(乙) 依据事物的动力因，必须肯定动力因序列是有限的，存在一个终极的动力因，这个动力因就是上帝；(丙) 依据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可能存在推导必然存在；由必然存在推导自因的必然存在。一个必然事物造成另一个必然事物的序列不可能无限延伸，最后必然会到达一个终极的必然存在，”这个必然存在的终极原因或自因就是上帝；(丁) 依据事物完善的等级，“必定有一个最完善的事物作为所有事物的存在、善以及其他完善性的原因，我们称之为上帝。”(戊) 依据自然的目的性，必定有一个目的之预谋者安排世界的秩序，他就是上帝。

4. 约翰·邓·斯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 1265—1308) 苏格兰哲学家。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使用的是“本体论证明”。首先他对“存在”的概念进行分析，分析出“无限概念”，然后证明上帝是“无限存在”。然后提出所谓的三段式：大前提：“无限存在”只要可能便必然实际存在。小前提：上帝作为无限存在是可能的。结论：上帝必然存在。

第九章

信仰、希望与仁慈

开始时，信服可亲近的或是有生命的上帝，尔后离开逻辑的或是逝去的上帝，然后回过身又信服“他”，这就是信仰的途径，但不是理性的或数学的确信概念的途径。

那么，什么是信仰？

这个问题，早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基督理论的教义问答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答案就是：信仰就是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事物。

关于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在改写一篇论文时，我就说过：“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事物，不对！而是‘创造’我们所不

曾见过的事物。”并且，我也一再说到，信仰上帝，首先或至少对你来说是祈望有上帝，即渴望上帝的存在。

信仰在神学上的品德，根据使徒保罗所下的定义，可作为传统基督教有关信仰的专论的基础。按照保罗的说法，信仰乃是“所祈望得到的事物的实体，不曾见过的事物的证据展示”。

祈望的实体，或者确切地说，祈望的基础或实证，就是它的保证。由此而把信仰与祈望连结起来。通常，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才寄以祈望，而是由于我们有所祈望，所以我们才相信。事实上，就是由于对上帝寄以祈望，以及祈望能有一位上帝可以保证我们意识的永恒性，就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而引导我们相信它。

然而信仰，它毕竟是一种复合的心态，本身包括有认知的、逻辑的、理性的成分，以及情感的、生物的或伤感的、实际上是非理性的成分，它必得通过认知的形式才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如果想把它跟任何教义脱离开来，是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所在。我已经不只一次地表述过，纯粹的信仰，不受教义束缚的信仰，那是一种幻象。同时，在信仰当中虚构某种说法，也是违反常规的。信仰惟有仰赖实体才能发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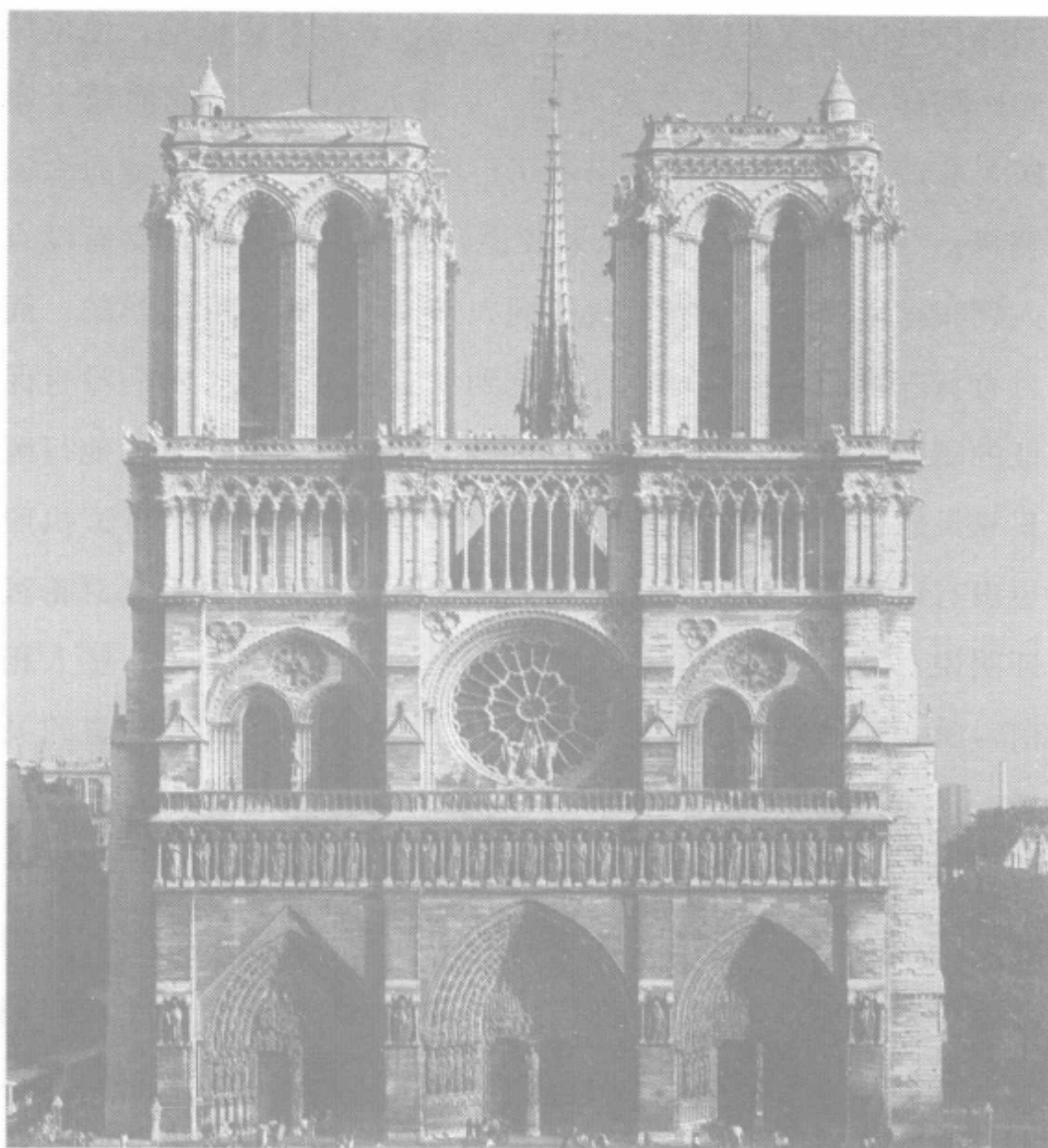
信仰是求知的一种形式，即使它只不过是对于我们生命的渴望所产生的一种求知欲望甚至可以用固定的格式加以表述。然而，在日常的语言当中，“信仰”（creer）这一个字眼往往包含有双重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表示对一件事情的真理所怀抱有的最高程度的心性上的信念，而另外

一方面，它也可能只是表示对于某一真理所具有的一种脆弱的、犹豫不决的信服。其实，当我们对某些事情表示特别同意的时候，也常常不乏用下面的表达方式：“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多大把握”，这种表达方法在日常言语上是非常普通的。

同时，这也符合我们在前面所提过的说法，即不确定性是信仰的基础。最旺盛强烈的信仰，因为它区别于其他不属于（虔诚的）信仰方面的知性，必然是基于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信仰（对于祈望的事物的保证）它并不把自己合理地依附在理论性的原则之上，它宁可深信那可以向我们保证某些事情的人物。信仰假想了一种客观的、人格的因素。例如，我们对某些事物并不特别相信，但我们却能够相信允诺我们或者向我们保证某些事物的某些人。相信一个人和相信上帝，是因为确信他是人和宇宙的人格化。

信仰当中所具有的人格或宗教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信仰，既不是理论上的知识，也不是对于真理的理性上的黏连或拥护，其实，就其对上帝的相信本质也不能自圆其说。德国哲学家泽贝格谈到信仰时曾说道：“信仰就是对于上帝的神圣权威的权威所产生的内在顺服、直接的听命。并且，当这种顺服是达到某项理性原则的手段时，那么信仰就是一种个人的信念。”

信仰这个词本身就暗含信任的意思，暗含顺从别人意志的成分，即信任某一个人。只是对人的一种信任而已。相信对我们说真话的人，相信给予我们希望的人，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相



巴黎圣母院

信一项真理，也不是相信希望本身。

这种人格的意识或者说信仰的人格化揭示出信仰的最低级的形式，这是天赐良知的信仰。众所周知的关于巴黎医生的故事。有一位巴黎大夫，发现在他行医的那个地区有一个庸医，求医的人很多。这样就抢走了他的病人顾客。于是，他就迁到

另外很远的地方去行医。开始那里的人谁都不认识他，他也像庸医那样与病人签订包医合同。后来，有人告发说他是个庸医，非法行医。于是他就出示了行医执照，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我是医生，但是如果我说我是医生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到我这里看病。现在，我的病人知道了我是研究医学的，而且有行医执照，但是他们还是跑到没有医学知识、看病没有保证的庸医那里去。那个庸医公然敢说他没有学过医学，他行医只靠灵感。”这就是向医生证明，你没有向人们出示行医执照也没有说你是研究医学的，人们就不会相信你；这也是对庸医证明说，你只要行医，你就是有执照的医生。因为，一些人相信科学、相信知识，而另外一些人只相信人，相信所谓的灵感，甚至相信无知。

著名的英国主教菲利普·布鲁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宣讲圣经的集会上说：“涉及到宗教问题，在确定人们的不同的思想和渴望的时候，从世界地理位置的角度看，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一半是黑暗的东半球，神秘的东方。在那里很多事物并不明朗，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东方。有人会本能地跟你说，人类的头脑装不下那些无边无际的思想，如此之多的思想会破坏大脑的自然功能。相反，在西方，人们要求明朗，对神秘的东西没有耐心。西方人喜欢当机立断的建议，东方人则不大喜欢。西方人想知道永恒、无限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使个人生活更幸福更美好。他们迫切地要求把住人的房子盖好，以

便在炉子上做饭吃……但是，海洋和山脉都不会把人们完全隔绝开。比如在英国，犹太人和英国人通婚是十分普遍的事。但是，一般来说，世界各地是有很大大差别的。东方人信仰神秘的月亮，西方人信仰太阳。东方人要求上帝模糊的冲动，西方人抓住现在不放，非要讨一个合理的、理念的说法不可。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都有成见，不信任他，甚至蔑视他。但是两个半球还是要和睦相处，任何一方都不能称其为地球。”

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在整个世界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理性主义者都在寻求定义，他们相信观念，生机论者在寻求灵感，他们相信人。一些人研究宇宙目的是为了揭开其中秘密；一些人面对宇宙良知（上帝）念经说道，乞求与世界的灵魂（上帝）直接建立关系，以求找到不死的保证和希望的实体，哪怕是看不见的显示。

由于人是一种意志，意志永远涉及未来；有信仰的人，相信未来，相信所渴望的事物。没有信仰的人，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过去，实际上是相信保证和实体。信仰基督教的耶稣复活，其实就是信仰传统，信仰《福音书》，而这两股强大的力量都是人性范畴的事物。所谓复活是别人跟你说的复活，是相信他有一天会因为基督的恩赐能够复活。甚至于科学性的信仰，确实存在这种信

公元8世纪《凯尔书》中
《马可福音》华丽的一页



仰，也是对未来而言，无非是一种信任的举动而已。有知识的人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日食，相信支配现今世界的法律会继续支配未来的世界。

让我再重复一遍，信仰就是对某人怀有信赖之感，它永远是指向一个人。当我说我知道有一种名字叫做马的动物，并且指称它具有某种特征，这是因为我曾经看见过它；如果我说我相信长颈鹿或鸭嘴兽的存在，同时知道它有某种形象，这是因为我相信那些肯定见过它们的人说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信仰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的成分。因为有可能一个人既能自欺也能欺人。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信仰中的个人因素赋予信仰以情感的、可亲可爱的特点。同时最重要的，它能在宗教的信仰中还涉及到人们对信仰的祈望。也许，从来不会有人为了坚持“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二个直角三角形之和”的公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真理并不需要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有一些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丧失生命。的确，以下的说法更为真确：与其说殉道者造就了信仰，还不如说是信仰造就了殉道者。因为信仰对抽象原则不是单纯的智性皈依。信仰不是对于理论真理的承认，而是让意志驱使我们去理解信仰。信仰是意志问题，是精神向实际真理的运动，向一个人的运动，向某种让我们活下去的方向运动，不应只是理解生命，应该注重行动。

信仰使我们活下去，同时也向我们表明：生命，尽管它仰

赖于理智，但它仍然可以从某些超自然的与充满奇迹的方面拥有它自身根源和力量。科纳特^①这位哲学家兼数学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平静心态和丰富的知识，他曾说：给予超自然与奇迹以生命的是倾向或趋势，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所有理性研究都只会停止在对精神的折磨。但是，我们都期望能够活下去。

然而，与其说信仰属于意志问题，也许还不如说是意志本身，是不会死亡消失的意志。或者说是有别于智慧、意志和感觉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才有了感觉、求知、欲望，才有了信仰，或曰创造。因为，不管是感觉，也不管是智慧或意志，它们都不能创造。惟有在早已存在的物质之上，即由信仰所给予的物质之上，才会有所作为。信仰是人的创造力量。然而，既然信仰与意志比其他的力量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将信仰就以意志性的方式予以解释和介绍。我们必须提醒诸位：愿意“相信”，可不是愿意“创造”，相信（creer）并非创造（crear），这可是不能含糊的问题，虽然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母之差^②。

如是，既然信仰不属于创造的强大力量，那么它起码是意志之花，而花的功能还是在于创造。就某种意义而言，信仰创造了它自己的客体。信仰上帝就在于创造上帝。并且，既然上帝赋予我们信仰，那么，上帝就一直在我们心中创造它自己的形象。圣奥古斯丁^③就说过：“主啊，我将追寻你，我祈求你，主啊！我祈求让我信仰你啊！我的信仰是你赐予的，你以你的圣子的人性感召我，唤起我对你的宣道者的神秘感。”按照我们的模式创造一个上帝，将“宇宙”人格化，都不意味着我们

已把上帝放在心中作为我们祈望的实体。因为上帝在按照他的模式不断地创造着我们。

如是，上帝是造出来的。即上帝出于怜悯和爱心在我们身上创造了他自己。相信上帝就是爱“他”，因为爱他也怕他，在认识他之前就开始爱他。爱他，最终还是为了看见他并发现他的全貌。

那些说相信上帝的人，既不爱他也不怕他，那不是相信上帝，而是有些人给他们指出上帝是存在的。其实这些饱经风霜的人也算不上相信上帝。那些没有激情、没有忧伤、没有犹疑、没有疑问和处在安慰中没有绝望的人，他们以为相信上帝，实际上，他们只相信上帝概念，并非相信上帝。如此说来，可以因为爱而相信上帝，也可以因为害怕而相信上帝。甚至于因为恨也可以相信上帝，就像被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辱骂的那个窃贼班尼。同样，魔鬼也相信上帝，还有许多无神论者也是。

相信上帝，对于那些不愿意“他”存在的或者没有赢得相信他的人，也许是一种复仇，以此拒绝他，甚至于侮辱他。他们希望像信徒那样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是软弱被动的人，或许就是恶人。在他们身上，理性高于意志，他们被理性所牵制。或者是由于内心的悲痛使他们绝望，因为绝望进而拒绝上帝。当他们拒绝的时候，又肯定和相信他们拒绝的事物。但是，上帝还是在他们身上显灵，对他们的拒绝给予肯定。

对所有这一切，有人又会对我说：指出信仰创造它的客体是指出这一客体的创造无非还是为了信仰，因为信仰在其之外

缺乏客观实际。另外，有人会说，坚持说为了控制或安慰百姓需要信仰，实际上是申明信仰的客体是不存在，是虚幻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今天，所谓信仰上帝，尤其是，特别是，对于知识界的信徒而言，只是希望上帝存在而已。

希望上帝存在，就等于将人们导向似乎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沿着希望上帝存在的这条路走下去，在行动上符合这一愿望。这就等于说，我们创造了上帝，上帝在我们身上被创造出来。也就等于说，凭借着我们的身体，上帝才能展示，展现和显灵。因为，上帝要碰到的人是用爱和为了爱而正在寻找他的人。而上帝要避开的人是对他不爱的人，不爱是因非爱慕的严肃理性。对上帝而言，他希望心脏休息，头脑不要休息。因为在肉体生活中它处于睡眠和休息状态。然而这时，心脏正在值班工作。如是，无爱的科学使我们远离上帝。而爱，尚没有科学的爱（幸亏没有），把我们送入上帝的怀抱。因有上帝才有了智慧。心地纯净的人们是多么幸运啊！他们能见到上帝。

如果有人要问我是怎么相信上帝的，或者说上帝怎么样在我身上创造自己并在我身上显圣的，我也许会对他微笑、大笑或者对提问的人发火。

我相信上帝就和相信我的朋友一样。我呼吸他的温暖气息，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手把我拉过来扯过去，要把我揉碎。我感到一种特有的被上天保佑的内在意识，一种宇宙的智慧给我勾画出我自己的命运。天意！最终的审判！上帝没有对我说什么也没有给我什么暗示。

在我的一生中，我不只一次地体味到陷入深渊的那种精神恍惚的境遇，不止一次地处于进退维谷的境遇，我站在十字路口，呈现在我面前是几条沟壑坎坷的路，我只能选择一条舍弃其他几条。人生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在几次关键的时刻，有时需要做出唯一选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智慧的、至极的、仁爱的力量在推动着我，使我摆脱危险的境地。请给我们开出这条通向上帝之路吧。

一个人能感觉到“宇宙”正向他召唤，并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那样启发着他，让他在内心听到一个无语的声音对你说：“去吧，向所有的人去布道！”你怎么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会拥有像你一样的意识？你怎么知道一个动物或多或少也有隐而不彰的意识，而一块石头却不能拥有？因为是人就以人的方式，用你们的模式去引导你们，而石头的模式却不能如此，它只会使你们的行为遭受折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宇宙”也像我一样拥有意识，并和我一起做出自己具有人性的行为举止，我感觉到一个伟大人物在包围着我。

这是一种没有固定形状的群体，似乎是动物种群；肢体模糊不清，不好辨别。我所看到的只是两只眼睛，两只类似人性的眼神，向我乞求怜悯的眼神。同时，我也听到它的气息。我判定：这个没有形状的群体，依然也有意识的存在。它还以另外一种方式，观看充满星辰的苍穹，以超人性的、神圣的眼神，渴慕最高的怜悯与最高的爱；清澈宁静的夜晚，它听到了上帝的气息，而且，上帝在他的心灵深处抚慰着它，向它显

灵。这就是实际存在的、蒙受苦难的、可亲可爱的并祈望爱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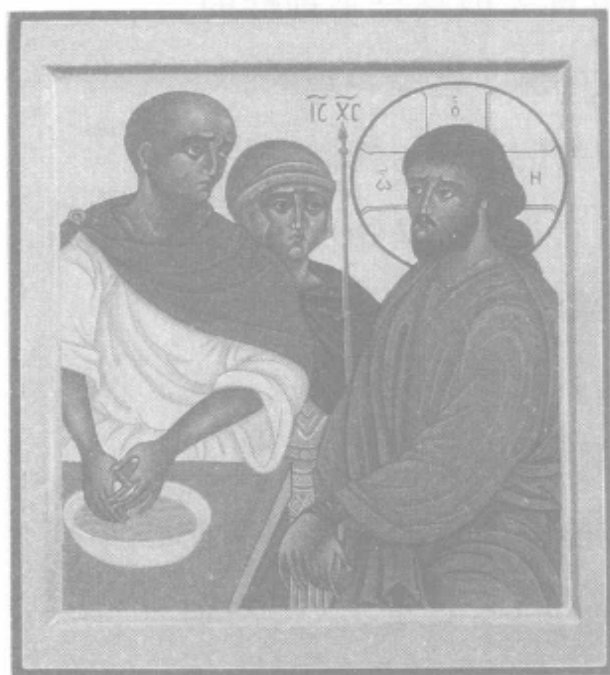
从喜爱那些可爱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们轻轻地走来，又轻轻地离去，不曾对我们表示出任何的眷恋，到我们去喜爱那些最常有的、但又抓不住的东西。从爱普通的好事到爱“善”；从爱普通美丽的事物到爱“美”；从爱真实的事物到爱“真理”，从爱享受到爱的“幸福”，最后的境界就是爱那高尚的“爱”。一个人常常走出自己。目的是为了向至高的“我”不断前进。个人的意识也常常从我们自己走出，目的是去融入自己所属于的整体意识，而自己却不必因此而毁灭。上帝就是从宇宙苦难中生成的“爱”，然后成为智慧。

对此，有人会说，这是在一个铁环内的转圈活动，这样的上帝不是客观存在的上帝。然而，这里首先说是合乎理性的，然后再检验到底什么是某些事物的存在问题，这是客观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存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件事物是存在着的？一件事物的存在，首先是某种事物外在于我们，它来自于我们对它的感觉，当我们消失的时候，它仍然继续存在。那么，难道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某些事物的继续存在一定会在我存在之后吗？我的意识能够知道在它之外还有某些事物吗？但可以说，我所知道的或我能够知道的事物，都在我的意识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会卷入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困惑里，那些我们感觉之外的客体里。只有行动的事物，才是存在的事物，存在就是行动。

现在，又有人会说，在我们心中行动的神，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上帝的观念。对这些人，我们的回答是：折射上帝并依照他的观念而有的行动，甚至有时候根本就是上帝自己在我们心中的行动。接着而来的是说出上帝存在的客观真理的证据，因为我们都要求所谓的记号。对此，我们用彼拉多^④的话来做回答：什么是真理？

当彼拉多提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他掉头就走，也不想知道答案是什么，接着他清洗他的双手，为的是使自己能免于因宣判基督死刑的这个罪名而承担责任。也有许多人提出同样的问题：真理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兴趣想要等到答案，为的是能够马上转身离开并洗净双手，免得背上扼杀自己本身意识或他人的意识中的上帝的罪名。



彼拉多清洗双手，以使自己免于承担宣判基督死刑的罪名

什么是真理？真理有两种类型，逻辑的或客观的，而它的反面就是错误。另外一种是道德的或是主观的，它的反面就是虚假。而且，我早期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何谓真理？》（1906年出版）当中企图说明，错误是虚假之子。

道德上的真理，可以导向另外一条也是道德真理，他教导我们去研究科学。然而，它首先是，尤其特别是——一所真诚和谦恭的学校。

事实上，科学教导我们，理智应服从真理，并依照事物本来面貌，对其进行研究和判断。应根据它们各自选定的样子，而不是根据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加以认识与判断。在宗教上的科学探究方面，其资料应是实在的资料，应是我们从外在世界接受的感觉，是使我们在头脑中形成法则的感觉，而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己身上进行的数学演算。科学是顺从和谦恭的，是最容易接受的学校。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在那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面前卑躬屈膝。这是通向宗教殿堂的大门。但在圣堂之内，科学的功能则被扼杀。

如是，逻辑真理的对立面是错误，道德真理的对立面是虚假，所以同样也会有美学上的真理或逼真的真理，它反对肆无忌惮的言行。而宗教上的真理或祈望，则反对完全绝对的、不安分的焦躁。美学上的逼真的表达方式是感觉，以真心展示感觉，它是逻辑上的真理；宗教上的真理，即信仰的真理，它祈求事物的实体。然而，两者都不等于是道德真理，而是置于道德真理之上的真理。如果一个人宣称他自己把信仰置于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就不会说谎，也不可能说谎。

我们不但不依靠理智确立信仰，不超乎理智之上但也低于其下，信仰应与理性抗衡，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不厌其烦地说：宗教信仰不只是非理性的，它甚至是反理性的。让我们再次引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的话：“诗是先于理智的幻觉，而宗教信仰则是后于理智的幻觉。诗歌与宗教信仰都排除了尘世庸俗的所谓的学问闹剧。任何一个单个人，如果他不是生活

在诗歌当中或者宗教信仰当中，他就是一个傻子。”而克尔凯郭尔曾告诉我们：基督教是绝望的一条出路。即使如此，也惟有凭借这一条绝望的出路，我们才能得到希望。这种希望所具有的富有生命力的幻想胜过所有的理性知觉。它可以向我们保证：对于理性而言总会有一些事物是不能征服的。对理性而言，可以对基督说三道四，不足为奇。因为基督不与之伍，基督反对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反理性的。然而，这就是希望。

沿着整个这条迂回曲折的路线，我们总能到达希望的彼岸。

爱的神秘，即苦难的神秘，有其神秘的形式，这就是时间。我们用渴望的绳索把昨天捆绑在明天的身上。其实，不是在此时此刻，而是把从前的努力变成以后的毅力，把过去的毅力变成为未来的前景。此时此刻是一个点，但不是最突出的点，它处在消失的状态。然而，所有的一切永恒就在这个点上。这就是时间的本质所在。

即使刚刚存在过的事物都不能保有它曾经存在过的形质，而即使现在仍存在的事物，也已不是此时此刻的形质。任何的可能性通常是都是对未来而言，它是自由王国的唯一活动空间。身处其中的想象，它是最富于创造和解放的力量，它是信仰的具体化身，它拥有广阔的空间为其徜徉驰骋。

爱既可展望未来，又能走向未来。它的行为就在于使我们得以永存。爱的特性就是希望，它的存在惟有依托希望。因

此，一旦“爱”看见它所渴慕的事物成为现实，它即开始悲愁。因为在那时刻它才发觉它所渴慕的并不是它真正的目的，而上帝所赋予它的渴慕也只不过是用以激励它迈向行动的诱饵。当“爱”发现它的目标还在更遥远的未来，它必须再一次踏上通往生命的艰苦旅程，然后又一次又一次地落入幻觉与醒悟的永恒循环。并且，它一再地把自己那充满绝望挫折的希望转换成记忆，再从这些记忆当中闪耀出新的希望。在记忆的隐蔽核心地带，我们精练出未来那充满绚丽多彩的景观：想象把我们的记忆琢磨成希望。

人类就像一个内心充满期盼的少女，渴慕生命，祈望爱情。她把她的未来编织成串串珍珠般的梦幻和希望。她坚持不懈地盼望她那永恒的、命中注定的情人能够来到她身边。而她的那个他，从开始记忆所及的最遥远的过去的摇篮时光，就已经注定是她的情人了。他将为她与她生活在一起并与她并肩走向无止境的未来，越过她所祈望的未来境域、越过死亡的墓穴。这位热恋中的可怜少女，怀有最深爱的希望，如同所有少女期盼情人一样，他们生命春天的甜蜜回忆，即使在寒冬，甜蜜的梦境依然甜蜜，往昔的甜蜜回忆将萌芽成为新的希望。平静的幸福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啊！在阳光稀少的日子里，宁静至福与委顺命运的溪流必然会带来记忆中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还没有变成现实。正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实现，所以才能保有它们质朴的纯净。

爱祈望着，永远不会对于希望感到厌倦；而我们对于上帝

的爱、对于上帝的信仰，首先就是对他所抱有的希望。因为上帝是永存不朽的，所以祈望于上帝的人也将永远存在。我们最基本的祈望，我们所有希望当中的根和茎，就是对于永恒生命的祈望。

如果信仰是希望的实体，那么，希望就是信仰的形式。在信仰给予我们希望之前，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形式的信仰，是潜在而混沌的模糊空洞，只不过是信仰的可能性和信仰的渴望而已。但是我们必须有所相信，相信那些我们祈望的事物，相信希望。应该记住过去，认识现在，相信未来。相信那些我们还不曾见的事物就等于是相信我们终将见到的事物。因此，容我再重复一次，信仰就是信仰希望；而我们相信我们所怀抱的希望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愿景。

爱使我们相信上帝，在上帝身上寄托我们的希望，等待他赐予我们来生；爱使我们相信梦想为我们创造的希望。

信仰是我们对永恒，对上帝的渴望，而希望是对上帝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对我们神性的渴望。当神性向希望走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升华。为了信仰，人类渴求上帝，对上帝说：“我相信，主啊！给我吧！我该相信什么！”上帝以及他的神性命令人类，把希望寄托在来生，目的是让我们相信来生。希望对于信仰而言是一种奖赏。只有相信的人才能盼望真理，盼望真理的人才能相信。我们只能相信我们所盼望的事物，我们只能盼望所相信的事物。

希望就是求助天父的希望，是希望继续给予上帝这一孕育

着安慰的名字，神秘的名字。“父亲”给予我们生命，给予我们维持生命的面包，我们祈求上帝为我们保存生命。如果基督就是那个五体投地、诚心诚意地称他的父亲为天父的人，如果基督把上帝的永恒置于基督意识的最高处，那是因为人类种族的永存渴望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升华。

也许可以说，信仰的渴望（即是所说的希望），从另外的层面说，就是美学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美学的体现，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美学的要求。

确实，我们力图从艺术上寻找永恒的解决办法。如果美的事物能在瞬间使精神得到宁静，祛除忧虑，减轻痛苦（虽然不能医治忧伤），那是因为美的完整展示本身就是美，是事物的神化。这是因为美就是永恒事物的瞬间的永恒。犹如真理是理性知觉的目的，美是希望的目的，而在其本质上美或许是非理性的。

没有任何事物会消失，也没有任何的事物会全然飘逝而去。所有事物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存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事物，必然会回归永恒。短暂的尘世有其永恒之根源。因为，按照宇宙的时间观念，昨天把今天和明天都连结在一起。生命的各项景观在我们面前犹如过眼烟云，一一飘过，就像电影画面一样。然而在时间的更远的端点上，胶卷则是始终浑然如一而且是不可分割的。

物理学家宣称任何事物的微小碎片或者能量的任何微小的

振动都不会丧失殆尽，其中的每一分子每一振动都会变形、传导以及存留。那么，任何的形状，不管它的存在是多么的短暂，难道有可能消失吗？我们必须相信，相信而且希望！它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会在某些地方记录在案而永不消逝。我们必须相信有那么一面永恒的镜子，它能够留存那些历经时间劫难的意象而不使其完全消逝。每一项我所接受的印象都将贮存在我的脑海里，即使有些印象因为过分模糊过分古老以至于被深埋在我的潜在意识的底层。然而，它们仍然在我的潜意识里鼓舞着我的生命。假如我的整体精神，假如我的灵魂的全部内容，处在完全清醒的状态，那么所有那些晦暗的、早被遗忘的不固定、甚至那些不曾意识到其存在的印象，将会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每一件曾经出现在我面前的事情，都深深保存在我的内心当中，而与我共同迈步走向永恒。再者，下面的言说也是很有可能的：它们都全部渗入我生命里，深入到我的胚胎里，活在我所有的祖先身上，而且将与我和我的子孙后代共同永存。或许，我，完全的我，和我的宇宙，将和我的所有的行动，至少是我的本质与我的行动一起，我的本质使我成为我，即我的个体本质。

每件事物的个体本质，构成此项事物而非其他事物，那么美又是如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如果说把过去和未来结成一体的那一部分，以及停留在永恒内部核心的部分，都不算是永恒的本质，那么美又为何物？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神性展示又意味着什么？

美，它是永恒之根，它依托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也是上帝之爱最伟大的表现，同时也是我们能够赢得时间的标志。爱，是展示着我们本身的永恒及我们邻人的永恒。

到底是因为事物所具的美与永恒唤醒我们进而点燃我们对它们的爱，还是由于我们对事物的爱而使我们能够揭示事物所具有的美与永恒？难道说美不是爱的造物？而在同样的情况同样意义之下，可感觉的世界不就是保存本能的一项创造，而超感觉的世界不就是永存本能的造物吗？难道说，美、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不是爱的一项创造吗？“虽然我们的外在形体日益枯萎”，耶稣的使徒保罗如此说道，“但是，我们的内在生命却日新月异”。人那暂时的外表形体日益枯萎、日渐消逝。然而实在的人仍然得以保存，并且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这暂时轻微的忧伤，只是瞬间即逝的忧伤，它将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极无比而且永远的天福与荣耀。”苦难带给我们身心极大的忧伤，而苦痛将因为过度积累而迸裂开来，这对我们而言则是慰藉。“我们不能只顾念那些看得见的事物，我们应该顾念那些不可见或不曾见的事物：这是因为那些可见的事物必然是瞬间即逝的；而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则是永恒的。”（《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 16—18 节）

苦难奉献希望，它是生命之美、至极之美，抑或至极之慰藉。既然爱充满苦难的质性，既然爱即为同情、即为怜悯，那么美则缘自于同情，并且也是同情所一再追寻的暂时的慰藉。充满悲剧气息的慰藉！而至极之美即属于悲剧之美！感觉到所

有的忧伤终将飘逝而去，我们也将成为过去，我们周围的事物也将成为过去，而悲痛则又向我们展示那些不会飘散消逝的事物，那就是属于永恒的、美的事物。

如此展现出的美丽，瞬间的永存，惟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惟有通过慈悲善举才能生存。行动之中的希望即为慈悲，而行动之中的美丽即为善举。

慈悲之根本，在于它将所爱的每一件事情予以永恒化，并在它带给我们善举的同时，也为我们析出隐而不显的美。这就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慈悲、对上帝的怜悯。我们说过的，爱、怜悯，把一切都予以人格化。当发觉每一件事情都经受苦难，一切事物都在人格化，“宇宙”自身也在人格化，因为“宇宙”也同样受苦蒙难，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现上帝的存在。而上帝之所以向我们显现，是因为上帝在经受苦难，同时也因为我们在经受苦难。上帝因为经受苦难，所以它需要我们的爱；因为我们也经受苦难，所以上帝给予我们他的爱，同时以他永恒的、无限的至极悲痛抚慰我们的悲痛。

这就是在犹太人和古希腊人之间、法利赛人和禁欲主义者之间所发生过的基督教风波，这一风波是十字架的风波，将是基督徒之间长期存在的风波。这是一位为了受难和死亡要变为人的上帝，一位为了复活已经蒙受苦难和死亡的上帝，一位正在经受苦难和死亡的上帝。上帝遭受苦难的事实，面对人类感到惊恐的事实，就是宇宙自身核心深处的启示，宇宙神秘的启

示，就是上帝派遣圣子为拯救我们而遭受苦难和死亡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是苦难的、神性的启示。因为只有遭受苦难才是神圣的。

人把上帝变为受难的基督，并由于上帝，人们发现了一位活着的、人性上帝的永恒实体，就是一位受难的（只有死的、无人性的才不会受难）、善于爱的、渴望爱的、渴望悲怜的基督，他是人。不认识“儿子”，就永远不会认识“父亲”，而惟有通过“儿子”，“父亲”才能被认识。不认识“人之子”（即饱受血的忧伤及心碎痛苦的折磨，带着痛苦无比的灵魂生活直至死亡，并深受死亡的苦痛与再生的悲苦的基督）的人，就永远不会认识“父亲”，并且永远对受苦的上帝一无所知。

一个没有经受苦难的人，所以没有经受苦难是因为不曾经历生活过程（这是符合逻辑和肯定无疑的），是一位没有感情的实体。因为没有感情，所以它只不过是纯粹的观念。属于哲学范畴的观念是不会受苦的，当然它也不会像人那样生活着或存在着。而世界又如何能从没有感情的概念获取它的根源与生命？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世界，也必然只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而已。然而，世界和悲愁苦难是感受现实的肉身意识；完全是精神的感受，是自身的自我意识，是即刻的现实。

苦难是生命的实质，也是人性的根本。因为惟有经受苦难才能成之为人。经受苦难是普遍性的，我们这些所有的生物得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苦难，是因为那流淌在所有人身上的宇宙或神性的血液。我们说的所谓意志，而除了是苦难而外，它

又能是什么？

根据在心灵深处被伤害的程度，苦难也有程度多少大小之分。从那种漂浮在大海之上作垂死挣扎的表面苦难，到永恒忧伤，而后者乃为人生之悲剧意识的根源，然而这永恒的忧伤将沉淀在永恒的最深处，在那里，慰藉被唤醒。从那被扭曲的肉体之上的生理痛苦，到把我们投入上帝怀抱的宗教性忧伤，虽其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在那里领受神圣泪水的浇灌。

忧伤比之痛苦而言，更强烈，更隐蔽，更伤神。身心上的极度苦痛是比苦难更深沉、更内在、同时也更触及灵魂。即使是在我们所谓的幸福的最深处，我们也常常感到苦痛的触摸，并且也就是因为幸福本身，我们不愿意使自己顺从于它，而且我们在幸福之前也感到颤栗。那些把自己顺从于肤浅和暂时幸福的快乐人，他们似乎是一些不曾发觉自己是具有实体的人，至少他们没有接触过实体。这一类人通常不具备去爱或被爱的能力（对男人而言即为阳痿）。他们虽然历经沧桑，但永远不会真正尝试苦痛或荣耀。

除非经受过苦难，否则不会有真正的爱。在这个尘世里，我们非得选择爱、受难，或者是幸福。爱，除了引导我们走向爱自身以及来自于不确定希望的悲剧性慰藉而外，它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向其他任何的幸福。一旦爱转成为喜悦而且感到满足，它便不再有所渴求，而且也不再是爱。得到满足的人，已经是幸福的人，他们都将不会再有爱。他们跌进习惯所造成的睡眠状态，而这样就几乎等于是全然的毁灭；习惯成性即为不

存在的开端。人类越接近成熟越是饱受苦痛，或者具有接受忧伤的能力，他就越具有人的质性，越具有神性。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刻，我们就注定要在爱与幸福之间做出抉择。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儿却要二者兼而得之：爱的幸福与幸福的爱。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爱。如果不极力使自己避免昏昏沉沉的滑入世俗的束缚，否则

哀悼基督 乔托作（约 1305 年）



我们将很快进入一种永不苏醒的睡眠状态，因而丧失心性并不能恢复常态。我们必须要求上帝能够使我们在自身之中，在我们的苦痛之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何谓天意？何谓命中注定？这里谈的不是爱和苦痛那样的亲如兄弟的关系。难道天意的神秘真是那么可怕？当爱向幸运靠近时，一触即亡，真正的幸运将与爱同归于尽吗？爱与苦难相互生成。爱就是慈悲与同情。凡是不具有慈悲性的爱都不是我们说那种爱。简言之，爱就是顺从命运的绝望。

数学所称之为极大和极小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被称为经济规律，事实上也就是所有存在的运动的法则。这是个富有激情的问题。在物质力学、社会生产力，在工业与政治经济的结构当中，每一个问题都遵循一条规律：试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最有用的收益，以最小的支出换取最大的收入，以最少的苦痛换取最大的欢愉。二者必居其一。但肯定的是：谁能接近爱的极限，谁就能接近极限的爱；谁能接近幸福的零点，谁就等于接近忧伤的最高点。当然，接近了幸福的零点，就等于脱离了致人死地的苦海。“重新做人，你将是人上人。”西班牙神秘学家胡安·德·罗斯安赫雷斯神甫（Juan de los Angeles 1536—1609）在他的《关于征服上帝王国的对话》的一书里如是说。

没有比遭受折磨更为痛苦的事。

当一个人遭受致命打击的时候，他希望承受剧烈的苦难，以至于有可能屈从于苦难。而一旦这种打击真的降落到他身上

时，他却几乎没有感受到丝毫的苦痛。随后，当他清醒之后，并且意识到自己处于麻痹无意识的状态时，他整个人已经陷于恐怖状态，这是悲剧性的恐怖、也是最恐怖的状态。在他因悲痛感到窒息时，他喊道：“作为一个人，我是不是不存在了呢？”试比较你觉得哪一种情形更令人胆寒：当你感觉到一块炽热的铁片将刺穿你的身体而剥夺你一切的感觉，或者是你眼睁睁看着铁片刺进你的身体时，你却丝毫不感觉任何的苦痛？当你感觉自己无能面对苦难、欲哭无泪，这时候，难道你不曾感觉到这是一种更惨烈的恐怖吗？苦难证明我们的存在；苦难证明那些我们所爱的事物的确存在；证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存在；证明上帝也存在，他也同样受苦。但是苦难是忧伤性的苦难，是求生与企望永恒的苦难。忧伤向我们揭示上帝的存在，并且要求我们敬爱上帝。

相信上帝就是爱上帝，而爱上帝你才能感觉他是遭受苦难的上帝，因此而怜悯同情上帝。

认为上帝也正在受苦这种提法也许是亵渎神明的。但应明确，受难包含着有限度的意义在内。尽管如此，上帝，即宇宙的意识，他的确是受制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粗俗事物，受制于企图解救自己和解救我们的无意识。同样，我们应该将他从受到的限制中解救出来。上帝在所有的人中受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蒙受苦难。所有的意识，每一个意识都被禁锢在瞬间即逝的物体之中，同时我们也都在为上帝受苦。宗教性的忧伤是神性的苦难，感觉到上帝为我受难，而我也因

他而受难。

普遍的苦难就在于试图使个体的整体存在成为其他所有的存在却又没有能力获取而引发的忧伤悲痛。存有的本质，除了极力想坚持自己的存在以外，就像斯宾诺莎所说的，它依然极力想使自己普遍化，其实还是对于永恒与无限的渴慕。所有被造物不但意欲保有自己，它更想使自己得以永存，而且更有甚者，它又极力想侵犯所有其他的存在，并在不需要放弃自己存在的前提下就能成为其他的存在，它极力想把拓展自己的界标达到无限而又不必断裂原来本身的成分。它并不打算推倒它的壁垒，使之夷成平地，成为平庸，无任何抵抗能力的、失去个性的事物。它是想把原来的壁垒拓展到它所创造的疆域，然后接纳所有的每一件事物，并将其纳入它的领域。它追寻个体性的最高境界和人格的最高境界。它热切渴望宇宙成其为它自己的宇宙，同时渴望成为上帝。

这位巨大无边的“我”，在其内心深处试图将天地宇宙纳入到每个“我”之中，这不啻为一位上帝。为了渴望成为上帝，所以“我”爱上帝，“我”渴望成为上帝，就是“我”对上帝的爱。“我”之所以经受苦难是因为“我”想成为上帝，上帝经受苦难是为了成为“我”，成为我们每个人。

我明白，尽管我已经提醒过，这里所谈的是给缺乏逻辑的情感系统予逻辑形式，还会有不止一位读者因此而恼怒地说，根据你说的，上帝也在受难，上帝岂不成了一位被动的上帝；这不是把责任都归因于上帝吗？不是归因于上帝，而是归因于

基督的狂热。所谓理性神学的上帝，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所有的苦难。读者应该会想到，这里所谈的上帝受难只不过具有形而上学价值的而已。相同论述在《圣经旧约》里讲到以色列人的上帝和人类的狂热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提法。没有受难就等于没有暴怒、愤怒和报仇之类的情绪存在。希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普罗第诺（Plotino 205? —270?）说，如果非要把遭受苦难与物质捆绑在一起，那么整体灵魂不会处于被捆绑的状态，因为，肉体或物质是处于被灵魂捆绑的状态。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牵涉到有关灾难的起源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罪责引发的灾难，也包括伤心的灾难。因为如果上帝不经受苦难，他就要引发苦难。如果不是他的生命受难，那是因为上帝还活着，不断形成整体的意识，并使其不断完善，成为日臻完满的上帝。这个过程等于把一切事物带人他的身上，不断给予一切没有意识的每一个事物的部分进入他的整体意识，他自己的他逐渐成为所有事物的他。这是根据基督教第一位神秘主义者圣保罗的文字。我们会更详细讨论的。然而，却要留待下一章讨论“灵魂归复”说，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神秘的、从肉体中的“解脱”（apocatastasis），或在宗教上称之为赐福融合。

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有一股非常可怕的苦难力量，它把一些人推向另外一些人，它驱使他们互相接近，强制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互需求、彼此能够成为完满的存在，既

能保有自己又能够包容他人的存在。在上帝的怀抱中，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而在其苦难当中，经受苦难。由于爱上帝，我们也爱活在他怀抱中的造物，爱屋及乌。同时，由于爱一切造物主的造物，所以我们也怜悯他们。我们在他们身上表示我们的爱，同时怜悯上帝。只要还有人在上帝的世界里遭受桎梏的束缚，那么就没有任何单一的灵魂可以称得上是自由的，即使是上帝自己，亦不能幸免。只要我们的灵魂还没有得到自由，上帝也就不是自由的，因为他就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

我最直接的感知和爱就在于，感知我自己的忧伤、我的苦痛，自己为自己饱受苦难，自己爱自己。并且，当同情拥有生命力并且处于超常丰盈状态时，它便从我的身上流向其他的人。当同情拥有多余的部分时，我便转向同情我的同类人。但当我所忍受的悲痛之多，以至多于我自己对自己同样抱有同情的时候，我即刻清醒。当自己不能忍受自己悲痛的时刻，同情从我身上倾泻而出，这是宇宙悲伤的启示。

现在我们来谈慈悲，何谓同情的倾泻？何谓反射型的悲痛？悲痛过度继而同情别人的灾难，然后引发善行，这叫反射型的悲痛。

当我们所怀有的同情达到制高点的时候，它即将上帝的意识引发到我们身上，当四溢的神圣灾难使得我们内心充满如此深度的悲伤，以至于我们必得把自己的忧伤苦痛倾泻出来的时

候，这一切都是以慈悲的形式表达出来。当我们把神圣的灾难倾泻出来的时候，我们体验到惬意、舒慰以及善行的苦涩甜蜜。即便是我们西班牙神秘论的饱学之士特蕾莎·赫苏斯（Teresa De Jesús 1515—1582）所谓的“夹杂甜蜜的苦行”，同时她也能确悟到痛苦的爱这项传统训诫。这就好像当一个人欣赏到美的事物时，他感觉到他必须和其他人分享是一样的。因为创造的冲动就蕴涵着慈悲，就是苦行之爱的表现。



圣特蕾莎是教会神秘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当我们内心的善性异常丰满充沛时，当我们满怀同情时，我们对于自己所行善事感到非常的满意。并且，我们满怀同情的时候，上帝充满我们的灵魂，给予我们对宇宙生命的痛苦感觉，对永恒的神圣化的普遍渴望所具有的痛苦感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仅和其他的人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对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无动于衷，他们的苦痛甚至也刺戮着我们的心，我们为他们的忧伤而忧伤。我们已经感到我们来源的一致性，也为对来源一致性的无知感到悲伤。苦难和同情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生命的血缘关系，虽然不知其渊源，但或多或少地已经有所意识。“野狼兄弟”，圣法兰西斯·德·阿西斯曾经这样称呼一只狼，它感到一种渴望吞吃

羊群的苦痛。并且，或许也会因为它必须吞吃羊群而感到苦痛。就是这一血缘关系使我们展现了上帝的父权地位，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上帝就是父亲以及他的存在。他身为我们的“父亲”，他必然会庇护我们免于受到那共同的苦难与不幸。

因此，慈悲就是使自己解脱苦难的驱动力，也是使我的同类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驱动力，同时也是把万有的上帝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驱动力。

苦难在某种程度上是应属于精神的。它也是意识最直接的展现。而所以没有给予我们其主体部分，或许就是为了给苦难得以展现自己的机会。一个从来没有或多或少地经受苦难的人，也几乎无法拥有自身的意识。人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声，是当空气进入他的肺部并使他领受到约束的时候，空气似乎对他说：“你必须呼吸我，才能活下去！”

感官为我们所创造的物质或感官世界，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想象所创造的另一个想象或精神世界能够显现或有所依凭。意识试图不断使自己的领域能够扩大到意识化，试图拥有自我完满的意识及其整体内容。我们必须依凭信仰而相信，不要理会理性谆谆教诲。在我们的身体深处、在动物、植物、矿物的深处，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事物深处，在整个宇宙当中，存有着急欲了解自己的精神，它想拥有自我意识，它想成为自己，因为成为自己就是认识自己，它想成为纯粹的精神。而既然精神惟有凭借肉体（或主体）和物质才能达到这种种境域，它便创造了物质，利用物质的同时，又成为物质的俘虏。一个

人只有通过镜子的反映才能看清自己的面孔。然而为了看清自己，它不得不一直受制于镜子，而它的影像也就听凭镜子的约束，容忍镜子任意扭曲。但是，如果镜子模糊不清，影像也随之模糊不清。一旦镜子破碎，影像也随之破碎。

精神发现自己受到它所寄居的实体的局限，并可从中获取自己的意识。与此同时思想也受到具有社会主体意义的语言媒介的局限。没有实体，精神则无法存在。但是，实体却因为限制精神而使精神感受到苦痛折磨。不是苦难，而是实体对精神设置的障碍，造成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苦难是障碍，而不是无意识的责任。或者说，是实体为意识和精神设置的障碍；以此障碍作为对意志的反抗，同时也是可见世界强加给上帝的限制。这一障碍在意识欲拓展自己领域并以无意识作为牺牲品时，就形成了一堵高墙，它是无意识反对自己受到意识化的渗透做出抗拒行动。

虽然神为我们创造了完美的肉体，但是当我们没有感到心脏、胃部或肺部疼痛、挤压或烦恼时，我们就忽视这些生理器官的存在。生理上的苦痛哪怕是一种烦恼或不舒服，都说明我们内脏的存在。精神上的疼痛或内心的烦恼，其道理是一样的，甚至于我们的心灵遭受创伤痛苦时，我们才理会到心灵的存在。

苦痛忧伤使意识回归到它本身，或者说才得以醒悟。一个经受过苦痛的人或许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但是他不是真正知道其所为其所想。表象是在思想，实际并没有思想。似

乎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他们的思想。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惟有经受苦痛、惟有渴求不死的激情渴望，一种人类的精神才能成为它自己的主宰。

苦痛即是一种解脱。苦痛能够使我们发觉自己的五脏六腑的存在。解脱的最高形式即为死亡。通过消亡所引发的痛苦，使我们达到我们暂时性内心世界的核心，即达到上帝，我们在精神的忧伤之中为上帝呼吸并学会热爱上帝。

如是，应以信仰树立信心，希望信仰为我们指出理性应该教会我们的事物。奥古斯丁“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概括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在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

邪恶的根源已经不是司空见惯的提法，而今已有另外的称谓，叫做物质的惰性，运用到精神上，则称之为怠惰。怠惰乃是所有恶习缺德的根源，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不可赦的怠惰就在于不曾疯狂地渴望不朽。

不断扩展的意识，不断增强的渴望，对于永恒与无限的饥渴，对上帝的渴慕，所有这些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每一个意识都试图成为自己并保存自己，并且试图不必灭绝自己就能成为其它事物的意识，祈望成为上帝。然而，实体、无意识，却试图使自己越变越小，但不能成为空无，要成为一种宁静的渴望。精神说：“我祈望自己的存在！”而物质却回应道：“我不要存在。”

在人类生命的秩序上，作为物质世界创造者的个体，由于

受到保存自己的单纯本能的驱动，使得个体倾向破坏以至乌有。而由于社会的原因，赋予个体永存的本能，又成为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社会把它带人并推向整体，踏向永恒化的过程。作为社会的对立面，人以单纯的个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以说都是恶行：抗拒社会，为保存自己，不惜牺牲社会。而当人以社会成员的身份所做的每一件事则又都是善行，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社会，在社会中实现自己永存，同时也使社会永存。如此看来，好似极端自我主义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行动能够成功，往往不惜把每一件事放在自己脚下加以践踏。而实际上，他们慈悲的灵魂却已点燃，到处洋溢着慈悲。这时，他们往往为了完成一项社会使命而不惜使个人的“小我”服从属于社会的“大我”。

一个人如果把爱、精神化、自由等种种行为以过度的和个体的形式束缚在一起，他必然会把上帝钉在实体的十字架上。他必然会牺牲上帝，其所作所为均为了使其理想有利于他个人的暂时利益或个人的庸俗荣耀。然而，像这样的一个人，不啻一位杀害耶稣的人。

慈悲的行动，即爱上帝的行动，就是试图使上帝能够从不纯净的物质当中解放出来，就是试图使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拥有意识，能够精神化、意识化或普遍化。它梦想着每一块岩石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声音，并且使它们的行为能够与梦想的精神相互协调。它梦想着每一件存在的事物都能成为有意识的，并等



待“圣子”将其起死回生。

综观圣餐的象征意义就会一目了然。他们把圣子压缩成一小块象征肉体的面包让我们吃。吃的时候，要求再造我们的肉体。如此这般，我们的肉体里就有了耶稣的精神。然后祈望他的精神在我们的心里激动，在我们的头脑里进行思维并成为良知。他们把他压缩成面包片，为的是将其藏在我们的肉体里，然后在我们的精神里复活。

我们必须把每一件事物精神化。并且为了完成这一份工作，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神分散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而我们的精神散布得越多越广，其内涵也就越丰富。而把我的精神渗入其他人的精神之中，实际上就是使自己成为其他人精神的主宰。

综上所述，应该以信仰树立信心，但愿信仰能够教会我们理性所能教会我们的东西。

现在我们从逻辑的、美学的、伦理的、尤其是宗教凝聚力的角度来观察所有这些幻想性的学说的实际结果。也许能够发现最正确的结果，也说不定，尽管有我的提醒，也有可能寻找到科学的发展或许是非理性哲学发展。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请诸位读者再一次参阅第六章《在深渊底处》的结尾部分。我们就要靠近以上所涉及问题的实际或实用部分。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再从彼岸生命希望的角度看宗教意识如何能够具体化。

注释

① 科纳特：(Cournot 1801—1877)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深刻思想家，为柏格森哲学的先驱。

② 西班牙语“相信”一词为“creer”，“创造”一词为“crear”，从书写的角度讲。两个字确是一个字母之差，但意义相差甚远。而且，这两个字确有容易混淆之处。例如：Yo espero que no lo crea. (我希望他不要相信这件事。) 这里的“相信”第三人称单数虚拟式“crea”与“创造”的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crea”是完全一样的。书写完全一样，意义不同。在这一章里，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由于动词的时态变化，确实容易混淆。故作者特别对读者予以提醒。

③ 圣奥古斯丁：(San Aurelius Agustín 354—430) 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曾任北非希波主教。用新柏拉图注意的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他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宣扬“远罪说”，宣扬“上帝之城”将取代“世人之城”。著作：《上帝之城》、《忏悔录》等。

④ 彼拉多：(Poncio Pilato) 出生年代不详，据记载死于公元 39 年。据《圣经》彼拉多是罗马执行官，官衔为巡抚。他是处死耶稣的执行官员。《圣经·马太福音》第 27 章第 24 节记载：“……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那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第十章

宗教、阴间的神秘学和灵魂归复

对于神性和上帝的领悟，以及与“他”熔化在一起的信仰、希望和慈悲共同建立了宗教。

由于对上帝的信仰，产生对人类的信仰；由于对上帝的希望，产生对人类的希望；由于对上帝的慈悲或虔诚，产生对人类的慈悲或虔诚。既然基督信仰说上帝最终将成为天地万物之上的万有，那么，寄希望于上帝的已经不只是全人类，而是整个宇宙，因为宇宙也已被精神化和人性化和亲密化。圣·特雷莎^①说过：灵魂应该设想只有它与上帝同在。

与上帝的交往，与上帝或多或少地亲

密结合，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宗教的事物。

何谓宗教？它与宗教信仰的区别何在？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领悟界定宗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在别人身上的观察。但无论如何，没有某种形式的领悟，是无法给宗教下定义的。塔西陀^②说：“就说犹太人，一切对于罗马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事物，对他们来说即是亵渎。相反，犹太人信仰的事物，对罗马人来说都是不纯洁的。后来，罗马人竟然把犹太人称之为沉溺迷信的人群，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留意一下基督教，就可以发现，他们对犹太教的认识很差，几乎不能区分什么是犹太教，把犹太教看作是有害的迷信。”很多人同意塔西陀的看法。但是，关于宗教与迷信之间的问题，在学术上搞得难分难解。到底如何衡量以什么尺度衡量宗教和迷信，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用漫无边际的、蜻蜓点水般的方法对待宗教的定义问题，恐怕无助于问题的研究。对于宗教的定义，因人而异，莫衷一是。宗教界学者则多从各自的宗教信仰出发对宗教的定义根据自己的觉悟得出自己的结论。主要几种宗教的定义早已被大家所熟知。定义不如描述，描述不如觉悟。然而，其中有一种新鲜时髦的定义，就是德国的施莱尔马赫^③的定义：宗教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对一种对于我们来说是某种高级意识的倚赖关系，是与一种神秘的强力建立关系的愿望。威廉·埃尔曼的定义：人类的宗教渴望是人类存在的真正希望。库尔诺特的定义：宗教的表现是人类倾向于相信一个不可见的、超自然的、神奇的

世界的存在的必然结果，相信在这个世界里能够看到自己模糊的过去和对未来命运的预感。其实，我们已经处在未来的命运之中，处在永恒的生命之中，这就是宇宙人类的最终目的。当然，这也是上帝的最终目的。通过宗教，所有道路都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宗教的核心实质。

宗教，例如对宇宙万物的人性化崇拜的原始宗教，实际上起源于原始人类要求宇宙（即上帝）满足其生命的需要，为此必然把它归因于自身的意识和目的。应该说，不是取决于宗教，而是取决于每个人在与上帝接合时的各自领悟程度。上帝给予超出生命以外的意识和最终目的。但是，这种给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对其相信的程度。如是，上帝对于人类和人类对于上帝是一样的，因为上帝献身于人类，同时使自己人性化，上帝的人性化是由于人类爱他。

这一具有宗教意识的与上帝接合的渴望，既不是出于科学也不是出于艺术，而是生命的需要。“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就拥有宗教；二者都不拥有的人，也可能拥有宗教。”这是歌德常说的一句属于异教冲动的話。当然，也只有歌德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渴望与上帝接合不是在上帝身上迷失方向和自寻烦恼。迷失方向和自寻烦恼经常是梦中的自我消失，可又没有达到印度佛教涅槃的梦境。与其说拥有上帝倒不如说被上帝所拥有。鉴于人类中的财主不可能进入天国，耶稣的门徒向他提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甚么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不是在圣父身上自寻烦恼，而是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④

一个西班牙人，非常西班牙人，他的名字叫米格尔·莫里诺斯^⑤，在他的代表作《精神指南》一书中说：“一个人欲获得神秘学的知识，他必须疏远和拒绝五件事物：第一，造物主的创造物；第二，暂时性的事物；第三，圣灵的馈赠；第四，拒绝你自己；第五，必须疏远上帝。”他补充说，“这最后一点是最完美的一点，因为只是自己知道，疏远的灵魂才是将在上帝那里迷失方向的灵魂，而即将失去的恰好是要寻找的。”真是非常西班牙的莫里诺斯，这种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比起清静教的提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就是虚无主义。他在别处还讲过铲除，比疏远和拒绝更上一层楼的话。当然，也有不少非常西班牙的传教士以恢复万有反对虚无的主张与莫里诺斯的论调相抗衡。因为，宗教毕竟不情愿被铲除，而是要统揽一切。宗教是生命的渴望，不是死亡的渴望。人类内心的宗教，心底的自私梦境是崇拜自己的存在，崇拜生命。

当所谓的近代（Edad Moderna 15世纪至法国大革命）开始阶段（自文艺复兴开始），异教的宗教意识开始复苏，他们在骑士理想里把他们的仁爱和荣誉准则具体化。所谓的异教是基督教化的异教，经过洗礼的异教。“妇女，夫人（太太），

在他们的缺乏教养的胸怀里，但是却满怀神性。无论是谁，在他儿时少年记忆里，在他的纯情和万能的时代都能找到对意中人的遐想：宇宙是女人的宇宙。这是中世纪发生的事，在德国、法国、普罗旺斯、西班牙和意大利无一例外。这是历史造成的形象。特洛伊人和罗马人都是以游侠骑士的形象出现的；还有阿拉伯人，撒拉



骑士 丢勒作

逊人（中世纪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苏丹（古埃及、波斯的君主称号）都是如此装扮……在宇宙的大家庭里，有天使，各路神仙，奇迹，天堂，再加上东方世界的各种思想、概念和幻想、享乐的大杂烩，都冠之以‘骑士作风’或‘骑士事业’。他们生活在他一个人天堂里，享受着情人的情调，欣赏他的好像是圣母似的‘贵妇’，如果没有‘贵妇’，恐怕连彼岸那边也不想去。”这是弗朗西斯科·桑克第斯^⑥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一书里写的一段话。何谓“骑士作风”，经过净化和基督化，塞万提斯在他的《唐吉珂德》里，本来想对它一笑了之，但他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异教和基督教的真正的、魔鬼的混杂宗教来对待，他的信念也许来自希腊神话故事《特里斯丹和绮瑟》。不知道那种神秘主义者（他们也应该是具有神性游侠骑

士)的基督教最终是不是也要崇拜神性化的女人——圣母?何谓对幸运之神的圣母玛利亚崇拜?这是对生命之源的爱,对拯救我们的死神的爱。

后来,文艺复兴不断深入,从女人的宗教过渡到科学的宗教;色欲最终到达了最深处,先是好奇,进而偷尝善恶树的果实。欧洲不得不向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文艺复兴发源地)大学学习。骑士作风应该风行在柏拉图主义之前。人们希望发现世界和生命的秘密。实际上,拯救生命变成了以崇拜女人的方式去拯救自己。这不免近乎荒唐。



死与生 克里姆特 作

如是，我们对“宇宙意识”的感觉和想象（宗教信仰性质的感觉和想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拯救我们各自意识而已。这该如何解释？

我必须再重复一遍，渴望灵魂不朽，渴望我们个体的、个性的意识永存，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这是宗教的实质问题也是渴求与上帝同在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在其实质上，两个方面属于同样一种事物。其实，从我们开始试图将第一个渴望具体化和理性化、试图给我们自己下定义的时候，就出现了比把上帝理性化更多的困难。

面对我们自己的可怜的理性，为了解释灵魂不朽的不朽渴望，实在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求救无门的感觉。不具备关于灵魂和灵魂与肉体结合的渊博知识的人要谈论彼岸的生活，他一定以为，人死之后会生活在极乐世界，到处天花乱坠，所到之处都有天使簇拥着。但是，一旦想到有关灵魂与肉体结合的知识或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设想，他就会怀疑那还是灵魂吗。想到这里，他就会放弃原来的想法。如果我们不想体味那种情景，难道我们非要接受生命永存的信仰吗？

但是，只要人类还是人类而不是思想机器，人类就从来没有放弃体味如何能够使生命永存，也从来没有放弃实现这一意图。有诸多的关于神学的书，书中塞满高谈阔论，讲那些洪福齐天的幸运儿的幸福生活情景，讲他们的享乐方式，讲他们荣光肉体的逼真形象，所有的肉体都是活灵活现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需要本身，切实具体地体味另外一种生命的真正需

要，正好回应了那些颠扑不破的学说的生命力。何谓唯灵论、灵魂转世，又何谓生命轮回，都可以通过日月星辰来满足人类的愿望。这些所谓的学说已经多少次被批得体无完肤，近乎寿终正寝。然而，它们又改头换面，三番五次地死灰复燃，起死回生。要想绝对摈弃它们或是不去跟踪它们的坚持不懈的智慧，那是极大的愚蠢。再说，人类永远也不会放弃体味来生的具体化。

难道人死后真会有一种永存的、没有尽头的生命吗？这是什么灵魂？没有肉体的机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纯粹的概念？笛卡儿把世界分给“思维”（“精神实体”）和“广延”（“物质实体”）；二元论给它赋予灵魂不朽的基督教义。是“广延”（物质实体）能够思维或精神化了，还是思维“广延”了或是“物质实体”化了？更严重的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从实践的角度出现了，它并不纠缠那些毫无用处的好奇心和无谓的争论，它只注重实效，使人似乎感到存在人生不朽的可能性，因此赢得了一定的价值。然而，形而上学并没有实际价值，它只不过企图解释如何能实现或不能实现我们这一项生命攸关的渴望。无论如何，现在有或将来永远有一个理性的形而上学和一个关系到生命的形而上学，它们之间将处在无止境的对抗状态，一方的出发点是动机概念，另一方的出发点是实体概念。

想象人生不死并非难事，这不容怀疑的，但想象终究是想象。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它是不是有点恐怖的味道吗？因为否定的一面就是人生必死。“卡里普索不能从乌里塞斯的征战中

得到安慰；在她的痛苦之中，她得到不死的安慰。”甜蜜的神秘主义者菲内龙在他的《特雷马科》一书中这样写到。难道古时候的神和魔鬼就没有自杀这一种判决吗？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9章第2—12节讲道：“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匠人能够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在他心里祈望永远不死。……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甚么意思。”在同一章的第17—24节接着讲道：“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来到耶稣那里说，哑巴鬼附身在我的孩子身上要灭他。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那三个门徒不懂得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撒都该教派的人常说没有死里复活的事，有几个人就问耶稣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女人有七个丈夫，她死后如何复活。耶稣对他们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实际上，对我们而言，想象来生的生活不是不可以的，关键是想在这个如匆匆过客的尘世

里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因为死后复活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连圣徒保罗也没有弄清楚麦粒和麦子的关系，他自问自答：“死人将如何复活？复活后的肉体是什么样？无知的人哪，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实体，不过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⑦“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死人要复活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⑧

如果人的灵魂不失去它的个体特性，换言之没有自我消失的话，如何能够永远生存或享受上帝？那么，如何解释享受上帝的含义？如何解释反时间的永存？阴间的灵魂是否还会变化存在？如果不变，它将如何生存？如果变化，如何保持其原来那么长时间的个性？阴间的生活可以排除空间的存在，但是不能排除时间。如果在天上有生命的话，天使们也会不断更换。天国的生活乐趣也会逐渐失去其价值，因为天使们经常享受它，也会产生腻烦厌倦的心理。和人类一样，天使们也非常珍爱自己。自爱的人的精神情绪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天使们也有自己悲伤的时候，人在悲伤时候，可以和天使们相互倾诉各自的苦痛。以上的话，是一本叫《从天堂到地狱》的书里讲的。总之，让我们接受一成不变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增加或减少，悲痛或欢乐，爱或恨等，都属于变化的范畴。

总之一句话，永存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可想象的是绝对幸福的永存生命。这是从赐福显灵^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何谓赐福显灵？我们先说为什么称之为显灵而不是普通的动作，我们可以设想这是有某种被动的、幻象的成分。所谓赐福显灵，是不是要丧失自己的意识？一位天上的神灵如同一个人一样，他也有自我感觉，他明白他是完全属于上帝的，深深

捕鱼奇迹 康拉德·维茨 作（1444年）

表现了提比亚亚海上以前空网而归的渔民在基督显灵后捕捞丰收



地沉陷在上帝的荣耀里。神灵是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因为他是处于自身之外的，有一种不可改变的爱对他的存在和命运牢牢地束缚着。感受这种爱的显灵如同在上帝在溶化你。一个完全享受上帝的幸运者绝对不能思想你自己，记忆你自己，更不能有自己的意识，必须永远处于消魂的状态，处于飘飘欲仙的状态。关于赐福显灵的种种细节，神秘主义的大师们通过对消魂淋漓尽致的描述，讲解得细致入微。

这一项赐福显圣，是一项神圣爱的观照：人的灵魂在上帝身上融化，如同在上帝身上失去自我，如同自我毁灭或者如同对我们自己的自然感觉方式的永久厌恶。后来，出现不少讽刺性的、但不是随心所欲的描写。比如说，永久荣耀的天堂是心烦意乱的乏味之家，这对赐福显灵确实显得不够尊敬和无情。而轻蔑这些自发、自愿、自然的情感，或者试图将其诋毁得体无完肤，都于事无补。

那些尚未找到人生最大乐趣的人，现在仍然这样想：人生最大的心愿在于获取和增长良知。用“了解”是不够准确的，应该用“学会”或掌握。了解一事物，不久就会忘掉，或许你的了解是无意识的。人类的最大最纯粹的享受或快乐是“学会”的行动，是真正懂得事物的行动，是获得知识。这属于微分法的范畴。

思维静止性质的赐福显灵，神志完全清醒的赐福显灵（不是令人反感的赐福显灵），领受它并不特别困难，就像佛教的涅槃，是一种精神传播，是在上帝身上分散精力，是在没有任

何冲突的情况下，返回到无意识的状态。赐福显灵的这一提法使我们想到与上帝的接合是不是破坏了我们的最终祈求灵魂不朽的渴望。被上帝所融化和一个人自觉融化到上帝身上还有无区别？流入大海的小河还算不算是河？流入小河的海水还算不算海水？

人类意识的深处的渴望是不能失去我们感知的连续性，是不能打碎我们记忆的链条，不能打破自身的、具体的个性特征，尽管我们也有可能在上帝身上融化自己，使上帝更加丰盈。有谁到了80岁还去回忆自己8岁的情景，尽管在这两个年龄段之间还存在联结的链条。现在可以这样说，意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有无上帝和相对宇宙而言人类的归宿问题。什么是归宿？人们永远都会提出这个问题，这是所有“为什么”之中的一个为什么，同时也会提出所有“为了什么”之中的一个“为了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存在一个上帝，那么上帝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会有人说，为了他自己。也不乏有人再问：这个没有良知的良知还能给予我们更多的东西吗？普罗第诺提出过，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和为什么会有灵魂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归宿又会怎么样？如果说，宇宙的存在不是为了任何归宿，不管是人性的和非人性的，会有什么逻辑上的矛盾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存在（现在存在或过去存在）的目的，难道有悖理性吗？这个问题对于把自己置于自己之外的人，算是个问题，而对于一个靠自己生活、受难和渴望的人来说，只有生与死的问题。在你自己身上寻找你自己！认识你自

己！天天自己折磨自己，何时能够自己认识自己！认识你能做的事，就像罗马神话里的赫丘利大力神那样去做你想做的事！这是最好的做法。这是先辈哲人谆谆教导我们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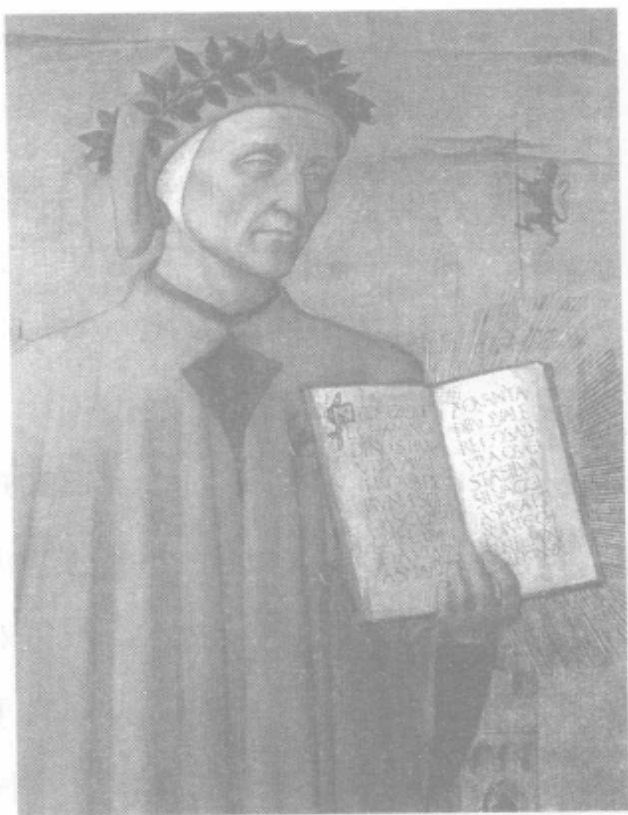
理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里对我们描述默祷生活的高级享受的情景。这是理性主义者惯常的做法，他们把幸福置于知识当中。永久幸福的概念，享受上帝的概念，如赐福显灵，如认识和理解上帝，都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理性主义，这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提出的幸福品种，这与其理想上帝的提法是相一致的。但是对幸福而言，除了赐福显灵，虚无缥缈的乐趣（其理性成分微乎其微）之外，它应该是一个人通过感觉实际获得的幸福，不同于上帝给予的幸福。

圣托马斯·德阿基诺是我们西班牙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基督神学家，此人企图将基督意识理性化，他对我们说：“对幸福而言乐趣是必需的，欲望是以得到的利益为支撑点，乐趣源于欲望，幸福是最大利益的馈赠。没有与之共存的乐趣，幸福无从谈起。乐趣伴随智力的开发，反过来又对乐趣产生刺激。”为了保全乐趣、享受、快感甚至痛苦，按我们的理解只能是附着在肉体的灵魂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应该想象着幸运的灵魂是与肉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肉体，何来欢娱与幸福？纯洁灵魂的不朽，没有某种肉体作为依托，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不朽。实质上，所谓延长今生的渴望，是说今生，不是别的，是肉体的、痛苦的今生，就是常说的将要消亡的今生。如果在这个地球上有不死的保证，大部分自杀的人就

不会自己结束生命。自杀的人所以自杀是因为不想等待死亡。

但丁在他的《神曲》第 32 章里向我们唱道：

那个人看见自己正在做梦
做梦后的脑子里
只留给他刻骨铭心的激情
赐福显灵已经停止
心里的灵气仍在
甜蜜油然而生
.....



但丁

不用其他形式白雪可将太阳化融

这是视觉器官看到的和精神上感觉到的欢愉。肉体愉悦的幸福不只是精神的，也不只是视觉的，但都是我们所渴求的。赐福显灵是另外一种幸福，理性的天国之乐，这一项幸福将使人淹没在体味之中。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第 5 章里讲道：上帝以无限的精神之爱爱他自己！上帝的爱是上帝爱自己的爱；但当爱不是无限的时候，而是当爱涉及到生命永存被人类内心实质认可的时候。心向上帝的精神之爱是上帝爱自己的无限之爱的一部分。幸福不是给美德的奖品，因为美德本身就是幸福。不是为了控制欲望，我们不去享受幸福，而是为了享

受幸福我们能够控制欲望。精神之爱！精神之爱！何谓精神之爱？匪夷所思，有点像红色的味道，苦涩的声音，芳香的颜色，或是愤怒的椭圆。纯粹的形而上学！悲剧的形而上学！心脏的理性！头脑的爱情！理解的欢愉！欢愉的理解！悲剧！悲剧！全是悲剧！

但是，确有精神之爱一说，就是心照不宣的爱情，亚里士多德的默祷生活本身也可以称之为爱情或自爱之情。因为心照不宣算是某种积极行为和含有某种爱情。赐福显灵则是彻头彻尾的幻觉。难道在所有激情的深处没有好奇和渴望吗？根据《圣经》故事，我们的第一代父母不就是因为渴望成为神，成为有智慧的人，因此才受了蛇的诱惑偷尝了知善恶树的果实。但也不排除他们当时拥有好奇心。

所谓精神之爱，其实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也是控制和占有的一种办法。实际上，没有比理智更完美的控制办法。了解某一事物的人，就能拥有这项事物。有知识的人就会拥有理智。“我在欣赏你，欣赏你的时候，我就把你造成了我的人。”这几乎是一个公式。了解上帝，不就是想拥有上帝吗？了解上帝的人，他就是上帝。

法国地理学家布隆赫斯^⑩讲过一个故事：格拉特瑞^⑪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的时候，碰上了法国天主教徒、著名的数学家卡乌奇^⑫，两个人就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当格拉特瑞提到卡乌奇研究的光反射的机械理论时，发表他的一个想法说：“一个著名几何学家的最大的知识享受是探索光学的秘密。匪夷所

思!”对此，卡乌奇反驳道：“他就知道那么多。但是，除了关于光反射的问题，他还发表过关于现象的机械理论。他不能接受比他更完美的智慧。”格拉特瑞说：“您的慈悲还没有达到相信能有人会得出另外的理论，更不用说会比您研究得更深刻，或有更完美的智慧让您接受。”

这个故事里，我们感到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是关于傲慢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精神之爱或者说是上帝对高级学者的赐福显灵，他们把理智变为高度的激情。第二是相信机械论的解释。

把精神上的机械论的使用与绝妙的公式“无所相信，丝毫无损，一切变化无常”结合了在一起。应用这一公式是企图诠释保存精力的模糊原则。但是却忽略了对于人类而言精力是最实际有用的。精力是在不断地消耗与丧失，精力随着热量的蒸发而消散而减弱，最后达到平衡和均匀。对我们而言，有效而又实际的事物是与其他事物有差别且有质量的事物。只有数量而没有等级差别的事物，对我们来说等于不存在，因为它不产生效果。宇宙的本体属于物质性的，它的运转是有其规律的，它并不顾及有机体的缓慢动作，更不用说人类四平八稳的、整齐划一的动作。精神越集中，物质力量则越扩散。

请读者谅解我的旁征博引。这一切是不是跟我们的问题有内在的关系？一种四平八稳的、均匀的最后状态（这是科学哲学的结论）与启示录的神秘梦境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关联？宇

宙本体的死亡是否意味着神（即上帝）的最后胜利？

十分明显，在宗教的非分之想——人死后生命会永存与科学哲学关于可感知的、物质的宇宙的可能未来的结论（永远是暂时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事实上，既有相信灵魂不朽和上帝的神学家，也有一元论的神学家（最好称之为无神论学家），他们坚持先验的确定精神，当他们想藐视神学的时候，他们自己反而比别人还难过。

这些无神论学家成功地实践了“无所相信，丝毫无损，一切变化无常”的公式，保存了自己的精力。其实，这一公式源于神学，无神论学家们借用它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善待上帝。所谓科学哲学，其灵感实质上来源于神学和宗教，后来发展成一种无神论或称非宗教，其实就是神学，就是宗教。

现在，一切都讲科学，就出现了科学哲学。好像物质的、可感知的世界的运转是为了消耗能量，为了控制和支配不可复原的现象以期达到最后的平衡，达到一种均衡的结局。这使我们想起那位斯宾塞^⑬他曾不只一次地使用和滥用过那个原始的假设均衡论^⑭——均衡的空想的不稳定性。斯宾塞的无神论学派的不可知论需要这一“不稳定性”是为了解释从同类性到不同类性的无法理解的过度。因为，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怎么可能会从完美的、绝对的同类性中冒出什么不同类性（异质性）呢？应该摈弃天地万物的所有种类。为此游手好闲的、热心于形而上学的工程师帕比尼^⑮发明了同类性的不稳定性，更

有甚者……我怎么说呢？没完没了的神秘，发展到神秘主义，还会有什么主义，只要敢想就能，都是上帝造物的作用。意大利实证主义者罗伯特·阿尔第格（Roberto Ardigó）准确地反驳了斯宾塞，阿尔第格对他说，最自然的设想是：过去和今天一样，永远存在奇形怪状的世界，疑团难解，有已经形成的世界，也有正在解体的世界。故此，不同类性是永存的。换句话说，“同类”与“不同类”难分难解。

这算结论吗？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将是无限的。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限定性的宇宙，就像尼采作为理论基础的永恒运转。如果一定要说宇宙是永恒的，它的每个世界，同类化的周期，能量的减弱，以及其他不同类的世界，也要在它的内部运转的话，就需要它是无限的，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和位置，此时每个世界都作用于外界。事实上，上帝的圣体只能是永恒的，是无限的。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它的逐渐平衡（说死亡也可以）似乎已经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精神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会是何种状态？会随着我们的世界的能量的减弱而衰减，或者是返回到无意识，或者会更增强吗？可利用的能量在减少，由于自身的努力也可延缓减少的过程，甚至于能够掌控大自然，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良知和它的广阔的支撑点这两股针锋相对势力非要一方的成长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吗？

如今我们的科学工作和我们的工业都处在最好时期，没有明显（其实很明显）破坏性工作，能量消耗的过程在走向推

迟。有机生命本身，良知的支撑，也在尽最大努力避免不祥的结局，从而益寿延年。

我们想用异教的赞歌欺骗大自然是无济于事的。雷奥帕蒂^⑥曾以诗歌的形式深情地赞美大自然：“正在分娩的母亲，就想成为继母，”这是他歌颂金雀花的愚蠢诗句。与残酷无情大自然抗争是可怕的，她是人类的伙伴，是她首先把人类系在社会的链条之上。实际上，人类社会才是思想意识的、灵魂不朽渴望的母体，人类社会基于大自然的清白无瑕开创自己的清白无瑕。人类社会在人性化之后，又用其智慧赋予大自然以精神，并超越大自然。

不幸的葡萄牙诗人安特罗·金塔尔（Antero de Quental）在其《舍身救世》的两首十四行诗里描述他的梦想：

有一位被囚禁的神，
他不在分子里，
不在离子里，也不在玻璃里，
而在大海里，
在大树上，在热带雨林里，
在山里在风里，
在个体生命里，
在所有的物质实体里；
有一天，所有这些灵魂，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净界，

清醒地醒来，
使自己净化为纯洁的思想，
他们看到了所有的形体（幻象的子裔）
都粉碎在空无的梦里。

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梦想，天地万物意识化的梦想。
难道这不是我们世界的开始吗？谁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世界！在我们的世界开始时，神，是零（0）（但0不等同于乌有）；而物质，是无限的。但是，到了后来，似乎神是无限的，物质却变成了零。一切都是梦幻！

难道一切都有灵魂吗？这个灵魂要求解放吗？

阿尔瓦贡萨雷斯的土地
地处西班牙的心脏
贫瘠的土地，悲伤的土地
因为你有灵魂才如此悲伤

这是安东尼奥·马查多^{①7}的诗歌《卡斯提亚的土地》中的段落。

田园的悲伤，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悲伤。田园在遭难，我们亲眼看见的灾难。在物质的世界里，个体灵魂会是何种状态？一块石头或一座山是个体吗？一棵树能算是个体吗？精神和物质永远处在对抗状态。

为了生活在
神圣宁静环境里，
不是物质是多余的，
就是灵魂是多余的

这是西班牙著名诗人埃斯布隆塞达（José de Espronceda 1808—1842）的两句诗歌。

在人类想象的思想历史当中，难道没有某些适应物质缩减进程的东西吗？这里指的是感知意义上的缩减。

有的。就是基督教第一位神秘主义者、在以弗所传教使徒圣保罗。据记载，保罗没有亲自用肉眼看见临死时肉体瘦弱的基督，他认为基督没有死。保罗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人是不可说的。在乐园那里他见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秘密。”保罗曾梦见精神的最后胜利，良知的胜利。以神学的观点术语即是称之为“灵魂复原”的景象也称作“解脱”景象。

在《新约全书》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6至28节讲道：“最后必须降服的仇敌就是死神。”“因为上帝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但是，当他说，万物都在他的降服之下时，十分明显的是把降服万物的那个人排除在外的。而当他把万物都降服之后，应该包括“他”上帝在内。而人子耶稣也将顺从降服万物的那个人，以便让上帝在万物之上。也就是说，目的

是让上帝——天地万物的良知最终成为万物之主。

这一学说的完善是同一个使徒在给以弗所圣徒讲经时，曾经说到世界全部历史的“末日”问题。在《保罗达哥罗西人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众所周知的基督神像创造天地万物的故事，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基督是万物之主。我们要在圣餐仪式时在他身上求得拯救，我们要和众使徒一起明白什么是宽、长、深和高，要知道基督的爱，他的爱胜过所有的智慧。基督是人类之主，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在基督身上。《使徒行传》上称作把一切都“汇集”、“再造”或“紧缩”在基督身上。所谓“再造”，上帝人性化，世界历史的末日，人类种族的末日，其实就是上帝转化为人。所谓世界末日，无非是“灵魂复原说”^⑧的另外一个侧面。换言之，这一项复原，也就是到了上帝成为在所有人身上的上帝，到了万物收缩到基督身上，即收缩到人类身上，这就等于说人类成了造物的目的。上帝化为人或者说万物神化。那么，还有物质吗？取消物质了吗？如果说神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取消物质（经院学派如是说），不就是等于说万物不必回到纯意识的状态（感知状态），也不必认识自己，任何东西都不必是可以想象的，也不必是可领受、可感觉的。如果所有的物质被消灭了，精神依附在哪里？

同样的疑问，同样的想象不到的问题从另外一条路上向我们走来。

另外，也许有人会说，神化成人即是天地万物都在基督里

面同归于一，那么就是说过去不曾是这样的。既然万物都能够享受上帝，即是说上帝也在享受万物，赐福显灵同样是相互的。上帝以他认为最美好的实体完美自己，用万物的灵魂滋养自己，丰盛他的荣耀。

在这条充满疯癫梦幻的路上，可以想象到有一位神志不清的上帝正在物质上打瞌睡。其实他是完全清醒的，因为他是神。这时，整个宇宙也变得完全清醒，每一颗与它一体的良心都成了上帝。那么，上帝怎么会是不清醒的上帝呢？是不是因为物质的原因？上帝不愿意作为起点，他要作为宇宙的终点。没有起点会有终点吗？在时间之外，在永存中存在起点和终点的区别吗？“万物之灵不会被物质所束缚，因为物质被它所束缚着。”这是希腊新柏拉图学派普罗第诺的格言。那么，这不是等于说万物之灵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每一个局部，与此同时每个局部心灵也在努力是自己成为万物之灵吗？而这个唯一神论者（孤独的神）是不是正朝着成为泛神论者的路上走去？如果是这样，物质和苦痛都使上帝感到陌生。普罗第诺补充说，有人会问：“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为什么创造物质而又引来痛苦？如果什么都不做不是更好吗？上帝创造天使或人类给他增加多少荣耀？而人类要沉沦于尘世和终生的痛苦。为什么还要创造邪恶？是为了医治邪恶吗？或者说就是众所周知的舍身救世，完全的、绝对的舍身，为了万物之上，这是他早有的打算吗？如此假设既不是最理性的也不是最虔诚的，但别无选择。”

关于我们祈望体味永久幸福的问题，摆在我们目前一系列问号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答案。其实，这是理性的。因为我们假设的出发点也不是一个，有时是唯一神论者，有时是泛神论者，有时也许是万物有灵论者。^⑩

我们回过头来再谈圣保罗的彼岸世界，以及所谓灵魂归复论。

上帝成为万物之上的时候，难道不是想（最终目的是想成为万物之神）使他的无限灵性包括所有的灵性吗？什么是无限灵性？假设归假设，灵性是有限的，灵性只能是有限的灵性，有差别的灵性，这是不是排除了“无限”？涉及到灵性的时候，“无限”的概念的价值何在？在这种前提下，灵性是什么性质的灵性？包括什么内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正在到达神人化或最终神化的净界？

与其说是“灵魂归复”，还不如说是万物归向上帝，是不是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到达这一境界，还是也有先来的也有后到的？绝对完美的永恒幸福需要等待永恒渴望（灵魂不朽）的实现。那么，是不是要等到死？没有渴望会不会成为幸福的人？不能期望一下子就能被上帝所支配，被支配的过程，希望和渴望是不是就被扼杀了。是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在不断成长，成长的程度参差不齐，但最终都要达到同一层次。然而不管快慢，永远也达不到“无限”的层次，达到上帝的层次，但总是不间断地向上帝靠近。是不是永恒的幸福，永恒的渴望（沉重的永

恒核心)都是为了我们的命运不至于成为虚无。

又是一连串没有答案的问题。

“成为万物之上，”使徒说。但是，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方式是有区别的，还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万有的上帝不会存在一个罪人身上吧？上帝不是在他的灵魂里吗？罪人不是在所谓的地狱里吗？在地狱里又会怎么样？

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天堂和地狱，永恒的幸福和永恒的不幸形成了对立面。

不是说大家都得救的了嘛，包括亚当的儿子该隐和出卖耶稣的犹大，魔王撒旦也一样能够得救，或许是奥里赫内斯^②想进一步发挥保罗的“灵魂归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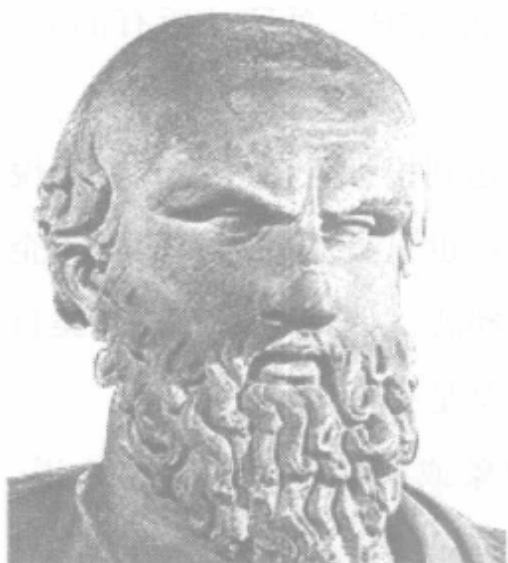
当我们的天主教神学家希望理性地（但愿是伦理性地）判断地狱惩罚的永恒教义时，竟然得出一些如此骗人、滑稽和幼稚的合理解释，而这些谎话却能够瞒天过海。其解说词是：既然是无限的上帝，对他造成的冒犯也是无限的。故此，要给予永久的惩罚。先不说无限的冒犯的说法是否能被接受，从道德（不从人性的礼貌）上说，衡量冒犯的严重性（抛开被冒犯者的身份）也只能根据冒犯者的意图。因为无限罪过的意图这一提法就有失准确。这里引用基督对圣父说的一句话：“圣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没有人在冒犯上帝和别的什么人的时候知道他是在冒犯。从人性伦理的角度说，或者从人文礼貌的角度说，被称之为刑法，而在这里一应俱全，就是缺真正的法，永久性的惩罚就是谬误。

“神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遭到惩罚；我们只应该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其他与我们无关，纯粹是好奇心。”法国哲学家拉美那伊斯^①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后来也有人随声附和。但是，有人为此高兴吗？纯粹的好奇心！竟然把撕心扯肺的事物说成纯粹好奇心！

恶行的消亡难道不是自己希望消亡吗？难道不是希望继续作恶而得以永存吗？难道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相信来世对一个人来说是好事，而是因为好事才相信有来世吗？什么是善行和恶行？伦理道德早有界定，不是由宗教决定。伦理道德能把恶行（坏事）变成善行（好事），而宗教能把作恶的人说成是好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另外，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如果罪孽深重的人得到终身惩罚目的是达到停止犯罪，也是因为被判罚的人尚且没有停止犯罪。这种说法于事无补，它的滑稽在于所以惩罚是因为报复和报仇，而不是叫有罪的人改邪归正。惩罚是按照野蛮民族的方式进行的。结果，一个警察式的地狱把恐惧带到了人世间。因为是一件恶行，并且已经不能吓唬人，应该予以关闭。^②

另外，从宗教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角度看，为什么没有苦难的永恒？为什么没有一位以我们的苦难滋养自己的上帝？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以我们的痛苦来滋养他人的幸福？我们再来读埃斯库罗斯（Esquilos 公元前 525—456）的悲剧《希腊女神》（Euménides）里面的复仇女神大合唱的情景：因为新来的神，破坏了古代的律令，并从他们的手里抢走奥莱斯特斯，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还有那些对阿波罗解救办法的如火如荼的抨击。所谓的解救办法就是从众神的手里抢走他们的获取物和玩具来送到人类那里，就像小孩子吓唬一只金龟子取乐一样。“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幸福。”这是悲剧家的警句。这使我们记起了那句话：“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

为什么将我抛弃？”

是的，为什么没有一个痛苦的永恒？地狱就是灵魂的永恒，即使是伤心的灵魂。这是不是对生命的必不可少的惩罚？

人类为了解释恶行的来源发明各种理论。为什么不研究善行的来源呢？为什么设想善行是正面的和原始的，而把恶行作为负面的和衍生的？似乎一切都是好的。为什么？说一件事是好事，是什么意思？好的事物总是对某些对象是好的，而且达到一种目的。说一切都好也就是说一切都会达到它的目的。但是，什么是它的目的？我们的渴望是永存，是永在。我们说的善行，那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谈到恶行的时候，就是说某件事物要诋毁和破坏我们的良知。我们设想人类的良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对另外一件不是良知的事物而言，不管是人性的或是超人性的。

有人又会问：不是都得救了吗？不是都永存了吗？永存应

该永存在幸福之中而不是永存在痛苦之中。而且是所有的人，不管好人，也不管是坏人。

现在说的善与恶是不是还没有达到根据人的言行判断所说的善良与邪恶的程度。比如说邪恶，也只是对某个人的行为企图的看法而言，还没有正式判断为邪恶。但无论如何，人类自己判断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总是一件可怕的事。

谁看见有人得救了？只能去想象或猜测。但不管怎么说，这样提出疑问是理性的。其实，只是渴望得救的人得救了，只是那些饱受渴望永存、永生折磨的人永存、永生了。有渴望的人永远不会死，因为他在精神上相信永远不会死，因为不死才是应当之份。或者，有的人只是渴望个人永存并把这一渴望装在心里，也无可厚非。一个人满怀激情，对自身的不朽锲而不舍，用全部理智的、有节制的激情追求不朽，必有应得之份。而那些得不到应得之份的人，是因为没有渴望不朽。但是不给那些不知道如何渴望不朽的人以应得之份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如果他们祈望不朽，就应该给予。或许拥有希望的人都应该得到满足。也许那些冒犯神灵的人，认为不存在神灵的人（按照福音书的说法也要给予宽恕），根本就是对上帝不抱希望的人，不渴望永生的人。

因为他是你们的心灵之神，

他就是你们的追求；

你们就会找到

你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基督徒的本分。

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这样写道。

但丁在地狱里谴责那些贪图享乐的人，谴责那些不相信有来生的人（幸亏他们没有来生，否则更可怕）：他们是一群没有良心的人，应该让他们永远关闭在没有光线、没有空气、没有火种、没有动静和没有生命的坟墓里。

意大利诗人维吉尔（Virgilio Marón 公元前 70—前 19）在他的史诗《伊尼特》里唱道：

在地狱的大门口
我们听到儿童们的呼号
婴儿哀怨的啼哭声
不幸的孩子们
生命刚刚开始
不懂得美好和甘甜
倒霉的一天
从母亲的怀抱里把他们夺走
沉没在哀伤的丧礼之中



但是，如果他们还不认识生命，也没有渴望过生命，他们失去了什么生命？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生命。

当然，可以说别人为他们渴望过生命，他们的父母亲希望他们长命百岁，祈望与他们在荣耀里再生。我们又走进一条新的想象之路，这是一条同甘共苦之路，体味永恒得救之路。

实际上，作为一个生物、一个集体中的个体和与别人休戚相关的人，有很多人处在对人类的遐想之中。因为每个个体成员都代表或将能够代表一个集体。很多人也以某种集体意识在想象得救的问题。有集体意识的人功德无量。但是，集体意识也是一种罪过。那么，耶稣的舍身救世是不是也包含某种集体意识。根据这样一种感知和想象的方式，只能是要么大家都得救，要么谁也别想得救。解救是万物得救，也是相互得救。每个人都是外人的基督。

在炼狱中赎罪的、天主教选民^②幽魂的信念中，在那些为幽魂、为死去的亲人代替祷告的人的信念中，存在不存在一种模糊的征兆：活人应当承受一切罪责，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天主教选民的慈悲心态里，存在着功德传递的情感，可以传给活人也可以传递给死去的人。

与此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人类宗教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存在对为数不少的选民实行约束性不朽的思想，这一部分选民的精神对另外一些人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异教始祖——英雄和半神半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某些人起到保护作用，他们当中大多数只是被召唤而来的

人，只有少数是选民。

我最近收到法国哲学家查尔斯·博内弗（Charles Bonnefon）《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对话》一书的第三版本。他的表述既集中又十分诱人。博内弗说，灵魂离不开肉体，肉体不能没有灵魂。事实上，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出生；既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既无生亦无死，所有一切都是抽象和表象，只有一种思索的生命，包括我们在内。总之，既不能出生，也不能死亡。如此思想把他导入否定人类的个体，谁都不能说：“我是我”，只能说：“我们是我们”，或者说：“我存在我们的身上”。是人类，是种群在我们身上思维与热爱。肉体互相传导，灵魂互相传导。“活着的思想或思想的生命自行碰撞，其情形类似我们的开始状态，即在怀孕女人体内的实体。”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活过，而且将再重新活一次，尽管对来生一无所知。“如果人类不断提升并超过自己，会不会有谁对我们说：当最后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已经包含着所有的其他人），他可能已经达到高级人类的水平，就像在其他地方存在的高级人类，比如在天上。……所有的人休戚与共，我们有条不紊地采摘我们的劳动果实。”如果依照这一思路去想象去感知，没有人出生，没有人死亡，只是每个灵魂在不停地争斗，最后就会沉没在人类的对抗之中（从胚胎期开始就要适应自身的意识，就代表着人类对抗现象的承袭）。这等于说，人类的对抗现象起源于胚胎时期。当然，作为博内弗，他一开始就否定人的个体，不考虑我们真正的渴望，其实只有渴望才能救助人类个体。但是，博

内弗自己终究也是人的个体，他同样感知到对生命不朽的渴望。他的想法也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因为，他还说道：“左一个升天，右一个升天，天天说升天，最终我们还是不可能达到最高幸福的天堂。”他接着说，我们的生命还是建立在完美的生活之上，就像大海里的水滴一样。不过，我们应该懂得，一切都是必然，每一种哲学或宗教都有其纯正的时刻，通过曲折和错误，在我们历史最阴暗的时刻，我们依稀看见远处的灯塔，我们命中注定会享受永恒之光。当我们再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将是拥有肉身的上帝，我们将是他身上的一个有情感的细胞，同时也是从他的千千万万个宝贝子民中萌发出来的千千万万个种族。如果这个梦想能够实现的话，一个爱的海洋将冲刷我们的海滩，让所有的人都沐浴在爱的海洋里。这是博内弗的宇宙梦想，也是保罗灵魂归复说的造型。

这类梦想并不新鲜，基督教的老祖先那里也有类似的梦想，实质上，就是保罗派的灵魂归复说或是所谓解脱说。所有的人都融合或熔化到上帝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人都熔化到人类身上即耶稣身上。整个由一个人造成的人类，所有的人把一切都局限在上帝身上，为了上帝（智慧的象征）成为万物之上。由此可以想象集体的救赎和彼岸世界的愿景。

18世纪中叶，有两位虔诚派教徒（原为新教教徒）胡安·雅各·莫塞尔（Juan Jacobo Moser）和费德里科·克里斯托瓦尔·奥埃丁格尔（Federico Cristóbal Oetinger）再次为保罗派的彼岸世界给予支持和较高的评价。莫塞尔宣布他的宗

教不具有某种真正的学说并依据它们维持生命，而是为了基督与上帝结合在一起。为了适应这一认知，他们会坚持到生命的结束。他们宁愿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原罪里，生活在悲伤和上帝的内心之中，他们将在圣灵的感召之下，请求宽恕他们的原罪，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和平生活。同时，以基督为楷模规定自己的行为，坚定自己的信仰。不断靠近上帝并与上帝同在。他们准备在天恩的保护下死去，再一次享受上帝赐予的恩惠和洪福并与所有的神灵生活在一起。和所有的神灵生活在一起，就是生活在人类永恒的社会里。奥埃丁格尔则认为，永恒的幸福不像上帝在他的无限之中的显圣那样，而是根据《新约·以弗所书》里所讲的那样，就像上帝恩典他的爱子基督。所谓与所有的神灵生活在一起，他认为是永恒幸福的核心内容。这在上帝天国里已经成为现实，也将成为人类天国的现实。

这就是基督徒神秘的深切渴望（也是保罗的渴望），渴望神之民被救赎（人类最终目的），使人类具有神性，使宇宙具有神性。拯救人类的良知，使整个人类成为一个人。保罗派的上帝神力正是能够适应这一切渴望，按照神的安排，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一切回归到上帝那里，回归良知，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上帝成为万物之上。上帝成为了万物之上，是不是说得到智慧的人，他过去的一切都会复活，都会永存呢？在这中间，所有的个体智慧，如过去存在过的，现在仍存在的，将来存在的，其永存的时间与他融合在这个团结的

社会群体里的时间状态（过去、现在或将来）是相一致的。

如果确确实实的出现复活问题，那时候必然会带来身份的混乱，相似身份的混合。人类种族真正与基督结成一体时，融合在天主教大家庭里并生活在“千禧王国”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比如那些欺骗成性和罪孽深重的人企图在那个完美无缺的社会里把自己的罪责一笔勾销，只剩下一个人的本质部分。另外也有可能出现如下实难判断的情况：有的人本来是在 20 世纪在这个地球的某个角落曾经生活过，但他的感觉好像是和另外的一些人生活在另外的世纪和另外的土地上。曾经有人这样设想过：

一切可能都是存在的，一切不可能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一种有效的、真实的融合，本质的、内在的结合，灵魂与灵魂的融合，所有的曾经“存在”的融合。布朗宁有这么两句诗：

如果两个婴儿合成一个婴儿
他们会比全世界做的事情还要多

基督对我们说过，哪个地方有两个人以他的名义结合在一起，哪里就有上帝。很多人说，天堂就是社会，比地球更完美无缺的社会，是由众人造成的社会。不乏有人以为，所有人类的进步有可能把我们这个种群造成一个具有真正良知的集体存在。那么，一个个体的人类机体——细胞的联合体，一旦它得到圆满，不知道会有多少曾经存在的东西与它一起复活。

许多人都在想，天国也是社会。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孤立地活着，那么任何人也不可能孤立地死里逃生。一个人看见他的弟兄生活在地狱里，他也不可能在天国里享受上帝。因为，他们的罪责和功德是共同的。我们用别人的思想来思想，以别人的感觉来感觉。当上帝是万物之上的时候，你看到了上帝，就能在上帝身上看到万物，你也就生活在万物之中。人类最终的团结之梦是雄伟壮丽的梦。它就是保罗派的彼岸世界或称之为“千禧王国”。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肉他的骨。犹如葡萄树的葡萄藤。

但是，在最后的、社会连带关系之中，在所有创造物的、真正的、最高的基督教义之中，什么是个体的意识？我是什么？可怜的我，脆弱的我，时间和空间的奴隶，理智对我说，我就是个偶然的匆匆过客。为了拯救这个过客，我活着，我受苦，我等待，我信仰。如果有得救一说的话，宇宙人类最终目的得救了。良知得救了。我能忍受为这个可怜的我所做出的牺牲吗？为了认识这个最终目的和良知，我能够忍受。

在它的高潮，在宗教最高牺牲之中，悲剧达到了极点：为了完美的人类智慧（神的智慧）个体智慧做出了牺牲。

但是，存在悲剧吗？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彼岸世界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和感知到我们将丰盈基督，我们还会为上帝牺牲一切而犹豫吗？小河将流入大海，但在它甜蜜的水流之中，它也在大海的咸味中感觉到微微的苦涩。难道要回流到泉源那里去吗？它想回到从大海里升起的云彩之中去，它会有被溶解

的感觉吗？

但是……

“是呀，无论如何，悲剧已经到达顶点。”

“灵魂，至少是我的灵魂，渴望另外一个东西，不是吸收，不是和平，不是寡欢，而是永远的接近而不能抵达，无止境的渴望，永远在更新的永远渴望，永远没有尽头。永远的缺憾，永远的苦难。由于苦痛和遗憾，意识和渴望都在不停地增强。你们不要站在荣耀的门口，像但丁站在地狱的门口一样。你们是在消磨时间！希望正在变为回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但从回忆之中也产生希望。让我们活下去吧！永恒，正如没有回忆和希望的现在，就是死亡。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其实人类没有活着。其实这是“概念上帝”（Dios Idea）的思想。但是，人类不能生活在活着的上帝身上，或在“人类上帝”（Dios Hombre）身上。

“一座永恒的炼狱胜于一个天国，胜于永恒的升天。如果一切痛苦消失，假设这一痛苦是纯粹的和神化的痛苦，痛苦也可以是渴望。像幸运的人那样活着，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为了上帝而没有遭受痛苦，那以什么方式爱他？如果已经到了天国，慢慢地看见了上帝，一步一步靠近他，可是永远看不见他的全貌。没有任何认知和渴望的可能，一切都是不确定性，所有的人仍在昏昏欲睡。”

“换句话说，总之，如果那里没有任何灵魂的内在悲剧，这个生命是什么？难道有一种（在幸福的时间）回忆悲伤的最大

享受吗？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难道不怀念监狱那段生活吗？不怀念渴望释放出来的心情吗？

“神话般的梦幻！”但是，神话梦幻里面就没有真理吗？梦幻和神话难道不是真理的启示吗？这种真理有时是难以表达的，是非理性的，是未经证实的真理。

神话！也许是神话。但是，应该把来生神话化，如在柏拉图时代那样。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当我们要把我们的第一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渴望具体化和理性化时，那些可笑的美学家、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就纷纷登场，对显灵赐福、彼岸世界的问题就会发表漏洞百出、文不对题的狗屁文章和谬论。

但是！……

但是，应该渴望它，尽管我们认为滑稽可笑。另外，为了活着，应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信它。为了活着！不是为了理解宇宙。应该相信它。相信它就是表示一颗虔诚的心。基督教是20世纪我们欧洲人信仰的唯一宗教，说实话，我们感到它是一条令人失望的出路。这条出路是以牺牲信仰作为代价获取的，是将理性钉在十字架上的信仰作为代价的。

曾经有人敢于把它说成是十字架的狂热，是不无道理的。狂热，不折不扣的狂热。更有一位叫奥温德尔·霍尔姆斯美国幽默作家在和一位大人物的对话中说道，他的表述十分绝妙：被关闭在宗教偏执狂的精神病院那些人，同样也是信仰宗教信条的人，他们倒是无拘无束、不是发疯的人。谢天谢地！事

实上他们是不是并没有疯？难道没有能够驯服的狂热吗？狂热被驯服之后，不仅应该允许我们与外人和睦相处，对社会也不造成任何伤害，而且对我们也有帮助。给予我们归顺的机会，如同给予我们以理智和给生命以归宿，对社会本身也是有益处的。

不管怎么说，什么叫狂热？如果把它和理性放在一起能够区分哪一个为狂热吗？我们是能够鉴别的。

当然也许是狂热，很大的狂热，希望进入阴间的神秘之中的狂热，希望位居我们想象之上的狂热，孕育着内在矛盾、高于健康理性给予我们启示的狂热。健康的理性对我们说，不能建造无基之楼，这是劳动，不是游手好闲之事，更不是破坏，要用幻想填充无知的空洞。然而但是……

要相信来生，相信坟墓那边的来生，相信个体和人格的生命。相信有这样一种生命，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能体会到他的智慧，体会它的结合与休戚相关的团结，而且在神的智慧（上帝）身上不会与其他的智慧相互混淆。应该相信来生，还应该能够生活它和忍受它，赋予它以应有的含义和目的。相信这个来生还是值得的，应该千方百计地去获取它。当然，没有以高于理性的态度渴望它的人，也许认为它不值得，也不想去得到它。如果有必要，甚至反对所谓的来生。

尤其是应该感知它和适应它，就好像在我们死后，它在为我们保存着尘世的无穷无尽的延续一样。如果它为我们保存的是虚无，我们则不要把它当成是正义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下一个研究题目是：我们的独有问题的实用观或道德观。

注释

① 特雷莎：(Santa Teresa de Jesús 1515—1582) 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她长途跋涉，走遍西班牙的山山水水，搜集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恶行。著作：《生命》、《完美之路》等。为神秘主义文学作出巨大贡献，被授予教会博士的头衔，并确定每年的10月15日为她的纪念日。

② 塔西陀：(Cornelio Tácito 55? —120?) 著名古罗马历史学家。代表作《编年史》。

③ 施莱尔马赫：(Max Schleiermacher 1775—1828) 德国现象学派哲学家。

④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3—26节。

⑤ 米格尔·莫里诺斯：(Miguel Molinos 1628—1696) 西班牙异端教派人物。

⑥ 弗朗西斯科·桑克第斯：(Francisco Sanctis 1817—1883) 意大利批评家、美学创始人。

⑦ 引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5—38节。

⑧ 引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2、53节。

⑨ 赐福显灵：(Bestitud) 直译“天福之乐”或“运气”。指上帝通过显灵使人成为有好运气的人；为死人赐福，祝愿在天堂里享受福祉；另一种含义是谥圣徒封号的仪式。

⑩ 布隆赫斯：(Juan Brunhes 1869—1930) 法国地理学家。

⑪ 格拉特瑞：(Alfonso Gratry 1805—1872) 法国著名神甫。

⑫ 卡乌奇：(Agustín Cauchy 1789—1857) 法国著名数学家。

⑬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进化论哲学创建人。

⑭ 均衡论：(Nivelación) 亦称“平衡论”。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认为事物的运动发展的原因不是内部原因，而是外部因素。认为均衡、渐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不均衡、质变、变革是不正常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杜林等。

⑮ 帕比尼：(Giovanni Papini 1881—1956) 意大利作家，代表作：《基督

传记》、《但丁和米开朗基罗》。

⑩ 雷奥帕蒂：(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意大利诗人，无神论基督徒。悲观主义者。代表作：《抒情诗集》。

⑪ 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 Ruiz 1875—1939) 西班牙著名诗人。主要作品：《卡斯提亚的土地》、《孤独》、《新歌》、《战争》等。

⑫ 复原说：(Apocatastasis) 神学用语。所谓“复原”是指魔鬼和罪人都将回到上帝的怀抱。

⑬ 万物有灵论：(Panenteísmo) 亦称“泛灵论”或“万有在神论”是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来源之一。它把自然现象精灵化，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为精灵所控制。认为神包括世界又超过世界。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哲学家克劳斯 (Federico Krause 1781—1832)， “克劳斯主义” (Krausismo) 在西班牙有较大影响。

⑭ 奥里赫内斯：(Origenes 185—254) 埃及神学家、《圣经》注释家。

⑮ 拉美那伊斯：(Lamennais 1782—1854) 法国哲学家。因批判神学和倡导天主教解放主义，被罗马教皇判处死刑。

⑯ 作者在这里应该是暗指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译者注。

⑰ 选民：这里的“选民”指被上帝选中并赐福的人。早期宗教对信徒的一种称呼。如不同宗教选民内容也有所不同。如犹太教的选民仅限于犹太人，排除犹太民族之外的任何人。原始基督教，把选民扩大到一切民族。被召唤的人，一般指被召集来听讲经的人。

第十一章

实际问题

“人并非是永恒的。也许如此。然而，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消亡吧！但是，如果为我们保存的是‘虚无’，那么我们就应当看作是正义的。”

——辛涅科尔《欧伯曼》第90封信

好几次，在这些论文的迂回讨论中，面对我所探讨的问题，我不得不确定我自己的立场。虽然，我非常惧怕下任何的界定语。但是；我也知道总还会有一些不满意的读者，他们曾受过某些教条或其它类似的教导，他们会说：“这个人的论题总是没有结论，他的观点总是摇摆不定。他

刚刚肯定一件事情，而紧接着又得出相反的结论。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无法确定把他分在哪一类。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就是这种人，一个先肯定而后又否定的人，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人，就像约伯^①（圣经人物）说到他自己时那样：一个他以心性肯定一件事而却又以他的理智加以否定的人，而且对他而言，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冲突中度过。如果打个比方，就像山顶上的积雪溶解成为水流到山脚下时，总是曲曲折折的。

别人曾一再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难站得住脚的立场。我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支持我们行动与实践的稳固基础。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矛盾冲突当中。完整和透明度是生命与思想的基本条件。思想连贯并形成一整体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我们总是一成不变。就我而言，这正是左右我生命的内在矛盾，并且赋予我的生命以存在的实际理性。

或者确切地说，正是这一冲突本身，正是那同样富有激情的不确定性，促成了我行动上的一致性，并且使我能够活下去且有所作为。

我曾说过，我们思想，为的是我们能够活下去。然而，如果我们这样说可能更确切：“我们在故我们思”，即我们有思想，是因为我们活着。我们的思想形式正应和着我们的生命形式。我必须一再强调，我们在伦理上或哲学上的学说，通常是紧跟在我们行为与行动之后的一种滞后的辩解。我们所立论的各项学说，通常就是我们向别人也向我们自己解释或辩明我们

的行动之为正当的一种手段。请特别留意，这些学说不只是为了别人而设立的，它们也是为我们自己而设立的。一个人若是不曾确切知道他的行动何以是如此而不是其他，他必然会认为有必要替自己解释其行动的道理，并创建成为某种理论。那些我们认为是我们行为的动机，通常只不过是为我们行为的托词而已。同样道理，一个人认为爱护自己可以延长他的生命，而对于另外一个人而言，他可以把它视作无异于将其引向自杀。

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否认理念、观念能够影响人类的行动。有时候甚至还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作用就像是“暗示”对于那些被催眠的人所起的作用。而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主要就是因为每一项观念都有使自己化解成为行动的倾向，一项观念实际上就是一项已经开始的也许是已经夭折的行动。就是借助于这种理论的暗示，富尔利^②才建立了他那“观念—力量”的理论。然而，一般而言，这些力量是促使我们迎合其他更内在的力量，远非自觉的力量。

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我真正要建立的理论则在于：不确定性、怀疑、人类最终命运的神秘所引发的永久抗争、心性的绝望、教理所缺乏的稳固可靠的基础，所有这些都成为伦理学的根基。

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的行为，内在或外在的、感觉的或行动的，根基于他认定为无可争辩的教条或理论原则之上，他必然会面临成为一个狂热信仰者的危险。更有甚者，一旦觉得这项教条行将破灭或削弱，那么，植根于其上的道德观念必然也随



之衰减懈怠。如果他认为坚固的大地开始动摇，他自己也将因为地震而颤栗不安。因为我们并不都是理想的斯多葛派^③信徒，当整个天体粉碎成为一片废墟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面对废墟而无动于衷。幸运的是，潜藏于他的观念之下的素质可以拯救他。因为：假设有人告诉你，他不会欺瞒或侮辱他的朋友，这是因为他惧怕死后进入地狱。然而，你可以确信即使他不再相信有地狱之说，他也不会做出欺诈之事。因为他总还可以编造出其他的理由取而代之。这也是人类种族可引以为荣的事。

然而，确实有人认为自己依靠着一条摇摆晃荡的竹筏渡海，而且没有一套准确的航海图表，即使他的竹筏在他双脚下破损而濒于沉没，他也不会失望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思考他的作为，并不是因为他要评价他行动的真正原则，他如此做真正目的是为了检验他的真理，并且因而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的行为必然是我的最佳验证，是我的最高渴望的道德验证。而如果在终极的与无可补救的不确定性的领域之内，在我期望的真理之内，我无法说服自己，那是因为我的行为还不是十分的纯粹。就此而言，与其说德行植根于教条之上，毋宁说是教条植根于德行之上。由此可以推论，也不是信仰造就殉道者，而是殉道者造就了信仰。本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可以得到信心和宽慰的。但实质上，只有怀疑和劳累的生活。但在热情洋溢的可称之为善行之中，可以获得宽慰和信心。

行为，即实践，是可以用来检验学说的，也可以检验理论。“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耶稣说道：“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人。”^④法国哲学家巴斯卡也曾有一段有名言：“开始的时候是饮用圣水，但最终你会成为信仰者。”依照相同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虔信派教徒摩塞的意见：如果没有以履行训令和戒律来完成验证，没有一位无神论者或自然主义者有权利宣称基督教是没有根据的。

什么是强心真理和反理性的真理？人类灵魂不朽的真理、我们意识的永存，即没有任何终结存在的永存真理，也没有宇宙的人性终结的真理。那么，如何界定它的道德验证呢？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如下的表述：依据你自己的判断或别人的判断作为行动准则，获取对你来说是不能替代的永恒，即你不应该死亡。或许也可以这样表述：假如你明天就会面临死亡，而死亡是为了求生，为了永恒，以这样的假设作为你行动的准则。道德的目的就在于使宇宙也具有人性和个性的结局；然后去发现是否有属于它的结局，如果存在终局，那就以行动摧毁它。

一个世纪之前，也就是1804年，在“欧伯曼”这一系列的抒情独白中的第90封信，辛涅科尔写下了我冠于本章之首的那一段警句性的文字——在可尊敬的卢梭的所有精神上的后裔当中，辛涅科尔是最具有深奥思想与精神强度的人。而在法兰西所曾产生的属于心灵与感觉的人当中（不包括巴斯卡在内）辛涅科尔^⑤是最富悲剧性格的一位，“人是非永恒的，但

可以在抗争中消亡。但是，如果为我们保存的部分是‘虚无’，那么我们就应当把它看作是正义的。”我们现在把这段文字从否定形式变成为肯定形式：“如果为我们保有的部分是‘虚无’，那么我们就把它看作是非正义的。”这样，你们就为那些不能成为或根本不想成为教条主义的人找到了最稳固的行动基础。

那些属于反宗教的与魔鬼般的事物，那些使我们无行为能力的事物，或是使我们无法对自身所具有的恶意有理想的反抗能力的事物，便如同歌德^⑥通过梅非斯多菲莱斯之口所宣扬出的悲观论调：“凡是已出生的都行将毁灭。”这便是我们人类宣称为恶的悲观论。还不是那种在一切行将毁灭的恐惧面前痛不欲生但与恐惧抗争的悲观主义。梅非斯多菲莱斯肯定地说，凡是已出生的都行将毁灭。但是也有的事物并没有崩溃，并没有毁灭。我们却必须宣称一切已出生的事物值得骄傲，值得赋予永恒。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观念。道德的态度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

是的，一切的事物都值得永恒。绝对是一切。即使是邪恶本身，因为那些我们称之为邪恶的事物都将在永恒的过程里失掉其邪恶性，同时也失去其时间性。因为邪恶的本质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在其存在的时间里，不能改邪归正，以至于到最后成为常存的事物。

在此，讨论我们所熟知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间的差异，这或许不会是多余的吧。因为这个问题受到了最多混淆不

清的解释而变得模糊难解。并且，其混淆的程度并不亚于如何鉴别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的确，想要为悲观主义的真实内容有一番明晰的了解，进而对它形成明确的观念，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我刚翻阅《国家报》（1912年7月6日）时，我读到了一篇标题为《戏剧性的地狱》的文章，它涉及到史特林堡^⑦英文翻译的作品，文章的开端便是一段极为明智正确的观察：“如果今天的世界确有一种真诚而又完整的悲观主义，那么，它必然是沉默静寂的。能够找到知音的绝望是一种社会方式，是来自于悲惨境遇的呼喊声，就像两兄弟走到一个阴森莫测的山谷里时，相互呼叫的声音，在那个山谷中一定居住着志同道合的人。在身心的极度悲痛中，悲惨的呼声成为生命中某种善行事物的见证，因为这种呼声之所以迸发而出，就是由于它预料到了其中有怜悯同情的渴望……而真正的阴郁悲哀、诚挚的绝望，必然是无声的看不见的。它没有办法诉诸文字，并且也不曾感觉到某种推动力需要树立比铜像还要持久的纪念碑来承载令人难以忍受的宇宙。”无疑的，在这一篇批评论文当中，确实存有着某种诡辩的气息，因为如果一个人真正是处在痛苦的深渊，他必然会悲叹、哭泣、甚至于大声嚎叫，即使他只是单独一个人也会这样，他不会在乎有没有人能够听见他的呼声。他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减轻缓解他的痛苦，或许这是社会习惯所造成的结果。然而，当一只单独生活在荒野中的狮子，会不会因为一颗牙齿疼痛而咆哮悲鸣？完全给予否定，不

一定是准确的答案。再者，撇开这些不谈，也不能否认这些见解真正内涵。提出抗议与自我保护的悲观主义，确切说来不能称之为悲观主义。并且事实上，承认天地万物都不应当灭绝消逝，即使一切所有或许都注定要灭绝消逝，这不是悲观主义。宣称所有一切事物都必得灭绝消逝，即使天地万物根本没有灭绝消逝，这才是悲观主义。

更有甚者，悲观主义拥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有一种是幸福论的或称经济论的悲观主义，它的内容在于否认幸福的存在；也有一种伦理学上的悲观主义，它否定善行道德的胜利；更有一种宗教上的悲观主义，它对宇宙具有人性的终极意义，持绝望态度，对于个体灵魂得救升天而后永恒，同样绝望。

所有的人都值得解救升天。首先，尤其是对狂热于理性甚至于到反理性的程度的人，更应该让他们不朽，他们希望渴望不朽。英国作家威尔斯，此人一生致力于预言研究，他在《预期》一书中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善于主动做各种类型的宗教忏悔，他们在实际上都倾向于把不朽的问题给予过多重视，应该将其置之脑后。”威尔斯^⑧所说的那些善于积极做宗教忏悔的人，他们的忏悔常常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如果他们把生命皈依宗教的话，他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谎言。然而追根究底，威尔斯的断言并不完全像他肯定的那样真实可靠。那些人生活在饱含基督原则的社会当中，他们深受基督教教义和基督社会意识的影响，不朽的信念已深深植根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犹如隐藏在地下的河流一样，虽不闻其声不见其面，但是，它的河水

灌溉着他们行为与动机的根源。

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道德的基础的坚固程度并不比天主教伦理的基础坚固多少。人的终极目标在于永恒的幸福，但这要取决于上帝的显灵和意愿，多少个世纪以来，历来如此。所以失败是因为采取的引导手段出现问题。因为要获取永恒的幸福，就必须仰赖是否相信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或者是否相信“耶稣的神性”、“神性与人性合体”的理论，甚至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只要略微有所偏差，结果就不堪设想。一位具有人性的上帝，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上帝，一个不以头脑信仰上帝，而是用心性信仰他的人，永远不会被上帝拒绝的。不敬神的人说没有上帝，那是因为他不想相信上帝。如果能把某种信仰与永恒的幸福的取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把对幸福的信仰联系了在一起，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有一位老学究们的鼻祖提出另外一种论点：我们之所以来到人世，其目的并非在于寻求幸福快乐，而是为了尽我们的义务。我们对此无可厚非。如果说我们来到人世是“为了”一点什么，那么如何得到这个“为了”，只能依靠我们意志的本质要求，其最终目的应该是追求幸福快乐，而不是专门来尽义务的。如果试图赋予这个“为了”某些其他的价值，比如说撒都该教徒中的学究们就尝试使这个“为了”具有客观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现实对于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幸福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此客观现实，即使全人类都消失的时候，客观现实依然存在。故此，客观现实对于我们的道德与

幸福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而我们是否履行我们的义务，就像我们是否幸福的事实一样，根本不会影响到木星、天王星或天狼星的运转轨道。

对于这一批老学究而言，上述的考虑显然是平庸的、非常滑稽可笑的，并且表现出一种业余者的肤浅（知识分子的世界可以分成两个阶层，一个是业余爱好的世界，一个是迂腐学究的世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现代的人一是屈从真理，二是对整体文化默然处之。我们只要看看温德尔班讨论赫德林^⑨的命运时所说的话，我们便不难明白其中道理。是啊，许多的文化人都已经听天由命了，但是剩下我们这些可怜的“野人——门外汉”，还显出桀骜不驯的姿态。对于终有一天我们都将消失的论调，我们不会甘心。而那些伟大学究的评论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安慰。

明智，登峰造极的明智，可以透过伽利略（意大利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话来加以表示：“似乎有人说过，最刺人心骨的苦痛莫过于生命的消逝，而我认为还有其他更为悲痛的事情存在；因为一个人舍弃了生命，同时舍弃了能够悲伤的力量，还不只如此，还有其他的损失也应一并计算在内。”我不知道伽利略是否意识到这段文字里所包含的幽默，然而，它的确是充满着悲剧气息的幽默。

话说回来，如果某种信仰能与永恒幸福的获取紧密的联系在一切，那么它必然是相信获得幸福的可能性。然而，严格说来，还不止是这样。理性的人会理智地说：“此生之外，再也

没有来生可言”，而那些不敬神的人的内心也会这样说。但是既然是一个不敬神人，就是落入绝望深渊的人。那么，难道一位有人性的上帝会因其绝望而谴责他吗？单是他的绝望本身就是巨大的不幸。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担心卡尔德隆^⑩在《人生如梦》一剧中的说法：

我是在做梦，我希望
正常的行动，
我没有迷失方向
但做好事即使在梦乡

是不是真的没有迷失方向？卡尔德隆知道吗？他接着又说：

让我们奔向永恒
那是生活的光荣
幸福不会安眠，
伟大崇高也不会静止不动

真的是这样吗？卡尔德隆知道吗？

卡尔德隆是有信仰的人，满怀活力的天主教信徒。然而，对于那些缺乏信仰的人而言，对于那些不相信卡尔德隆所相信的人而言，留给他们的永远都是欧伯曼式的学说。

如果对于我们来说“空无”还在保留着，那么，让我们使它成为非正义的事。让我们以行动来抗争命运，即使没有任何

唐吉珂德是与命运抗争的代表



取得胜利的希望；让我们用唐吉珂德的方式来与它抗争！

我们之所以必须与命运抗争，不只是因为我们所渴望的是属于非理性的事物，同时也是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使自己以不可替代的角色行事，而且打上自己的标志，标明号码。由此才能在我们的同类身上行事，使他们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同时献身与他们，尽最大可能使我们自己得以永恒。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物；使确凿的事实成为实际的真理；如果已经既成理论上的事实，那就不包含有矛盾。事实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即使我们死后，也没有人能够填补我们所遗留下来的空缺。

既然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么，绝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我”存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而不是我们的生命，都相当于整个“宇宙”。我说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生命，因为人们附加于生命之上的荒唐可笑而又夸大了的价值，乃是他们实际上不相信精神的结果。对于精神而言，生命的价值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奴仆的身份为其效劳而已。那些不相信精神的人，就是那些不相信个体不朽的人，他们激烈指责战争与死刑，正是要体现他们确实不相信精神的一种价值。因为生命效劳主人，作为主人的精神才能发挥作用。而一旦主子与他的奴仆相偕死亡，则二者均无任何伟大的价值可言。

不管抗争行动的形式如何，我们的灭绝已经成为一件不公

正的事。并且，我们的兄弟、儿孙和兄弟的儿孙都得以承认我们是不应该死亡的，这是所有的人能力所及的。

基督教舍身救世的教义实质，就在于如下的事实：唯一的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经历受难和死亡之苦，就是“人之子”，或是“神之子”，他不应该遭受因无辜而死亡的苦难。这一神圣的、善行的牺牲，使他死后得以复活（特指耶稣基督），也把我们死亡引向复活、并且能够借助他的牺牲品德也使我们得以从死亡里得到解脱、同时也向我们指明生命之路。基督，他以一种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奉献给他的人类兄弟，这使得我们能够把他作为行动的楷模。

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应该尽其所能地奉献自己。应该付出更多甚至于超出他自己所能，人应该随时超越自己，使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并将自己奉献给他人，人们将因此对他给予回报。因此，人人尽其责，人人尽其职。“责”，指“责任”，指“义务”或“债务”而言。责任，但就



路德与宗教改革家们

其实质意义而言，它经常的意义是“实践”。除了应该认真对待我们作为人的使命之外，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对你来说是舒服愉快的、但是需要的职业。这是命运和“天意”的安排，而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

路德对基督教文明最大的贡献也许是他确立了平民自己信仰的宗教价

值，打破了中世纪宗教蒙召的修道院概念，打破了深陷在想象和狂热的糊涂概念，产生可怕的生命悲剧的概念。对此路德有亲身痛苦感受，他特别理解和体会平民信仰的宗教价值。

关于基督徒的蒙召问题，《圣经新约·使徒行记》第5章讲道，应该把《启示录》传达到平民生活中去，因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想到还是没有想到，今天的基督徒都是国家的公民。使徒喊道：“我是罗马公民！”作为无神论的我们，也可以喊：“我是基督徒！”应该使基督教文明化，成为非教规化的平民基督教。这就是路德所完成的工作，尽管他后来自成一派即“路德宗”。

教会有一句格言：“对于一个人而言，适合你的位置，就是合适的位置。”相应的一句谚语是：“鞋匠就去做鞋！”谁知道一个位置最好适合谁？也不知道有才干的人适合什么位置？也许他比别人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位置，也许别人比他还知道他能适应什么位置。谁会衡量能力和才干？无疑，宗教就能做得到。它不管我们的禀赋和才能如何，你即使碰到一个好位置，在最后的时刻，你的位置会被别人顶替。个人才能的被侵犯，从社会的深层意义讲就应该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财产和劳动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才能的分配问题，也应该属于产品的分配的范畴。如今，每个人的职业决定问题不是根据个人才能、特长决定的，而是根据社会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按传统惯例决定。在一些国家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职业的



分配，是根据宗教门第和继承权，有的国家教团和职业行会的权力是很大的。然后，就像是一部机器，永远被人需要，但永远没有自由。最具悲剧性的职业就是拉皮条的职业，得到的是钱，出卖的是灵魂。工人的劳动不能说是无效劳动，但他的劳动有时候于社会来说是邪恶的东西，他制造出来的毒药反过来要杀害他自己，生产出的武器可能用来杀害他的儿女，这不是工资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是发生在我的老家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海湾的事。海水敲击着海岸，旁边有一个造船厂，我看见一个工人在岸边徘徊，情绪沮丧，或因体力不支，或因工资问题，详情不得而知。后来，忽然听见一个女人高声呼喊：“救命啊！”原来是她的孩子掉进了海湾。那个工人就像变了个人，他用全身的力气，敏捷镇静地脱掉衣服，跳入海水，救出了孩子。

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使它显得不那么残酷的见证是：农村的苦劳力，他们生活虽然比不上工业工人或矿工，但他们对于自己劳动的社会价值有了清醒的认识，虽然谁都知道在地里种麦子不如在地里挖钻石。

也许最大的进步在于人们对劳动内容已经不大在乎，调换工作是为了求得幸福，倒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有时倒是为了显示身份。因为，有些劳动位置多少会抬高一点身价。经常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有了工作的人，他不愿放弃只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与宗教有一定关联；有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也是故意

去寻求一份有宗教身份的工作。

大家知道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有了一个所属的工作单位，但这个单位管理得不好，他为了逃避责任，就随便找个借口溜掉。没有人去追究官员们的职业道德和官僚主义。或者以军人为例：一个军人，聪敏好学，他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战时组织有缺陷，他也告发过他上级军官，应该说他是尽职尽责的。可是，他借口战时组织有缺陷，而不去执行军令，也该枪毙。至于上级的责任另当别论。

再说做鞋的鞋匠。一个鞋匠兢兢业业地做鞋就是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因为没有顾客他就不能生活。另外一个鞋匠的精神境界比较高，他一方面热爱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出于自尊心和荣誉感，做出许多超出做一个好鞋匠的努力。虽然他的顾客不少，收入不匪，但他最重视是名声和信誉。但是，对鞋业来说，还有更完美的职业要求，就是对他所在教区的教民来说他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等他死之后仍然怀念他。求他做鞋不仅是出于对他的爱，还有出于对上帝的爱。连鞋匠职业都带有宗教的色彩。

我用鞋匠来举例说明，是不免俗气了一点。主要是出于感情，不是出于伦理道德，而是出于宗教的感情。因为鞋匠的地位太低下了。

现在，工人们已经联合起来组成合作协会和斗争协会，为改善阶级地位采取正当和庄重的斗争手段。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协会在职业道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协会也强迫



老板给他的工人安排活计。工人干活只不过是完成工作量而已。因为工资问题，工人们也会做出损害老板利益的事。老板们对此也很在意。一般来说，老板的罪过多于工人。老板对工人不关心，压低工资，不注意工人的技术培养，对产品的内在质量更不关心。好的商品质量应以内在标准来衡量，应对消费者负责，这是第一位的事情，良心上更应该过得去。如今，无论老板还是工人对产品质量问题都漠不关心。从宗教的角度要求，他们都没有尽到社会职责。但是无论是老板还是工人都 不愿意被别人所替代。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协会和股份公司，个人的签名跟空口说白话一样一钱不值，还想以此替代不朽的渴望。具体的个体是宗教的基础，职业的宗教色彩已不复存在。

以上说的是老板和工人。那些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和工职人员同样存在职业道德和维护宗教的问题。几乎很少有国家公务员还能感觉到他的公共事业需要宗教。这在我们中间造成极大混乱和疑惑，为国家尽义务的感情问题，对注销教会的伤感情绪问题，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这不啻把我们的国家变成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在国家的部长中这样的事不是少见的：保护赌场和走私。好像赌博和走私不必遵从国家明令禁止的法令，也不违反上帝的四条戒律。

很多人把劳动当成一种惩罚，也附和那句谚语：“就着你前额的汗水吃面包。”也有不少人 不重视百姓的劳动，他们只是从政治经济学（最多是从美学）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其中主要包括耶稣传教士，他们有两项工作：内部工作

和经常性的工作。经常性的工作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生命，用各种手段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赢得“面包”。比如，为我们的救赎^①就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是为我们赢得永存的荣耀。所说的内部工作就是世俗的工作，无非是尽量使我们免受外人的欺骗和伤害，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但是，内部工作不能占用他们过多的时间，不能影响他们伟大的经常性工作。也有的人，希望把我们的非宗教职业提高到另外一种品位上去，即超出伦理的范畴，超出经济利益的范畴，以美学的概念和意识看待非宗教的职业，进而把非宗教的职业变为美，变为一种艺术并希望从中获得某种显赫地位和名声荣誉。虽说无可厚非，但是，应该提高非宗教职业的宗教意识，我们渴望永生的意识。很多人都在做一份民事工作，在上帝看来，就是热爱上帝，就是热爱我们的永生。实际上，也应该把普通的民事职业作为一项宗教事业。

“就着汗水吃面包”的谚语不是说上帝要惩罚人类去劳动，而是说明劳动的艰苦。劳动本身并不能惩罚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出生之后，劳动是唯一的、实际的慰藉。对于基督徒来说，即使到了天堂，如果不劳动，在他掉下之前，他会发现还是处于无知状态。《圣经》说，“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为了让他守住它，并修理它。”^②实际上，如果在天堂上不劳动，该如何消磨时间？修理伊甸园同样是劳动，难道上帝赐福显圣不是一项劳动吗？

即使劳动对于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也应该努力去做。惩

罚本身，也是慰藉，也是救赎。我们抱着的十字架，也是劳动的成果。基督也没有对我们说：“拿起我的十字架，跟着我走”，而是说：“拿起你的十字架，跟着我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救世主的十字架也要自己背着。基督背着他的十字架也是他的工作。做鞋的就好好做鞋，努力成为一个完美的鞋匠，也可以赢得荣耀，应该像我们完美无缺的天父一样。

面对一些即使是非正义的意识，为了热爱上帝，热爱我们的永存和永生，我们也应该以宗教的精神完成我们自己的职责，而且应该热情地去完成。即使过程是悲剧性的过程，也应该去完成。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印记去把别人刻上记号，目的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子孙身上永存，还要掌握他们，使我们的数字永远保存。最有成效的道德是相互强加的道德。

首先，从积极的意义上去改变古老的律令给我们留下的具有消极意义的戒律。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别说谎话！”应该理解为：“要经常说真话，不管在何种场合！不管合适不合适！”因为说话的时机分寸的把握，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不要杀人！”应该理解为：“手下留情，让他去成长！”如果说：“不要偷窃！”那是说：“应该增加公共财富！”说：“不要通奸！”那就是说：“上对天，下对地，你要叫孩子们健康、强壮和善良！”依此类推。

没有失去生命的人，将不会获得生命。你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别人，这是应该做的。然而，为了把你自己奉献给别人，你必须首先控制他们。因为没有被控制的人，何谈控制。每一

个人都依靠被他吞吃者的肉体维持生命。为了能支配别人，你必须先了解他并爱他。我要把我的思想强加给别人，我必须接纳他的思想。爱他人就是企望他能够像我、企望他能够成为另一个“我”，换言之，我企望能够变成他；这种企望就是要摒弃他与我之间的界限、消除丑恶。我想把自己强加到他人身上，使他人成为“我”，把“我”放在他身上，依靠他生活，这一切都是要赋予集体以宗教意识，赋予人类休戚相关的意识以宗教意识。

休戚相关的情感源自于我自己；既然我就是社会，我则需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翁；既然我是社会的产物，我必须使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并且从“我”走向上帝。“我”便是投射到上帝身上的“我”；与此同时，从上帝再走向所有的人。

从前，我对宗教法庭法官十分反感，我更喜欢给我送货的商人。后来我静心思考反省改变了看法，我看出法庭法官是出于好心，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我，他是有目的而来，他是给我制造了麻烦，但他的慈悲的愿望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而商人则另当别论，他只是把我当成顾客，当成达到赚钱目的的手段，他对我的态度是宽厚和容忍，然而他对我的命运绝对漠不关心。诚然，他内心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我认为或许在法官身上隐含着更多的人性。

战争中常常会有更多的人性，和平时期则不然。不抗拒邪恶就意味着抗拒善良。先不说防守，进攻本身是神圣的，也许

可以说是人性的。战争是博爱的学校，是爱的纽带。战争（或由于冲突或相互侵犯）使各族人民建立了联系，使他们互相了解和敬爱。人类之间最纯真最丰富的拥抱是在战场上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拥抱。战争中产生的净化了的恨，从更深刻的意义讲，比起凶杀中所谓的恨，它是神圣的。亚当的儿子该隐以将军的身份得以自救。如果他不杀他的兄弟亚伯，也许他就会死在弟弟的手里。上帝常常在战争中显灵，他首先成为军营中的上帝，十字架的最大用途是作为剑柄保护着持剑者的手。

该隐的敌人说，他是杀害兄弟的国家元勋。应该接受他，他是战争之子，应该把国家的荣耀归还给他。有一天，一个人挟持了另外一个人，强迫他一个人干两个人活计。然后这个人就出去满世界游逛玩耍，回来后，又强迫被他制伏的那个人做体面的活计。这就是文明的开始。是战争带来了奴隶制度，是奴隶制度让柏拉图思索《理想国》的问题。战争和智慧之神雅典娜名副其实。这些已被重复不止一次的浅显真理，却千百次地被误解，然后又千百次地被重新提出。

源于对上帝的爱而产生的法规和所有道德观念的基础是：彻底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每个人都应该用你自己的精神去拯救这一原则，并使之永存。这也许就是牺牲生命。

我再次重复，屈服就意味着强迫。宗教的真正伦理在其实质上就是攻击和侵犯。

作为个体的个体，是不幸的个体，它生活在本能保存的牢笼里，生活在感觉之中，他所想的只限于保存自己，他的全部

精力都放在使别人不得介入他的领域、不得骚扰他、不得破坏他的安逸。同时，为了树立典范和做人准则，他也避免干预别人、打断他人的安逸、骚扰他人、或者占有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会把它翻译成：“我不干预其他的人，也不让别人干预我。”沉浸在这种精神上的贪婪与无政府状态个人主义的冷漠的伦理学之中，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人势必会逐渐畏缩、憔悴、直至死亡。如此这般，每一个人都不是他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对其个人只有坏处。

然而，一旦个体在社会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即能在上帝身上意识到自己，永存的本能即点燃他对上帝的爱，以统治者的慈悲在别人身上企望自己的精神长久，并使其永恒，祈望解救上帝。他特别渴望把自己的精神烙在他人精神之上，并接纳他人的精神烙印。如此，他也就便摆脱了他精神上的怠惰与贪婪的桎梏。

怠惰，是一切恶习之母。千真万确，怠惰也的确产生两种恶习：贪婪与嫉妒。而这两者又派生出其他种种恶习。怠惰是物质将其惰性负荷压在我们身上。表面上，怠惰对我们说它为了使我们保存自己，他在为我们积蓄力量。而事实上他是在削弱我们，直至使我们消亡。

就人而言，物质和精神都是绰绰有余的。或者说得更文雅一点，他既感觉到对于精神即永恒的渴望，同时感到对物质的渴望，这构成对自身终将消亡的屈服。当他认为精神富余时，他还渴望能拥有更多的精神，然后将其倾倒而出，使其外溢。

外溢之后，再以别人的精神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增强。相反的，他对自己也是吝啬的，他就想收缩自己以使自己保存得更好。其实，他终将失掉一切，在他身上就会发生那个收藏一枚钱币的人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只有一枚钱币，为了怕丢失，就把钱币掩埋起来，结果他还是身无分文。因为，对于有钱者而言，以后仍然会有取财之道。但是对于钱少的人来说，即使少，还会有人把它夺走。

有人这样教导我们说：“你们应该像你们的‘天国之父’那样完美。”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训诫，它之所以令人难以忍受，是因为“天父”的无限完美，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达到的，因为他是我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不希图去做不可能之事的人，几乎不可能做好任何可能实现之事。我们应该努力完成不可能完成之事，去完成绝对和无限的完美。我们可以对“天父”说：“天父啊！我能力有所不及，但愿你能帮助我的无能吧！”“天父”会帮助我们去做的。

成为十全十美就是成为“万有”，也就是成为我自己及其他所有的人，也就是成为人类，成为宇宙。除了把自己奉献给“万有”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方式成为“万有”。而一旦“万有”终于汇集成“万有”之时，“万有”也就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彼岸世界”还只是神秘的幻想而已，它是一种行动准则，它是一盏指路明灯，引导我们走向更高的功绩。

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举出下面的一种说法：道德具有侵略性、控制性，挑衅性。因为，真正的仁慈就是一种侵略，

说它是侵略指的是，我把自己的精神强塞到他人的精神之中，把我的痛苦作为食粮和安慰强加给他人的痛苦之上，以我的不安唤醒他人的不安，以我对上帝的渴望激发他人对上帝的渴望。仁慈不是让我们的弟兄进入呆滞昏迷的睡眠状态，真正的慈善行为在于把我们的弟兄从精神的苦痛和磨难中唤醒。

在向我们传授的 14 部基督教义著作里，在有关仁慈的信条中，应该额外补充一条：唤醒沉睡者。当然应该补充这一条，当一个人睡在深渊的边缘，你这时把他唤醒，这比在他死后埋葬时你给予他很多仁慈的关怀要好得多。我们应该让死者去埋葬死者。有句话说得好：“爱你最深的人，他将会让你哭，仁慈常常招惹你哭。”葡萄牙的一位激情的使徒托梅·德赫苏斯说过：“不让人伤心的爱，不能冠之以如此神圣的名字。”还有一句言简意赅的祷告词：“啊！燃烧不尽的火！永恒的爱，如果你没有拥抱的地方，干脆走开，为被你点燃的心哭泣吧！”一个爱别人的人，他的心才是火热的。如同鲜嫩木柴一样的心，当它燃烧的时候，也会呻吟，也会掉泪。当呆滞和怠惰被克服之后，便产生了诸多优秀品德，其中之一就是宽厚。我们的苦难大多缘自于精神的贪婪。

解脱苦难的良药，如同我说过的，就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苦难并非要在无意识中沉没，而是要在意识中得到升华，并要忍受更高层次的苦难。苦难之不幸，还需更多的苦痛来医治。在灵魂的创伤上不应敷用鸦片，而应在伤口上敷洒盐粒和醋酸。因为一旦你进入睡眠状态之中，而且对痛苦没有感觉

时，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然而，应该是你自己。面对忧愁的制造者狮身人面双翼怪兽斯芬克斯时，你不应该闭起双眼，而应该直目对视，让它把你衔入口中用毒牙咀嚼，随之将你吞食。你被吞吃之时，你才知道什么叫甜蜜，还有什么比苦难更有滋味。

由于道德上的相互制约，苦难实际上将慢慢离你而去。人类应该是相互制约，在精神上相互给予，心心相印。

不管你会怎么想，总有人称基督教的道德观称为奴隶道德观。谁这么说？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道德本身就是奴隶的道德。因为，只有奴隶才唱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之歌。无政府主义，不！说无政府主义还不够确切，应该称之为泛无政府主义。我们对“不要上帝，不要主人”的提法嗤之以鼻，而是主张大家都是上帝，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应该努力神化自己，都永恒不朽。看来，有必要去控制其他的人。

控制的方法真是不计其数！无论如何，哪怕是被动的也好，总之，应该执行这一生命的法则。适应环境、效仿、位置互换、同情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一切除了是种族团结的一种表现，也是自我拓展成为另外一个人的一种形式。被征服的人，至少是表面上被征服，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服者。模仿他人，就是在他人身上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掌控、控制和统治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先不要想到像老虎如何霸道。狐狸靠狡猾，兔子靠其逃跑的速度，毒蛇靠其毒液，蚊子因其小，乌贼靠它喷出的黑色液体作为掩护而后

逃之夭夭，天性使然。谁都不愿意做道德败坏的事，是万物之父恩赐老虎予残忍的性格和凶猛的爪牙，赐狐狸予狡猾，赐兔子予四只快腿，赐毒蛇予毒液，赐蚊子予小巧，赐乌贼予染色。在使用武器的问题上，不存在高贵与不高贵。每个物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武器，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们，尤其是一个人使用武器的目的。即使在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时，也存在使用前的耐心、忍耐和动机的问题，以及面对的对象问题。克伦威尔的追随者、撒旦的赞颂者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③在他的《失乐园》里写道：“上帝既不需要人的行动也不需要人的天资；谁能够温顺地背负着他的桎梏谁就对他有用；按照上帝的指点，你们还要千百次地去冲杀，不停地在大地和海洋上驰骋。但是，那些原地不动和等待他的人，对他同样是有用的人。”

那些只是为了等待他的人也同样是对他有用的人。但也只是那些满怀激情、渴慕等候他的人，内心充满着对于永恒不朽的热望的人，才是对上帝有用的人。

应该相互强迫，哪怕需要忍受。“我的杯子是小杯子，但我只喝我杯子里的水”，一位又是个人主义、又吝啬的诗人这样说过。不应该照他说的去做，应该是大家在我的杯子里喝水，我希望大家都饮用那个吝啬人的水，我也会给他喝。我的杯子增大了，喝的人也就多了。如果大家都用嘴唇去喝水，我的杯子里就多少会留下他们的精神。大家喝我杯子里的水的时候，我也喝着大家的水。我自己越是我自己，我自己就会更多地是我自己，我就更多地是他人。以我自己的充溢，倒给我的

弟兄。我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我自己。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要像我们的圣父一样完美”。我们的圣父是完美，因为他是圣父。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子民，我们都生活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存在和活动。完美的目的是合而为一，“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⑭最终，万物都依附于“人子”耶稣，与此同时人子也受制于依附他的人，为的是让上帝成为万物之上。这是为了是宇宙成为智慧的宇宙，使自然界成为社会，人类的社会。这时，所有子民都会众口一词地称呼上帝为圣父。

我知道，那些认为伦理学是科学的人会说，所有我所阐述的东西无非都是修辞学的陈词滥调，废话连篇。但是各人有各人使用的语言，各人有各人的激情。这就是说，对有激情的或没有激情的人来说，有科学对他们说来是一文不值。

对于修辞学所表达出的激情，伦理科学方面的人将其称之为唯我主义。然而这个唯我主义正是医治个人主义和精神吝啬的灵丹妙药，也是医治明哲保身、有自我储存恶习的人的灵丹妙药。

“不要再是你自己，而是给出你的所有”，琼恩神父在他的《对话录》中如是说。“不要再是你自己”的含义何在？是不是似是而非？神话里时常这么说，或者是与开始理解的意思刚好相反？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奇谈怪论，还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谬论，要么就是恭顺和清净教的一套道德？要真是修道院的道德，不折不扣的修道院道德，这不是滑稽可笑吗？我这里也把

逃避世界的离群索居的人和隐士的道德观称之为修道院道德观，因为他们都是自己顾自己，独自生活，独自面对一个上帝的孤家寡人。但我这里说的也不是多明尼加教的裁判员的伦理观，他们跑遍法国普罗旺斯去点燃阿尔比教徒的心。

“所有的事都交给上帝去做吧！”有人会说。可要是大家都袖手旁观，上帝就睡觉去啦！

卡尔特教团（离群索居的人）以及科学的伦理观都源于伦理学。噢，伦理学也算科学！对，是理性的伦理学和理性主义的伦理学！除了卖弄还是卖弄！其实就是利己主义，心灵的冷酷。

还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拯救自己，结束自己的苦难，应该脱离上帝。既然罪责是集体性质，那么结束苦难也应该是集体行为。“宗教事物是整体的决定，其他与此无关的事物都是对感官的欺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是无辜的，是个善良的人，是圣人。”克尔凯郭尔这么说过。

另一方面，人们明白不明白，要想得到另一个生命，永恒的生命，就要断然放弃现在的生命——短暂的生命？如果真有来生，应该是今生的延续。只有延续的生命——稍许净化的生命，才是我们的渴望之所求。无论如何，惟有现在的今生，才有永恒的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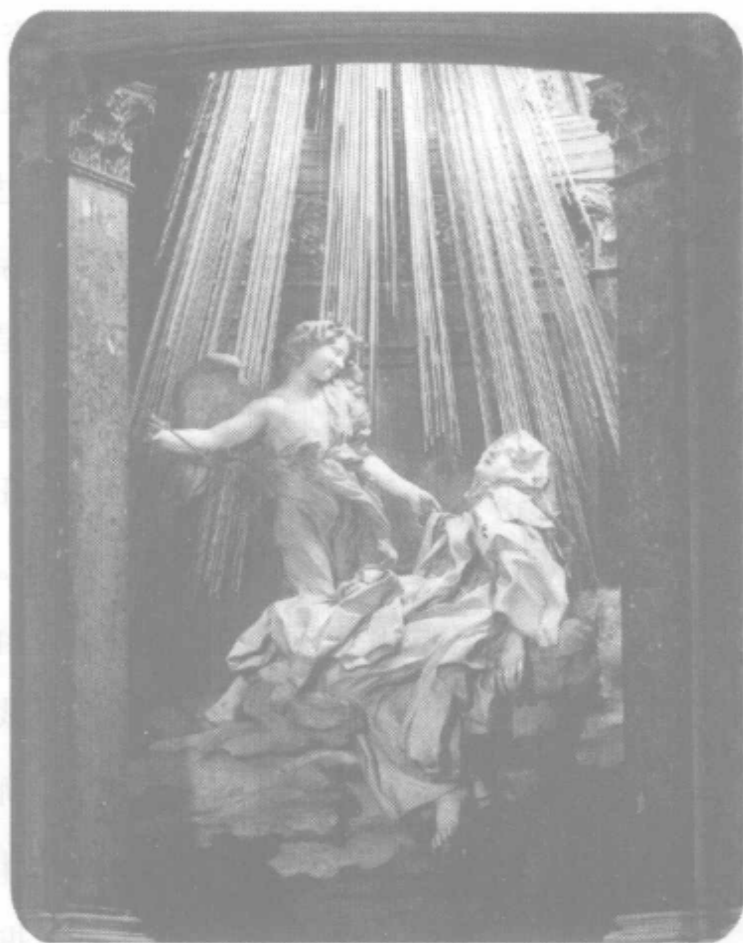
“今生与来世，如同一个人的两个妻子，丈夫讨好其中一个，必然引起另一个妻子的妒忌。”温德尔班曾引用阿拉伯思想家的这句话。然而，如此想法却没有能够启发人类学会在这一内涵丰富的斗争和实际的矛盾中解决精神和世界之间存在的

悲剧冲突。“请你的天国到我们中来”，基督乞求天父时，这样教导我们说，而没有说“让我们到你的天国去”。根据早期的天主教信仰，永恒的生命作为今生的延续必须在这块大地上实现。人类，而不是天使让我们通过今生来寻求幸福，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尚未成为天使，但他已经人性化，并禀承真实实在的肉体，为我们赎身，还不只是表象而已。根据同一信仰，达到顶峰的天使，他们崇拜圣母，圣母是大地人类的最高象征。但天使的理想还不是基督教理想，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理想。再者，天使有某些中性成分，没有性别，没有国籍。

我们认为不可能感觉到另外一种生命，即所说的永恒的生命，如同天使观照（contemplación）的、沉思默祷的生命，它应该是有活力有行动的生命。歌德说，“人必须相信不朽，他享有这一权利是符合其本性的。”他补充说，“相信我们的永存，我是萌发于行动的概念。如果我不停的工作，知道生命结束，那么大自然必有责任为我安排另外一种存在形式。因为我现在的精神已经不能承载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大自然”换成上帝，我们的思想仍然不会放弃基督教义的思想。因为教会的第一代神父并不相信灵魂的不朽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理性思维），他们相信那是天恩的神圣赐予。实质上，天恩常常就是正义，因为正义即是神圣的，无偿的，不是自然的。歌德又补充：“要是不给我提供新的任务和必须要克服的新的困难，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做起。”确实，百无聊赖那不是幸福。

隐居的道德观是不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呢？也许不能说这

类特殊的人物保养自己是为了给其他人做出生活的榜样？从事赛马的人对于其他有益的事物总认为是无益的，但他们总是在维护马匹血统的纯洁和品种的优秀。他们有没有伦理观概念的奢华，而且也可以讲出不少的道理呢？实际上，隐居的道德观念是属于美学而不是道德范畴的事物，更不是宗教性质的事物。也许就是属于美学范畴而不是宗教的范畴的事物，才和伦理学没什么关系。其



圣特蕾莎的神圣之悦(雕塑) 罗伦佐·贝尔尼尼 作

实，就是中世纪那种修道院式的默祷修身。后来那些孤僻隐士对我们说，他们是在单独和上帝对话，行生命永存之事，他们已经进入到别人的灵魂里去。后来从修道院里确实走出一些名扬四海的人物，如圣特蕾莎·德赫苏斯。还可以列出其他一些名人，恕不一一。但这足以说明，对修道院的出现和存在应该予以正确理解和评价。

实际上，在宗教裁判所执掌生杀大权的动荡不安的年代，主要是因为争得自由（内在的自由），迫使许多具有优秀心灵的人选择出家这条路。为了求得更美好的自由，他们把自己禁

锢在修道院里。“如果圣约瑟修道院的一个可怜修女，能够成为整个世界及其自然，那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圣特蕾莎在她的《生命》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便是基督教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的圣保罗对自由的渴望，对动摇外在律令束缚的渴望。当时的律令是相当严酷的。

然而，他们是否真的从修道院里得到自由了吗？如果说得到了，那是令人怀疑的。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动摇外在的律令。真正的自由在于对律令的认知。是自由，不是动摇律令的自由，而是应该做支配律令的主人。自由应该在世界当中去寻找，那里是律令的生命领域，也是罪孽的所在，罪孽是律令的派生物。要求得到真正的自由，应该从罪孽中解放出来，虽然罪孽具有集体性质。

非但不要摒弃，而是要掌握这个世界。有谁不知道那些宗教教团的集体统治的本能？虽然它的个体摒弃了这个世界。惟有首先掌握这个世界，才能谈到摒弃它。不能追求贫穷和恭顺，而应该追求财富，用财富增强人类的生存意识。以同样的目的去追求权力，让权力发挥作用。

僧侣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相互争斗，这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其实，他们信仰相同的伦理观，他们之间是亲密的裙带关系。由于无政府主义源自于一种无神论的君主主义，与其说属于伦理的或是社会经济的，不如说它是宗教学说。其中有一部分人主张“人之初，性本恶”，生来就背有原罪，而惟有天恩可以使他们成为好人，说的是如果给他施以天恩，没

有说他们自己是否有心为善。还有一些人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而人之所以引弊习染，是社会使其堕落。其实，两种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认为个人反对社会。如果是这样，那就要超然于社会之上。两种道德观均属修道院式的伦理观。

罪孽是集体性质的。但这也不是说，我要摆脱罪孽就把它放在其他人身上，而我应该把所有人的罪孽放在我身上，也不是为了消散我的罪孽，把它溶浸在整个的罪孽当中，而应该把所有的罪孽变为我的罪孽。更不是为了把我的罪孽变成别人的，而是自我承担，把大家的罪孽变成我的罪孽。“每个人都应该根除自己的罪孽，因为别人不愿意如此做，所以我自己更必须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社会如果有罪，也会加重每个人的罪孽。“总要有人去做，为什么非我不可？”这是别有用心的懦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总要有人去做，为什么我不能去做？这是人类的仆人面对危险时，常常发出这样的呐喊声。在这两句格言中间，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用它们衡量道德的价值。”安妮·碧桑夫人在她的自传中写到以上的话。通神论^⑮者也这样说。

如果说有罪孽的社会可加重每个人的罪孽，那么感觉有罪孽的人应该是罪孽最深重的。基督就是，可他是无辜的。由于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罪孽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罪孽最深重。人类的神性已经清晰地达到他身上，与此同时，人类的罪孽也到了他身上。伟大的圣人因其小过而遭世人笑话，因为世人认为他们犯了弥天大罪。对此类现象，不少人都会莞尔一

笑。但是，罪孽的深度不是以外部行为而是以对它的意识程度来衡量的。有时候，对一个人是悲痛欲绝的事，而对另外一个人几乎是无关痛痒。在圣人身上，道德的意识可达到如此高度和深度，即使因轻微的罪责也深感内疚，良心不安，似乎超过罪大恶极的人。罪孽依靠我们对它的意识程度而定。罪孽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判断以及判断的程度。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害的事，他却认为好心好意地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事。这时，我们就不能认为他是犯了道德罪。而另外一个人把他做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或许是件善事，却看作是坏事，对于这种行为也应该认为是有罪的。行为转瞬即逝，意向却常驻不去。恶行所以为恶是因为它腐蚀了人的意向，在于人明知其为恶而仍然顺其为恶，玷污了人类的良知。然而，作恶与人恶，完全是两码事。恶行使良知黯然失色，不只是污染道德的良知，而是整个意识，包括心理意识。凡是升华和扩展意识的行为均属善行，凡是压制和缩小意识的行为均属恶行。

这里，我们再次提出品德的问题，根据柏拉图的说法，品德问题首先由苏格拉底提出的。品德是否属于科学的范畴？这不啻提出同样一个问题说，品德是否属于理性的范畴。

把品德看成是科学的伦理学家们，读了这些离题的文字立即会脱口而出说：玩弄辞藻！玩弄辞藻！我认为，他们以为品德的培养需要通过科学，通过研究，甚至于数学也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品德如同宗教一

样，如同对永垂不朽的渴望一样，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件东西，都要求激情或者说需要热情。

有人会问，激情又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者说，我知道得很好。因为我感觉到了，感觉到它，就不需要我界定它。或者也可以这样表示：我担心我一旦界定了它，我就会感觉不到它或失去它。激情如同痛苦，它也需要制造客体。再打个比喻：有了火种再去找燃料比有了燃料再去找火种要容易得多。

诡辩和胡说八道之间的关系也与这类问题有相似之处。又有人对我说，有激情的科学，也有科学的激情。因为在道德的范畴内，理智和生命是一致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实际上我在说，即使我在模棱两可地表述，其实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我只是假装把他们当成辩论的对手。不过他们说得更清楚，更确定和更理性罢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他们的东西确实使我胆寒心惊的，让我感到情感上的差异。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题目。品德是不是科学？科学是不是品德？因为这是两个有区别的问题。品德可以是科学，是善于把握自己行为端正的科学，但不能说其他的学科都与品德有关。马基雅维罗[®]的品德是科学。但不能说他的品德就永远是高尚的品德。再者，众所周知，那些最聪明的人和那些最有教养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人。

不，不，不是的！生理学并没有教我们如何消化，逻辑学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思考，美学也没有教如何感觉美或如何表现

美，而伦理学也不教如何做好人，幸亏没有一门科学教我们如何作伪君子。因为卖弄的学问，即使卖弄的是逻辑学、或美学、或伦理学，实际上都是虚伪。

或许理性可以教授某些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式的品德，但是它没有造就出英雄或圣徒。因为圣徒不是为善而行善，而是为了上帝，为了永恒。

再讲另外一个问题，谈谈文化，谈大文化，咳！文化！应该是哲学家和有知识人的工程，不论是英雄还是圣徒都没有作过这件大事。因为圣徒很少关心人类文化的进步，他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的灵魂的解救和超度。在人类文化的历史上，我们的圣胡安·德拉克鲁兹^⑩，从文化的角度被称为火热的小僧侣，能与笛卡儿相提并论，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深思。

所有的圣徒，出于对其他人的虔诚慈悲以及对自己及其他人的永存渴望，其心急如焚的热情，足以把别人的心点燃。但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进步都做了什么呢？我只知道他们之中的个别人发明了毫不含糊的命令主义。有一位伦理学教授，他一开口说话就离不开命令式，有一天他的儿子跑来跟我抱怨说，其实他父亲的精神生活极度的冷漠和忧伤，内心空虚。我不得不回答他说：“你父亲是我的朋友，在他的精神里有一条小河，那里面流淌着他儿时的古老信仰的清澈水流，那是他死后的希望。当他认为用命令式或别的

类似的形式可以滋养他的心灵时，实际上对他来说就是用他儿时的那条河流之水滋养自己的心灵。他给予你的或许是他精神上开出的花朵，即他的关于道德伦理的合理学说，但不是根，不是隐藏的潜流，也不是它的非理性。”

在西班牙，为什么追求德国哲学家克劳斯[®]的万有在神论学说而没有追求黑格尔或康德学说？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后两者比前者更深刻更具理性。追根溯源，这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民族的或是某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就如同一朵花或一个果实，它是从植物的根部吸收营养的，而根是生长在土壤里。在土壤下面，就是哲学意识。康德的哲学思想是日耳曼人民思想进化的精粹，拥有路德宗教意识的根源。否则，康德思想学说是不能开花结果。尤其在实用价值方面，在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人民当中更难以实现。康德学说属于新教派。而西班牙人主要信仰天主教。如果说，克劳斯在这里扎下根，是因为克劳斯有虔诚派的根源，特别是天主教的根源，新教的理性主义遇到了天主教神秘主义的抵抗。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了不少具有克劳斯学派的天主教思想家。

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愿意不愿意，我们西班牙人是信仰天主教的。虽然我们之中的某个人自认为是理性主义或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最深层次的文化工作和宗教工作（比文化更重要的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项潜意识的、社会、人民的天主教。这就是我要在这本书企图要做的事情。

我所称之为人的或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至少指的是我们

的生命之悲剧意识，是西班牙人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西班牙人民的生命之悲剧意识，这个结论是在我意识里的反映，是在西班牙形成的西班牙意识。这种生命之悲剧意识实际上就是天主教的生命意识。天主教义是悲剧性的，而人民的悲剧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憎恨喜剧。罗马帝国的巡抚、省长、处死耶稣的

彼拉多面前的基督 杰罗姆·博施作



执行官彼拉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同时也可以把他算作唯美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当他想以喜剧的形式嘲弄介绍基督时，他说道：“人在这里！”人民群众愤怒呼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民不要喜剧，要悲剧。但丁这位伟大的基督徒把他的著作称之为《神性的喜剧》（即《神曲》，实际上是他写的一部最具悲剧色彩的悲剧。

我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展示一个西班牙人的心灵，进而展示西班牙民族的心灵。我所以尽可能少地引用西班牙作家的语录而更多地引用其他国家的哲学家或作家的语录，因为我想所有人类的灵魂都亲如兄弟。

另外一个形象是一个喜剧式的悲剧人物，从这个形象中可以看出人类喜剧中最具深奥的悲剧性格。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吉诃德先生，西班牙人民的基督，在他身上寄托、包含着西班牙民族的不朽的心灵。或许，这“愁容骑士”的激情和死亡，就是西班牙民族的激情和死亡，他的死亡与复活就是西班牙人民的死亡与复活。从此有了吉诃德哲学，吉诃德形而上学，还有吉诃德逻辑学，吉诃德伦理学，吉诃德的虔诚——西班牙基督教的虔诚。应该说，是哲学，是逻辑学，是伦理学，是宗教虔诚。我试图在本著作中计划、联想并展开以上所涉及的问题。展开来谈，并不是理性地谈。吉诃德先生的狂热举动并不具备科学的逻辑性。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论保存在唐吉诃德身上的现代欧洲的悲喜剧角色。

注释

① 约伯：(Job) 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间传说的一位犹太人先知，后来成为揭示邪恶与悲伤的预言家。《圣经旧约》有《约伯录》。《圣经·约伯记》第42章第16、17节说：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儿孙，直到四代，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② 富尔利：(Fouillée 1838—1921) 法国思想家。

③ 斯多葛派：(Estoico) 亦称“画廊派”。公元前4世纪芝诺(Zenon Eleates 约公元前490—前436) 创立于雅典。该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还提出有关命题逻辑的一些问题。伦理学上主张“禁欲论”。

④ 引自《圣经新约·约翰书》第七章第17节。

⑤ 辛涅科尔：(Elienne de Senancour 1770—1846) 法国作家。《奥伯曼》为其自传体小说。

⑥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479—1832) 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反对封建割据，渴望祖国统一。除诗歌创作以外，对自然科学也有贡献。代表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长达12000余行的《浮士德》

⑦ 史特林堡：(Augusto Strinberg 1882—1970) 瑞典作家。其作品充满暴力、嘲讽和悲观。主要作品：《红房子》、《胡丽娅小姐》、《父亲》、《彼得游记》等。

⑧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 英国作家。他的小说充满冒险与科学，成为科幻小说的创始人，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著作：《时光机器》、《看不见的人》、《世界之战》等。《预期》是他讨论乌托邦的作品，于1902年出版。

⑨ 赫德林：(Friedrich Holdelin 1770—1843) 德国诗人。生性怪癖。其诗歌风格追求古希腊文体，有语言纯正癖。同时他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作品有悲剧和小说。早年从事家庭教师工作，后游历瑞士、法国。1943因患老年痴呆病去世。

⑩ 卡尔德隆(P. Calderón de la Barca 1600—1681) 西班牙戏剧家。贵族家庭出身。1623年第一部剧本《爱情、荣誉和权利》在宫廷上演获得好评。卡尔德隆是多产戏剧家。一生创作喜剧120部，宗教短剧76部。其主要成就为喜剧，主要作品：《精灵夫人》、《医生的荣誉》、《英国的分裂》、《十字架的崇拜》、《人生如梦》、《最迷人的是爱情》等。

⑪ 救赎：(Salvación) 基督教的主要信条。基督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有罪，只有信仰基督，参加教会，经过洗礼，才能赦免。既然人世间充满罪恶，世人均有原罪和自身之罪，因而不能自己解救自己。上帝大发慈悲，派遣耶稣降临人世，充当救世主，创立基督教，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牺牲于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血洗净世人的罪。这就是所谓的“基督

救赎”或称“舍身救世”。

⑫ 引自《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

⑬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诗人。其创作活动可分受个时期：早期：短诗；中期：散文；晚期：长诗。弥尔顿以长诗《失乐园》闻名于世界。另外两部长诗是《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⑭ 引自《圣经新约·罗马书》第12章第5节

⑮ 通神论：(Teosofia)；亦称“神智论”。泛指任何神学和神学说教。如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派等。“通神论”主要指19世纪末创立于美国的一种神秘主义神学说教。总部设在印度。这种神学说教杂糅西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教义。鼓吹直接与“神明”交往。主要流行于欧美上层社会。

⑯ 马基雅维罗：(Maquiavelo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原则》一书，突出国家的理性。

⑰ 圣胡安·德拉克鲁兹：(San Juan de la Cruz 1542—1591) 西班牙卡门教派神学家。西班牙卡斯提亚伟大的抒情诗人。因对当时的教会提出改革曾被监禁，后被营救出狱。诗歌作品多为短诗。主要作品：《心灵的黑夜》、《爱情之火》、《登上卡美落罗山》、《心灵之歌》等。

⑱ 克劳斯：(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 1781—1832) 万有在神论的创始人。主要著作：《自然权利基础》、《道德体系》、《哲学体系》等。



图11-1 圣胡安·德拉克鲁兹

第十二章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毕加索笔下的唐吉诃德

荒野中的一声呼喊！^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3节

至少是现在，我要尽量使这篇文章有个交待，不然的话简直快要变成有头无尾的小说了。正当这些文章付梓，我又临时想起了多年收集的注释笔记，它们一直紧随文章之后的。但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我却把它们忘记了，只好忍痛割爱吧。总而言之，这篇包括12个章节的散文里面是充满着内心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的，一如生命，一如我自己。我要是有罪

过的话，就是过多地引用了外邦人的语录，其中一些段落的引用不免有些唐突。这在将来我会做出解释的。

在我们的吉珂德先生走遍整个西班牙之后，没有过多少年，雅可布·伯姆^②在他的《曙光女神》一书中告诉我们：他没有按照别人给他讲的故事写一部历史，他宁愿亲自参加战斗，即使在伟大的搏斗中像其他的人一样被击倒在地，也在所不惜。随后他又补充说：虽然他不得不在世界和魔鬼面前出丑，他仍然把未来生命的希望寄托上帝身上，在上帝身上他甘愿为生命冒险，而对神灵却不作抵抗。阿门！就像这位具有德意志思想的吉珂德，我也不想与神灵抗争。

因此，我也要在荒野中放声呼喊，并且把声音从萨拉曼卡大学广播扩散出去。这座学府，曾骄傲地把自己称之为“万有知识王子”（*Omnium scientiarum princeps* 拉丁文——译者注）。而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1795—1881）竟然称它是“无知的堡垒”，一位法国文学家最近则把它称之为“幽灵大学府”。实在匪夷所思，近乎诽谤。无论如何，我要把这样呼声从西班牙传播扩散出去：西班牙是“一块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土地，欧洲的捍卫者，骑士理想之家”，这是美国西班牙学者温廷顿不久前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描写的一个西班牙。的确，现在的西班牙，她虽然曾是16世纪“反宗教改革”的领袖^③，但是她仍保留着她特有的古老风采。

在这篇文章的第四章，我谈到了天主教的实质。如果将其实质剥离的话，也等于把欧洲非天主教化了。这应该归功于文



歌德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永恒
的阴间的理想生命被进步的理想、理性和科学所取代。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是大写的“科学”，真正的科学。然而，当今世界更推崇的是文化。

19世纪中叶，基本上是一个非哲学的工业技术时代，那是被近视的专家统治的年代，是历史唯物主义统治的年代。历史唯物主义曾被翻译成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或称伪科学的唯我主义。它后来则在民主的、廉价的和宗派主义的图书馆里得到宣泄的机会。科学寻求世俗化，似乎它就应该是降级到民众中去奉献它的激情。不是民众应该去攀登科学，而应通过科学把民众升华到更高更新的境界，以便产生更深层次的渴望。

然而如此，直到布吕纳介^④的时候，他不得不宣布科学的破产。那个科学如果是科学的话，实际上也的确早已破产了。由于科学的局限性与不能令人满意的使用价值，人们孜孜不倦地继续追求幸福，然而在财富、知识、权力、享乐、忍耐、美好的道德意识中，甚至在文化中都没有达到目的，理想一一落空。此时，悲观主义应运而生。

即使进步党也不满足。进步，为了什么要进步？人和理性一直不能协调一致，为争取文明的斗争又不能满足他。他寻求能够赋予生命一个最后的归宿，而我把它称之为生命的真正最后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真正的永恒。而当最后的目的达不到

的时候，（关于这一概念，卢梭曾对辛涅科尔的“欧伯曼”提出比如何人都严厉的指责）人们不仅对于灵魂的不朽失去了信心，对宇宙人类的生命归宿也失去了信心。

灵魂的象征，真正的象征，是一个杜撰的实体，这就是浮士德博士。

这位不朽的浮士德博士，他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产物，当1604年由克里斯多瓦尔·马洛^⑤通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介绍给我们时，也就是说他的具体形象是在17世纪初期首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浮士德这个形象，在两个世纪之后被歌德重新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更自然，更新鲜。剧中讲述浮士德如何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摩菲斯特。

“我的灵魂对你的主子能做甚善事吗？”浮士德问道。

“扩张其王国。”摩菲斯特回答说。

“如此理由焉能构成你诱惑我等之理由？”浮士德再度问道。

“众人之恶行，愚人之慰藉。”邪恶的精灵回答后继续说道：“我们之所在即地狱之所在，而地狱之所在即我们永远之所在。”

浮士德还想说，他认为地狱之说只不过是寓言而已，接着继续向魔鬼提出是谁创造了世界的问题。最后，这位悲剧博士，因我们的苦难而受折磨，他遇到了海伦，她就是复兴的文化，即使马洛对此也无意怀疑。马洛的《浮士德》中的一幕场景相当于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全部，可见其场景之大。

浮士德告诉海伦：

甜美的海伦，给我一个吻，
让我不朽吧！（她吻了她）
你的双唇吸吮着我底灵魂；
看它躲往何处！
来吧！海伦。来吧！还我灵魂！
我想留在这里，因为天国
就在你那双唇，
其他一切都是残渣余孽，
但它们都不属于海伦。

还我灵魂！浮士德在呐喊，他吻了海伦以后，他就要永远销声匿迹了。因为并没有出现纯真的玛格丽特解救未开化的浮士德的情节。浮士德的被解救的观念是歌德后来的创意。谁不认识他的浮士德？那是我们自己的浮士德，他研习哲学、法律、医药，甚至神学，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对许多事物一无所知。因此他想逃避到自由的国度里寻求解脱，结果遇到了魔菲斯特，魔菲斯特身上的部分力量总是想做恶事，但结果总是在做善恶事。浮士德在摩菲斯特的引导下，投向玛格丽特的怀抱里，即投向了淳朴的人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爱的力量的驱使，为了摩菲斯特，浮士德屈服了，但他得救了。得救于信仰淳朴的民众。第二部的浮士德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

人，这倒不是歌德的果断，浮士德又向文化屈服，向海伦屈服。并且在她身上产生了“欢乐之神”。最后，一切都在女性永恒的神秘大合唱中结束。可怜的“欢乐之神”。

海伦是长着金黄色头发的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被特洛伊国王的第二个儿子帕里斯诱走，由此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因此，特洛伊老人们见人就说，为女人而战斗的人不应该感到愤怒，因为海伦的面孔酷似那些不朽的众女神。我十分相信浮士德的海伦是另外一个海伦，是陪伴着西蒙·马戈（Simon Mago 诺斯替教派创始人之一）的海伦，马戈说她就是神圣的智慧。浮士德可以对她说：“把灵魂还给我！”

因为海伦以她的吻带走了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所渴望的、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灵魂，陪伴着我们躯体的灵魂，实体的灵魂。

然而，接着而来的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这些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海伦，或者更确切说，它们是受到海伦的驱策而降临。如今，有人居然却对我们谈论起“文化”与“欧洲”。

欧洲！欧洲最初的、直接的概念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而现在却由于艺术的魅力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几乎可以纳入形而上学的范畴。今天，至少在西班牙，谁知道欧洲指的哪一部分？我只知道它是个偌大拼板。当我仔细查看我们的欧化人物所所谓的欧洲，我立刻觉得许多外围的国家，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斯堪的那维亚、俄罗斯等国均被排除在外，只剩下中央的

部分法国和德国，以及它们的附属和附庸。

让我再重复一次，所有这一切都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他们是孪生兄弟，而两者之间又处于一种明争暗斗的状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意大利新教斐塞那教派信徒。而以艾拉斯



伽利略

莫斯为首的荷兰人文主义者，都一致把路德这位德国僧侣看成是野蛮人，但他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从修道院获得他个人的驱策力），就像布鲁诺^⑥与坎本奈拉^⑦一样。然而，那一位野蛮人却是人文主义者的孪生兄弟，他虽然是人文主义者的敌对者，但又和他们一起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尔后，受以上两项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裁判所。这是属于科学或文化的裁判所，它转而以嘲弄和轻蔑的方式对付那些拒绝臣服于它的正统观念的人。

当伽利略把他的地动说的理论交给托斯卡那大公爵时，他告诉公爵说，应该服从和相信高层领导的权威决定，而且把他的理论作为“像诗歌或梦幻一样，因此我希望阁下能够接受它”。而在另外的场合里，他或者称它是一个“美梦”或者是一项“数学的猜想”。同样的情况，由于惧怕今天的裁判所，科学的裁判所，所以我把我的这些论文看成是诗歌、梦幻、妄

想、神奇的妙想，虽然它们出自于我内心深处的积淀而成。而且，我将和伽利略同声喊道：“但是，它在自转！”（Eppur si muove 拉丁文——译注）然而，是不是只缘于这一份惧怕呢？喔，不！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更具悲剧性的裁判所存在的缘故。而它是当代人，有教养的人，他是欧洲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分子。且不管我愿意与否，是深藏于我内心的裁判所。它所代表的是更令人酸楚颤栗的嘲弄，而这种嘲弄是人们面对自己，自己对自己的嘲弄。它便是我的理智，我的理智嘲笑我的信仰并且蔑视信仰。

在此，我必须把我的主人唐吉珂德作为庇护，为的是我能够从他身上学会如何去面对嘲弄并战胜嘲弄。而这一嘲弄，谁知道如何解释？或许是他从来就不认为是嘲弄。

是呀，是的，我的理智为什么不嘲笑那些伪哲学的、所谓虔诚的、所谓艺术爱好的教育呢？这些教育当中，除去耐心学习客观性的、方法论的和科学的教育以外……应有尽有。虽然如此……“它是在自转！”

但是，“它是在自转！”我从艺术爱好主义当中，从那些老学究称之为来历不明的哲学当中寻求庇护，而且以此来对抗那些专家的卖弄，或对抗专业哲学家的哲学。而且，谁知道……进步通常来自于野蛮人的驱动力，而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哲学家的哲学与神学家的神学更为呆滞的了。

就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大谈特谈他们的欧洲吧！西藏文明和我们的文明是平行出现的，文明养育过人类，如今人类仍然凭



借文明活着。在一切文明的上端，总是漂浮着传道书的训诫阴影：“智者的死法与愚者的死法是一样。”

在我国的百姓之间，对于平常熟悉的问候：“你好吗？”“怎么样？”回答方法也令人叫绝：“还活着！”是的，确实是这样。还活着，跟其他人一样，我们还活着。一个人能有多少渴求？谁能不记得那首民谣：

每当我认为我必然死亡

我便把我的斗篷

摊开在地上

我会越睡越香

但是，不，不是去睡觉，而是去做梦，去梦想生命，既然人生如梦。

在西班牙，还有一句话也成了口头禅。那句话是：这是打发时间的问题，或者说杀时间。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制造时间，为的就是要打发消磨它。但是，打发时间是站在美学立场的表现方式，还有令我们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获得永恒。获得永恒是宗教立场的表现方式。其实，我们正在超越逻辑的以及伦理的境界^⑧，从美学的或经济学的境界跃入宗教的境界，即从艺术境界跃入宗教境界。

年轻一代当中的小说家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⑨在他新

近的小说《雌狐之爪》一书中告诉我们，死亡的观念是一个陷阱，精神的观念即是狐狸，它的狡猾能力嘲弄着命运的圈套。书里接着说：“当跌入陷阱之后，软弱的人和懦弱的民族就躺卧在地上。而对于具有坚强精神与强健体魄的民族而言，在危险面前则处惊不变，很快镇静下来体味生命的不可言说的美丽，进而丢弃他们先前的敏捷和鲁莽，用强健紧张的肌肉、充满百倍活力的灵魂与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效能，从陷阱的圈套里逃脱出来。”让我们看，软弱的人，衰败的民族，强健的精神，坚强的民族……这一对比意味着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但我能知道的是，有些个人与民族还没有真正想到死亡和不朽的问题，还没有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而有些另外的个人和民族则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不再感觉这些问题。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人或民族还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而沾沾自喜呢。

生命之不可言传的美，其实只是书面上的描写。实际上，就是有一些人能够忍耐、逆来顺受，甚至于还有的人安慰我们说，其实陷阱并不算什么恐怖的问题。然而，我们的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在他的《喜欢与否不过是想象而已》的书里就曾说过：“尝试去说服一个人，说他所遭受的灾祸并非所谓的不幸，这对遭遇不幸的人而言并不是安慰，反而是另一种额外的不幸。”另外，西班牙的修士迭哥·德埃斯特亚^⑩他的《尘世烟云》里曾说：“话不投机则不能将心比心。”

不久前，有人故意无事生非（对此我已予以回驳），非难

我们西班牙人科学无能。仔细观察也有一定道理，这里也有电灯照明，这里也有火车奔跑，好像是在发明这些物件的国家里。可是，这是别人的发明。也有人说气话：“让他们去发明吧！”对于这类反常的表示，我也只能泰然处之。我们西班牙人确实应该仔细研究那些博学家的劝告。比如说，我们就应该学习俄国人如何重视公共教育事业。没有科学的民族，就是不会得到别人尊重的民族。可是，也有人说，罗马人不懂艺术，也没有出一个数学家，也没有影响他们发挥的作用，无损毫毛。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也曾被人们讥笑为冒牌的圣人，妄自尊大，盲目崇拜高雅、时髦和外国语。我想说，轻蔑别人的人，自己灭亡的也快。

难道我们没有科学的天赋吗？我们有什么天赋？我们有的那点天赋能与别人抗衡吗？

我认为，有人说“让他们去发明吧”的话，也并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被动角色感到高兴。绝对不是。他们发明的，我们就利用。我们，按照我们的特色去发展。但不能总是自卫，要进攻。进攻需要明智和谨慎。应以理性作为武器。即使是狂人也是如此。我们的狂人唐吉珂德是这方面的楷模。唐吉珂德也知道改装他的头盔，他在头盔里面装上铁条，以增加保险系数。改装的头盔样子虽然滑稽，但是脑袋保住了。唐吉珂德终于成为不朽的唐吉珂德。

在外人面前和自己人目前都应该善于滑稽表演。尤其是现



在，面对文明发达的民族，经常有人谈论我们在科学方面的落后于人。现在，有些头脑糊里糊涂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也许正在了解），面对诬蔑的言论竟然随声附和。竟然有人说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文艺复兴，什么都没有。我说，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

意大利诗人、批评家，1906年获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度锡曾经说过：“西班牙，纵然她在思想领域不曾拥有霸主地位，但是她有伟大的塞万提斯^①。”然而，塞万提斯是否只是一个孤立而独特的现象？难道说他没有根？没有树干，没有支撑力？当然，这位意大利的理性主义者，当他想到西班牙曾经反对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时，他说西班牙在思想领域不曾拥有霸主地位，这显然是可以理解的。难道说，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西班牙在文化领域不是领导者？事实上，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西班牙是处在领导地位的，开始西班牙参加了罗马大劫，反对那些充满异教色彩的主教们，他们代表异教的文艺复兴，他们在那里实施天意惩罚。暂且不必过问反宗教运动的对错问题，难道说在西班牙罗约拉和在意大利的特兰托举行的两次由罗马天主教会主持的会议在反宗教改革中不是处在霸主地位吗？在此之前，意大利经历了基督教与异教信仰之间，或者说不朽与死亡之间的一次令人不耻的拥抱与苟合，甚至于一些大主教在他们的内心里也默认如此苟合。哲学上的真理在神学那里则是谬误，而所有的难题都在以拯救信仰的名义得到解决。到后来，情况则发生了突然变化，社会氛围完全不同了，

理智和信仰之间、科学与宗教之间，出现了直接和公开的斗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西班牙人的固执。这难道不代表着某种霸主地位？

如果没有反宗教改革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宗教改革的改革进程。如果没有反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就没有虔诚教派的支持，那它可能已经死于平庸的理性主义，即启蒙时代。如果没有查理一世，没有我们伟大的腓力二世^⑫，一切还不都是因循守旧？举一反三的道理，不必赘述。

有人会说这属于消极的负面行为。如何解释负面行为。何谓负面？又何谓正面？就时间的概念说，这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连续不断的直线，从过去到未来，其间不曾有任何的分割。为了划清正面与负面的分界线，如何确定零点的正确位置。有人说西班牙是滋生骑士与流浪汉的土地，不足为奇，其实大家都是流浪汉。由于她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是领头羊，所以一直受到历史的极大诽谤和污蔑。并且，更由于她的傲慢自大，她不愿走向大众广场，走向空话连篇的交易会，去为自己辩解。

我们不去提西班牙在 800 年当中对摩尔人的抵抗行动，西班牙人的抵抗行动使当时的欧洲免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同化。也不提她的全境统一的成就，以及发现美洲、西印度群岛，因为这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的成就，而不是哥伦布与伽马的成就。是的，我们可以不提这些成就。但是，这些并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难道说，创造 20 个国家而自己没有任何保留，

这不算是文化吗？确实产生了征服者的群体，但也使那些可怜的印第安奴隶成为自由人，这算不算是文化？撇开这些事实不谈，难道说我们的神秘主义在思想上就一无是处吗？也许，有一天，那些被海伦用她的吻掠走灵魂的民族将会重新回归这些神秘主义的怀抱里，去重新找回那被偷走的灵魂。

然而，众所周知，文化是由观念组合而成，只有观念才能组成文化，而人类只是文化的工具而已。人为了观念，而不是观念为人。没有身体就没有影子，是同样的道理。人类的目的在于创造科学，在于把宇宙编目入册，以便能够将它依照次序重新交还给上帝。在我的小说《爱情与教育》中，有过这样的提法。应该说，人并不只是一种观念而已。如此下去，人类种族终究会筋疲力尽地惨死在一大片图书馆的墙角下；如果这样，世界上的树木都该通通砍光，为的是能够制成纸张而保存在图书馆的档案里，还会有许多人惨死在博物馆里、机器旁、实验室里……目的是为了把所有的东西都传承下去……传承给谁？很显然，因为上帝不会愿意接纳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个新生代文学实在可怕，几乎所有这类作品都谎话连篇。它的产生导致我们失去在拉丁美洲的最后殖民地。它给我们带来喋喋不休地谈论坚持不懈和默默无闻的工作，事实确实如此，然而不必不停地喊叫，炫耀小心审慎、精确、节制、精神上的刚毅、判断力、社会美德等等。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社会美德。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坠入这一种荒谬可笑的文学形式当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缘于这个理由，所以那位伟大的

西班牙历史学家华金·科斯塔（Joaquín Costa 1844—1911），他是在精神上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人物之一，把我们从欧化中解放出来，并提倡民族英雄熙德^③的精神，并同时宣布应该把熙德的墓冢密封保护起来……然后去征服非洲。我自己也曾说过“打倒唐吉诃德！”我说这句亵渎不敬的话，是因为在当时我们所处的年代，其实我说是相反的寓意，当时说反话的人很多。所以我又写下了《唐吉诃德与桑乔的传记》这一部文学著作。我崇拜唐吉诃德如同崇拜国家宗教一样。



塞万提斯

我之所以写《唐吉诃德与桑乔的传记》目的是要更深刻地琢磨唐吉诃德，进而表示我是站在与研究塞万提斯学者和其他饱学之士相对立的立场，也是为了创造一件有生命的作品，还吉诃德先生以本来面目，让吉诃德先生在其他僵化的作品面前仍然保持其生命的活力。塞万提斯是否有意如此，或者是否真正如此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这对我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我自己所发现的就是具有生命的部分，且不管塞万提斯是否这样认为。我放在书中的东西，塞万提斯也可能放了进去，反正我在书中上上下下都放了进去，大家都那么做了。我想从其中找回我们自己的哲学。

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哲学、西班牙的哲学是纯净的，它融合在我们的文学里、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行动中，融合在我们的神秘主义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它却没有融合在哲学的

体系里。这种信念在我内心变得更为根深蒂固。我们的哲学是具体的。难道说，在歌德身上的哲学没有比在黑格尔身上的哲学更多吗？我认为，豪尔赫·曼里克^④的《歌谣集》（Romancero）、《唐吉河德》（Don Quijote）、《人生如梦》（la vida es sueño）、《爬上卡尔麦罗山》（Subida al Monte Carmelo）等等都包含着对世界的暗示与对于生命的概念。我们的哲学，是很难在19世纪后半叶用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19世纪后半叶根本就是一个假哲学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实证主义、工业技术、纯粹历史观与自然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本质上必然归纳于唯物主义与悲观主义。

我们的语言自身，就像其他文化发达国家的语言一样，其中自然就蕴含着潜在的哲学。

事实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哲学。柏拉图主义乃是在柏拉图身上演绎出的希腊文，它同时发展了它的世俗隐喻。经院哲学则是中世纪的无生命的拉丁文与当时通行的粗俗语言的争斗形成的哲学。法语在笛卡儿身上、日耳曼语在康德和黑格尔身上、英语在休谟与米勒^⑤身上得到发展。因为事实就在于：所有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既不是“我”，也不是表象，更不是直接呈现于感官意识的“世界”，毋宁说是一种间接的或是历史的表现，同时又借着我们用以认识世界的语言而依照人类的观点呈现出来。它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表象。当我们开始思维，且不管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都不得不从那些

先于我们与围绕我们的人所曾思索探寻的思想开始思维。思想就是一种世代相续的现象。康德运用日耳曼语从事哲学思维，并且将休谟与卢梭的著作翻译成德语，而休谟与卢梭则分别运用英语及法语从事思维活动。再说斯宾诺莎难道不是借用犹太葡萄牙语从事于思维活动、而这种犹太葡萄牙语又一再受到荷兰语的同化作用吗？

思想依赖于预先的判断，而预先的判断则用语言来表述。培根^{①⑥}正确地把崇拜偶像的不少错误归因于语言。然而，能不能从纯粹的代数甚至于世界语^{①⑦}当中推究出一些哲学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尝试的结果到底如何，那么我们只消看一看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①⑧}对于纯粹经验批判——属于史前人类的或非人类的经验批判著作就一目了然了。即使是阿芬那留斯本人，他也不得不在拉丁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而在它的隐喻的暗示里，也包含不纯粹的经验、属于社会人类的经验的全部内容。

因此，一切哲学归根结底都是语言学。而语言学则因为它自身所具有巨大的、孕育力强的类比^{①⑨}结构的律则，它部分地给予机缘、非理性与绝对无可相比的事物开启了一道方便的大门。历史不是数学，更不是哲学。再说有许多的哲学观念，它们并不都像诗歌的韵律那样，因为节奏的需要必须合辙押韵。在康德的著作当中，不少地方就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对称与韵律学。

如同语言，如同理性自身（其实就是内心的语言），表达

手段亦是一项社会的与种族的产物，而种族，可称之为精神的血液，就意味着语言。

在雅典，正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我们西方的哲学才进入成熟期，尔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通过交谈和社会对话才达到如此高级的境界。举凡具有深刻意义的学说（先天的、具有客观与思想规范价值的思想），被称之为实在论^②的经院哲学，也是在对话中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如此诸多的思想均为具有深刻意义的现实，恰如唯名论^③所指称的，其实就是一些名称。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些名称而已。语言带给我们现实，但是它不只是作为现实的媒介而已，而是以真实血肉的身份出现。至于其余的一切，不管是无声的或是分体的表述，仅仅是骨架而已。因此，逻辑之运转在于美学，概念之奏效在于表达，在于说话，而不在于粗糙的知觉。

以爱情为例，也足以说明问题。爱情的表露不是依靠爱情本身，没有讲出来的爱情还不成其为爱情，只有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才开始有爱情的问题。在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里，莫斯卡伯爵由于发现圣塞维莉娜公爵夫人与他的侄子法布理西奥之间的爱情而感到嫉妒愤怒，这时候，他带着具有非常深刻的直觉说道：“必须冷静下来；如果我的态度是粗野无礼的，那么公爵夫人会仅仅因为她的虚荣心而愠怒，她将有可能跟着我的侄子去贝尔嘉丽特，然后在旅行期间，彼此深藏的情感说不定有可能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瞬间之

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是：所有的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皆因于说话的表达，开口说话至关重要。

思想、理智，就是活生生的语言，它们是一种传承物。而杜斐尔^②这位孤独的思想家、卡迪斯的阿拉伯哲学家，他的滑稽可笑简直可以与笛卡儿的“自我”相媲美。具体而现实的真理，而不是方法的与理想的真理就是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一个人，比思索自己是一个人应该来得更直接。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历史—文化的历程，惟有通过个体才能发现自身的完美性与完全的实际效能。历史与人类的最后目的就在于单一的个人，单一的个体。“我思故我在”：我在就是米格尔·乌纳穆诺的存在。个体就是宇宙的最后目的。

我们西班牙人强烈地感觉到：个体是宇宙的最后目的。关于西班牙人的个体性，马丁·休谟（Martín A. J. Hume）在他的《西班牙民族》一书的序言里曾经明确地强调过。我也曾经为此撰写了一篇短评，刊登在1930年3月1日出版的《现代西班牙》杂志第171期上面。

难道说这种内省的个人主义就允许我们萌发严格哲学（最好说是形而上学）系统的个人主义吗？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苏亚雷兹^③而有所改变，他的形式主义的绝妙论述与他的名气是不相称的。

我们的形而上学，如果有一点的话，那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而我们的形而上学家一般都是语言学家，或是人文主义者，这是最好理解的表达方式。

关于梅嫩德斯·佩拉约^④，就像贝内底托·克罗齐^⑤十分精确地评论过他那样：曾经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但显然他又从其他的思想系统攫取某些思想，甚至想从经验主义理论中寻找。由于这个原因，克罗齐认为佩拉约的作品《西班牙美学思想史》遭受到一种不确定性的干扰，他的作品显然是属于兴奋状态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论调。由于佩拉约自己不愿意

回乡路上的唐吉珂德



断然否认自己与文艺复兴的脐带关系，他创造了自称是比贝斯主义哲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自己是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折中主义的西班牙人，就像比贝斯^{②6}一样。佩拉约的哲学的确是满纸的不确定性。还有那些经过苏格兰哲学浸泡的胆怯成分，经过佩拉约的诠释，变成加泰罗尼亚^{②7}的精神。那种所谓的哲学属于一目了然的卑劣哲学，从来不愿意做出承诺，可是它的诺言随处可见。其代表人物就是西班牙哲学家、牧师巴尔梅斯（Balmes 1810—1848）。佩拉约的哲学就是逃避重大的内部斗争，炮制出充满诺言的思想意识。

按我的理解，安赫尔·加尼维特^{②8}走的路子是对的。此人全凭猜测和本能创建他的哲学，虽然没有思想的独创性，但声调定得很高。他作为我们西班牙的塞尼加^{②9}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激昂的声调兜售他的哲学，他作为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的异教禁欲论者却拥有不少基督徒拥护者。他的声调是拉丁——非洲式声调，不是希腊式的声调。在回声中可以听到西班牙式的呼喊“座上客”^{③0}，他俨然成了上帝的半身塑像和别人心中的偶像，似乎成了基督教思想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吉珂德。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寻找我们思想的英雄，而不是去寻找可能还活着的有骨有肉的哲学家，而是去寻找杜撰的、但有行动的哲学家，比所有哲学家名声更显赫的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唐吉珂德。因为存在一个哲学的吉珂德主义，当然应该称之为吉珂德的哲学。难道实际上他不是征服者的哲学，反改革派的哲学，罗约拉^{③1}的哲学，尤其应该是我们的神秘主义（已经

在抽象思想秩序中感觉到的)哲学吗?除了从观念的游侠作风(caballería andante)变成了神性的游侠作风以外,圣胡安·德拉克鲁兹^②的神秘主义又是什么呢?

严格说来,唐吉诃德式的哲学不能说是理想主义,他的搏斗不是为了思想。它是唯灵论(精神主义),他是为精神而战。

现在我们让唐吉诃德去研究宗教理论,就像他梦中所做的事。有一次,他梦见一些农夫携带一些浮雕和雕像准备安放在村中的祭坛上,他想到了永恒的真理。然后,我们再看他怎样通过心灵的黑夜爬上卡尔麦罗山(以色列境内山脉,此地曾经居住过许多先知和隐士——译者注。),去观看升自巅峰而永远不落的太阳,就像在帕特魔斯小岛上陪伴圣约翰的山鹰一样,直视太阳,察看着它的黑斑。他不去看奥林匹克山上陪伴雅典娜的那只淡绿色眼睛的猫头鹰,它虽然习惯在黑影里看东西,但中午的阳光仍使它眼花缭乱,即使如此它仍在阴影中用眼睛为它的鹰崽寻找猎物。

沉思的、意念的吉诃德主义,如同实用的吉诃德主义一样,都可以归结为疯狂,是“十字架”疯狂的产物。因此,理智轻蔑此类疯狂。在其本质上,哲学厌弃基督教义,忍让派的马科·阿乌雷里奥^③早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督的悲剧、神圣的悲剧,乃是十字架的悲剧。怀疑论者、有修养的罗马执行官彼拉多,借着嘲弄,想使悲剧转变成独幕喜剧,他以自己手中权杖创造了制裁头戴荆冠的王(耶稣)的滑稽剧,彼拉多喊道:“你们看这个人!”比他更具人性

的、寻找悲剧的民众却喊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另外一个悲剧，更具内在人性的悲剧，是唐吉珂德的悲剧。他脸上涂满肥皂泡，以便让公爵的奴仆和公爵们（其实他们也跟奴仆一样）嘲笑他，他们喊道：“他是疯子！”富有滑稽性的、非理性的悲剧，其实就是因嘲笑和轻蔑而产生的苦难。

对于一个个体，如同一个民族，英雄主义的最高峰，就在于他必须知道如何面对荒唐。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如何使自己变得荒唐可笑，同时又不能在笑谑中变得怯懦。

我曾经提到那位葡萄牙的悲剧诗人安特罗·奎达尔，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他写下了充满力感的十四行诗歌。葡萄牙在1890年接到英国发给她的“哀的美敦书”而面临严重局势时，奎达尔面对自己祖国的危难处境，痛苦异常，他写下了下面的文字：“上一个世纪的一位英国政治家奥拉西奥·华浦尔（Horacio Walpole 1717—1797），无疑他是一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及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凭感觉生活的人而言，生命是一幕悲剧；而对于那些运用思想的人而言，生命则是一幕喜剧。’”奎达尔继续说：“但是，如果我们注定要以悲剧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葡萄牙人是有感觉的民族，那么，我们宁愿选择这一恐怖的、但是有尊严的命运，而不愿意选择英国为我们保留的命运。也许在不很遥远的未来，对于英国，一个运用思想和功于计算的国家，她的最终结果将会是可悲的而且是滑稽的。”在此，我们先不说，英国

是一个善于思想和功于计算的民族，这就等于说他们没有感觉，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我们也不去说，葡萄牙是一个充满感觉的民族，这就等于说他们几乎不会思想或计算。我们大西洋沿岸的兄弟们，经常以其感情的虚荣夸耀自己，应该摒弃这个可怕的想法。因为，总有一些人把思想置于情感之上。我说，把理智置于信仰之上的人，将会喜剧性地死去，而把信仰置于理智之上的人将会悲剧性地死去。因为以喜剧结束人生的人都是喜欢戏弄别人的人，当然上帝将会戏弄他们。而被戏弄的人是悲剧性的人，但他们是有尊严的人，是高尚的人。

现在，我们再来谈到底存在不存在西班牙哲学？哪怕从字面的技术意义去谈也好。到底什么是哲学？哲学历史学家温德尔邦特在他的《何谓哲学》一书中谈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在书的第一卷里，他说，“哲学的人类历史就是科学的文化地位的历史。”他又说，“当科学思想作为求知的推动力而独立存在时，他便采用了哲学的这一名称。后来当统一的科学变成分科的体系之后，哲学就成了世界的常识课，但它还涵盖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科学思想一样，哲学也很快重新屈尊为道德的手段或宗教的观照（contemplación），进而变成了一种生命的艺术或宗教信仰的一种教育。再后来，科学的生命再一次被解放，哲学又与世界的自主性知识碰撞在一起。而一旦它开始舍弃这个问题结论的时候，哲学则变成为科学本身的一种理论。”以

上是从古希腊哲学家达赖斯到 18 世纪的康德时期的一段简短的哲学历史的特点描述，跳过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企图将其确立为宗教信仰的那一段历史。但是，难道说哲学就没有在别的方面发挥作用吗？比如对于生命悲剧的反思问题，就像我们所探讨过的那样，比如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以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的问题，以及对生命不朽问题的持续思考问题。

温氏接着说：“谈哲学，从系统的角度谈，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我不明白除了谈普遍效力的价值的批判科学，还有什么可谈的。”但是，有什么最普遍效力的价值能超过人类意志的价值？人类意志的价值，首先是，尤其是渴望个人的、个体的和具体的灵魂不朽的问题或者说是宇宙的人类最终目的问题。除了拒绝人类理性否定渴望生命不朽的合理性甚至否认其可能性以外，还有什么价值更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除了宇宙中理性的或数学的价值和意志论的或目的论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可以超过这一份普遍有效性的价值？

对于温德尔邦特和康德、新康德主义^④者来说只有三个规范的范畴，三个普遍性的规范标准，即真与假，美与丑，道德上的善与恶。哲学只得成为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与之相对应的学科是科学、艺术或道德。还有被排除在外的一项范畴，涉及到喜爱与不喜爱或称之为舒服与不舒服，都归类到快乐论^⑤。根据实践与研究，快乐论不能奢望普遍有效性，因为它

不合乎规范性。温氏还写到：“如果有人哲学身上强加负担，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问题上说些什么，如果有人要求哲学对于世界是否更适合产生痛苦而不是欢娱（或颠倒过来）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判断，那么这个人，如果只不过是出于艺术爱好，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个领域内，幻想发现绝对的限定和推断，而在这个领域内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寻求过如此限定。”但是，还应该看到，如果这个问题真如想象的那样清楚，那么即使我是一个合乎理性的人，我又只不过是文艺爱好主义者，这种情况就令人忧伤厌恶。



克罗齐

具有深刻见解的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内迪托·克罗齐，其哲学的特点是把精神与表达知识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的逻辑学贯串在一起，把实际应用哲学分为两大支派：经济型和伦理学型。实际上，他承认一种精神的实用等级的存在，纯粹是经济的，趋向唯一而并不关注普遍性。无论是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主要人物伊阿哥还是拿破仑，是两个完美无缺的人物，天才型的人物，其品德已超乎等级之外。他们所以超乎所有人之上，首先因为他们希望成为他们自己，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没有这一级别，则无法解释道德问题。如同没有美学，逻辑学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一样。发现寻求享乐的经济等级的规范价值，应该是从一位意大利人开始的，这个人还是

马基雅佛利^⑤的门徒，他诚实地推测出品德的价值，他的结论是实用效果的价值，然而这恰巧不是道德的力量。

但是这一功能性或经济型的等级只不过是宗教事物的开始状态。宗教性是先验经济和享乐主义范畴的事物。宗教就是先验的经济或享乐主义。人在宗教和宗教信仰中所追求是拯救他自己的个体及渴望其不朽，追求在科学、艺术和道德中不能得到的东西。科学、艺术和道德都不要我们信仰上帝。需要上帝的是宗教，上帝要求我们的是宗教。我们的耶稣信徒非常准确地讲解关于救赎的伟大事业。事业，伟大的事业，多少有点经济的和享乐主义的味道，尽管是超越了它们的范畴。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为了让他教给我们事物的真理，更不是事物的美感，也不要他向我们确保一种没有忧伤和惩罚的道德，而是祈求他解救我们，祈求他让我们不会彻底消亡。这唯一的渴望，是所有人的渴望，是每个正常人的渴望，也是普遍的和规范的渴望。至于那些野蛮的、超文化的非正常人则不包括在内。

如是，宗教是先验的经济，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伴随着它在逻辑、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当然宇宙对于人类而言也有其经济价值（事实上经济也有其普遍性和规范性），这种经济价值便是宗教价值。对我们而言，不仅仅关注事物的真善美，我们还关注个体的救赎与永存，那些规范性的准则不会为我们谋取什么实际利益。被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却教给我们满足自己需要的最适合最经济的方式，且不管它们是不是理

性的，丑的或美的，道德或非道德的，因为一件经济事物可能是敲诈，也可能导致死亡。人类最高级的需要是永垂不朽，是永远享受自己特有的个体界限的高峰。天主教义的圣餐理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肉身实体完全包含在奉为神圣的圣饼当中，包含在每一小块圣饼当中，但这并不是说上帝全然地活在宇宙之中，活在组成宇宙的每个个体之中。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不合乎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的原则，还是属于先验经济的或是宗教性质的。借此项规范，哲学则可以判断有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事物。如果灵魂是不朽的，那就是合乎经济的或享乐主义的善事，如果不是如此，那便是恶事。那么，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赋予善恶范畴的意义就不合乎伦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属于经济的或是享乐主义的意义。善事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热切渴望，然而恶事则不能满足这一渴望。

如是，哲学也是生命悲剧的科学，它是生命悲剧意识的反射。这样一篇带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内心自相矛盾的哲学论文就是本人奢望表达的思想。请读者诸君不要忽略我的自我解剖，这是一次自我解剖外科手术，除了我的作品本身之外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品。自我解剖的痛苦使我体会到高贵的享受。

关于我的另外一个企图，就是搞清楚了什么是西班牙哲学，暂且算是西班牙哲学。因为，如果一个意大利人发现了经济等级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的价值，那么也许一个西班牙人宣告了所谓经济等级只不过是宗教性的原则罢了，我们的宗教的本质——我们西班牙人的天主教本质，是它恰恰不是一门科学，

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伦理学，而是一门永久性的经济学，神圣的经济学。我说但愿它是西班牙的哲学。那么，我就暂时放下这篇属于历史范畴（我企图如此定性）的工作，然后再作续篇。现在，还要放弃这等专门化、外在的传统，这种传统总是要旁征博引，难道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几乎没有走出过国门的西班牙人，西班牙传统的鲜活产品。这个传统是情感传承的传统，善于幻想的传统，而不是躺在故纸堆上的传统。

呈现在我面前的西班牙人民心灵中哲学如同一种内心悲剧的表述，这种内心悲剧类似唐吉珂德心灵的悲剧；这种内心悲剧也像对世界的实在与我们企望的世界实在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表述。世界的实在源于科学道理给予我们的展示，企望的世界实在源于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我们的讲述。在这个哲学里隐含着一种老生常谈：在我们西班牙人的内心深处对“文化”来说是不可征服的。换句话说，我们对它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确实是这样，唐吉珂德没有在世界面前屈服，也没有在真理面前屈服，更没有在理性、逻辑、艺术、道德和伦理面前屈服。

有人，而且不止是一个人曾经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你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除了把人们推向更疯狂的天主教义以外，你将一无所获。”我被控诉为反动分子，还有人给我扣上耶稣会员的帽子。还能说什么？任其去说吧！

我知道，我都知道。如果能让河水倒流到源头去，那就是疯狂；唯有无知的人才会从过去寻找治愈现代病症的药剂。但

是，我更知道，为了任何一种（哪怕是过时的）思想所作的奋斗，都会把世界推向未来。其实，唯一能够得上称为反动分子的人，是那些今天养尊处优的人。所有被称之为修复过去的事物都是在创造未来。如果所说那个过去是一个梦想，大家熟知的梦想，那就再好不过……只要坚持，总会奔向未来。一个人只要是在走，哪怕倒退着走，对他来说就是在向前。又有谁知道这是不是途径选择的最佳路线？

我觉得我的心灵是属于中世纪的心灵。我甚至突然发觉我的祖国的心灵也是中世纪的。她步履蹒跚地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她向这些伟大事件学习新的事物，虽没有放弃触及自己的灵魂，但也同时保持着那称之为昏暗年代的精神遗产。吉诃德主义不过是在中世纪对抗文艺复兴斗争中的一种绝望情绪而已，它远离了那场斗争。

如果一些人指责我为天主教的反动行动效劳，也许还会有另外一些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但是这些人在西班牙几乎无所事事，他们只是以他们自己内部的争吵不休作为消遣。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属于可怜的低等智商的人。

但是，我的行动——现在我要说我的职责是要打碎一部分人的信仰，另外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第三部分人的信仰，肯定和否定的信仰，处于被放弃的信仰，目的是为了在信仰中重建信仰；向所有忍气吞声的人宣战，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唯理论，还是不可知论，目的是让所有忧虑不安的人和呼吸困难的



巡游中的西班牙异端裁判所

人都活起来。

至于会不会达到预期效果，那很难说。难道唐吉诃德相信他的行动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令人值得怀疑。至少他没有向他的头盔刺出第二枪。吉诃德故事的无数场景都披露他不相信伟大的东西会暂时取得复活游侠骑士的目的。其实对他而言，那样的活着和永远不死都无所谓。他应该猜测到，事实上他猜测到了另外一种比他的那样行动更高大的效果，一如他以令人同情的精神做出的无数次行动，使人不得不去拜读他的“丰功伟绩”。

唐吉诃德使自己的行为变得荒唐可笑。但他是否知道还有更富有悲剧的荒唐与可笑，即连带产生的荒唐可笑或叫反作用的荒唐可笑。一个人在他心灵眼睛的面前自己做给自己看，那不是更荒唐吗？请你们把唐吉诃德的战场转向他心灵的战场，然后把他放在那里去战斗，目的是为了让他把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当中拯救出来，为了不丢失他那孩童时期的宝藏。请你们把他变成内在的唐吉诃德，再加上桑乔，也是内在的，其行为也是英雄的行为，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随从，请你们对我说说喜剧性的悲剧。

你们会问，唐吉诃德留下了什么？我说，他留下了他自己，留下了一个人，一个有生命而永恒的人。一个有生命且永恒的人的价值抵得上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哲学。其他民族给我们留下的是制度书籍等。我们留下了灵魂。圣特雷莎的价值抵得上任何一所学院，或者任何一种《纯粹理性批判》。



唐吉诃德与桑乔

然而，唐吉诃德已被换位。对，目的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唐吉诃德死去。但是，另外一个真实的唐吉诃德却留在那里，而且他活在我们心中并以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个唐吉诃德没有被置换，他仍在鼓舞我们让我们成为可笑的人，这个唐吉诃德不应该死。另外那个被取代而死的唐吉诃德，他之所以能被取代是因为他是疯子，因为他的疯狂。不是因为他的死亡，也不是因为被取代而使他得以永恒，而是他的降生罪孽得到了宽恕。幸福的罪孽！他的病也没有治愈，只是他改变了疯狂。他的死是最后一次骑士冒险行为。他的死触犯了上苍，因为上苍也经受着暴力。

那个唐吉诃德死了，随后他下到地狱里去，进入地狱时，他将长矛入鞘。他释放了所有被判刑的人，就好像他曾经释放过战舰上的奴隶一样，随后他关上了地狱的大门，撕毁了好像但丁在该处曾经看见过的“榜示”，而以一张写着“希望永

存!”的字条贴在原处。那些被他释放的人护送着他，他们对他笑着，然后他走入天堂，上帝慈父般地笑着，而这神圣的笑意使他的灵魂充满了永恒的愉悦。

另外一个唐吉诃德仍然留在此地陪伴着我们，绝望地奋战着。难道他的死命奋战不是出自于绝望的逼迫吗？至于英语向我们的语言借用的词汇，诸如 siesta（午后小睡）、camarilla（秘室又指国王的秘密顾问党）、guerrilla（游击队）等等，都与西班牙书写相一致，而“desperado”（英语词汇，意为：暴徒、亡命之徒、美国西部土匪——译注）这一个字为什么这样写，按照西班牙语书写方式应该是“desesperado”这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我所提到这位内在的唐吉诃德（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悲剧性的荒唐）不是一个绝望中的人吗？我们所说亡命之徒，是指像皮萨罗（1470?—1541，征服秘鲁的西班牙人）和罗约拉（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那样的人。然而，“绝望是不可能的”，就像萨拉萨尔·多雷斯（Salazar y Torres 1642—1675 出生在西班牙的墨西哥诗人）所教导的一样。“并且，由于绝望、也惟有通过绝望才能产生英雄式的希望、荒谬的希望、疯狂的希望。”这里的“荒谬的希望”，应该说“信仰的希望”更为恰当。

生活在孤独里唐吉诃德，却又在寻求更多的孤独。他追寻不幸的、冷酷无情的岩石般的孤独，为的是在那种境域里，他可以无需有人证明而能独自致力于更大的盲目行为，惟有如此他才能宽慰他的灵魂。然而，他并不是非常的孤独，因为桑乔

陪伴着他，善良的桑乔、有信仰的桑乔、淳朴的桑乔。是的，难怪有人说，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唐吉珂德死了，而桑乔却仍然活着，我们得救了。因为，虽然唐吉珂德死了，而桑乔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位游侠骑士。但无论如何，他都在等待另外一位疯狂的骑士，以便能够再度跟随着他。

同样的，也有着一场桑乔的悲剧。另外一个桑乔，随着肉身的唐吉珂德到处闯荡的桑乔，关于他的死亡与否讲得很不明确。虽然有的人认为他也因疯狂而气绝身亡，至死仍在寻找他的长矛，并且坚信他的主人在病榻上已经回心转意，对于撒谎的行为确实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参孙·卡拉斯柯学士，还有神父、理发师、公爵及受俸牧师等人的生死存亡尚不十分肯定，所以英勇果敢的桑乔和这些人还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唐吉珂德孤独地游荡，孤独地和桑乔在一起，孤独一个人承受着孤独和凄凉。作为他的孤独的怜爱者，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去游荡一番，去打造我们想象中尚存的吉珂德式的西班牙吗？

还会有人会问：唐吉珂德对于“文化”有什么贡献？我的答案是：吉珂德主义，难道这还不够吗？它称得上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认识论、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更重要的它是一套完整的宗教，换而言之，就是一套永恒与神圣的“经济学”，在理性的荒谬之中它就是全部的希望。

唐吉珂德何以能勇往直前、奋战不息？为了意中人杜尔西内娅^①、为了荣耀、为了生命、为了生存下去。他不是为了绮瑟^②，她是永恒的肉体；也不是为了贝阿特丽斯^③，她是神

学；更不是为了玛格丽特^④，她代表了一个民族；也不是为了海伦^⑤，她就是文化。唐吉珂德为了杜尔西内娅而战斗，而他终于赢得了她，因为她是活着的人。

唐吉珂德个人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一直被嘲弄被战胜。他虽被战胜，但他总是以胜利者自居。他征服了世界，同时他给予这个世界以嘲笑他的理由。

今日又该如何？今日，他已经感觉到他自己的荒唐可笑，他为虚幻所做的努力已经付之东流。从外在来看他，文化教给他应该客体化；即是说，不应该骄傲自负，而应该远离他人。从外在来看自己，他嘲笑自己，但却是凄苦无奈的嘲笑。也许最具悲剧特质的角色是属于“内在人物”中的玛加特，就像普尔西^⑥的玛加特一样，他可能死于暴笑，然而却是对自己的嘲笑。“他将永远地笑下去”，加夫列天使这样说玛加特。你们难道没有听见上帝的笑声吗？（嘲笑）

这位肉身的唐吉珂德，在他濒死之际明白了他自己的荒唐可笑，并因其罪责而大哭一场。然而不死的吉珂德，当他明白了他的滑稽可笑之后，他把自己凌驾于荒唐之上，他在没有丢弃自己的荒唐的前提下，而将其战胜。

然而，唐吉珂德没有自暴自弃，因为他不是一位悲观论者，他始终在战斗。他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惟有虚无才会产生悲观主义，而今成为时髦之事，其实是纯粹的谄上欺下的作风。唐吉珂德既不虚假也不虚荣，他更不是带有任何现代作风的现代人，所以他根本不懂“谄媚取宠”（作者使用英文 snob



意为“势利眼”——译注) 这个字的意义, 除非是依照老式西班牙的语言向他解释清楚。唐吉诃德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 因为他既然不懂得生活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那么他也不会了解它的反面意义。他更不懂得未来派艺术家的一切愚蠢的言行。尽管他拥有一匹能飞行在天空的木质宝马, 他并没有能够达到飞机的飞行速度, 而飞机似乎可以把不少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丢到距离天堂更远的地方去。唐吉诃德还没有到厌倦生命的地步, 因为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恐惧症”的精神患者所表现出的生命情调, 他们以最高的速度来往奔命于不同的地点, 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喜欢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而是因为他们憎恶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 为此他们疲于奔命, 避开所有的人。这是绝望的另一种形式。

然而, 唐吉诃德听到了他自己的笑声, 他听到了神圣的笑声, 并且既然他不是一位悲观论者, 他相信永恒的生命, 他不得不奋起而战, 攻击现代科技的宗教裁判的正统, 以便重新建立那不可能的、宗教二元论的、矛盾的、狂热激情的中世纪。就好比一位新生的萨沃那罗拉^③那样(可以称作15世纪末意大利的唐吉诃德), 与马基雅维拉开创的“现代世界”抗争, 他肯定以滑稽可笑而告终。唐吉诃德抗拒与承继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抗争。意识的和平, 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 这一切都因为上帝的谨慎而成为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必须按照唐吉诃德所向往的样子来塑造, 旅店必须成为城堡, 而他将与它相互抗争, 并且他肯定被征服。但是凭借着使自己变得荒唐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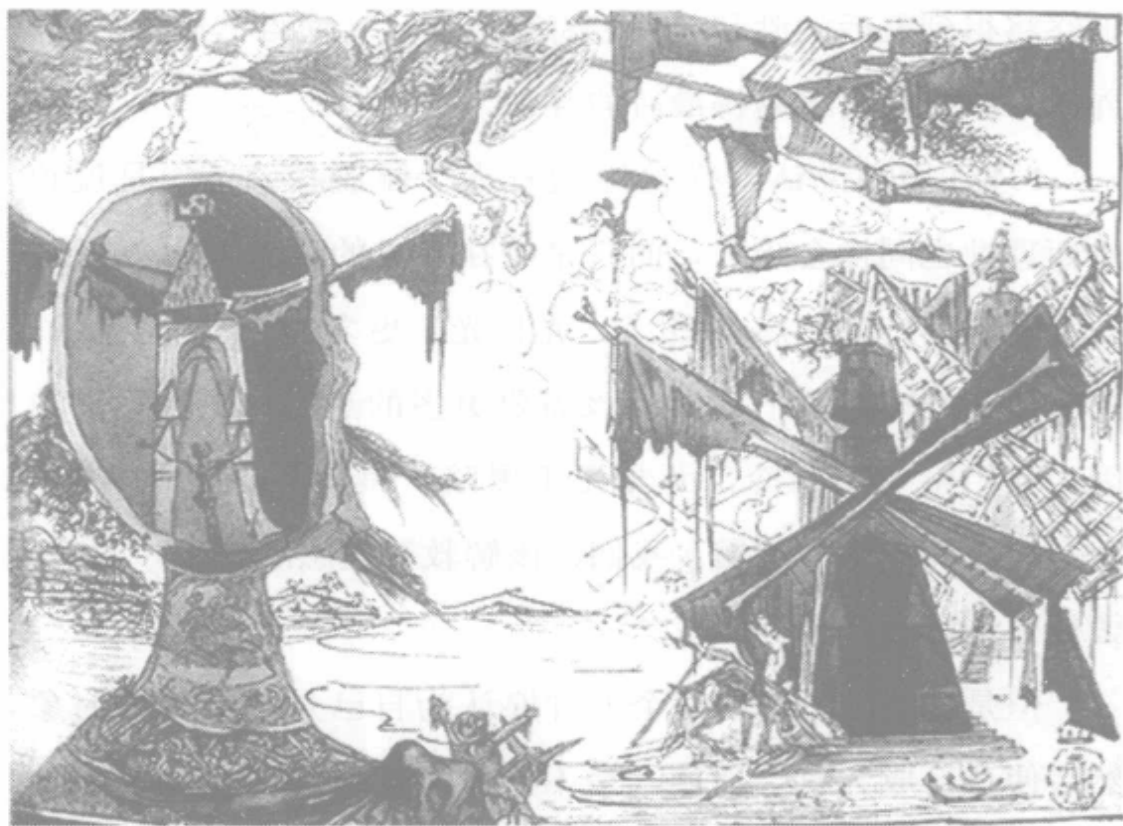
他终将得到最后的胜利。凭借着嘲笑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己嘲弄的对象，他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理性用嘴说话，感觉用嘴咬人”佩脱拉克^④如是说道。然而理性也同样会咬人，而且是咬在心灵的最深处。“光越多并不能说明产生的热也多。”“光！光！更多的光！”据说濒死的歌德如此喊着。不对，应该需要更多的热，热，更多的热！因为我们将死于寒冷，而非死于黑暗。黑夜并不能致人于死地，噬人的应该是冰霜。我们应该解救被蛊惑的公主，同时摧毁彼得法师的戏台。

但是，我的天哪！一个人甘愿认为自己是被嘲弄的对象，然后使自己成为唐吉珂德，是不是也有这样迂腐卖弄的事情！克尔凯郭尔说：获得新生的人，为了使其新生得到确认，为了有更充分的理由抱怨这个世界的无情，他们还巴不得这个无情的世界嘲弄他们，反正他们已经是被嘲弄的人。

如果自然人只不过是一则神话，那么我们大家都不是自然人，是虚假的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开各式各样的迂腐卖弄或者说形形色色的矫揉造作呢？

浪漫主义！是的，也许这个词只能表达它实际含义的部分意思。正是因为这个字字面有这样的效果，这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因为它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与此相反，即面对浪漫主义，最近在法国刚刚掀起理性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纸上空谈。其实，话说回来，浪漫主义本身不也是一种纸上空谈，感情上的装腔作势吗？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位有教养的人，要



达利笔下的唐吉珂德

么是一位文艺的爱好者，要么他就是一位装腔作势的人；只是选择的问题而已。不是吗？笛卡儿、阿道夫、欧伯曼、与拉腊^④等等……也许他们都是装腔作势的人。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从忧伤绝望中寻求慰藉。

柏格森^⑤的哲学，唯灵论的复制品，基本上是属于神秘的、中世纪的、吉珂德式的哲学。然而却一直被认为是不入流（demi-mondaine）的哲学。我们最好不用这个字，可将其称之为世俗（mundana），世俗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也不会产生误解。是的，哲学是为了这个尘世，而不是为了哲学家。如同化学这一门科学，也不单单是为了化学家，是一样的道理。世

界希望被欺骗，但是应该使用理性之前的欺骗，理性之前就是诗歌，或用理性之后的欺骗，这就是宗教。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一个人若是存心想欺骗，他永远可以找到某些甘愿受骗的人。祝福那些容易上当受骗和被欺瞒愚弄的人！一位名叫朱勒斯·高提尔的法国人说道：不上当受骗，是他的同胞应该享受的特权。“不上当受骗！”居然是特权，多么可悲的特权！

科学并不能满足唐吉珂德所要求于它的。“那么，就别让他求吗！”有人会说：“就让他认命吧！或者让他接受生命与真理的原本形貌。”然而，他并不依照事物的原来形象来接受它们，他要求更多的奇迹，站在他身旁的桑乔也是这样撺掇、驱策他。并不是唐吉珂德不能理解那些比他明白的人向他说的话，那是一些已经认命的人。不，他并不是不懂，主要是因为他心灵所要求的是更伟大的事物。迂腐或迂执？谁知道！

在当今这个充满批判的世纪里，唐吉珂德亦然受到批评气息的污染，他不得不攻击他的自我，他成了理智主义与感伤主义的祭祀品，而当他想要表现得更为自发自动时，他只会显得更加被动。这位可怜的、不愉快的人，他想要把一切非理性的事物都加以合理化，并且使得一切合理的事物成为非理性的。他沉落到这个批评年代的绝望的深渊之中，而尼采与托尔斯泰便是掉入深渊的两位最伟大的牺牲品。因为绝望，崇拜英雄主义而走火入魔，后来逃到修道院里去，他就是布鲁诺，有思想的唐吉珂德。而他却把自己装扮成酣睡灵魂的唤醒者。布鲁诺曾经是多米尼克派的教徒，这是他自己说过的话。他还写道：



“英雄主义的爱，是属于高级人类独有的特性。他们所以被称之为不健康的人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出类拔萃的人。”

然而，布鲁诺确信他的学说终将取得胜利，至少在他雕像的碑铭上写道：“胜利的荣耀将由他所预言的时代奉献给他。”他的墓碑就在梵蒂冈对面的鲜花广场。但是，我们的唐吉珂德，内在而又不朽的唐吉珂德，意识到自己的滑稽可笑的唐吉珂德，他根本不相信他的理论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胜利，因为他的理论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他的理论学说最好不要获得胜利。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想推举唐吉珂德为君王，他肯定会独自一人退隐到山林之间，远远避开那些载舟覆舟的乌合之众，就好像基督隐退到山林之间一样，当他创造了面包和鱼^④的奇迹之后，当众人想要拥护他为王的时候，他舍弃了君主的头衔，而把这个头衔写在十字架上。

那么，此时此地，唐吉珂德的新的使命是什么？呐喊！在旷野里呐喊！^⑤虽然人们不曾听到，但是，旷野听到了。有朝一日，荒野将变成一片充满回声的大森林。这个孤寂的声音会像一颗种子植根于荒原之中，它将长成一棵高大的雪松，它将以万众一心的声音向生命及死亡的天主同唱永恒的赞歌。

现在，轮到你们了，年轻的一代，欧化的新生代，正以欧洲时尚的理念工作的年轻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批评……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创造财富、创造民族性、创造艺术、创造科学、创造伦理学，而最重要的是去诠释大写（广义）的文

化。为此，你们将消灭生命与死亡。为了所有能使我们延续下去的一切可能奋斗不息！

现在，无论如何我必须结束这些讨论有关人类与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问题。至少是我的人生悲剧意识问题。我是人，我的灵魂在我的人民之中，或者说我的灵魂会反映到我的人民之中。

亲爱的读者，只要我们的悲剧继续演出，我们还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再相遇。我敢肯定，我们相互能够认出对方来。如果因为我的自不量力或不知进退，虽然有时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而打扰了您，请您谅解我。我所以拿起笔，是为了分散一些您的幻觉。我是这么想。

祝愿上帝给您的不是平安而是荣耀！

注释

①《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華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華的榮耀必然显现。

②雅可布·伯姆：(Jacobus Boheme 1575—1624) 德国通神论者、神学家。出身农家。天性聪颖，在宗教与哲学的领域均有建树。

③西班牙在6世纪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领袖的说法主要有两个理由：

1. 西班牙人伊格那西奥·罗约拉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 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耶稣会成立时，正值宗教改革的高潮时期。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耶稣会成为支持罗马教廷发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军。

2. 为了维护传统教义和礼仪的正统地位。罗马教廷在545—1563年期间召开特兰托会议。会议之后，罗马教廷在天主教会内部实行改革措施，

对外反对新教的改革运动，设立禁书审定院，推行宗教裁判所等。这些措施在西班牙得到坚决贯彻。为适应反宗教改革的形势，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得到复兴。西班牙经院哲学的中心是1499年由红衣主教西门内斯建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④ 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netiere 1849—1906) 法国文学评论家。布氏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研究文学。极力抨击自然主义小说，反对印象派的文学批评。他的文学批评带有宗教教条的性质。后人曾指责他用人为的逻辑把自然科学与文学混同起来。主要著作：《自然主义小说》、《法国古典文学史》、《批评的演化》等。

⑤ 克里斯多瓦尔·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英国戏剧家。曾与他人组成团体怀疑宗教，人称“黑夜派”。后被告密，一度入狱。1593年被刺死。年仅29岁。《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生涯》大约写于1587年。该剧根据德国民间故事改写而成。剧本叙述浮士德博士不满足于既有的中世纪知识，为了求得魔术，把灵魂卖给魔鬼，供其驱使24年，到期他的灵魂被劫往地狱。其他剧本著作：《帖木儿》、《爱德华二世》、《巴黎大屠杀》等。

⑥ 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认为自然界也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认为感觉是理性的基础，而理性的任务在于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主要著作：《论原因、本质和一》、《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

⑦ 坎本奈拉：(Tomás Campanella 1568—1639)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著作：《太阳城》等。

⑧ 境界：对于生命境界的划分论点，主要来自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克尔凯郭尔开始提出“感性的与道德的境界”，随后又在《生命的诸境界》一书中正式标明“感性的、道德的与宗教的”三种境界。

⑨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 1880—1962) 西班牙作家。作品以小说为主：《山顶上的黑暗》、《老虎胡安》、《雌狐之爪》等。

⑩ 迭哥·德埃斯特亚：(Fray Diego Estella 1524—1578) 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著作：《尘世烟云》、《对上帝之爱的虔诚百思》等。

⑪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西班牙伟大的作家、戏剧家、诗人。马克思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高于其他一切小说家。”恩格斯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德国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令人愉快又令人深受教益的精神宝库。”海涅认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领域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代表作品：《唐吉珂德》。

⑫ 腓力二世：(Felipe II 1527—1598) 西班牙国王(1556—1598)。历史上被称为“明智国王”。面对宗教改革运动，仍然企图成为天主教的霸主和征服世界。后来因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国力削弱，放弃原来的计划。但在其执

政期间，虽然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还是征服了突尼斯和葡萄牙，对国内的诸侯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

⑬ 熙德：(Cid) 西班牙民族英雄。全名：Rodrigo Díaz de Vivar。民族史诗（约 3700 行）《熙德之歌》(Cantar de Mio Cid) 就是歌颂熙德的史诗。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一直是西班牙文学创作题材。法国悲剧作家高乃伊 (Corneille 1806—1684) 以熙德为题材写成悲剧之后，熙德的形象传遍欧洲，成为欧洲文学的共同遗产。

⑭ 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 1440? —1478) 西班牙诗人。代表作：《歌谣集》。

⑮ 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逻辑推理与归纳》和《经济法则》。

⑯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国哲学家。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提出四种“偶像说”：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幻想与偏见。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可靠的。著作：《论科学乍得价值和发展》、《新工具》等。

⑰ 世界语：(Esperanto) 1887 年由波兰医生、语言学家路易斯·拉萨罗·萨门霍夫 (Luis Lázaro Zamenhof) 所创立。

⑱ 阿芬那留斯：(Ricardo Avenarius 1843—1896) 德国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

⑲ 类比法：(Formación analógica) 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的相同，推出它们的其他属性也有可能相同的间接推理。

⑳ 实在论：(Realismo) 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共相”（一般）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个别事物不过是由“共相”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形、偶然现象，并不真实存在。

㉑ 唯名论：(Nominalismo) 同实在论相反。认为没有离开人的思想意识和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共相”，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不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而仅仅是人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概念。

㉒ 阿本·杜斐尔：(Aben Tofail 1110—1185) 阿拉伯—西班牙思想家、医生。著作：《自学成才的哲学家》。

㉓ 苏亚雷兹：(Suárez 1548—1617) 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耶稣会著名哲学家，号称“独一无二的博士”。他的《形而上学论辩集》旨在捍卫形而上学在所有学科中的主导地位。

㉔ 德斯·佩拉约：(Menéndez y Pelayo 1856—1912) 西班牙作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笃信天主教，主张发展民族科学。著作：《西班牙科学》、《西班牙异端邪说史》、《西班牙美学思想史》、《维加戏剧研究》等。

㉕ 贝内底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著作：《美学简史》、《精神哲学》等。

②6 比贝斯：(1492—1540 Luis Vives) 西班牙哲学家。原属经院学派，后转向人文主义。)

②7 加泰罗尼亚：(Cataluña) 地名，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今天，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自治大区，首府巴塞罗那。

②8 安赫尔·加尼维特：(Angel Ganivet 1865—1898) 西班牙散文作家。

②9 塞尼加：(Lucius Anneus Seneca 公元前 47—65?) 古罗马哲学家。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哲学著作：《论短促的人生》、《幸福生活》；悲剧作品：《美狄亚》、《俄底浦斯》等九部传世之作。

③0 座上客：(Tertuliano) 基督教初期对出身尊贵的教徒的称呼。当他们出现在教堂门口时，有人大声道喊：“座上客！”然后就被让到座位上，其他大多数参加圣礼仪式的教徒是站立着的。

③1 罗约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 耶稣教会的创始人，支持反宗教改革。著作：《精神练习》。

③2 圣胡安·德拉克鲁兹：(San Juan de la Cruz 1542—1591) 西班牙卡门教派神秘主义者、诗人。

③3 马科·阿乌雷里奥：(Marco Aurelio 121—180) 罗马时期的皇帝和哲学家提倡禁欲主义。

③4 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o)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初期流行于德国、俄国等国的哲学学派。创始人是李普曼和朗格。他们指责康德是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否认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意义。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他们还认为应以康德的“伦理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③5 快乐论：(Hedonismo) 一种伦理学说。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幸福，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代表人物是古希腊的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快乐论”包括在“幸福论”之中。我国《列子·杨朱》中的“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也表现了享乐主义的伦理观点。快乐论即享乐至上。

③6 马基雅佛利：(Nicolás Maquiavelo 1469—1527) 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

③7 杜尔西内娅：《唐吉珂德》书中一位粗鄙的乡下少女，唐吉珂德认为她是一位完美的意中人。

③8 绮瑟：(Iseo) 瓦格那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的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人物。是爱情与死亡的象征。

③9 贝阿特丽斯：(Beatriz Portinari) 但丁《神曲》中理想与生命的象征人物。她引领但丁走向“净界”。

④0 玛格丽特：(Margarita) 歌德《浮士德》中的女主角。永恒的象征。

④1 海伦：(Helena) 希腊美丽公主。特洛伊战争因她被劫持而引发。

④2 普尔西：(Luis Pulci 1432—1482?) 意大利诗人。滑稽诗作：《大马加

特》。

④③ 萨沃那罗拉：(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多米我会辩护士。企图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半神学批判半民主的机构，作为异端分子被处火刑。

④④ 佩脱拉克：(Francisco Petrarca 1304—1374) 意大利诗人。著有史诗：《非洲》。

④⑤ 拉腊：(Mariano José de Larra 1809—1837) 西班牙作家。1835 年曾游历葡萄牙、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会见了雨果和大仲马。回国后首先向西班牙人民介绍法国浪漫主义。由于生活屡遭挫折，情绪悲观，1837 年自杀身亡。著作：小说《痛苦的唐恩里科的侍从》、《戏剧、文学、政治、风俗杂文集》等。

④⑥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 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生命现象神秘化。柏格森反对科学，认为直觉即创造，直觉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境界。他的理论又被称为“直觉主义”。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等。

④⑦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14 章第 17—21 节。当时有 5000 人听耶稣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耶稣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劈开饼。大家都吃，并且吃饱了。吃的人，除去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④⑧ 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 40 章第 3—5 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華的路。在沙漠里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添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比成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显现。”

作者年表

- 1864 9月29日，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 de Unamuno y Jugo）生于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的一家书香门第。
- 1875—1879 马德里大学哲学和人文系学习。
- 1880—1900 萨拉曼卡大学教授语言史和希腊文。
- 1894 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
- 1897 发表小说《战争中的和平》。退出工社党。
- 1898 1898年，拉丁美洲各国相继独立，西班牙丧失宗主国地位。同时，欧洲化进程加快。面对这一形势，在文学上，以乌纳穆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以关心西班牙未来和前途命运为文学创作题材，创作一批作品，后来被称为“98年代”，在西班牙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同年发表剧本《狮身人面像》。
- 1899 发表剧本《绷带》。
- 1901—1924 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同时教授古典和现代哲学。其间发表以下文学作品：《爱情与教育》（小说，1902年）、《我的国家》（散文，1903年）、《唐吉珂德与桑乔》（散文，1905年）、第一部《诗歌集》（1907年）、《生命的悲剧意识》（论文，1913年）、《雾》（长篇小说，1914年）、《杜拉姨妈》（小

说，1921年）、《特雷莎》（诗歌，1923年）、《基督教的挣扎》（散文，1924年）。

1924 因发表反独裁言论被里维拉独裁政府解除校长职务，后被流放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不久逃亡到法国。

1925—1930 流亡法国。其间发表文学作品：《从加纳利群岛到巴黎》（散文，1925年）、《梦之影》（剧本，1926年）、《如何写小说》（散文，1927年）、《流放谣曲》（诗歌，1928年）、《尘世如戏》（剧本，1929年）。

1931—1936 1931年继续担任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同时教授哲学、语言课程。1933年发表小说三部曲：《爱情史》、《生命的喜剧意识》和《象棋大师》。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因发表批评独裁政府言论，再次被解除萨拉曼卡大学校长职务并被软禁。1936年12月31日在萨拉曼卡逝世。享年72岁。

译后感言

我翻译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美丽的冒险”，这是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里使用过的一个词汇。所谓冒险是说，我一不懂哲学，二不懂宗教。然而，书中所涉及到哲学和宗教的内容的部分约占全书百分之九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工作着是美丽的，应该尝试一次“美丽的冒险”。乌纳穆诺是西班牙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曾两度担任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校长兼哲学、语言学教授。《生命的悲剧意识》作为其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哲理性很强的著作，作者在文章中旁征博引，把世界哲学、宗教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差不多都点了名。对我而言，翻译、知识两方面的困难不言而喻。我能够把它“啃”下来，实在是一种“冒险的美丽”。第二个目的：我的“不朽的渴望”，正如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其实，不过是受“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提法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秋末冬初从北方飞来的成群大雁，队伍成“人”字形，飞得自然优美，叫声不卑不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深刻”中含有点点不朽，起码在我心中。

乌纳穆诺的人生哲学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一生追求两个目

标：关心人的生命，关心国家的命运。当今西班牙人对乌纳穆诺的研究，对其哲学思想的重视也偏高于他的文学成就。我国读者对乌纳穆诺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凭借本书可增加一些西方哲学、宗教方面的知识，帮助我们训练理性和思辨能力，而现在的人更加需要哲学和宗教。这算是第三个目的吧！

翻译工作完成之际，我要感谢广东花城出版社和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和张懿女士，他们一直鼓励我和相信我，使我得以把翻译进行到底。同时，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北京大学赵振江教授，赵教授鼓励我把本书的翻译接下来，并为我提供原文和其他有关材料。

由于专业知识和翻译水平的限制，我虽尽力而为，但可能出现的错误在所难免（包括露怯的地方），请各方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谢谢！

段继承

2007年3月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除了受难而外，我们又如何能转向自己而获取到深思的意识呢？

我们享乐的时刻，我们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这时候，我们变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一个陌生的存在体，我们隔离了自己。惟有藉着受难，我们再一度成为自己的中心，我们再回到自己。

——「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

ISBN 978-7-5360-4967-3



定价：28.00 元 9 787536 049673 >